

马伯庸◎著

# 风起陇西

风起陇西

三国杀生们的潜伏与暗战  
风云激荡时代的惊悚捕猎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们的潜伏与暗战  
时代的惊悚捕猎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 目录

## 第一部 汉中十一天

[第一章 潜伏与忠诚](#)

[第二章 忠诚与牺牲](#)

[第三章 牺牲与阴谋](#)

[第四章 阴谋与行动](#)

[第五章 行动与调研](#)

[第六章 调研与信仰](#)

[第七章 信仰与冲突](#)

[第八章 冲突与意外](#)

[第九章 意外与爱情](#)

[第十章 爱情与圈套](#)

[第十一章 圈套与对弈](#)

[第十二章 对弈与对决](#)

[第十三章 对决与结局](#)

## 间奏 一个益州人在武昌

[第一章 结局与开始](#)

[第二章 开始与远行](#)

[第三章 远行与暗流](#)

[第四章 暗流与洪流](#)

## 第二部 秦岭的忠诚

[第一章 洪流与危机](#)

[第二章 危机与逃亡](#)

[第三章 逃亡与回归](#)

[第四章 回归与清理](#)

[第五章 清理与盘问](#)

[第六章 盘问与疑团](#)

[第七章 疑团与疑窦](#)

[第八章 疑窦与谋杀](#)

[第九章 谋杀与家庭](#)

[第十章 家庭与友情](#)

[第十一章 友情与仇恨](#)

[第十二章 仇恨与戒严](#)

[第十三章 戒严与追击](#)

[第十四章 追击与坦白](#)

[第十五章 坦白与真相](#)

[第十六章 尾声](#)

[后记](#)

本书由 “[ePUBw.COM](http://ePUBw.COM)” 整理，[ePUBw.COM](http://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 第一部 汉中十一天

## 第一章 潜伏与忠诚

魏太和三年二月六日，魏国天水郡上邽城。

陈恭在辰时梆子敲响时准时迈出家门。他头上戴着一顶斗笠，身上穿的藏青色长衫有些褪色但洗的却很干净，腰间挂一个布包，里面装的是笔墨纸砚。陈恭仔细地检查了一下装备，然后将门锁好，推开院门走出去。

“陈主记，您这么早就要出去啊？”陈恭对门的邻居看到他出来，打了一个招呼。

“是啊，非常时期嘛。”

陈恭也微笑着回答。蜀魏两国去年打了两次大仗，今后也随时可能爆发战争，这让处于前线地带的上邽城随时都有可能面临敌人威胁，不得不积极备战，他们这些太守府的官吏自然也就忙的不可开交。

“您这身装束，是打算出远门吗？”邻居问。

“哦，今天有个集市，马太守派我去收购一批骡马来以充军用。”陈恭解释说。邻居“哦”了一声，两个人又寒暄了几句，然后各自告辞。

大街上人很多，其中很大一部分比例是身覆黑甲的魏军士兵，他们排成长长的队伍来回巡视街上的一举一动，整齐划一的步伐在黄土街面上发出橐橐的响声，仿佛在提醒过往的行人：现在是战时。

上邽位于祁山以北的天水郡，是前往凉州的咽喉之地，战略位置相当重要。为了应付蜀军随时可能出现的进攻，魏军不得不将整个陇西防御的重心转移到了这里。于是上邽成为了实质上的陇西地区魏军总司令部，目前驻扎着雍州刺史郭淮的一万两千名士兵——而上邽本身的居民也不过两万多而已。

陈恭绕过这些军人，直接来到了马贩子们所在的城东榷场。很多来自西凉和朔北的马贩子在这里活动，他们都嗅到了战争的气味，知道自己的货物能卖个好价钱。

一靠近骡马榷场，就能闻到一股刺鼻的马粪味，各式品种的骏马在分隔成一间一间的木围栏中打着响鼻，栏杆上挂着树皮制成的挂牌，上面用墨字写着产地及马的雌雄、年齿，马贩子则抱臂站在一旁，向路过的每一个人吆喝自己马匹的优点；在旁边更为简陋的围栏里卖的则是驴和骡子，那些地方就远没马栏那么华丽。卖马的多是羌族与匈奴族的人，造型比较怪异；而卖驴和骡子的则以中原商人为主。

面对这些马匹，陈恭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在各个围栏之间走来走去，拿不定主意。终于，他注意到一家卖驴围栏上挂出的牌子有些奇特，那个牌子在“驴”字的斜上方用淡墨轻轻地点了一滴，像是在写字时无意洒上去的，不仔细根本看不出。陈恭又兜了几个圈子，从这家卖驴围栏隔壁右起第四家问起价钱，一家一家问下来，最后来到了这一家围栏前面。

“这驴可是有主的？”

陈恭大声问，驴主这时匆忙走过来，点头哈腰，连连称是。这是个瘦小干枯的中原

汉子，年纪不大却满脸皱纹，头发上沾满了稻草渣。

“大爷，我这头驴卖五斛粟，要不就是两匹帛。”

“这太贵了，能便宜些吗？”

驴主赶紧摆出一张苦相，摊开两只手：“大爷您行行好，这里是陇西，可比不上咱们旧都富庶哇。”听到驴主这么说，陈恭的眼神里闪过一道锐利的光芒，稍现即逝，他缓缓回答道：“你说的旧都是哪一个，洛阳还是长安？”

“当然是长安，赤帝的居所。”

“唔……”

陈恭听到他这么说，下意识地环顾四周，发现没人注意到他们两个的谈话。于是陈恭让驴主将驴子牵出，从怀里掏出五串大钱交给他。驴主千恩万谢地接过钱，还殷勤地为驴子套上了一套驮具。

两个人目光交错，都会意地点了点头。

陈恭牵着驴子走到一处没人的角落，将它背上的驮具取下。这副驮具形状是一个扁梯形，里侧用柳木围成一个框架，外面再用熟牛皮蒙住，颇为坚韧，可以耐住长途跋涉。陈恭把手伸到驮具的底座沿着边缝来回抚摩，很快就发现其中一边的牛皮是可以掀开的；他看看四下无人，将牛皮小心翼翼地掀起一角，然后把手伸进驮具的空腹中，取出一张折叠好的麻纸。陈恭将麻纸揣到怀里的夹层中，接着把牛皮按原样蒙好，若无其事地牵着驴走出来。

接下来他又走访了几家驴马贩子的围栏，买了三头驴、两头骡子和两匹马。等到太

阳落山的时候，陈恭将买来的所有牲畜赶到太守府的马厩，谢绝了同僚一起去喝酒的建议，直接回到了自己的家。

他目前是单身，邻居们都知道他的妻子在搬来天水郡之前就病死了，而他一直没有续弦的打算，现在只有一个又聋又哑的老仆人帮他料理家务。

回到家以后，老仆人为陈恭端来一碗加了香菜与芸豆的羊肉羹，还有两条煮熟的地瓜。陈恭接过碗，挥挥手让他下去休息，自己则走进卧室，把房门都掩上。卧室不大，屋子的两侧全是书架，上面摆放着厚薄不均的诸多卷帙；靠窗的是一张床，床边还摆着一张红漆几案，旁边是一扇绘着条着七盘舞的舞女的屏风。

当确认屋子里只有他一个人以后，陈恭把屏风拉到自己身后，然后跪到几案前点燃蜡烛，掏出了藏在衣服夹层中的麻纸。

麻纸上密密麻麻全都是用蝇头隶体写的字，其中分列了魏国政务外交、军队驻防、经济变革、人事调动、民心波动等诸多领域的二十余条情报，相当详尽，其中不少条都属于相当级别的机密资料。而这些只有中央尚书、中书两省和相府高级官员才有权限调阅的资料，现在却在这个天水太守府小小的主记眼前一览无余。

事实上，除了天水太守府主记之外，陈恭还有另外一个秘密身份，那就是蜀汉丞相府司闻曹驻天水地区的间谍，主管关陇地区曹魏情报的搜集工作。

司闻曹是蜀国特有的秘密情报部门，隶属于丞相府，素以精干和效率著称；其功能就是对敌国情况进行搜集、传递、整理并加以分析。蜀汉一向极为重视情报工作，诸葛丞相认为良好的情报工作可以弥补蜀军在绝对数量上的劣势。因此，早在南征期间，诸葛亮就委派参军马谡在汉中亲自指导对魏国的情报工作。马谡以刘璋、张鲁时期的旧班底为基础，设立了司闻曹，并逐渐建立起了一套针对曹魏的缜密情报

网络。而陈恭从事的则是最为危险的卧底工作，像他这样在敌国境内以假身份活动的第一线情报人员被称为间谍。

陈恭出身于凉州安定郡，后来一直到了十几岁才随父亲迁移到成都。正因为如此，他被当时主管情报事务的马谡看中；经过一番严格的训练之后，他被派遣到了雍凉担任间谍。事实证明马谡的眼光相当准确，陈恭在这个位置上表现的相当优异，不仅一直保持着情报网络的顺利运作，而且还混进了天水太守府担任门下书佐的职位；等到第一次北伐结束后，他被拔擢为主记，从此可以接触到更高级别的文件，这无疑让他的价值大增。

现在陈恭握着的这一份情报是从邲城送出来的，在那里蜀汉有一名高阶间谍，代号为“赤帝”；“赤帝”会定期通过预定方式传送一批情报过来，陈恭在上邽城内——原本是冀城——设立了一个中转站，负责将这些情报转送至汉中的首府南郑，那里是丞相幕府的所在地。

在各国公务机构仍旧普遍使用竹简的时候，蜀国的间谍已经开始使用麻纸这种相对比较奢侈的载体来传送情报了，因为它比较柔软适合折叠，容易藏匿在各种隐秘的地方，且价格比谦帛要便宜。

陈恭仔细地阅读了一遍，将这二十余条情报归类。根据蜀国司闻曹的术语，有些情报属于“硬”资料，比如邲城卫戍部队数量、关中地区屯田岁入、出使吴国的使臣姓名等，这些东西可以直接汇报；但有些情报是属于“软”资料，比如陇西地区军事指挥官的调动、朝廷官员的升迁或者新颁布的法令等。面对后一种情报，陈恭不能简单地转交给南郑，他必须要加上自己的分析和见解，并指出这一情报可能引发的后果和对蜀国的影响；如果是涉及到重要的官员调动，还得将当事人的详细履历、性格特征以及风评附上。



其实从理论上来说，这些工作不属于间谍的职权范围，间谍只是情报的传输者，分析情报是司闻曹下属的军谋司负责的。但由于有些软情报只能由了解曹魏内部情势的人分析才会有价值，所以在实践上这类情报都是要经过陈恭的再处理，做出结论后才能送交南郑。这一过程被间谍们称为“回炉”。蜀汉第一次北伐失败以后，陇西地区的情报网络遭到了严重破坏，很多地下人员纷纷被捕，于是硕果仅存的陈恭在情报分析这方面就愈发显得重要了。

这一次的情报大部分都属于硬情报，不必再回一遍炉了。陈恭想到这里，心情觉得有些轻松；他每一次对情报进行回炉的时候，都有些惶恐不安，深怕因自己的一时判断失误而造成蜀国的巨大损失。这时候，他注意到了麻纸上的最后一条情报。

比起前面洋洋洒洒的大段数据，这一条情报显得很简洁。不过陈恭知道，简洁往往意味着不完全，这就需要他来补全。这一条情报是这样写的：“据信近日应淮之请遣给事中一名赴陇名阙。”这是简写的方式，将句子完全展开以后的意思是：从可靠渠道得知，最近朝廷应郭淮的要求派遣了一名给事中前往陇西天水地区，名字不详。

面对这一条情报，陈恭皱起了眉头。给事中属于内朝官，是留在皇帝身边以备顾问的，除非是随驾，否则极少会离开京城前往地方上，与军方也少有业务上的来往；然而现在情报显示有一名给事中单独前往天水，而且还是应天水地区军队最高负责人郭淮的特别要求，这就不得不叫人感到疑惑了。

“究竟这是为了什么呢？给事中的职权与军方几乎不重合，魏国也从来没有皇帝委派给事中视察军队的先例。”陈恭对自己说，“看来必须要设法弄清楚派来的给事中到底是谁才行。”。

他的直觉告诉他这将是一件相当重大的事件。因为即使是潜伏在邺城的“赤帝”也无法知道这名给事中的身份，说明此行保密程度相当地高，而保密程度高的东西从来都是非常重要的。

陈恭再一次仔细地阅读了一遍情报，然后将这份麻纸丢进火炉里。这二十几件事已经全部印在了他的脑子里，文件已经不再需要。尽量减少可能暴露身份的痕迹，这是一名间谍在敌人内部生存的准则。

第二天陈恭早早起身，简单地做了清洁后就推门走了出去。这时间本该是朝日初升，可天色依旧昏暗，抬头可见一层阴郁的云彩笼罩在上邳，仿佛完全停滞了一般。

主记本来是在太守府有专门的地点办公，但是现在太守府除了太守马遵的房间以外都被郭淮的部下征用，于是这些文职幕僚们不得不去借城内平民的房子。陈恭办公的主记室是在一个草料场旁边的木屋中，这个地点并不算好，在大风天气里经常会有草屑飞到屋子里；陈恭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这离收藏朝廷文件与档案的书佐台比较近。要知道，作为一名肩负着分析工作的间谍，他必须拥有一个庞大的资料库。

他先到主记室点卯。今天出勤的同僚并不多，很多人被派出去筹措物资还没回来，还有几个人尚未起床，整间大屋子里唯一一个伏在案几上奋笔疾书的是孙令。陈恭认识他，这人有些才气，只是恃才傲物，两年前因为肆意臧否人物而被赶出京城，左迁到天水郡做文学祭酒。在大部分人心目中，在水这种战事频繁的地方做文学祭酒是一件很可笑的事，因此孙令一直郁郁不得志。

“哟，政卿，你起的好早啊。”

陈恭一边放下伞，一边朝他打招呼。孙令没有抬头，仍旧笔下如飞。陈恭知道他的脾气，也不以为意，走到自己的案几前，取出冻硬的毛笔搁在炭火盆上慢慢地撩。大约过了一柱香的工夫，孙令才长出一口气，“啪”地一声把毛笔掷下去，好像是终于完成了什么艰苦的工作。

“文礼，刚才你叫我？”

这时候孙令才意识到陈恭的存在，陈恭“唔”了一声，慢条斯理地研着墨，徐徐道：“是呀，不过你全神贯注，没听到。”

孙令不好意思地搔了搔头，拿起写满草书的白纸递到陈恭面前，道：我正忙着出去提木料呢。”

“提木料？”陈恭惊讶地问道，“怎么这一次上头派你去把木料运出上邽吗？”

根据军方的命令，战略物资——尤其是木材和粮草——要最大限度地集中到上邽，现在居然还有木材从上邽流出到别的地方，这不能不让陈恭感到奇怪。

“对，好不好，时间来不及了，不跟你多说了，你保重”。孙令一边手忙脚乱地把奏章草稿收拾好，一边披上绵袍，整好幅巾，与陈恭拱手告别。

送走孙令之后，陈恭回到案几前，开始思考那名神秘的给事中的事情。首先要弄清楚的是朝廷中的给事中到底有哪些人，给事中的名单一旦搞清楚，就可以把那个人的身份范围缩小很多。恰好就在这时，魏亮一脚踏进门来。

魏亮是天水郡太守府的门下书佐，五十多岁，全身最醒目的就是他那个硕大的酒糟鼻子，以至于很多人怀疑他有西域血统。保管档案的书佐台正好是他的职权范围，陈恭刚才就一直在等他。这家伙嗜好喝酒，经常喝的醉醺醺的；看他一进门那副迷

糊的样子，就知道昨天晚上又偷喝了酒了。

陈恭凑到他面前，小声说道：“喂，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又偷酒喝啦？”魏亮先是摆摆手，晃着脑袋说怎么会怎么会，然后打了一个酒隔，这才压低嗓门道：“文礼，昨天我碰见个高兴事，所以多喝了几杯，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啊，要是被郭大人听见了可不大好。”

他口中的郭大人是指雍州刺史郭淮。郭淮是目前魏军在陇西地区防务工作的最高负责人，他年青时代曾经在夏侯渊麾下任中层军官，是个典型的军人，不苟言笑，作风严谨而朴素，所以太守府的文官都怕他。

陈恭拍拍他肩膀，笑道：“呵呵，放心，我自然不会去告密，只是你要记得少喝几杯，贪杯误事。”

“我一个门下书佐，能有什么事情误，最多是书佐台的文书让老鼠啃坏罢了。”魏亮嘟嘟囔囔道，陈恭见时机合适，就对魏亮说他需要去书佐台调阅几份关于存粮与牲畜库存状况的文件。魏亮一听，满口答应，从怀里掏出自己的章印交给陈恭让他自己去，然后趴到桌子，叫杂役速速热一份醒酒汤来。

陈恭拿着魏亮的印章走出屋子，心里一阵感慨。马遵太守在天水太守的位子上已经干了四年多，是个怯懦无能的高级官僚，于是手下的这些官吏大部分都跟太守一样庸庸碌碌，要么就是心不在焉。诸葛丞相第一次北伐的初期对手就是这些人，难怪蜀军会势如破竹了。

书佐台就在主记室后街的右边尽头，这里不与其他房屋相接，一条很浅的沟渠环绕屋子一圈，为的是避免火灾蔓延到这里损坏文档。为陈恭开门的是一位老书吏，陈恭把魏亮的印章给他看了一眼，老书吏点点头，从腰间摸索出一串黄铜钥匙交给陈

恭，然后自己缩回到门房里继续烤火。

陈恭自己穿过一条走廊，拿钥匙打开档案室，推门走了进去。这间屋子很大，采光也很好，只是非常寒冷。十几个木制书架排成一排，上面摆满了天水郡历年来的文书、公告、来往书信和其他档案，尘土安静地积在几乎所有的竹简上，灰白色调的卷帙书脊给整个环境增添了几分寒气。

陈恭没去碰这些发霉的东西，那都不是他的目标。他想找的是去年——也就是太和二年——九月份的一份百官贺表。他记得在太和二年的九月份，皇帝曹睿将皇子曹穆封为繁阳王；按照惯例，皇族子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食邑以后，百官会进一份贺表给皇帝，祝贺皇族的屏藩愈加雄厚。这份贺表上会署上几乎全部朝廷官员的名字，并抄送各地府郡以示天下同喜。因此天水郡应该也保存了一份，只要查阅贺表抄件的署名名单就能知道现任给事中的都有谁。

这份工作没什么难度，这份贺表刚刚归档不久，何况谦帛本身又用黄纸镶裱了金边，因此在书架上相当醒目，陈恭几乎是一下子就找到了。

他聚拢两手呵了呵热气，又跺了跺脚，然后伸手把贺表取出来迅速展开。和他预想到的一样，贺表洋洋洒洒写了足有几千字，在卷幅的右侧用小字写着进贺百官的职位、姓名与籍贯。这份贺表是去年九月份，去现在只有五个月不到，人事上应该不会有太大变动，可以拿来作参考。

“给事中”这个官职多用于加官，很多朝廷大员都会被皇帝授予这个职位以示荣誉，比如大将军曹真、中书监刘放、博士苏林等等，他们的职衔中都挂着一个“给事中”的名。而这些都是陈恭所要所锁定的目标。他所想要找的，是一个以“给事中”为正官的人。

经过排查，陈恭找到了五名现任给事中，他背下他们的名字和籍贯，然后把贺表搁回原处。目前的成果就只有这样了，至于究竟那位神秘的给事中是这五人中的谁，还要等获取进一步情报才能做出判断。

这些工作完成以后，陈恭迫不及待地退出了这间房子，因为实在是太冷了。他把钥匙交还给老书吏，然后离开了书佐台。这时候天上累积的阴云似乎还没有降雪的迹象，忽然之间，陈恭觉得身后似乎有一双眼睛在窥视着他，他转过头去，却看到街道上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

## 第二章 忠诚与牺牲

郭淮缓慢地搓动手指，用一种严厉的眼神盯着天水太守马遵。后者不停地用袖子擦着额头的汗水，仿佛被议事厅里燃着精炭的獬兽铜炉烤化了一般。

过了好半天，他才抬起头，结结巴巴地说道：

“伯，伯济弄错了吧？这上邽城内，怎么会有蜀军的探子呢？”

“哦，可是我的人已经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上邽城内至少有一个在秘密运作的蜀军情报网。”郭淮不紧不慢地说，声音却透着沉稳的力道。他是上邽城真正的统治者，马遵这样的颀颀之辈向来是不被放在眼里的。

马遵继续擦拭着汗水，还试图挽回自己的面子：“如果真的存在这么一个情报网的话，我的人应该会觉察到，他们……”

“问题是他们并没有觉察到。”郭淮毫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阁下的部曲都是在当地招募，他们的武勇值得尊敬，但在谍报事务方面显然缺乏训练。当然，这是题

外话.....毅定！”

郭淮猛然提高声音，门应声而开，一名身着整齐甲冑的年轻武将推门走了进来。他走到议事厅中央，把身体挺的笔直，头顶赤红色的却敌冠高高扬起，固定皮胸甲的两侧绦带系的一丝不苟。

“这是我的族侄，叫郭刚，字毅定。今年二十四岁，在我军中充任牙门将。”郭淮伸出右手介绍，郭刚向两位军政要人各行了一个礼，下巴扬起，眼神自始至终不看马遵，神情高傲而又漠然。

“真是少年才俊，少年才俊。”马遵讨好地说道。

“他现在还有一个身份，就是间军司马，专门负责调查蜀国在水地区的情报活动。”郭淮说，马遵大为吃惊，军方在水郡设立了反间谍的机构，却没通知身为太守的他，他感觉自己被愚弄了。

“怎.....怎么我从来就没听过这回事？”

“哦，间军司马是一个非公开的职位，他直接向邳城的中书省负责，不受地方管辖。”郭淮故意慢慢点出“中书省”三字，看起来很有效果；马遵的脸由苍白转为灰白，中书省是朝廷中枢，这个怯懦的官僚是绝不敢对朝廷有什么意见的。

“唔，毅定，你说吧。”郭淮见马遵回复了沉默，于是冲郭刚抬了抬下巴。

“是！”

郭刚的声音和他的名字一样，生硬坚实，有如黄河冬季的冰棱一般：“在一月十二日，我军在上邽与卤城之间的山路截获了一批从汉中过来的私盐贩子，在他们的货

物中发现了二十枚伪造的军用与政用令牌，还有两枚天水郡守的印章，当然，也是假的。

郭淮略带同情地看了马遵一眼，后者蜷缩在几案后面，表情尴尬。

“根据私盐贩子的供认，他们出发前接受了蜀军一大笔报酬，蜀军要求将这些货物送至冀城，并卖给特定人物。一月十五日，我派遣了两名间军司马的成员化装成私盐贩子前往冀城，在一月二十日成功地与目标人物接上了头。我们擒获了这个，然后发现这名当地人是受上邽某一位官员的雇佣。经过他的指认，我们最后在一月二十八日终于确定了那一位官员的身份。”

马遵开始不安地绞起手指，首先是伪造的太守府印章，然后是一名变节的官员，他开始怀疑今天是否是自己的大凶之日。

郭刚的语调缺乏抑扬顿挫的变化，但却有一种类似铁器撞击的铿锵之感。

“从一月二十九日起，我们立刻安排了对那名官员的监视。从被监视的那一天起，这个人在上邽城内先后接触了五次我军士兵、下级军官以及士族军户，经过事后对被接触者的盘问，我们发现这个人的询问技巧很巧妙，而且被掩饰的很好。他感兴趣的是关于我军在武都、阴平两地驻防兵力数量，还有天水地区的主要囤粮地点分布。值得一提的是，在监视期间，他还曾经外出过一次，我们怀疑他是与其他潜伏者交换情报。毫无疑问，这是一名蜀国安插在上邽的夜梟。”

看到马遵迷惑不解的眼神，郭淮解释说“夜梟”是魏国情报部门称呼一名敌国间谍的习惯用语。听完汇报，马遵吞下一口口水，不安地问道：“那么这个人是谁，是太守府的官员吗？”



郭刚点了点头。

马遵一下子变的很激动，他捶了捶案几，大声道：“居然还有这样无耻的事情发生，是谁？告诉我，我立刻去叫人把他捉起来！”很明显，他想用愤怒来掩盖自己的尴尬。

“不用了。”郭淮冷冷地说道，“我们军方已经有了计划。根据毅定的判断，近期内他会与上邽的另外一名夜枭碰面，到时候我们会把他们一网打尽。马太守，你只要到时候调动郡府部曲在外围配合我们就可以了。”

马遵现在的心中屈辱、恼火、尴尬与惊恐混杂一锅，让他的面部肌肉一阵阵地抽动。自己再怎么说是名义上的天水地区最高长官，可现在却在自己的地盘上被人一脚踢开，这是一个极大的侮辱。可他又能做什么呢？对方是握有军权的雍州刺史，还有一个中书省的直属间军司马。

马遵最后选择了忍，他咬咬牙，捏着自己腰间佩带的玉摇，尽量让自己露出笑容。

“好的，我会吩咐下去。”

“请注意，马太守，这件事除了你不许有第二个人知道，太守府的人都不太可靠。”

郭淮这一句提醒无疑又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在马遵有所反应之前，他站起身来，拿起搁在身旁的小尖铲搅动了一下铜炉中的红炭，让火更旺盛一些。这是一个明显的送客令，于是马遵不得不起身告辞，恨恨地离去。

等到马遵的身影消失以后，郭刚这才开口对郭淮说道：“叔父，朝廷怎么会容忍如此无能的人担任如此重要的职位。”

“毅定，朝廷之事，自有天子进行定夺，我们只要做好份内的事就够了。”郭淮走到他面前，直视着自己的侄子，“身为间军司马，是不能有政治倾向的。有了政治倾向，就会有了偏见与盲区，这两者是敌国间谍赖以生存的基础。”

“是，侄儿知道了。”

“很好。你下去计划行动细节吧。”

“侄儿已经安排好人选了，这一次参与行动的核心人数不会超过六人。外围支援人员在行动前一刻才会被告知具体目的。”

郭淮点了点头，示意他可以离开了。郭刚以无懈可击的姿势抱了抱拳，然后转身走出议事厅。

现在议事厅中只剩郭淮一个人，他回到案几旁，扯开挂在后壁的黄布，一幅相当详尽的陇西地图占据了大半个墙壁。他从地图的左边踱到右边，又从右边踱到左边，还不时从炉底拿出一截炭棍在地图上画了几笔。很明显，现在他思考的事远比追捕蜀国夜枭重要。

太和三年，二月十日。

陈恭觉得自己有必要出去一趟。他一直设法找出那一名给事中的真实身份，但是毫无结果；准确地说，可能性很多，但是没有一种可能性上升到可靠的程度。二月十五日就是他例行向南郑汇报情报的日子，如果在这之前这份情报“回炉”工作还无法完成的话，那就完全没有意义了。

他决定去找一下“白帝”，“白帝”是隐藏在上邽城内的另外一名间谍，他也许会有一些有价值的情报渠道。陈恭和“白帝”两个人本来并不相识，蜀国司闻曹的工

作原则是：第一线工作的间谍们彼此隔绝，单线纵向作业，绝不发生横向联系。这样谍报效率会变低，但可以保证当一名间谍被捕后不会对其他情报线造成损害。司闻曹就和他们所效忠的诸葛丞相一样，谨慎到了有些保守的地步。

在第一次北伐失败后的蜀国情报网大溃灭中，陈恭和“白帝”因为一次意外的审查而发现了彼此的身份——陈恭一直觉得这很讽刺。两个人都幸运地在那次魏国的大清洗中活了下来，从此知道了对方的存在。他们两个平时极少见面，但保持着一种独特的联络方式。

陈恭在二月十日晚上来到上邽城内的步军校场，在木制的辕门右下角立起了三块小石头，然后在三块石头顶端又加了一块，不过这一块的底部用墨事先涂过了。把这一切做完以后，陈恭重新消失在夜幕里。

第二天下午他借故去太守府办事，又路过一次校场，看到那个不起眼的造型起了变化：在顶端的石头被翻了过来，将涂着墨的一面朝上。看来“白帝”有回复了。

二月十二日，陈恭在巳时过去一半的时候离开家门，前往早就约定好的接头地点。他希望能从“白帝”那里得到一些他所不知道的情报，这也许有助于了解那名给事中的身份。

走过两条街，陈恭看到两名士兵各执长枪靠着街口的墙壁说话。陈恭认出他们是马遵太守的手下，心中有些奇怪。他注意到在附近的酒肆里也坐着几名士兵，他们却没有喝酒。又走过一条街道，陈恭转向左边，看到街道右侧的里弄门口有士兵在把守。这里一直都有人把守，但是今天的守卫比平时多了一倍。其中一名士兵看到了陈恭，友善地打了个招呼。

“陈主记，您这是去哪啊。”

“嗨，还不是那些库存的事。上头整天催着要拿出本清楚的帐簿来。”

陈恭开始抱怨，抱怨上司是与同僚增进感情最好的手段。果然，士兵同情地点了点头，也叹息道：“是啊，我们本来今日轮休的，可现在却被忽然调到这里来不能离开，随时候命。”

“随时候命？”陈恭心中划出一个大问号，“为什么？”

“我们是奉命在这里待机，至于要干什么上头可没说。”

陈恭又与士兵随意敷衍了几句，然后借故离开了。不知道为什么，他开始觉得心中不安，但还是继续朝着预定的接头地点走去……

……确认就是这个人吗？”

郭刚站在一堵土墙后面，他的一名部下刚刚把头探出去又缩了回来。他听到上司的问话后，点了点头：“没错，肯定就是他。”这时街对面在房顶负责监视的人忽然将一面绿旗向西面摇摆了三下：

“目标开始向西移动。”

收到这个消息，郭刚下意识地抿紧了嘴，对已经换好平民装束的几名部下说：

“你们两个，超前一步从别的街口绕到他前面；你们两个就跟在他后面，不可被他发现。”

四名部下“喏”了一声，离开了土墙。而郭刚则转身爬上一个高达二十丈的塔楼，在那里他可以俯瞰整个城西区。就他个人而言，他很喜欢这种居高临下、将所有的事都尽收眼底的感觉。

陈恭没有注意到远处的塔楼上多了一个不怀好意的窥视者，他仍旧保持着平常的步调朝前走去。前方有两名妇人在水渠前砸着衣物，一个苦力扛着两个大口袋吃力地行走，几个小孩子跑到街中央去逗一只死去的蜻蜓，被路过的马车夫大声叱责。向阳的墙边靠着几名懒散的军士，简陋的皮甲摊在他们膝盖上，内衬朝上，其中一个聚精会神地挑着虱子。一切都显得很正常。

“这位官爷，来喝些杂碎汤暖暖身子吧。”

街旁小店里的老板探出头来吆喝，一股浓郁的羊肉香味顺着门缝冒出来。陈恭没停下，他抬头看了看日头，稍微加快了一点脚步，转弯向右走去。

与此同时，郭刚双手撑着塔楼边缘朝下望去，身体前倾，眼睛如鹰隼般的锐利。目标现在转过了一个弯，朝着集市的方向去了。两名部下在他身后远远地跟着，另外两名则从侧面与他并行。

“快点鸣叫吧，夜梟”。郭刚喃喃说道，不由自主地握紧了拳头。当初郭淮推荐他担任间军司马的时候，很多人以他太过年轻为理由而反对；他急欲要向所有人证明，叔叔的安排是正确的。

一队巡逻的士兵忽然在目标人物前面走过，宽大的甲冑与飞扬的尘土遮挡住了郭刚的视线。郭刚瞪圆了双眼，恨恨地在心里骂道：“该死的，快走开！”

等到队伍开过去以后，郭刚发现目标不见了。他大吃一惊，目标一定是进入了某一个视线无法触及的死角。在这个时候，远在塔楼上的郭刚鞭长莫及，只能寄希望于他的部下。

他命令身后的传令兵将塔楼上的旗子换成绿边红底的貔貅牙旗，这个旗语表示塔楼

无法看到目标，要求跟踪者立刻回报方位。同时传令兵还敲了一下鼓，以提醒跟踪者注意。

三名部下很快就各自发回了暗号：目标人物从眼前消失了。郭刚拳头握得更紧了，目标究竟在哪里？如果他是刻意消失的话，是不是说他已经发现了追踪者？一连串疑问混杂着懊恼涌上郭刚的心头，一层细微的汗水出现在他的额头。

好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持续太久，郭刚很快发现第四名部下正朝着塔楼舞动了三次右手，然后指了指旁边的牛记酒肆。这说明目标进入了酒肆，而且还没出来。

“一定就是在那里接头！”

郭刚立刻做出了判断，他命令将代表着“继续追踪”的杏黄旗悬挂上去，然后飞快地跑下塔楼。二十名从马遵太守那里调拨来的士兵正在楼下整装待命，郭刚做了一个手势叫他们跟上，然后飞身上马，朝着牛记酒肆而去……

……陈恭慢慢地踱进牛记酒肆，这是上邽城内唯一的一家酒肆，最近因为驻军的增多而生意兴隆。此刻正是快接近正午的时候，很多人都来到这里喝上一杯以驱驱身上的寒意，楼上坐的多是太守府的官员和军官，楼下则是普通士卒与平民。

“陈主记，您里面请！”

肩膀上搭着白毛巾的伙计热情地把他迎进来，陈恭摆摆手，表示自己上去就可以了。于是伙计走到门口去招呼别的客人，陈恭自己则顺着楼梯来到二楼。他迈上了二楼，环顾了一圈周围的环境，大约有二十几位客人在吃饭或者谈天，很是热闹。忽然之间，陈恭甫感觉到有一道奇异的视线在注视着自己。他下意识地回头朝一楼的楼梯口望去，浑身的血液一下子仿佛被彻底凝固住了……

.....郭刚率领着士兵冲到牛记酒肆前，这副架势让过往的行人非常惊讶，纷纷驻足观看。他下了马，命令立刻将这家酒肆团团包围，一个人也不许离开。在外围，更多的士兵把以这个酒肆为圆心半径二里以内的城区也都封锁起来。三名负责跟踪的部下赶到了现场，报告说第四个人已经尾随目标进入了酒楼二楼。

“我们是不是等他与另外一只枭接触以后再上楼去抓？”其中一名部下建议道。

“不必了！”郭刚回答：“现在酒肆附近两里之内都被我们控制，他们两个人一个也逃不掉！”

说完郭刚一挥手，率领着十名精悍步卒冲进了酒肆。两名步卒首先占领了后门，其他人则和郭刚迅速地冲到楼梯口。一名伙计恰好端着空盘走下来，郭刚一脚踹开那个倒霉鬼，正欲上楼，一抬头恰好看到了站在楼梯半截的目标。郭刚立刻拔出刀大叫道：“还不快快束手就擒！”

站在楼上的“白帝”露出轻蔑的笑容，他张开了嘴，大声高喊了一句：

“兴复汉室！”

喊完这一句，他整个人突然直挺挺地倒了下来。楼梯十分狭窄，郭刚立刻和倒下来的“白帝”抱了个满怀，两人滚下两三层台阶，才被后面的士兵接住。郭刚狼狈地摆脱“白帝”站起身来，这时他才感觉到胸口一阵刺疼，低头一看，一柄精致的小匕首刺入了自己的胸膛，所幸被戎衣内衬的板甲所阻挡，只有刀尖稍微刺入肌肤。

郭刚连忙将躺在地上的“白帝”胸襟拉开，果然，在“白帝”的左胸上刺着另外一柄匕首。旁边一名士卒蹲下身子探了探他的鼻息，又把了把他的脉搏，摇摇头。

“可恶.....”

郭刚愤怒地把匕首摔到了地上，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懊恼。

.....陈恭面无表情地朝自己家走去，背后牛记酒肆传来的喧哗已经逐渐远去，但他脊梁渗出的冷汗被风一吹却异常冰冷。

刚才他一上二楼，就看到“白帝”坐在靠窗的位子。陈恭本想走过去，但“白帝”向他投来严厉的一瞥，然后把视线转过去一边，似乎从不认识他。陈恭立刻觉察到事情有些不对，他回过头去，在楼梯的木扶手上看到了两道右倾的斜线。这个暗号意味着：“事已泄，速逃”，是紧急级别最高的警告。

于是陈恭转身下楼，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牛记酒肆。就在他走出大约两里地以外的时候，大队士兵忽然出现在街道，在他身后封锁了每一条街道的出口。很快他就得知，“白帝”暴露了，而且在刺杀郭刚未遂后自尽。

“白帝”的死，让陈恭惋惜不已，他甚至不知道这位殉难同僚的名字，陈恭现在感觉自己愈发孤单了。

白帝的死亡还引发了更严重的后果：曹魏自第一次北伐之后为了杜绝间谍活动，实行了严厉的户籍管制制度。无论民户还是士族军户都必须在当地郡府登记造册，并且经常复查。这使得蜀国极难再安插新的间谍进来，因为一个在当地户籍上没有注册的陌生人很快就会被发现。因此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就只有在北伐前就潜伏下来的间谍，比如陈恭和“白帝”，而这样的人死一个少一个，无法补充。白帝的死给蜀汉对魏的情报活动蒙上了一层阴影。

而同样沮丧的还有郭刚。他挖出的这名间谍身份已经查清了，名字叫谷正，字中则，在太守府任副都尉，级别相当地高。谷正的意外死亡，导致他身后的情报网无从查起，也很难评估他对魏国已经造成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更可惜的是，另外一名



夜枭也彻底消声匿迹，以后再想要找出他来可就不容易了。事后魏军对牛记酒肆和附近的路人进行了反复排查，没有任何结果。

这一次行动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次刻骨铭心的失败。

二月十二日，也就是行动当天的深夜。宵禁后的上邽城除了哨楼以外的地方都已经陷入了沉寂，只有城外军营中的大帐还烛火摇曳，可以依稀看到两个人的影子。

“你派去跟踪目标的人太多了，这会让目标有更多机会发现被盯梢。”

“是。”

“在目标脱离了视线后，你的反应有些过度。这是被盯梢者经常耍的一个小圈套，突然之间消失，然后借此观察周围环境，看是否有人惊慌失措，以此来判断自己是否真的被盯梢。”

“是。”

“还有，你的判断太武断了。如果目标的接头地点不在牛记酒肆的话，那么你的提前行动就会让整个计划暴露——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是。”

“最重要的一点，你不该在目标接触接头人之前就贸然行动。你忘记了这次行动的目标是什么。”

“是。”

郭准每说一条，就竖起一根指头；他没有责骂郭刚，只是平静地一条一条地历数这

个年轻人所犯的错误。郭淮知道，对于极为重视名誉的郭刚来说，这比用皮鞭抽他还更有效果。

郭刚左手抱着自己的却敌冠，垂头立在郭淮之侧，对于自己叔父的每一句训话他都以极为清晰的“是”字作答，同时狠狠地咬自己的下嘴唇。一道鲜血已经从嘴角逐渐流了出来。

“毅正，你要知道，我们肩负的任务很重大。蜀国无时无刻不觊觎着我国的疆土，我们的任何一次闪失都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让敌人的计划得逞。”郭淮说，同时披上毡衣，慢慢走到帐口，将两边的幕帘紧了紧，重新把束绳结在一起，用力一拉，两片幕帘立刻绷到了一起，外面的寒风一点也吹不进来。

“虽然蜀国现在还没有什么军事上的动静，但这场战争实际上已经在暗面打响了。”郭淮说到这里，看了看仍旧垂着头的郭刚，“这就是为什么我当初请求曹真将军把你派来天水的缘故。现在是一场水面下的战争，而你则是这场战争的主角。”

“明白了，叔父！我这就去重新提审和谷正有关的嫌疑人，我一定会把另外一只夜枭也挖出来！”

郭淮伸出右手阻住正欲离开的郭刚：“这件事交给你手下去作就可以了。现在我们还有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这是目前最优先考虑的。军方需要间军司马的全力协助。”

说完，他从怀里取出了一份薄薄的谦帛，递给了郭刚。后者看完以后，眉毛高挑，却没有做任何评论，他只是简单地把绢纸交给郭淮，然后回答：

“叔父，你会得到的。”

### 第三章 牺牲与阴谋

魏太和三年，二月十三日。

陈恭没有把自己过分地沉浸在“白帝”的死亡中。同僚的死值得悲伤，但不能因此而影响到任务。“白帝”虽然已经不在，但他可能还有一批文件还存放在秘密地点。要知道，“白帝”在太守府中任副都尉的职务，辅佐都尉管理天水地方部队。这个军职——即使只是地方军队而非中央军——可以获得许多极有价值的情报。

有鉴于此，陈恭决定去把这批文件弄到手，这是告慰“白帝”最好的方式。

这一天主记室的工作异常繁忙，部分原因是间军司马郭刚的副将要彻查昨天牛记酒肆内所有人的户籍。陈恭和他的同事从上午辰时一直忙到下午未时，这才将被调查者的全部户籍抄录一遍。大家抄的腰酸背疼，纷纷伸起懒腰，叫苦连天。

“文礼啊，你能不能叫人替我把这些东西送去，我实在是太累了。”

魏亮愁眉苦脸地把抄录好的户籍册子推到陈恭面前，今天的运动量对魏亮来说确实是相当大。陈恭本来想推给手下的文吏去办，忽然之间却心念一动，问道：

“那边要求把户籍图册送去哪里？”

“哦，让我看看。”魏亮在纷乱的桌子上翻了半天，最后翻出一张公文，“是这个，在兵器库与山神庙之间的那条街，右起第三间……呵呵，还真巧，那里正好就是那个蜀国间谍的家。”

“户籍是重要文件，还是我亲自跑一趟吧。”陈恭说，随即站起身来。魏亮千恩万谢，殷勤地把罩袍与毛毡帽递给陈恭，并亲自给他开了门。

把调查组的驻地设在犯人家里，这个是郭刚的副手督军从事林良的主意。林良认为现在大军云集上邽，各处房子都很紧张，调查者住犯人家里可以省去许多麻烦；其次，调查者还可以顺便对犯人家里进行彻底的搜查。郭刚忙于其他事务，于是林良就成了针对间谍谷正后续调查的负责人。

陈恭带着户籍名册来到“白帝”的宅邸，心中感慨万千，没有想到第一次拜访居然就是以这样的形式出现。这是一间普通的砖房，和上邽大多数房子一样分成厅、东西两处厢房，院子里有马厩，大概这是因为他曾经担任副都尉的关系。

守在门口的士兵简单地查看了一下陈恭的令牌与签印，就放他进来，告诉他林良在西厢房办公。陈恭带着这一大摞户籍名册吃力地走到西厢房，敲了敲门。

“请进。”

屋子里传来一个声音。陈恭放下名册，把门推开走进去，看到一名体态略胖的矮个将领正双手抄胸仔细地端详着墙壁。

“林大人，户籍名册送到了。”

“好，就搁到书架边上吧。”林良回头漫不经心地交代了一句，他看了看陈恭又说道：“哎呀，您是主记陈恭陈大人吧？”

“正是在下。”

林良赶紧走过来一抱拳，道：“您真是太客气了，这种事只要交给那些文吏或者仆

役来做就好了。”跟郭淮、郭刚不同，林良对待这些太守府的官员都很客气，也很热情。因此陈恭也客气地回了一礼，回答说：“兹事体大，干系深重，怎么能交给下人来做呢。”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林良连连点头，看的出他对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很满意。陈恭把名册——解开绳子，装做有意无意地问道：“听说这个间谍在这里已经潜伏很久了？”

林良拿起案几上的酒杯啜了一口，恨恨说道：“是啊，也不知道这些年里他到底送出去多少情报。”

“啧啧……好家伙，这墙里该藏着多少文书。”陈恭跟着发出感叹。

“哈哈哈哈，陈大人又怎么会知道谷正会把文书藏在墙壁里？”

陈恭装成一个对间谍工作完全外行的酸文人口吻：“当年秦皇嬴政焚书坑儒，孔子之孙孔鲋可就把经书藏进墙里的。”

这副扮相看来完全把林良骗住了，他哈哈大笑起来，脸部肌肉随着笑声一颤一颤。笑罢后，林良这才说道：“陈大人这就外行了，真正的间谍，是不会做这么幼稚的事情。告诉您一件事，我们一进屋子就把这里翻了个底朝天，别说墙壁夹层，就连地板青砖我们都掀开来看过。”

“那结果呢？”

陈恭问，林良做了一个一无所获的手势。

“我猜也是。”陈恭心里想，同时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至少这些东西还没有落入敌

人手里。不过这也产生了一些困难，“白帝”的居所和办公地点肯定都已经被彻底搜查过了，既然这些地方都没有文件，那么他会把它们藏在哪里呢？

带着这些疑问，陈恭告辞林良，回到了主记室。一进屋子，他看到前两天去运输木材的孙令回来了。孙令鼻子冻的通红，正一边拍打着自己的布袍子，一边向身边的魏亮絮絮叨叨地抱怨。

“陈主记，别来无恙。”

孙令见陈恭进来，赶紧做了个揖；而魏亮则殷勤地为他掸了掸身上的土，然后说：“我正和政卿说呢，他错过了一场大热闹。”

孙令平时最喜欢这些东西，一提起来就精神焕发：“哎呀哎呀，是啊，听说在我离开这几天，郭将军挖出来一个蜀国的间谍，还是咱们太守府的副都尉，这可真是难以置信。”

“是啊，谁也没想到。”陈恭简单地回答道，对于这件事他可不想做太多评论。而孙令则继续喋喋不休地说：“那位郭将军也是寒族出身吧？你看，谁说寒族出不了人才！让九品中正去死吧！”

孙令还想继续往下说，却被魏亮拦住了：“哎，哎，政卿兄，今天天寒，你我再叫上陈主记咱们去喝上几杯，权当为你洗尘。咱们在席上可以长谈。”

对于这一建议，孙令自然是举双手赞成，而陈恭想了一下，也答应了。他并不喜欢喝酒，但酒确实是个好东西，有时候在酒席上得到的情报要比在宫廷暗格里得到的还要多。

上邽城内唯一的酒肆就是牛记，老板和伙计们已经通过了审查回来开业。昨天的间

谍事件非但没让生意冷清，反而有更多的客人带着好奇的心态前来参观，门面比往常更热闹许多。

陈恭和孙令、魏亮三人来到酒肆选定二楼靠窗雅座，分座次坐定，陈恭恰好坐在了靠窗的位置。

孙令叫来伙计一脸兴奋地问道：“伙计，听说你们这里昨天出了件大事。”这个伙计也是个惟恐天下不乱之人，他把毛巾往右肩上“啪”地一搭，比划着双手给他讲起来。这伙计口才很好，讲的绘声绘色，抑扬顿挫，不光是孙令、魏亮，就连邻桌的客人也都把脑袋凑过来听。

“那一阵楼梯声有如一连串春雷，郭大人咯刺咯刺几步冲到楼梯口，不觉啊了一声，倒抽一口冷气。在他面前，正坐着一个人！此人一张四方宽脸、两道浓墨扫把眉，鼻高嘴阔，两道如电目光唰唰直射向郭刚。饶这郭将军久历沙场，一时间竟也动弹不得，欲知此人究竟是谁……”

“后来呢？”孙令几个人听的入神，催他继续说下去。伙计一见观众热情，十分得意，先是故意截口不说，又看大家口味全钓起来了，这才猛地一拍桌子，吓的众人都下意识地朝后靠了一下，他才一指陈恭说道：“此人正是西蜀间谍谷正，当日坐的正是这位客官坐的位置！”

众人“哦”了一声，都把目光投向陈恭。陈恭笑道：“没想到这个彩头是被我得了。”魏亮斟满一杯酒，举到陈恭面前说：“陈主记，既然得了彩头，那这杯酒您是非干不可了。”

“好，好，我干！”陈恭接过酒杯，略一高举，心中默念“白帝”名讳，一饮而尽，算是遥祭这位同僚。那个伙计本来还想再说下去，结果被楼下老板喝骂了一

声，只得悻悻下楼。酒客们则各自回席，继续饮酒谈天。

陈恭等三人你一杯、我一杯，不觉都喝的有些眼酣耳热。聊着聊着，孙令开始大发牢骚，陈恭心想果然还是这些文人牢骚最多。

“本朝应该是才尽其用，这才是王道之途；如今居然叫我堂堂一个太学出身的人去押运木材，真是荒唐，荒唐。”

孙令拿着酒杯含糊地嘟囔着，魏亮端起铜勺给他又舀了一杯，宽慰道：“冀城总比不上邽富庶，酒肆比这里多，歌伎也比这里漂亮。你过去也算享几天福。”

“呸！什么呀！”孙令恨恨地往地上吐了口口水，“什么冀城啊。我去的地方，是冀城附近的一个山沟！狼都不拉屎的地方，除了石头什么都没有。”

陈恭一听，立刻接口问道：“可你不是送木材去冀城吗？”孙令“哼”了一声，又喝干一杯酒，说道：“本来说好是去冀城的，可等我押送的木材车队到了距冀城边上三十里的地方时，忽然来了一队士兵，说是奉了郭都督的命令，让我们改道往山里走。结果这一走就走进山沟里去了。”

“那里一点人烟也没有？”

“也不能说没有吧。那山沟底部是块挺大的平地，我到的时候已经有十几顶帐子搁在那里，有不少人在打地基，垒石墙，好像是要建个营地似的。”

陈恭从魏亮手里接过铜勺，亲自给孙令舀了一勺热酒，继续问：“那你看清楚那营地里有什么没有？”

“嗨！提到这个我就有气，那些家伙根本目中无人。他们让我们把木材送到山沟的



道口，然后就不让我们往前走了，是另外有一批人把木材和铁锭都运进去。”

“还有铁锭？”

“对啊，和我一起到的还有一队运送铁锭的车队，从关内送过来的，大约有二、三十辆。不光是他们，还有运石灰的，运薪草的，运煤石的，在山沟口摆了一大片……”孙令连续喝了几大杯，口齿有些不清了，“我那时候忽然要小解，心想我堂堂一个孝廉，岂能被别人看到这么不雅的事，于是就跑去很远的山坡凹地。这才无意中看到了营地里的东西。”

“那营地里面有些什么？”魏亮插了一句嘴。

“不知道，除了帐子我光看见一排排的土窑子，跟坟包似的真不吉利。”

“得，得，好歹您都回来了，多喝一杯。那些人呐，就让他们在山沟里呆着吧。”

“就是，哦，对了，那个军官还让我保密，你们可别说，说出去啊……”

于是孙令与魏亮两个人又开始推杯换盏起来，陈恭只是象征性地与他们喝了几杯，脑子里却在飞快地转动着。从刚才孙令的话里分析，很明显这是一个规模很大的手工作坊。既然从关内运来这么多的铁锭，而且又处于郭淮的直接管理下，这个作坊毫无疑问是用来生产军器的。那些所谓的“土窑子”极有可能就是指冶铁用的炉子。

问题是，魏军在这个时候设立这么一个大规模的军器作坊，而且还要保密，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陈恭一边想着，一边啜着酒。他本来酒量也不大，这么几杯酒下肚已经让脑子有些

晕了。这时候天色已晚，陈恭想起身把窗子关上，一起身一不小心将悬在腰间的佩囊掉在了案几底下。他暗骂自己不小心，俯下身子去摸，案几很矮，底部距离地面并不高，所以摸起来格外费劲。摸了好半天，他的手这才碰到佩囊的穗子，再一抬，手磕到了案几的底部。

他的指头感觉到了什么，木制的案几底部似乎有些凹凸不平。最初陈恭以为只是制作上的粗糙，但后来发现这些凹凸似乎是有规律的。他抬起身子，慢慢把手掌朝上贴到底部，慢慢地摩挲，逐渐弄清楚了那些凹凸的真正意义。

那些凹凸是些刮痕，由两道右倾的斜线还有两个头尾两联的圆圈组成。即使有人把整个案几翻过来，也只会以为是谁无意中造成的，但是陈恭认出了那两道只有间谍才能识别出来的“警示”斜线，而那两个圆圈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应该是“白帝”在酒肆用随身携带的匕首刻出来的，他知道自己无法逃脱，也不可能与陈恭接触，于是就用这种方式向陈恭传达某种信息。

三人吃罢了酒，恰好塔楼上的司昏鼓“咚咚咚”响了三声，再有半个时辰就要宵禁了，鼓声是提醒所有居民都尽快回到自己家里去。三个人结了帐，各自拜别后朝三个方向走去。

陈恭的家距离牛记不算特别远，他想让入夜的冷风把自己的酒气吹散些，就一个人慢慢地踱着步回家。转了几个弯，他忽然看到前面那家街角卖羊杂碎汤的小店居然还开着门。

“这位官爷，来喝些杂碎汤暖暖身子吧。”

老板从门里探出头来吆喝一声。陈恭摆摆手，示意不要，正待要走，却猛然看到这家羊杂碎店前杆子上飘扬着一面脏兮兮的幌子；就着夕阳西下的最后一抹余晖，他

可以看到幌子上有“羊汤”二字，而这两个字被嵌套进了两个首尾相联的黄色圆圈中。

陈恭如同被雷打过一般，这难道就是“白帝”临死前所要传达的讯息？难道说这家羊杂碎店就是“白帝”身后情报网中的一个环节？他稍微整理了一下思绪，然后走进了这家小店铺。

这家店很小，大概只有普通人家一间半厢房那么大。屋子里面是一口硕大的铁锅，里面咕嘟咕嘟正煮着酱黄色的浓汤，灶边的墙已经被熏的油黑；锅边摆着一大堆做燃料的麦梗，不时有麦屑飞进锅里，混杂在说不清是什么器官的羊杂碎中。房子大梁上则用铁钩挂着两头被切去了一半的羊，几把木柄的薄刃屠刀摆在一旁，整个屋子充满了羊肉的膻味。

“大人您请坐，请坐。”

老板殷勤地搬来一个油腻的草垫。陈恭没有坐下，他仔细端详着老板，这老板大约五十多岁，两边的颧骨发红，脸上的沟壑纵横，眼睛夹杂在皱纹中几乎分辨不出来，一口歪斜的大黄牙。

“大人您要点什么？我这就给您去盛。”

“当年洛阳一别，已经二十年，至今思之司马相如《上林赋》的曼妙，仍旧让人神往。”

陈恭说道，老板象是没听见一样，自顾转过身去灶台里取出一个粗瓷大碗，用一块布擦了擦，搁到了大锅旁边。陈恭又把话说了一遍，他还是没说话，但动作明显已经放慢了。

这是一套公用暗语。这套暗语每一位间谍和他的情报网络都知道，专门用于两条独立的情报线的彼此识别。

过了一阵，老板默默地转过身来，对陈恭用一种哀痛的语气说：“不要说了，我知道了。”陈恭一愣，按照规章，标准的回答应该是：“《上林赋》虽然曼妙，却不如《七发》慷慨。”老板这么说，他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这时候老板将灶台旁的麦梗推到一边去，然后取下鼓风箱的木杆与顶套，从里面取出一叠写满了字的纸来。

“这就是你要的东西吧？”

陈恭迟疑地接过纸，翻开来看，里面都是曹魏军事方面的文件，看来这里果然是“白帝”存放文件的秘密地点。老板蹲回在地上，重新将鼓风箱装回去，拉动木杆，灶下的火燃烧的更旺了。

“我不懂你们的什么暗语，不过谷大人交代过，如果他出了事，就把这些东西交给说出这句话的人。”

“唔……”陈恭不知道这时候该说什么好，“谷大人的死，对于我们兴复汉室的事业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我也十分痛心。但是我们的工作还要继续，从今天起，我来接替他在情报管道中的位置，你们向我负责。”

老板苦笑着摇了摇头，随手扯了一把麦梗扔进灶里：“什么蜀汉啊，汉室啊，这些我都不懂。我只是个老百姓罢了。”

“那你……”

“谷大人救过我一命，所以我才会随着他来到这上邽城。我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

了报他的恩情。现在他已经死了，他的遗愿也已经了结，我想我也该回到西边我的族人那里，人死是要归根的。”他的声音就象是枯黄的落叶，充满了颓唐与哀伤，没有什么活力。

陈恭这才惊觉这位老人原来是羌族人。老人站起身来，拿起大勺子在锅里搅动了一番，将香气四溢的羊杂碎倒进大碗中，然后用布把边缘抹干净，找了一片蒲叶盖到碗面，交给陈恭。

“既然您拿到了东西，那这家店明日就要关了，以后还请大人好自为之吧。”

说完以后老人转回身去，重新蹲到灶台边上，陈恭看不到他的表情。远处塔楼的鼓声又再次响起，这是催促居民们快快回去家中。于是陈恭默默地离开了这间店，而老人并没有出门相送。

回到家里，陈恭把门关好，点起了蜡烛开始逐一审视“白帝”谷正遗留下来的文件。

这些文件包括曹魏军队的内部通告、训令、会议记录、人事调动等，价值相当的高；而且更为难得的是，它们不仅是关于天水郡府部队的情况，而且很多是涉及到中央军——比如郭淮军团——的动向。要取得这些文件得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与智慧啊，陈恭半是敬佩半是感伤地想。

在谷正的文件中，其中有几份太和三年年初时的军议记录，那是当时郭淮召集地方部队与中央军将领的会议记录副本。陈恭注意到，郭淮在会议上反复强调了弩机在战争中所起到的作用，并举出了在第二次卫国战争——即蜀国的第二次北伐战争——中王双被杀的战例，他甚至直言不讳地说魏军与蜀军在弩机技术上的差异是十年。

另外几份军方内部下达的训令则显示：尽管王双阵亡这一事件被朝廷最大程度地淡化了，但军方对这一失利是非常重视的，曾经派人专门去陈仓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让军方高层大吃一惊，王双的全军覆没完全是因为蜀军拥有一种攻击力与射击频率都强于所有已知型号弩机的新武器。这一结果让魏军高层中的有识之士坐立不安。

“这是当然的，我国或许国力不如魏国，但在技术上绝对是处于压倒性的优势地位。”陈恭不无得意地想，诸葛丞相在技术方面的投入是魏、蜀、吴三国中比例最高的，“方技强军”的战略让蜀军在技术上远远超过其他两国。

这些文件都被编了号，并按日期排列整齐，这说明谷正是一个心思缜密的人。陈恭慢慢翻阅着这些文件，希望从里面能找到那名给事中的身份，可惜没有任何一份文件给予他答案——至少没有给予他明确的答案。

陈恭失望地放下纸，打算去找些东西来喝，顺便拨了拨烛花。忽然，他注意到了在这堆东西的最后一页是一份标明为太和三年二月十日乙酉的文件。从日期来看，这是最新的一份文件，也恐怕是谷正在生前最后一份成果。

这份文件是郭淮以雍州刺史的身份下达给天水太守府五兵曹的公文。郭淮在这份公文里要求天水太守府从邺城转调一份编号为“甲辰肆伍壹陆贰肆”的官员档案，列入府郡诸曹官员的编制中。郭淮在公文里强调，这次调动以非公开的形式进行，只传达到官秩两百石以上的官吏一级。

在普通人眼里，这只是一份枯燥的文书，但在熟知曹魏官僚组织内部运作的陈恭眼中，这里却隐藏着许多东西。

魏国的官吏档案均以天干地支外加数字来编号：“甲”字开头是内朝官

员；“乙”字开头的是中央外朝官员；“丙”字以后则是诸州郡地方官。这份人事档案开头为“甲”字，说明他是一名内朝官员。而“辰”则表明他是现任官吏。接下来的前三位数字“肆伍壹”代表的是扶风郡，也就是此人的籍贯所在，后三位则是他的分类号。

从习惯上，曹魏的官吏在调任升迁时，人事档案一定要跟随本人，所以这次档案调动的背后隐藏着一名内朝官员前往天水郡的事实。奇怪的是，这一次的档案调动来自于郭淮将军的命令，很明显这名官员来到陇西是因应军方的需求，然而档案却要纳入属于文职的府郡诸曹编制之中。这个细节暗示这名官员确实是文职官吏。

在公文中，郭淮既没有提这名官员的名字，也没有提到他的职位，只是给出了一个档案编号。很明显郭淮即使对天水太守府也是有所保留的，足见这次调动的保密级别有多么的高。

陈恭看到这里，几乎可以确定这名官员就是他一直在找的给事中。给事中是内朝文官，近期内也确实有一名给事中前往天水——而且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也与公文吻合。

那么关键就是，这名给事中究竟是谁？

陈恭闭上眼睛，慢慢地回忆当日他所看到的那五名给事中的资料，很快就得出了一个结论：那五人之中，籍贯是扶风郡的只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马钧，字德衡。

一想到那名给事中居然会是马钧，陈恭不禁悚然一惊，一股凉气从脚底升到胸腔。

马钧是曹魏朝廷中著名的、也是仅有的一位技术官僚。他在机械方面的造诣早就为人所共知，因此皇帝曹睿征召他为给事中，并成立了一个属于内朝编制的机技曹，

由马钧任主管。

机技曹名义上是为了研制更为先进的技术兵器，但实际上日常工作却只是为皇帝曹睿造一些有趣的活动人偶，或者改良一些用于玩赏的小东西。机技掾成立后唯一对军方做出的贡献，就是马钧设计的一种未命名的发石车。这种兵器威力巨大，如果大规模装备部队的话将会增进魏军的攻坚能力；可惜皇帝对这个不感兴趣，军方也就不好说什么，再加上一批好谈玄学的官僚故意阻挠，这种型号的发石车最终夭折在图纸设计阶段。

尽管马钧在朝中一直不为人重视，但他的能力还是得到了军方的关注与赏识。陈恭敏锐地感觉到，这一次马钧被郭淮特意征召到天水来，说明魏军一定存在着一种新兵器，而且即将——或者计划——装备部队，需要借重马钧在技术上的天分。

在冀城附近山沟里的那间正在筹建的大型兵器作坊，很可能就是与这件事有很深的关联。

“那么魏军的新式武器，会不会是弩机呢？”

陈恭心想，从其他几份文件里可以看出，自从王双战死以后，魏国军方一直对蜀国的新型弩机有一种恐惧感，不排除他们把这种危机感转化成为对弩机的强烈兴趣。

他忽然想到了什么，急忙找出“白帝”的文件“哗哗”地翻阅，最后把目光停在了一份标记为太和三年一月十日辛未的文件上面。这是一次军方内部的动员大会，郭淮在这次会议上暗示说魏军在几个月内就会拥有与蜀军匹敌的能力，王双的悲剧将不再发生。

陈恭第一次阅读的时候，以为这只是说明魏军也许只是简单地增派兵力。但结合马



钧的调动、军器作坊的设立和魏军方对弩机的浓厚兴趣，他意识到这也许意味着一个更加可怕的计划。

虽然陈恭没有涉足过武器研究这一领域，但是他也知道一点常识：要想在一、两个月内提出一种新式武器，让它通过理论论证、样品测试、定型、调试，并且达到适合批量生产的成熟设计，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即使有马钧这样的天才在也是不可能的，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而曹魏没有一个可靠的研究体系。

唯一能实现这一目标的办法只有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进行小的改进，或者直接使用现有技术。众所周知，魏国的技术储备不足以做到这一点，拥有成熟弩箭技术的只有蜀国。但这种敏感技术蜀国甚至不会告诉它的盟友东吴，遑论死敌曹魏。

对于处于完全敌对状态的两国来说，“进口”技术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偷窃。

去蜀国偷。

陈恭彻夜未眠，他将自己所有这些推测都写进了报告中，并在结尾处警告南郑如果对这件事掉以轻心，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在可预见的将来，蜀国会一直处于战略攻势。如果魏军顺利从蜀国偷取并掌握了先进的弩机技术，防御将会更加有效率，届时北伐的难度会上升到一个可怕的程度。

当他忙完这一切的时候，天边已经开始泛出鱼肚白了。陈恭将报告小心地折好，搁到饭盒的底部夹层里，然后推门出去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今天是二月十四日，他总算在这之前完成了这份至关重要的报告。

在正午之前，陈恭赶到了上邽城外的某一个小山丘上，将这份报告藏到了特定的一棵树下。一个时辰以后，化装成蜀锦商贩的司闻曹情报人员来到这里，将报告取

出，藏到一个特制的空心马蹄铁中，然后把这个马蹄铁钉到一匹驮马的前腿。

接下来，他牵着驮马回到商队中，和其他许多商贩一起绕过大路循着秦岭小路返回了汉中。陈恭望着远处纵横巍峨的秦岭山脉，心想：

“接下来的工作，就看南郑司闻曹那些家伙的了。”

与此同时，在同一所城里，另外一个人也凝望着远方的大山，但他心中所想的，却是与陈恭完全相反的事情。

## 第四章 阴谋与行动

陈恭的报告抵达蜀国司闻曹是在十天以后，也就是二月二十四日。

虽然魏、蜀两国处于敌对状态，但经济上却不能忽视对方的存在。魏国需要益州的井盐、蜀锦、蜀姜，蜀国则需要中原地带的药材、毛皮、香料和手制品。因此总是有小规模商贩往返于秦岭两边，对此两国边防军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了这种商贸往来。

蜀国的情报员就混杂在这样一群商贩中，从上邽一路南下，经卤城、祁山堡、青封一线跨越秦岭，接着转往东南方向的武街，并在这里渡过西汉水，进入蜀军实际控制区域。陈恭的报告在这里被转交给特别驿使，以最快的速度送至蜀国情报工作的核心机构——南郑司闻曹。

首先接触到这份文件的就是司闻曹的副长冯膺。他看完这份文件，拿起铜扣带敲了敲香炉的边缘，香炉发出两声清脆的撞击声。门外的侍卫立刻推门进来，问他有何吩咐。

“唔，立刻通知姚曹掾、司闻司的阴辑、马信、靖安司的荀诩，哦，对了，还有军谋司狐忠。叫他们立刻赶到道观议事。”

“明白了。”

“记得要口头通知，不要写下来。告诉他们，这是紧急召集。”

“是。”

侍卫转身走了出去。冯膺用双手使劲搓了搓脸，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将案几上的笔墨纸砚都整理好，把喝了一半的茶水倒进暖炉里，然后拿着陈恭的报告离开住所，前往“道观”。

“道观”的官方名称叫做司闻曹副司，位于南郑城东的一处富家住宅，背靠青山，宅子侧面还有一条清澈小溪。因为这处宅子曾经是五斗米教的一处祭堂，所以习惯上大家都以“道观”称呼副司，而副司其中的工作人员则被称为“道士”——在很多场合这几乎成为一个正式称呼。

从理论上来讲，司闻曹隶属于尚书台的掾属分部，因此其正司设于成都。但大家心里都清楚所谓的“司闻曹正司”不过是一个社交机构，正司的人大部分时间只是在安抚拥有好奇心的朝廷官僚罢了。真正发挥作用的则是设在南郑的副司。

冯膺来到副司以后直奔议事厅，这个议事厅是“道观”后山开凿出的一个石室，没有窗户，只要关上石门，就别想有任何外人能偷听到里面的谈话。

“这一次，看来会有大事发生。”

冯膺走进议事厅，望着眼前五张空荡荡的案几，不无忧虑地想到，同时感觉到很兴

奋。这个年届四十的情报官僚有着一个宽大平整的额头，据相士说这乃是福禄之格。现在他差不多走到了自己人生的十字路口，司闻曹副长的官秩是两百石，这对于蜀国官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门槛，如果能够进一步由副转正，那么以后的仕途将会大有空间；如果失败的话，那恐怕只能留在这个位置上终老一生了。

为此冯膺一方面盼望能有一个大的事件好借以积累功勋，另一方面却祈祷不要出什么乱子。幸运——或者不幸——的是，情报系统总是不缺乏大事件或者大乱子。为此他只能谨慎加谨慎。

他并没有等多久，很快与会者们陆续也出现在石室中。

今天出席的全部都是情报部门的高级官员们。最先到达的是司闻司司丞阴辑，这是个头发已经花白了的长髯老者，身材虽矮但行动却矫健的好象是个年轻人。他所执掌的司闻司是司闻曹中最重要的部门，蜀国在国外的一切情报活动都由司闻司来负责策划与执行，另外安插别国的间谍的训练、潜伏、联络、调度、后方支援等实务性工作也是司闻司的负责范围。由于陇西地区在情报战中的特殊地位，因此分管陇西事务的雍凉分司从事马信也随同阴辑一同出现。

接下来出现的是军谋司的从事狐忠。这是冯膺自己负责的部门，主要是对得到的情报进行比较、辨伪、解析等。这个部门没有司闻司的工作那么惊险，甚至可以说是乏味，对成员的要求不是胆量，而是敏锐的观察力与缜密的思维。这两个优点都能在年届而立的狐忠身上体现出来，那种对资料出色的分析能力甚至得到过诸葛丞相的赞赏。

紧跟着狐忠进来的是靖安司从事荀诩，他一进门就冲在座的人都抱了抱拳，然后乐呵呵地坐到了狐忠旁边。靖安司司丞王全最近刚刚因病去世，新的任命还没有下

来，于是只好由从事荀诩出席。司闻司主要对外，而靖安司则是对内，内务安全是这个司的最大课题。按理说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应该是个强势的领导者，可目前的最高负责人荀诩却是个性格随和的乐天派，虽然能力不错，可冯膺一直怀疑他是否能胜任这个专门得罪自己人的工作。

当他们都坐定以后，司闻曹的最高长官左曹掾姚柚才迈着方步走进石室。这个老头子已经统治了司闻曹五年，在他那副肥胖的体态背后是一个冷峻严苛的法家门徒。在他的统治下，整个司闻曹的人情味和浪漫主义基本上被榨干了，剩下的只有冷酷的效率——不过这对于情报部门来说未必是坏事。

冯膺见人都到齐了，咳嗽了一声，颌首叫侍卫从外面将石门关起来。

“诸位，这次叫大家来，是因为我刚刚收到了一份来自上邽的报告。”冯膺一边说着，他一边将那份报告的誊本分发给五个人，“如果这份报告属实的话，我想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危机。”

五个人都没有立即回答，都埋头仔细阅读陈恭的报告。大约过了一柱香的功夫，所有人都抬起头，表示已经看完了，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不安与疑惑的表情。

“这份报告的来源可靠吗？”姚柚皱着眉头问道，看的出他很在意。

冯膺回答：“可靠，这是来自于我们潜伏在水一方的一位间谍黑帝。”而负责陇西事务的马信立刻做了补充：“黑帝是我们最优秀的间谍之一，他提供的东西，无论是硬情报还是软情报，质量都相当地高，分析也很精准。”

“如果我处在他的位置上，也会得出和他一样的结论。”狐忠慢条斯理地说到，同时习惯性地用右手捏了捏鼻梁，这是长时间用眼过度所产生的后遗症。

“既然来源是可靠的，那就是说魏国将会派遣一批间谍潜入我国偷窃弩机技术……”姚柚用手指慢慢地敲着案几的桌面，在狭窄的石室里发出浑浊的咚咚声。这可不是个好消息。

冯膺点了点头，继续说道：“马钧的调令是在二月十日，冀城军器作坊建设的启动不会迟于一月二十日。考虑到魏国驿马的文书传送速度和关中陇西之间的地理距离，那么整个偷窃计划应该是在一月十天左右启动的。”

“那岂不是说……”阴辑不安地将身体前倾。

“是的，那名，或者那批魏国的间谍恐怕已经潜入我国，并且开始活动了。”冯冀停顿了一下，还加了一句：“如果我们运气不够好，也许他们已经得手，正在返回天水的路上也说不定。”

冯膺侃侃而谈，他有意将局势估计的比实际严重。于是屋子里的人立刻都把视线集中在负责反间谍工作的荀诩身上。

荀诩挠了挠头，放下手中的誊本说道：“我觉得不可能，我们靖安司在汉中的监控相当严厉。而且负责制作弩机的工匠以及弩机图纸全部都在军方严密控制之下。魏国的间谍即使一月中旬就从邺城出发，以最快速度到达南郑也已经是二月下旬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想站稳脚跟都很难，遑论突破我们的保护去窃取弩机技术了。”

“那你的意见是？”姚柚眯起眼睛看了看冯膺的表情，转向荀诩问道。

“我的判断是，魏国的间谍应该是刚刚进入我国境内，正处于立足未稳的阶段。我想我们应该可以趁这个机会把他或者他们揪出来。”荀诩毫不犹豫地回答，然后把

目光投向阴辑与马信，“如果你们在陇西的人能深入魏军内部探明这个计划的细节.....”

“不要开玩笑！”阴辑不满地打断荀诩的话。“我们已经失去了一名贵重的间谍，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不能让我的人去冒这个险，万一有什么闪失，陇西地区可就变成我军的情报盲区了。”

荀诩还想再争辩，阴辑点点他的脑袋，用长辈教训晚辈的口气道：

“不要忘记三郡呐。”

与会的人听到这句话，都陷入了沉默之中。

三郡在语法上只是一个普通的数量词与行政区量词，但对于司闻曹的人来说这两个字还意味着更多的东西。一年之前，诸葛丞相第一次对魏国发动了军事进攻。当时司闻曹的主管是参军马谡。在军事进攻之前，司闻曹就在情报战中取得了大捷，经过缜密细致的秘密工作，他们成功地策反了魏国三个郡的太守，并透过假情报让曹军的主力军团开赴了斜谷，让整个战局为之一变。原本属于魏国境内的陇西地区在一夜之间就成为了蜀军的主场。

讽刺的是，当正式战役打响后，却正是马谡导致了整个北伐战役的崩溃。这一次并不只是军事行动的失败，也是蜀国情报网的毁灭。三郡反正的时候，马谡出于炫耀或是急于求成的心态，一反情报工作低调的铁律，命令当地情报人员明目张胆地高调行事，而且动员规模十分巨大，用一位已经退下来的前情报人员的话来说，“那简直就是一次秘密情报人员搞的公开武装游行。”

这一举措不能说完全没有效果，它确实向策反对象展现出了蜀军的实力，迫使他们

做出了选择。但当军事失败的时候，这些跑到阳光下活跃的人来不及退回到黑暗中，许多人逮捕，并在狱中死去；也有不少人叛变到魏国那边，这进一步加深了蜀国的损失，因为这些级别很高的叛变者掌握着不少丰盛的情报——但能对这些被抛弃的人苛求什么？——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及时撤退回了汉中。

这个损失十分巨大，一直到现在，司闻曹在陇西地区的情报能力也没能恢复到战前的水准。

因此，三郡对于司闻曹来说，既是荣耀的勋绩，也是苦涩的回忆。这个事件并不会在人们嘴边挂着，可每一个司闻曹的人都把它当做一种刻骨铭心的经验。

“说的不错，这个险我们不能冒。”

姚柚做了结论，于是荀诩悻悻地闭上嘴。议事室里的人都陷入沉默中，这种沉默最终被狐忠打破，他抖了抖手里的纸，就象是平常在军谋司分析情报一样慢条斯理地说道：

“窃取弩机技术有二种途径，一是弄到设计图纸或者弩机实物；二是绑架或者买通工匠返回陇西。第二种途径难度太大了，从魏军调派马钧这件事来看的话，魏军恐怕会把目标直接锁定在弩机图纸或者实物上，等到手以后交给马钧来解析与复制。”

“实物的话，就得看他们想偷的弩机有多大了。他们有兴趣的究竟是哪一种型号的弩机？”冯膺又问道。

荀诩撇撇嘴，用显而易见的抱怨口气说道：“这个需要跟军方的人确认以后才知道……军方的家伙们都是些小家子气，他们研发出了什么新武器从来不会和我们沟



通；只有机密被泄露以后他们才会气势汹汹地来指责我们保密不严格，可我们连保什么密都不知道。”

“荀从事，看起来你需要重新评估一下你的团队了……”冯膺的批评点到为止，接着他把头转向姚柚，“赵大人，要不要请丞相府的人出面与军方协调一下？”

“……你觉得请出杨长史来，会对整个事情有帮助？”

姚柚反问道，其他五个人脸上都浮现出苦笑。司闻曹与蜀国军方的不合是人所共知的，这其中一半原因是两个部门的行事风格天然有着矛盾，另外一半原因则是因为两位主管。司闻曹最早的直属上司是马谡，自从他死以后，接替他主管情报事务的是丞相府的长史杨仪。杨仪与军方的最高负责人丞相司马魏延关系势同水火，结果导致司闻曹和军方之间也是龃龉频生。

马信这时候说：“我与马岱将军算是同宗，不如就让我去与军方交涉，也许会比较顺利。”姚柚考虑了一下，回答道：“话是这么说，可你还在负责陇西地区的情报工作；目前我军有可能在春季再发动一次攻势，北方的侦察工作不能懈怠。这样吧，你写一封信给马岱将军，让荀从事出面就可以了。”

荀诩冲马信一拱手，“有劳马大人了。”

姚柚见商议的差不多了，于是做了总结：“那么，目前工作就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彻查一遍近期内从陇西方向进入汉中的可疑人物；一方面严密监控弩机图纸的存放地和制作工匠的动向。这两件事都需要军方的协助才行……荀从事，你们靖安司的人手够吗？是否还需要从其他部门调些人来？”

荀诩直言不讳地回答：“执行具体任务的一线人员越多越好，高层主管越少越

好。”

“就这些？”

“还有，我希望能从军谋司调几名脑子灵光的参与协助。”

“没问题，我派最好的人过去。”狐忠点点头。

这时候冯膺不失时机的插道：“既然军谋司也要参与，那么为了两个部门协调起见，我也来替荀从事分担一些必要的工作吧。”

姚柚“唔”了一声，回答说：“也好，慨然，你就亲自抓一下这件事吧。”冯膺恭敬地低头称“是”，然后略带着得意对荀诩说道：“荀从事，你要随时向我汇报最新进展。”

“遵命，”荀诩不大情愿地回答，同时暗自嘀咕了一句，“到底还是派了一个高层主管下来。”

一直以来，不乏有充满了好奇心和责任感的官僚对靖安司的工作指手划脚，对这些人靖安司都是客气地表示会慎重考虑他们的建议，然后继续做自己的事。内务安全部门有自己的矜持，他们自信在整个蜀国范围内不会有人比他们更加专业，对于那些外行他们只保持着适度的尊敬。

“很好，那么你们去做吧。用任何手段都可以，一定要阻止这个计划。”姚柚站起身来，为此次会议做了总结，“我希望几天以后，我给杨长史与诸葛丞相带去的是朱边公文。”

蜀国的公文分为绿、朱、玄与紫四色套边，以此来进行不同文件的分类。朱色套边

的公文一般都意味着大捷或者值得公开宣扬的好消息。

会议结束后，五个人将报告交还到冯鹰手里，冯鹰就地在火炉中销毁了全部誉本，只留了原件。然后大家离开石室，荀诩和狐忠走在最后面。

“守义，这一次多谢你了。”荀诩拍拍狐忠的肩膀。狐忠只是微微一笑。荀诩举起两个食指比到了一起：“我一直希望军谋司与靖安司能够合作一次，军谋司的人脑子灵光但是四体不勤，靖安司的人肌肉发达但不够聪明，两边合作，军谋司负责策划，靖安司的人负责执行，那真是相得益彰。”

“我倒很想看看由靖安司策划，军谋司执行是什么效果……”狐忠回答，他开玩笑的时候也是一脸认真。

“只要冯大人不要心血来潮就好……”荀诩叹息着说，他对冯本人没什么恶感，但很不喜欢别人对他的工作指手划脚。

两个人并肩走到道观的外院，荀诩朝后面看了一眼，压低声音道：“……其实啊，守义，刚才有一句话我在会上一直没说，就是怕冯大人又添乱。”

“让我猜一下，你是怀疑汉中内部还有一只大号老鼠？”狐忠的句子虽然是疑问句，但口气却很肯定。

“聪明。”荀诩满意地抽动了一下鼻翼，随即换了一副忧思的表情，“光凭一两个临时渗入我国的间谍就想偷到图纸或者实物，这绝对不可能。既然郭淮这家伙这么有自信，说明在汉中肯定会有协助盗窃者的同伙，并且级别很高，搞不好那只老鼠就是丞相府的官员，也许就在今天的会议之中……”

说到这里，荀诩摊开手露出一副无辜的表情：“可这种话你叫我怎么在会上说出

口。”

“那非闹的天翻地覆不可，如果不慎重，靖安司的名声会一落千丈。”狐忠表示赞同。

“哦，这点倒不用担心，现在靖安司的名声已经没法再低落了。”

两个人一边说一边走到“道观”的门口，荀诩看看天色，不无遗憾地说道：“本来想找你去喝酒，不过现在有事要作了。等哪日事情解决了，我们好好喝上几杯。”

“一切都是为了兴复汉室，”狐忠简单地做了回应，对于喝酒的邀请不置可否。

两个人就此告别，荀诩目送着狐忠的背影消失在官道上，然后叫来侍卫，让他把靖安司所有的人叫过来开会。

“告诉他们，现在有老鼠给我们抓了。”

荀诩说完以后，整整自己的衣襟和幅巾，回到“道观”里面，心中暗自希望他们这些猫能够称职。他目前是一个人只身在汉中工作，妻子与五岁的儿子都住在成都，所以对他来说汉中的“家”没有什么意义，更多时候他长驻在“道观”之内，忙碌起来就不会想家了。

同一时间，在距离南郑二百四十里以外的崎岖山道上，一个人正背着一个蓝格包裹慢慢走着。这个人大约四十岁，身材矮小，甚至有些佝偻，皮肤黝黑而粗糙。他的头上扎着一圈蒿草蓬——这是益州老百姓外出时的爱戴的东西，几乎不费什么钱，既能遮阳，又可避雨——腰间挂着一个盛水的木葫芦，随着晃动发出“咣咣”的水声。他的粗布衣衫上满是尘土与补丁，在这样的天气里显得有些单薄。

他拄着防狼用的尖木棍一步一步朝着山上走去。这时候，从他的身后传来一阵车轮碾地的隆隆声，很快一辆运货用的平板双马车从他的身边跑了过去，掀起阵阵尘土。

他冲车子挥了挥手，车夫拉紧缰绳将马勒住，然后转过头来对着那人喊道：“喂，有什么事吗？”他走到车子旁边有些拘谨地说：“这位兄台，能不能捎我一段路呢？”

“没问题。”车夫豪爽地拍了拍胸脯，“你要去哪里？”

“给我送到西乡吧，谢谢了。”这个人的川音很重，听起来象是巴西那边过来的。

“成，我正要去南乡送桑树株，正好路过西乡。”车夫说完翘起大拇指朝车后晃了晃，那里横放着十几株用布包住根部的桑树幼苗。他挪了挪屁股，伸出手把这个人拽上车，然后一甩鞭子，两匹马拉着大车继续朝前跑去。

无论哪一个时代，运货的车夫都是最为健谈的，这个车夫也不例外。甫一开车，他就喋喋不休地聊了起来。

“我叫秦泽，是绵竹人。不过这副身板经常被人说成是徐州人，哈哈。不过中原我没去过，不知道跟我们益州比怎么样。哎，对了，你叫什么？”

“哦，我姓李，叫李安。”路人回答的很拘谨，可能是因为长途跋涉的疲劳所致。

“看你这身样子，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吧？”

“我是从安康那边过来的。”

车夫听到这个地名，瞪圆了眼睛看了看他，半天才叹了口气，用一种怜悯的口气说

道：“看出来，你是个落商户吧。”

“能拣了条命回来，已经不错了。”李安苦笑着回答。

安康也叫西城，位于南郑东南三百多里的汉水下游，距离上庸不远。自从孟达被司马懿打败以后，那里一直就是魏国控制的区域。虽然蜀、魏两国处于政治上的交战状态，可民间的贸易在政府的默许下一直没有停止。相比起陇西的烽火连年，魏兴、上庸、安康一线的边境一直比较平静，再加上靠近沔水与汉水，运输极为便利，因此颇得商人们的青睐。

不光是富贾，连一些贫民都会经常带小宗货物偷入魏国境内贩卖。但后一种情况既不会给官方带来丰厚的利润，还容易滋生治安与外交问题，因此一直处于被打击之列。经常有小商贩被没收全部货物，被迫一文不名地回乡，这样的人被称为“落商户”。

这个叫李安的人从安康回来，显然就是一名落商户。

“这年头，做什么都不容易呐。”秦泽随手从车边扯下一根稻草含到嘴里，“我三个兄弟全被抽调到汉中去当兵，我算运气好，被派来做车夫。家里只剩下六十多岁的老母和三个女人耕田，那日子也是过的紧巴巴。”

“是啊……”李安把身上的包裹紧了紧，隐藏在蒿草蓬阴影下的表情看不清楚。

车子到达西乡是在傍晚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官道在西乡城城东十里处被一处险峻的关隘截断，每一个过往的人都必须要在这个关口查验才能进入汉中地区。这会儿已经快要关门了，急于下岗的士兵对这么晚还出现的两个人没什么好气。

“你们这辆车，停下检查。”

守关士兵将长枪横过来架在关口两侧的木角上，对着李安与秦泽喝道。秦泽忙不迭地把马车停下来，将车闸拉住，从怀里掏出本乡乡佐颁发的名刺符交给士兵，这一小块帛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大致相貌、籍贯、户口种类以及乡里的印鉴。士兵查看了一遍，没发现什么破绽，抬起头注意到了站在一旁的李安。

“你们是一起的吗？”

“不是，他是半路搭我车去西乡的人，我们也是今天才认识。”秦泽好心地没提李安是落商户的事，怕会给他带来麻烦。

士兵听了秦泽的话，走到李安面前，用怀疑的目光打量了他一番，大声喝道：喂，你的名刺。”

李安从怀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名刺递给士兵，名刺表明他来自巴西。士兵疑惑地问道：“你是巴西人，为什么要来汉中？”李安老老实实在地回答：“我是个落商户，现在身家全赔进去了，我只好去投奔我在汉中的兄弟。”

士兵看起来似乎不太相信他，让他站好双手伸开，然后开始搜身。李安的包裹里只是些旧衣物、干粮、一顶风帐和一把柴刀。士兵检查了一下他的身上，除了几个虱子什么也没找到；心有未甘的士兵拿起他腰间的葫芦打开盖子晃了晃，一股水声传来。

这时候从关内走来两名士兵，他们冲这里喊道：二子，你干嘛呢？赶紧下岗咱们喝酒去了，今天老张他家里捎来了两坛好酒。”

“好咧好咧。”那士兵悻悻站起身来，把名刺交还给李安，将长枪竖起来，催促他们二人快快过去。两个人千恩万谢，赶着车通过了关卡。在他们的身后，沉重漆黑

的两扇关门“轰”地一声关上了。

又走出去五里路光景，马车来到一个三岔路口。秦泽将马车停住，对李安说：“兄弟，我就只能把你送到这里了，我连夜朝南走回南乡了，你多保重。”

“你也多保重。”李安回答。

秦泽呼哨一声，驾着马车很快消失在夜色里。李安目送他身影完全消失以后，忽然挺直了背，恢复成一个正常体形的人。他迅速跑到路旁的一片树丛里蹲下，打开包裹将里面的柴刀取出来，卸掉刀柄，里面暗藏的是一个带有古怪锯齿的小铁片、一张新的名刺和一道花纹奇特的黄纸符；接下来李安又拿出葫芦，用指甲将葫芦底部的青漆刮掉，轻轻一转，整个葫芦的底部被完整地卸了下来。

葫芦的底部藏着的是一种褐色的液体，李安将这种液体倒在手心上搓了搓，然后涂抹在脸上。很快他脸上的黝黑全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白皙的脸庞。

李安站起身来，把包裹打开，取出里面的旧衣物撕开麻布外衬，在衣服的衬里藏着的是另外一件盘领右衽的短袖丝衫；而在风帐里他找到了一条大口直裆裤、一条幅巾与一条带马蹄环的皮腰带。

他把这些穿好，新的名刺符与黄纸符揣在怀里，然后将剩下的衣物与包裹聚拢到一起烧掉。这些工作做完之后，“李安”朝着西乡城走去，途中他看到一匹驿使快马擦肩而过，向着他刚才经过的关隘而去。当“李安”来到西乡城的时候，城门已经关闭了，他只好在城下的驿馆过夜。

驿馆的老卒子为他端来一碗烧酒，顺口问道：“客人是从哪里来的呀？”

“哦，我从成都来，我叫糜冲。”



“李安”接过碗，微笑着回答，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完全一口成都口音了。

## 第五章 行动与调研

就在“李安”抵达西乡的同时刻，荀诩已经完成了靖安司的布置，写着“防贼潜入，严查名刺”的紧急文书也已经以最快的速度送至了各地城市隘口。方才与李安擦身而过的就是其中的一匹。

南郑附近的各县各乡也被要求重新清点一遍民册，对来历不明的陌生人要严加防范。至于靖安司本身，他们已经在各处交通要道与重要城市安插了便衣卧底，甚至还派驻了几名精干的“道士”潜伏在驿馆与客栈中。不过靖安司的整个安排明显呈现北密南疏的状况，因为他们觉得敌人会从北面过来。

当这一切工作都交代完成后，荀诩指示一名侍卫前往司闻司找陇西分司的马信取信，这封信将有助于促进靖安司与军方合作愉快。

接下来，荀诩离开道观，径直来到城中卫戍营的驻地，请门口的卫兵通报一声。很快从营地里走出一位身穿便服的魁梧将军，他一见荀诩就高兴地大声哈道：“哈，孝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我听说你昨天被老婆打了，过来安慰一下你。”

“老子就日，你是打算来笑话我的吧？”

“放心，绝对不是，内务部门的人哪来的幽默感？”

两个人哈哈大笑，互相拍了拍对方手臂。这名将军名字叫成蕃，四十岁，主管南郑的城内卫戍工作，是个粗线条的豪爽汉子，也是荀诩在军中唯一的好朋友。成蕃在

南郑也算得上小有名气，不过不是因为他的大嗓门，而是因为他老婆是个出了名的悍妇。

成蕃把荀诩让进营帐，然后将衣服前襟解开，袒露着胸腹大刺刺地躺回到木榻上，侧身问道：“孝和你忽然来找我做什么？”

“哦，是这样，我想打听一下你们军方谁比较好打交道。”荀诩早就习惯了他的作风，也不以为意。

“谁好打交道？你干嘛？打算转业当军人？”

“不能告诉你，你知道我工作性质的。别罗嗦，快说吧。”

成蕃捏了捏嘴边的短髭，冷哼一声：“天下居然还有这么求人的。”荀诩回答：“那我只好去找嫂夫人求情了。”成蕃一听连忙从木榻上爬了起来：“喂，孝和，君子仁德，你可不能太绝啊。”荀诩笑着拍拍他肩膀，摆了个捉狭的表情：“说吧。”

成蕃悻悻躺回到木榻上。“你也是知道的，我们军方和你们司闻曹一向不太对付。你若是想求他们办事，很棘手。”

“所以这不是来找你问问么，哪几个手里有实权而且好说话的高级将领？”

“头一个是张裔将军。张老将军人特别和善，对谁都客客气气的，不过他最近身体不太好，已经回成都养病去了。还有就是王平，他最近才升上来，所以不大会得罪人……哦，对了，他是个大老粗，不过对读书人挺客气的，明天好象是他在司马府值班……找谁也不能找魏延，他现在恨不得把整个司闻曹连同你们的上司杨仪一起全吃了。”

“我知道了。”荀诩点了点头，站起身来，“那我心里有底了，我还有事，先走了。”

成蕃也知道靖安司工作起来没日没夜，毫无规律，于是也没强留，只说：“有时间找我来咱们一起喝酒。”

“如果嫂夫人不介意的话……”荀诩笑着回答，然后趁成蕃咆哮之前离开了营帐。

次日，也就是二月二十五日，荀诩正式访问了军方设在南郑城中的司马府。

果然如成蕃所说，今天负责接待的是参军王平。他身材高大相貌却很平凡，乍一看更象是一个温和的酒肆大叔。然而荀诩知道这个人怠慢不得，王平现在是军中灼手可热的人物，去年街亭之战中他是马谡的副将，因反对马谡的战术而名声大噪。在所有参战武将包括诸葛亮都被降职处分的同时，王平却被升了官。

两个人一见面，彼此先寒暄客套了一番。然后荀诩向他说明了陈恭的报告，并提出靖安司要对归军方管理的军器诸坊进行调查。当然，荀诩没说的如此直白，他把强硬的“调查”换成了“巡检”。

王平听了以后，露出为难的表情；他背着手在屋子里踱了两圈，猛地回身对荀诩说：“魏国果然要来偷我军的弩机？”

“千真万确。”

“想不到他们居然使出了如此卑鄙的手段！”王平低声骂道。荀诩一见对方认同，立刻见缝插针：“所以我们必须速速采取措施，以免酿成严重后果。”

“唔，你说的很有道理，不过……”王平朝荀诩伸出了手，“能不能把那份“黑

帝”的报告先给我看一下。事关重大，我必须得谨慎一点。”

“.....呃.....这份报告现在属于机密，所有的誊本已经全部销毁了，目前原本大概是诸葛丞相那里，我想最迟下午就会转发给魏延将军吧。”

“哦.....那就得等魏将军亲自审核了，我没有批准进入军器诸坊的权限。”王平面有难色。

“可是，事情很紧急啊，魏国间谍已经进入了我国境内，现在也许已经抵达南郑了。”

“我知道，可军方有军方的规矩，这我无能为力。”王平说，他看荀诩脸色不太好看，赶紧用宽慰的语气说道：“荀从事，你也知道，魏将军和你们杨参军之间.....”

荀诩挪动了一下脚，无可奈何地笑了笑，很明显王平是怕卷入魏、杨二人的争斗中去，不敢擅自行动。这时王平又说：

“你现在最好提交一份调查方向和具体调查的项目。我会转交给魏将军，只要魏将军那里一批复，你就可以立即开始了。”

“那真是麻烦您了。”荀诩从怀里拿出一份早就写好的调查提纲。王平接过来一看，其中主要目标是负责研发武器的军技司和负责制造兵器的军器坊。荀诩的意图很明显，所有与弩机有接触的人都要排查一遍。

“我了解了，那么就请你在这里等候，我这就送到魏将军那里去。”

王平说完，转身离开了。荀诩在司马府的会客厅内等了大约有一个半时辰，一名传令兵才匆忙赶到厅中对荀诩说：“王平将军说要见你。”

荀诩站起身来，随传令兵来到王平的屋中，见王平脸色看起来很不错。他一见荀诩，就大声说道：“荀从事，你运气不错，魏将军已经批准了你进入那两个部门调查的申请。”

“这是当然的，就算是派系斗争，也不能不分轻重耽误了大事吧……”荀诩心里想，嘴上却连连感谢。想来魏延也是受到了来自诸葛丞相本人的压力，才同意的如此之快。

“不过在你调查的时候，必须要有我们军方的人陪同才行。”王平说，荀诩点点头，这是在预料之中的事情。“还有，调查必须以不干扰正常工作为前提。我想你也知道，我军正在筹备一次新的作战，各方面都很繁忙。如果因此一次未经确认的间谍事件而让整个战役拖延，这个罪名就大了。”

荀诩相信这最后一句话是魏延本人说的，王平只不过是用比较温和的方式转述了一遍而已。魏延曾经不只一次在不同场合表示：靖安司乃至整个司闻曹都是些喜欢小题大作、只会躲在安全的地方中伤别人拖人后腿的猴子。”

“能不能请马岱将军陪同呢？”荀诩直截了当地问道，如果是平北将军马岱的话，应该不会太过为难调查人员才是。王平考虑了一下，同意了。

荀诩以前跟马岱打过一次交道。那还是在九年以前，那时候荀诩还只是靖安司的一名执事。当时刘备还在位。江阳太守彭羡游说骠骑将军马超造反，被马超密报给了刘备。刘备立即拘捕了彭羡，同时密令靖安司调查马超以及他的从弟马岱是否确有谋反迹象。荀诩参与了针对他们兄弟两个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马氏兄弟对自己不被信任的处境了解的很清楚，因此一直谨小慎微，处于不安定的惶恐之中；以这样的心理状态是不可能谋反的。

等到荀诩再次看到马岱的时候，他不禁感慨起来。这九年以来，马岱看起来却象老了十多岁，四十多岁的人两鬓就已经斑白，眼角与额头层层叠叠的皱纹折射出这个人的忧思，两只眼睛疲惫不堪，看的出，他仍旧没走出那种心理阴影。

“马将军，我是靖安司的荀诩。”

荀诩自我介绍，他发现马岱听到靖安司三个字的时候，身体不由得后退了一步，眼神里有些莫名的恐惧。他赶紧又加了一句：“这一次调查陪同工作就有劳您了。”

“好说，好说。”马岱回答，声音特别地轻，甚至有些讨好的语气在里面。

“哦，对了，这是马信托我给您带的信。”荀诩从怀里拿出信封递给他，马岱当即把信拆开，刻意读了一遍，让荀诩能听的到，然后才重新折好，揣进怀里，对荀诩说：“荀从事，我们走吧。”

司马府的门外早就停好了一辆赭色的马车，这是军方专用的颜色。马岱与荀诩登上车，车夫吆喝一声，马车飞驰而去。

马岱很客气地问道：“不知荀从事打算从哪里查起来？”荀诩想了一下，说：“军技司吧，必须先弄清楚敌人觊觎的究竟是哪一种型号的弩机，才好有重点地保护。”

“好的。”马岱点点头，指示车夫朝军技司驶去。马车很快就从东门出了城，大约行进了十五里路，忽然离开官道，从全无道路痕迹的野地朝着某一个山坡底下开去，周围一片荒凉，连只鸟或者狼都看不到。

“军技司的位置倒是很隐秘嘛。”

“唔，这里与官道之间的路都被掩平，种上花草。外人无论如何也是找不到的。”

很快马车来到了一条山岭之上，这里是典型的汉中地貌，放眼过去是一片裸露在地表的岩石场，灰色的岩石大小不一，造型各异，只有在岩石缝隙里才顽强地生长着一些绿色植物。马车就在这里停住了。

“我们到了。”马岱对荀诩说。荀诩迷惑地环顾四周，忽然在右手边十几步开外的地方发现了一个洞穴的黑色入口，入口恰好是在一块突起的岩石下面，与整个山坡夹成一个锐角。

荀诩和马岱走到那个洞穴口，荀诩注意到附近的岩石表面都是沙沙棱棱的，只有洞穴旁的岩石表面异常地光滑，看起来经常有人从这里进出。

他正在观察的时候，两名身穿甲冑的士兵手持环首刀从洞穴里爬出来，对他们说道：“两位大人，请出示你们的印鉴。”

马岱从怀里取出一个半截的虎符，士兵接过去交给洞穴下的一名士兵，很快下面的人传来话：“虎符对上了，检验无误。”士兵听到这句话，就对二人做了一个请进的手势。”荀诩暗暗赞赏不已，看来这里的保安工作做的很扎实。

一进洞穴，是一个平缓的下坡，上面还被人凿出了两排浅浅的台阶，延伸成一条狭窄的小路。小路两侧全都是岩石，上面凿有两排凹进去的小坑，里面点的是蜡烛。荀诩并不觉得憋闷，反而觉得有阴冷的风迎面吹过来，这个洞穴一定还有通过岩石缝隙的通风口。

一路上经过了数个拐弯，每一个拐弯都有一名士兵查验两个人的虎符，并摇动铜铃通知下一个站口的警卫。在经过一个稍微宽阔一点的回廊时，马岱和荀诩还被搜了

身，搜身的警卫解释说这是规定，来到这里的人除了诸葛丞相以外都必须要搜身，即使是魏延也不例外。

“除了诸葛丞相以外？”荀诩脱口而出，“那如果是皇帝陛下呢？”

士兵没料到他会问这么个问题，一时间尴尬的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站在一旁的马岱听到以后吓了一跳，脸色被这个玩笑吓的有些发白。

大约走了两百步，小路的尽头转过一个弯后，荀诩的视线一下子豁然开朗。里面是一个巨大的不规则空间，大到足可以装下三个到四个“道观”。花岗石穹顶有光线从岩石缝隙照射下来，让里面毫不黑暗；在这个厅的四周还有很多凹进去的小洞窟，就好象是用花岗岩堆砌成的天然小房间。

更难得的是，这个完全看不见窗户的山洞里居然丝毫不闷，走在里面丝毫不感觉憋屈。

“是不是有隐藏的地方有通风口？”荀诩好奇地道。马岱没有回答，他似乎还没从刚才的玩笑里回过神来。

这个大厅里相当热闹，里面摆放着许多造型奇特的机械，有木制的也有铜制的，许多穿着黑袍的人在这些东西之间走来走去，不时停下脚步俯身查看，另外一些人则手持着毛笔与纸抄录着什么。在更远处的洞穴里闪着红光与叮叮咣咣的敲击声，那应该是军技司专属的冶炼房。

正在两人左右观察的当，一个身穿黑袍身材矮小的老人走了过来，他将手里的一个零件交给身旁的人，然后疑惑地注视着荀诩，仿佛他就是来窃取机密的小偷一样。

“这一位是靖安司的荀从事，本次拜访已经得到了批准，这是准许文件。”



马岱将虎符与文件递给老人，老人接过去仔细地看了又看，实在找不到什么破绽，只好把它交还给马岱，样子不是很开心。

“我先旨声明，今天的谈话我会全部做记录，并上呈给魏将军的。”老人皱着眉头说。

“只要您不卖给魏、吴国，就不在我的职权管辖范围之内了。”荀诩知道身为靖安司的人，幽默感是最要不得的东西，但还是忍不住开了一个玩笑。

很明显老人没体会到其中的幽默，他只是将手上的鹿皮手套脱下来随手挂到钩子上，然后挥了挥手：“这边走。”

两个人随他来到了大厅旁的一个洞穴里，这个洞穴一人多高，里面的面积大约有二十步乘三十步，除了一张简陋的木榻和一支铜制的烛台以外，其他地方散落着全是各式各样的图纸与资料。

老头拉起布幔遮住洞口，然后回过身来嘶哑着嗓子说：

“我是军技司的主管谯峻，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是这样……”马岱将前因后果说了一遍，“……特奉了魏将军指示，要求我们协助荀从事的调查工作。”

“唔，我知道了。”谯峻似乎对这种事丝毫都不关心，他把目光转到荀诩身上，“你想知道些什么？”

“我军现在装备的弩机究竟有哪些？”

谯峻斜眼看看荀诩，用嘲讽的口气说：“我以为你们靖安司对这些事情早就了如指

掌呢。”

“我们希望能听到专家的意见。”

譙峻冷冷“哼”了一声，显然这个恭维没起什么作用，他说道：“荀从事，你问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自从建兴四年我军技司成立以来，一共开发了三十几款弩机，其中最后装备成军的也有十几种。你不划定范围的话，我很难回答。”

“那么，现役的弩机都有哪几种型号？”

“现在我军弩兵的制式装备大约有五、六种，其中大部分属于单兵用臂张连弩，一部分部队还装备了蹶张式弩车用来加强攻击力；也有一部分单机弩，不过一般只装备近卫部队；哦，对了，还有专门出口至东吴的商用型侧竹弓弩……”说到这里譙峻很得意，“……东吴的军队宁可进口我们的侧竹弓弩，也不愿意用他们自己的吴、越弩。”

“在去年年底，伏击王双军所使用的的弩机具体型号是？”

“哦，你说那次啊。那一次负责伏击的是姜维的部队吧？”譙峻向马岱确认，马岱点了点头。“我想想，那次战事中他们应该装备有十五台‘蜀都’级的蹶张弩车与两百具‘元戎’级的臂张连弩。这两种型号都是军技司的最新成果，设计方向就是在不增加重量的前提下增加齐射密度与频率。从实战结果来看效果很好。”

说完譙峻翻出两份木牍递给荀诩，荀诩拿起其中的一张，上面写道：

“蜀都级精铜制蹶张弩机，编号“益汉陆玖贰”。投射力十五石，一次齐射可发射十支中型铁簇弩箭，射程千步。在做靶场测试的时候，“蜀都”曾经在八百步的距离内用一支弩箭射穿四支间距为两尺的马蹄靶。”

譙峻得意地用指头点了点这段话，强调说：“看到了吗，四支马蹄靶，一箭。我们使用的是全铜制的骨架结构，可以比以前的弩机多承受五石左右的力道；而且外形改成了后斜梯形，基座上加装了八个活轮，移动和适应地形的能力都有所提升；在望山与扣弦之间还多了一个扭舵，可以提高五成的射击精度……总之这跟传统的弩机完全不同，威力不在一个数量级。”譙峻一提到武器，就立刻健谈起来。

“有这么厉害？”荀诩吃惊地说。

“当然，以前我军几代弩机，比如‘铜川’、‘蚕丛’以及现役的主力‘巴岳’级，与曹魏的装备相比只是在个别数据上占有优势，而现在的‘蜀都’则全面超越了敌人。”

“那么‘元戎’呢？”

“‘元戎’当初设计的时候就是为了取代现在军中使用的单兵式臂张连弩。以往的弩机都是强调连续射速，这样子不能说错，但是破坏力就不够令人满意。因为实战中既要求弩机的持续发射，也要强调瞬间的破坏力与破坏范围，这样才能在第一时间压制住敌人。所以应军方的特别要求，我们设计了能够弥补这一缺陷的‘元戎’。它和‘蜀都’一样，一次可以齐射十支弩箭——当然，元戎使用的是八寸铁杆弩箭——这样可以在瞬间产生相当大的杀伤力。至于射击频率，虽然比以前降低的，但这可以用三排轮射的战术来弥补。”

“换句话说，如果真的存在让曹魏动心不惜一切代价要得到的武器，那么只能是‘元戎’与‘蜀都’？”

“不错，这是目前同类军器中性能最为优越的。”譙峻反复强调这一点，“哦，对了，元戎是在诸葛丞相亲自指导下研发出来的，他真是个天才。”

荀诩沉默不语，他心想错不了了，魏国的目标一定就是这两个型号的弩机。

“这两种武器的设计图纸是存放在这里吗？”

“一共有三份图纸，一份在军技司、一份在军器坊总务，还有一份存在丞相府。”

荀诩今天对军方如此开诚布公的态度几乎有些感动了，他摸摸鼻子，提出了一个得寸进尺的要求：

“能看一下实物吗？”

“有这个必要吗？” 譙峻迟疑地反问道。

“看过实物后，有助于加深对这两种武器的印象。反正它们已经装备部队了，没什么秘密可言吧？”

譙峻不太情愿地点了点头，带着他们来到另外一个洞穴。这里摆放着好几台机械，上面都蒙着桑麻蓬布。譙峻将其中一垛蓬布掀开，里面是一具锃光瓦亮的精铜弩车，车体扁平，内中杠杆交错却丝毫不乱，显示出它制作的精良程度，弩车顶端还放着一块牌子，上写“蜀都”二字。荀诩围着弩机转了一圈，又伸开双臂按在弩车两根支柱上用力，发现弩机只移动了一点就不动了。

“没用的，这台弩机至少要三个人才能移动，如果有畜力的话，也得要两个人带住两侧。”

荀诩悻悻地把双臂收回来，叉在腰间：“那这东西可以拆卸吗？”

“拆卸？别开玩笑，没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无论如何也是拆不开的。”

荀诩望着这个大家伙点了点头，至少企图偷走“蜀都”实物的计划是不可能的。

“麻烦你再给我看一下‘元戎’好吗？”

譙峻从旁边拿起一个长条布包，将罩布取下，里面是一具精致的宽头连弩。譙峻把它递给荀诩，荀诩接过来以后掂了掂，发现并不很重，一个普通人完全可以单手带走。

“这个呢，可以拆卸的吗？”

“当然，设计的时候就是以方便性为重点的。这具连弩可以拆卸为十二个部件，很适合单兵携带。”

听完譙峻的介绍，荀诩皱着眉头拿着手里的弩机反复地看，譙峻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不满地哑着嗓子说道：“你难道担心有人把这东西偷出去吗？放心好了，我这里的安全措施是最可靠的。”

“我们靖安司的工作前提就是假定所有的安全措施都是不可靠的。”

荀诩平静地回答，随手把弩机搁回到布包上。

从军技司的洞穴出来以后，天色已晚，荀诩与马岱坐着来时的马车返回南郑。在路上马岱忽然问道：“荀从事是在担心魏国的那名间谍会以窃取元戎弩实物为目标吗？”

“啊，算是吧。图纸、实物和工匠……这三样即使只得到一样，也会被马钧那种天才技师成功复制出来的啊。”荀诩把脑袋向后仰过去，闭上眼睛，随着马车的颠簸上下颤动。

“荀从事有些多虑了。”马岱拍拍马车的横档，“象这样的技术兵器，军中都严格做了编号，每日核查。战争期间我不敢保证，但只要是在蜀国境内，一旦缺少了一张弩，会被立刻发现的。”

“哦。”

“图纸的保管也相当严密，无论在是哪一处图纸的存放点，都需要魏延将军、张裔将军和诸葛丞相三个人的联署才能调阅，而且他们三个人还必须在调阅命令上放有自己的秘密标记。要想伪造这么一份文书，是不可能的。”

“唔……”

“至于工匠，就更不要说了。你心里也该清楚带一名弩机工匠返回陇西的难度。”

荀诩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把双手枕到了脑袋后面：“马将军，你对军中的事务了解颇多啊。”

“这是当然的，我也是军人。”

“俗话说的好，关东出相，关西出将，将军不愧是雍凉出身的。”

荀诩不经意地随口问了一句，原本他是想奉承奉承马岱，拉拢一下关系。可没想到马岱听到这个，脸“唰”地变了颜色，拂袖道：“我虽然出身雍凉，却也是与曹贼不两立的大汉将军。”

“用不着这么急于这么表明决心吧……。”荀诩自觉没趣，只好整整自己的冠缨，以此来掩饰自己的尴尬。大概马岱认为这样的话由一个靖安司的官员来说，明显是怀疑他这个雍凉出身，又握有大量军事机密的将领可能会叛逃曹魏。

马岱很清楚，各级官员的举动与言论也在靖安司的监视之列，当年的廖立事件就是靖安司的杰作。

马车继续朝前开去，四个轮子碾压着凹凸地面发出咯拉咯拉的声音；此时天色已晚，星星与月亮已经朦胧可见，而远处的晚霞还没从天边残退干净。两侧半明半暗的岩石与山岭不断向后倒退，车上的两个人都陷入了沉默。

忽然之间，荀诩想到一件有趣的事：马岱何以如此敏感呢？当年他与族兄马超前来投奔刘备的时候，由于身份特殊，兄弟二人总是怕被人怀疑要谋反，因而心怀畏惧，这可以理解；现在已经过去了十多年，昭烈皇帝已死，诸葛丞相当政。诸葛丞相虽没怎么提拔马岱，但仍旧把他当做一名称职的高级指挥官给予了充分的信任——从马岱能够前往军技司这么机密的地方就可以看出来——那么他为什么还是提心吊胆总怕被人怀疑自己忠诚度呢？

“这还真值得玩味一下。”荀诩斜着眼睛看了看马岱，对方一言不发地看着前方，月光下他的脸颊为苍白。

很快马车转上了官道，平坦的路面让马车奔驰的速度更快了。荀诩已经看不太清两侧的景物，于是索性闭上眼睛，思考下一步的行动。就在他闭上眼睛的时候，车夫一甩鞭子，马车“唰”地一声从一队商贩侧面超了过去，让队伍里的一头驴子惊的尥起蹶子来。

“前面是怎么赶车的！大黑天的还跑那么快，不怕翻进悬崖摔死！”

其中一名商人指着绝尘而去的马车骂到，他被同伴赶紧捂住了嘴：“喂，小声点，你看清楚没有？那是赭色的马车，是军车，你找死啊。”

旁边几个人忙着安抚焦躁的驴子，可驴子打着响鼻怎么都不肯听话，上颠下跳，背上的两驮货物眼看就要颠散了。这时队伍里一个穿着土褐色丝衫的人走到驴子跟前，右手按住驴脖子，左手按住驴臀，双手发力，驴子立刻被压住了。旁边有人塞过来一把麦穗，驴子一口嚼住，不再闹腾。

“多亏了糜冲先生呀，多谢多谢。”商人千恩万谢。被称为糜冲的那个人笑了笑，把手拍了两拍。

“不用客气，大家同行上路，总得互相照应。前面就快到南郑了，可别在最后一段道上出什么纰漏。”

“是呀是呀。”商人忙不迭地点了点头。

于是商队再度重新上路，接下来的十几里路没什发生任何事情。他们很幸运地在城门关闭前进入了城内。队伍在城内广场稍微停留了一下，商人好心地问道：“糜先生不跟我们一起住客栈吗？我认识这里的客栈老板，能给便宜点。”

“不了，有朋友来接我。”糜冲客气地谢绝了商人的邀请，于是两人拱手道别。等到商队离开以后，糜冲自己转向了右边的大街，向前走过了三个路口又转左，他似乎对南郑城的环境相当熟悉。有好几队巡逻队与他擦肩而过，但都没注意到他。

糜冲一直走到一家写着恒德米店的店铺前才停下脚，他走到店门前拍了拍门。一个米店伙计没好气地打开窗子嚷道：“没看见这里已经上门板了吗？明天再来吧。”

“能不能帮帮忙，我只要买五斗米就够了。”糜冲露出恳求的表情。

“多少斗？”伙计斜着眼睛问道。



“五斗，不多也不少，多一分您给去点，少一分您给添点。”

伙计掏掏耳朵，不耐烦地说：“好吧，你等会，这人真麻烦，五斗米还非今天买不可。”过了一阵，就听到门里一阵卸门板的响动，然后门开了。

“快进来吧。”

伙计催促道，糜冲迈步进去，门在他身后关上了。随后伙计张望了一下外面的情况，转头打量了一番糜冲，换了一副表情说：“北边来的？”

“正是。”

“师君可还好？”

“一切安康。”

糜冲说完，从怀里拿出那张画着奇怪花纹的黄符纸，递给伙计。伙计双手颤抖着接过去打开符纸，表情一下子变的十分激动，“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口中不住念着什么。

这时候从后屋走出了三名赤裸着上身、头扎皂巾的男子，还有两名未着簪的长发女子，一老一少。他们一进屋子，就与伙计一同跪倒在地，对着符纸不断叩头，两名女子甚至嚤嚤哭泣起来。糜冲立在一旁，一言未发。

最后伙计站起身来将黄符恭敬地收好，把其他哭泣的人搀扶起来，这才对糜冲说道：

“我乃是五斗米道的祭酒黄预。汉中不闻师君垂训很久，今日多谢大人送符信到此，叫我等复听师君圣言。”

“唔，阆中侯希望你们能尽力协助我，这样他老人家也会很高兴的。”糜冲找了个位子坐下。

“使君命令，我们自然是无有不从。”黄预抱拳大声道，“汉中米道鬼卒现在有数千人，祭酒百人，全都奉使君号令。”

糜冲白净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

## 第六章 调研与信仰

二月二十六日，上午，“道观”。

“你是说，你怀疑五斗米教与这一次的间谍事件有关系？”

冯膺拿着荀诩的报告，皱起眉头表示自己的态度。荀诩答道：“是的，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五斗米教曾经被曹魏情报部门当做秘密管道使用，没有理由不认为他们会再利用一次。在第五和第六枚竹简上您可以查到相关的背景资料。”

冯膺阴沉着脸没有回答，而是机械地翻开了第五枚竹简。

五斗米教是当年张鲁统治时候流行于汉中的宗教，教主张鲁自称为“师君”，教内中层管理人员称为“祭酒”，而普通的信徒则称为“鬼卒”。五斗米教信徒遍及汉中全境，根深蒂固。张鲁投降曹操迁居到关中以后，五斗米教遭到了蜀国的严厉打击，但却顽强地在民间生存下来。汉中地区仍旧有许多信徒们搞地下集会，来遥拜已经被曹操封为阆中侯的张鲁。等到张鲁死后，他的儿子张富继承了阆中侯的爵位，汉中的信徒们认为他是教宗的继承人，转奉他为新的师君。

“目前张富就在洛阳居住，假如曹魏派间谍前来的话，应该会打着他的旗号来换取

信徒们的合作。”

荀诩恭敬地把双手垂在两侧，希望能换取这位主管的首肯。没有他的批准，靖安司没法采取大规模的行动。

冯膺把竹简搁到了案几上。“这份报告我会考虑的，但现在我们恐怕更加需要的是审慎。”

“为什么？”荀诩大声问。冯膺不喜欢他这种直言不讳的态度。硬梆梆地回答：“你忘了吗？上次勉县只是逮捕了一名涉嫌杀牛的五斗米信徒，结果就导致一个村的信徒围攻县尉。我军在四月份就要对曹魏发动一次新的攻势，一定要确保后方的稳定。”

冯膺把“稳定”二字咬的很清晰，他可不希望现在出什么大乱子。

荀诩有些怒火中烧，他有些不客气地说道：“我会很‘稳定’地去查五斗米教，请您放心。”

“清查五斗米教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资源。比起这个未经确定的推测，设法保护好弩机技术的源头才是更重要的吧？”冯膺在手里转着毛笔，慢条斯理地回答，他见荀诩脸色不太好，又补充道：“你的建议我会提请丞相府审议的。牵涉到宗教事务，就不是我们司闻曹就能做主的了。”说完随手把这份报告丢到了后面的竹简堆里。

荀诩知道那意味着什么，这份报告会被压到汗牛充栋的竹简之间，逐渐被人遗忘，直到几百年后的某一天被人挖出来，到那时候无论是五斗米教还是蜀国恐怕都已经灭亡很久了。

他见无法说服冯膺，只得愤愤地离开道观。冯膺对他的排挤已经到了如此露骨的地步，这让他异常愤怒。迎面狐忠走过来，他见荀诩气色不好，过去打了个招呼。荀诩将报告的事说给他听，狐忠听罢后笑了笑：“荀孝和啊荀孝和，你该好好了解一下官僚世界才是。”

“我一直以为只要知道谁通敌、谁卖国就够了。”

狐忠捉狭似地挤挤眼睛：“那可是一个充满了含沙射影和闲话的世界，等着我们去挖掘呢。”

“嘿，这可是我们靖安司的工作……”荀诩有些狼狈地回答。

“你要的人我下午就把他们调过去，他们可都是些能干的家伙……”狐忠看到冯膺在朝这个方向看来，故意提高嗓音说，然后压低了嗓门：“去查查了去年戊字开头的巡察记录，你会有些收获的。”

回到自己的办公处，荀诩派人取来了建兴六年靖安司对蜀汉官员的巡察记录。这些竹简上都蒙着厚厚的灰尘，将荀诩周围三尺以内的空间塞满，仿佛一圈竹制的城墙。

原则上蜀汉禁止对自己的官员进行监视，但会不定期地派人对一些特定人物——比如马岱、姜维以及一些低级的陇西籍将领与官员——进行“巡察”。

通过整整一个下午的翻阅，他终于发现了一直想找的东西。这是在去年九月二十六日的巡察记录，监视者的报告里显示在那一天有一男一女两名身份不明的五斗米教徒前往马岱的宅邸，谈话的内容不详，但最后那两名教徒被马岱赶出来，马岱却没有报官。在这份报告的结尾有冯膺的批阅：“阅、不上。”意为这不重要，直接归

档即可，不必上转。

“狐忠这家伙还真是厉害……”

荀诩拿着这份材料，不禁大为感慨。狐忠负责情报解析工作，这份资料他见过并不奇怪，但他居然可以把去年一份并不重要的报告编号与内容都记得清清楚楚，这就不能不让人感叹了。

“报告！”

这时一名侍卫来到门口，神情有些紧张。

“唔？怎么了？”荀诩把竹简搁下，抬头望去。

“我们前去调查弩机工匠户籍的人出事了。”

荀诩一惊，连忙问道：“伤亡如何？”

“我们的人被打伤了两个，其中一名还伤的挺严重。”

“对方是谁？”荀诩疑惑地问道，靖安司的对手多是躲躲藏藏的间谍和叛贼，所以调查人员被公开袭击是极少有的事情。

“……呃……”侍卫迟疑了一下，在荀诩的逼视下才吞吞吐吐地说道，“是，是魏延将军的部下。”

荀诩觉得脑袋“嗡”地一声大起来……

……就在同一时间，南郑城内的东区第三个十字街口处发生了一起小小的交通意外。一辆拉着干粪饼与草木灰的笨重牛车忽然失去了控制，与刚巧路过的一位官员的坐

骑相撞。赶车的农民大概还没有弄明白被冲撞者的身份，用浓重的汉中口音破口大骂。愤怒的护卫们一拥而上，将那这个吃了豹子胆的莽人揪下车来。官员走到农民面前刚要说些什么，那个农民却突然冲到面前抓住他手臂，官员吃惊地向后退去，并重重地扇了这个僭越者一耳光。

众护卫又是一通拳打脚踢，将农民推到一旁去，然后扬长而去。一直到官员的队伍走远，可怜的农民才悻悻地从地上爬起来，揉揉被打痛的胳膊与背，将牛车重新套起来，一边小声咒骂一边在周围好奇路人的围观下离开。路人见事情已经平息了，也就一哄而散。这种事司空见惯，连做茶余饭后的谈资都没什么价值。

在与农民相反的方向，那名官员骑在马上微微欠着身子，以便遮住身后随从的视线，然后他慢慢张开紧握的右拳，掌心是一团纸，上面写的是：“预备地点甲，明日午时”。

糜冲与内线终于接上了头。

南郑城向西去沔阳方向十里靠近沔水右畔有一处盆地，当地人称神仙沟；整个盆地呈半月形，其间沟壑纵横，呈现出典型的汉中地貌。因为神仙沟不适宜通行，所以本来沿着沔水连接沔阳与南郑的官道在这里拐了一个弯，从北侧绕过盆地才继续前行。当年曹操入侵汉中的时候，为了拱卫南郑，张鲁的弟弟张卫在神仙沟中设置了一个大营。后来张鲁投降，这个大营随之荒废，能拿的全被当地老百姓拿走，只剩下断垣残壁。有人说这里中陷外凸，纵沟横锁，正是一个“困”局，因此老百姓们都逐渐不再靠近，连蜀汉官方都敬而远之，任由其破败下去。

不过今天神仙沟中的废弃营地中却出现了几个久违的人类。他们都是一副平民打扮站在这片废墟之间，似乎在等候着什么。

“你们两个，去那边望风，你们两个去另外一边，碰到什么可疑的动静，就立刻通知我。”

黄预指示四名五斗米教的信徒四处把风，然后不放心地看了看左右，对站在他身旁的糜冲说道：“糜先生，那个人说的确实是这个时辰么？”

“唔，我们只管安心等候就好。‘烛龙’大人一定会来的。”

糜冲抿住嘴，双目直直地盯着废墟中的某一处。一阵风吹过，残破的营帐残片呼呼地舒展开来，发出“啪啪”的声音，让置身其中的人油然生出一种空寂的不安感。

黄预不安地看着四周，尽管已经做了周密的部署，他始终还是觉得有些忐忑。这是从蜀汉占领汉中以后他所留下来的心理焦虑症。黄预是五斗米教的热情崇拜者，他的梦想就是在师尊的率领下建立一个纯粹的和谐之国。当师尊随曹魏军队撤出汉中以后，他留下来负责领导剩下的教徒，并在蜀国屡次打击之下顽强地维持着五斗米教的地下活动。

当黄预在四年前得知张鲁去世的消息，一度难过到想要自杀，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生存意义。但很快曹魏派人过来秘密联络他，告诉他张鲁的儿子张富继承了其父的职位。那个人说皇帝曹睿亲口允诺天下统一以后，会促成五斗米教在张富的旗帜下复兴，于是黄预的希望重新燃烧起来。这一次糜冲的到来让黄预看到了曙光，他认为曹魏的这次行动将会是复兴五斗米教的前奏。

当太阳划过天顶的时候，“烛龙”终于出现了。看着这个穿着蜀国官服的人一步步走过来，即使是糜冲也不禁紧张地舔了舔嘴唇。“烛龙”是魏国情报部门最宝贵也最隐秘的一笔财富，他在蜀汉内部身居高位，向魏国提供过很多价值极高的情报，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存在——为确保安全，他很少参与魏国在蜀国的其他间谍活

动；这一次为了获取弩机技术，郭刚与郭淮才得以动用“烛龙”来配合行动。

“衔烛而行，以照幽明。”远处的烛龙传来暗语。

“日安不到，烛龙何照？”

糜冲一边回应，一边挥了挥手，黄预心领神会，低声叮嘱了一句“糜先生当心”，然后垂头走远。见到黄预离开，“烛龙”这才走近，他开门见山地问道：“你就是从北边来的吗？”糜冲明白两个人见面时间越短，被发现的风险越小，于是也言简意赅将郭刚的计划介绍了一下。

“呵呵，他的胃口还真不小呢。”“烛龙”评论说，“不过计划还算周详，很有想象力。”

“只要一得到相关资料，我就可以立刻着手准备。”

“唔，你所需要的资料和装备我可以提供，不过你要小心，靖安司的人已经进驻了各个要害部门，他们嗅到了一丝气味。”

“影响会有多大？”

“目前他们所知的不多，只能做有些缺乏明确目的性的宽泛监视，对此次行动的外围或许会造成些麻烦，但影响不了核心计划。”

“那就好。”

“整个行动必须在三月十六日之前完成。不要小看那些靖安司的人，他们和在秦岭地区的蜀军一样纠缠不休。”



“不过他们会一无所获的。”从糜冲的表情里看不出他指的是靖安司还是蜀军。

接下来两个人约定了传递情报和装备的方式，随即结束了会面。他们并没有确定下一次的会面时间，那样风险太大。糜冲在临出发前得到过明确的指示，“烛龙”的工作只是提供情报来源，不参加具体行动。

为了避免被人发现，一直到“烛龙”走后一个时辰，糜冲和黄预才离开神仙沟，。他们与在官道附近放羊的五斗米信徒会合，一起动身返回南郑。来到南郑城门的时候，糜冲发现守城的士兵正在急急忙忙地将城门口的木栅搬开，并将要进城的老百姓赶到道路的两旁。过了一会儿，一扇中门隆隆地被人从里面推开。

平时南郑城只开侧门供平民进出，只有碰到有紧急公务时才会将大门打开。“肯定是出了什么事了。”糜冲站在人群中想，仿佛为了印证他的猜想似的。很快城门另外一侧响起急促的马蹄声，在城楼甬道中回响格外地清晰。随后五、六名骑士飞奔出南郑城，消失在大路尽头，但从他们的服饰来看似乎并不是军方的。

“也许是哪几个倒霉的文部官员吧。”糜冲事不关己地想，然后转身随着人群涌入南郑城。

糜冲猜对了，这的确是个倒霉的文职官员，而且非常倒霉，因为他即将要面对的麻烦来自于军方。一想到这一点，骑在马上狂奔的荀诩就变的很沮丧。

昨天，也就是二月二十五日，荀诩从军技司返回以后，就立刻派遣了两名靖安司的高阶人员携带魏延签发的准许文件离开南郑，前往第六弩机作坊进行工匠的户籍调查。

蜀国在汉中设有八处军器作坊，其中前五个作坊负责普通军器锻造，第七、第八作

坊负责生产后勤用具及大型基建设备；而第六弩机作坊则与它们不同。该坊位于南郑东三十里处沔水附近的某一个山坳中，整体规模并不大，但技术能力很高，“蜀郡”与“元戎”的军用型主要就是由该作坊生产。为了方便管理与保密，工匠的聚集群落与弩机作坊安置在一起，有专门的军队监管。

问题就出在监管的军队上。那两名靖安司的人抵达第六弩机作坊后吃了闭门羹，监管部队的负责人黄袭断然拒绝了他们调阅工匠户籍的要求，声称这不对外开放。靖安司的人强行要求进入，并威胁说要将黄袭以“妨害调查”的罪名拘捕。结果双方发生争执，两名调查人员被黄袭的护卫打伤，并被关押起来。

荀诩是在赶去的路上了解到这些情况的，他觉得有些奇怪，因为那两名调查人员是携带着魏延亲自签发的准许文书，黄袭怎么敢违抗呢？还是说，在他的背后另有人在作梗.....

黄袭这个人荀诩虽然不熟但却很了解。在第一次北伐的时候，黄袭担任的是马谡的副将，在街亭一役中侥幸生还，但被降职处分，从第一线指挥官左迁到这个穷乡僻壤的作坊来当监工。关于他的传闻有很多，因为同样身为马谡副将的张休与李盛都被处死，只有他活了下来；有人说他是用了大量的贿赂，不过这说法只停留在流言的阶段，没有得到过证实。

抵达第六弩机作坊所在的山麓后，荀诩视野里的景色明显大为不同，绿色的草地就被灰白色的沙砾与土石所取代。斑驳路面上满是宽窄不同的车辙印。道路的两侧只有几簇稀疏的灌木，更多的是散乱的泥土堆与废矿石，视野里一片苍白，细微的粉尘颗粒飘扬在空气中，让人呼吸起来倍感艰难。一条弯曲的人工河流沿着道路在左侧流过，裹着泥浆的昏黄河水给路过的人们带来更多的窒息感。

作坊的入口处是两座被挖掘成奇怪形状的石山，中间夹着两扇锈迹斑斑的铁制大门，被十几名身披重铠的士兵守卫着。荀诩骑到门口勒住缰绳，拿出虎符叫士兵开门。士兵很不屑地瞪了他一眼，故意懒洋洋地回答：“黄大人交代过，现在是非常时期，没有魏将军的批文谁也不能进入。”

荀诩勃然大怒，即使是军方，也不能如此蔑视靖安司的长官。他大声呵斥道：“放肆！你这是在妨害公务！论律当斩！”

士兵一下子被荀诩的态度震住了，他拿不准来者到底是什么身份，嚣张的态度有所收敛，但还是拒绝开门。

“我不需要进去，你去通报黄袭，就说靖安司从事荀诩求见。”荀诩沉着脸说道。士兵听到这个官衔，吓的脸都白了，赶紧哈了哈腰，钻回门里去。

过了两柱香的功夫，作坊区的大门打开，两队手持长矛与宽刀的士兵鱼贯而出，分列两旁，接着一名穿着甲冑留着短髭鼠须的将军骑着马从中间走出来，荀诩认出他就是黄袭。

两个人只是简单地向对方点了点头，都没有下马，这暗示着双方的立场都十分强硬。最先开腔的是黄袭，荀诩能感觉他语气里那种左迁者特有的阴阳怪气。

“真是有劳荀从事了，来到我们这个乡下地方。”

“无妨，听说我们的人和贵方发生了一点矛盾，我是特意来说明的。”

交换过一段寒暄后，直接切入到实质性问题。荀诩直截了当地问道：“我的下属昨天到达这里以后被您扣留，请问是什么原因。”

“哦，他们企图非法进入工作区。”黄袭装出一副毫不知情的样子，双手一摊，“您知道，这里是保密等级很高的地区，我们不能随便让人进来。”

“可如果我没弄错，他们应该携带有魏延将军的准许文件。”

黄袭似乎早料到荀诩会这样问，他从怀里掏出那份文件递给荀诩，然后皮笑肉不笑地说：“您指的是这份吧，我确实是完全按照规章来办理的。”

“您打伤两名靖安司的工作人员并把他们扣留了十二个时辰，然后您称之为按规章来办理？”

“全看您怎么理解了。”黄袭耸耸肩。荀诩打开准许文书，指出“特准入军技、军器诸坊”的字样给黄袭看。黄袭“哦”了一声，指出另外一行字说道：“我想荀从事一定是对这份文件有了误解。”

荀诩循着他的指头望去，原来那句话前面还有几个字写的是“于日常状态期间”。

“这又怎么了？难道现在不是日常状态吗？”

黄袭大为得意，他早就在等着荀诩说这句话：“如果您在两天之前来，那么这份文件是有效的。可惜昨天早上起我们接到丞相府的训令，宣布蜀军进入全动员状态。相信您也听说了，我军即将要展开新的战略进攻，所以……”

“但是军技司我们却被放行了。”

“性质不同，军技司只是负责武器研发，而我们军器诸坊却是必须紧随野战部队步调。”

“借口。”

荀诩心想，口头上却一时挑不出什么毛病。军队和靖安司的隔阂由来已久，彼此都在给对方吃瘪，现在这个状况只不过是争端的延续罢了。

“我们必须检查工匠的户籍记录，我们怀疑有魏国的间谍近期内会对作坊刺探情报。”

“这点不劳贵司操心，我们的保安措施是没有瑕疵的，您只要管好您自己的下属就够了。”

面对这一句嘲讽，荀诩真有点遏止不住自己的怒气。他勉强压住，一字一顿地盯着黄袭道：“你可知道，你现在的行为是在任由敌人窃取我军的机密情报。”

“您也需要弄明白，您现在是在拖延军器坊生产计划，也就是在拖延整个军事计划。”黄袭不甘示弱。两个人身后的随从们都怒目以对，有性急的士兵已经“唰”地将刀拔出。荀诩的随从人数少，也没有携带武器，尽管仍旧挺胸而立，但气势上却差了几分。

双方僵持了许久，山谷气氛异常紧张，但总算没有酿成肢体冲突。

荀诩克制住了揍黄袭一拳的冲动，他知道自己肯定打不过。黄袭自己也清楚，如果两边真的动起手来，就算侥幸胜了，也会有军法摆在那里等着处置——殴打两名情报人员和殴打靖安司的从事可不是一个概念。于是双方默契地各退了一步，荀诩要求黄袭释放那两名被关押的部下，对此黄袭没有拒绝，不过在松绑的时候多加了一句：“我们军方保留控告他们擅自进入保密区域的权力。”荀诩装做没听见。

两手空空的荀诩回到南郑，他进城的时候恰好看到成蕃站在城楼上巡视。成蕃一看荀诩，有点紧张地冲他挥了挥手。荀诩下马吩咐其他人在一旁等候，然后自己登上

城楼，在半截碰到成蕃正朝下走。成蕃伸手把荀诩拦住，左右看看没人，压低声音说：“可不得了，出大事了。”

“怎么？”

“我刚才在司马府听说你们靖安司和军方的人打起来了。”

“真是坏事传千里。”荀诩心里感叹道。

成蕃从怀里掏出一张公文：“我刚接到一份通知，说如果你返回南郑后要立即通知你前往司闻曹报到。”

“啊，我知道了。”

“多加小心。”成蕃提醒他，“这次的事可不小。”

荀诩忐忑不安地从城楼走下来，拨转马头，直奔“道观”而去。

当他到达“道观”的时候，看到姚柚、冯膺、阴辑、马信、狐忠几个人都在议事厅等候。大家的面色都不太好看，其中尤以冯膺的脸色最为阴沉。在这群司闻曹高级官员的身边，是一位身材矮小的中年人，这个人的脸形是一个典型的倒置锐角三角形，下巴尖削，眼窝深陷，眼睛仿佛受到高耸颧骨与宽阔额头的上下积压，变成了两条向两侧倾斜的缝隙，勾勒出令人感觉十分压抑的线条。

但是这个人却不能小觑。荀诩赶紧整整衣襟与辐巾，走过去深施一礼，恭敬地说道：“杨参军。”他正是司闻曹最高负责人丞相府参军杨仪。

“孝和呐，事情办的怎么样了？”杨仪和颜悦色地问道。荀诩看看冯膺怨恨的眼色，觉得自己没什么选择，于是将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看来杨仪是在城里听

到什么风声，于是立刻赶来查问的。

说完以后，荀诩抬起头去看杨仪的脸色，心中暗叫不妙。他知道这位上司是个睚眦必报的人，尤其是这一次，令他的部门丢脸的是他死对头的下属，杨仪会有什么反应荀诩实在是难以猜度。

杨仪慢慢用手垫起下巴，脸上似笑非笑：“孝和，你现在立刻写一份报告给我，尽量简洁点，但一定要概括全部要点。”荀诩不敢不从，于是赶紧退到旁边的记室，铺开一张素纸，伏案写起来。外面没有脚步声，想来其他官员全都站在杨仪身后不敢离开。

等到荀诩写完拿出去交给杨仪，杨仪看了一遍，“唔”了一声，将其折好放到袍袖里，然后起身离开了“道观”，其他什么话也没说。

等到杨仪一走，这群官员才松了一口气。冯膺气的指着荀诩鼻子颤声道：“你，你看看你做的什么好事？！”

“调查工匠户籍，排查其中有可能与魏国间谍接触的人。”荀诩平静地回答。

冯膺怒气冲冲地说：“你现在把事情搞的一团糟，让我们这些在上面的人很被动！”

姚柚这时伸出手拦住冯膺：“慨然，不要说了，此事也与孝和无太大责任。我看是军方那些家伙欺人太甚。”冯膺这才罢手，仍旧怒目以对。狐忠站在荀诩身旁还是那副轻松的口气：“孝和，这回你可厉害了，挑动起了司闻曹与军方的全面对抗呀。”

“我若有这么大能耐，早抓到老鼠了……”荀诩没好气地回答。马信本想过去拍拍他

肩膀，但看到冯膺的怒目就把手缩回去，他在司闻曹里算是个老好人，人挺热心，就是没什么魄力，老爱看上司眼色行事。

姚柚不喜欢闲谈，他直接问道：“无用的话不要说，孝和，你目前查到些什么吗？”

“刚刚确定了弩机技术可能泄露的三个源头，其中军技司我们已经保护起来了。其他两个源头如您所见，军器诸坊被拒绝入内，而配置了弩机的部队就更不要说了。”

“魏国老鼠的行踪呢？”

“已经通知各个关口严查，南郑的各大客栈与酒楼等公共场所也布下了暗哨。目前还没有什么收获。”荀诩又死性不改地加了一句，“放心，我们会捉到老鼠的，只要我们有耐心……与配合的合作伙伴。”

“这个时候就不要说这样的话了……”阴辑不太高兴的教训道，荀诩对于这位情报工作的老前辈不敢不尊敬，于是乖乖闭上嘴。

阴辑咳嗽了一声，象是给学员上课一样缓缓说道：“以我们在陇西的经验，派驻一名与当地居民有相同文化背景——比如我们就曾经发展过羌人——的间谍往往会更容易在当地得到支持，所以我建议你最好去查一查五斗米教的信徒，也许曹魏的同行们思路跟我们一致。”

荀诩看了冯膺一眼，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回答道：“已经针对这种可能调查过了，基本排除了这种可能。”冯膺在一旁露出如释重任的表情。

“说起来……杨参军怎么没听完孝和的报告就走了。”马信张望了一下门口，姚柚接



口冷冷地说道：“这不是他关心的，杨大人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呢.....”

他的口气说不上是陈述事实还是讽刺。

## 第七章 信仰与冲突

诸葛丞相的丞相府位于南郑城的正南，一圈高大的围墙将其与外面的城区隔开；围墙全部由四指厚的青砖筑成，异常厚实。府外连接着城内的所有主要衢道，四角还有四栋十九丈高的哨塔日夜有卫士监控。当年这里曾经是张鲁祭天的场所，后来被改做了丞相府在汉中的治所。丞相府最早的办公地点是设在南郑城正中的张鲁寝宫，后来谨慎的诸葛丞相为避免被人说有割据之心，便从寝宫搬到了现在的地方。

蜀国的首都在成都，但每当诸葛丞相到汉中主持国务的时候，这里就是整个蜀国的实质心脏。不过这栋建筑本身并不象它的功能那么华丽，只不过是三排普通的砖石结构平房，以平实的瓦顶走廊连接，全部漆成了冷色调。每一栋房子之间都种着三棵桑树，门前日夜十二个时辰备有快马与信使。这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丞相府的行政效率与务实态度。

杨仪来到丞相府大门前的时候，已经接近午夜时分。不过按照丞相府的作息表，现在仍旧是办公时间，所以当杨仪提出要求见诸葛丞相的时候，侍卫一点也没有露出惊讶的神色。

杨仪接受完检查以后走进大门，轻车熟路地沿着长长的走廊向诸葛亮的书房走去，内心满怀怒气。荀诩在第六弩机作坊遭的遭遇让他极为恼火。杨仪这个人气量狭小，又敏感，容不得别人对他的势力范围有哪怕是一点质疑。这一次的丢脸事件尤其不能被杨仪接受，因为与司闻曹对抗的军方背后是他的死对头魏延。

魏延与杨仪的恩怨最早要追溯到先主刘备时期。当时杨仪是蜀汉荆州军区负责人前将军关羽的幕僚，后来他得到先主刘备的赏识而得以升迁为左将军兵曹掾；等到刘备进位汉中王以后，他进一步升至尚书，一时极为风光。大约同一时期，一直在军中默默无闻的魏延忽然崭露头角，被刘备委以保卫汉中的重任，从一介中级军官一跃而成为镇守汉中的镇远将军。他的传奇经历成为了公众的焦点，让杨仪的故事为人所淡忘。

从那时候起，杨仪就开始对魏延怀有妒恨之心。蜀吴开战以后，杨仪得罪了顶头上司尚书令刘巴，以“健康原因”被任命为弘农太守——这是一个带有黑色幽默的头衔，因为弘农处于曹魏的势力范围；这时候主持蜀汉北部边境防务工作的魏延却在军中赢得了很高的口碑，地位日升，这让杨仪的妒恨增加了数倍。

刘备败死白帝城之后，蜀国正式进入了诸葛亮时代。诸葛亮看中了杨仪的物流统筹才能，于是将他调来丞相府处理屯田、物资运输与管理等琐碎的后勤事务；而魏延则做为汉中及陇西地区的军事专家被纳入诸葛亮的幕僚中来。这是两个人第一次面对面地共事，魏延从第一眼起就极为厌恶杨仪，于是两个人几乎在一瞬间就变的水火不容。

诸葛亮一直企图弥补这一裂痕，但最多只能让这两个人在他面前稍微收敛一点，背地里还是竭尽全力给对方难堪。曾经有一次，无奈的诸葛亮问魏延：“你到底为什么如此讨厌威公（杨仪的字），难道是天生的吗？”

“是天生的。”魏延认认真真答道。

黄袭殴打靖安司的调查人员，这在杨仪看来无异于是魏延在抽他的脸，他甚至感觉到脸上已经开始抽搐了。

“一定要让这个该死的奴才付出代价！”

杨仪恶狠狠地自言自语，然后朝地上啐了口痰。

他走到诸葛亮的书房前，看到书房前还亮着灯，诸葛丞相是少有的勤勉官僚，每天要一直工作到凌晨才会少作休息。于是他请门童前去通报一声，门童看了看他，脸上浮现出奇怪的尴尬表情：“杨参军，丞相等您多时了。”

杨仪微微诧异了一下，抬腿朝屋子里走。他另外一条腿还没迈进门槛，一抬头，就立刻明白为什么门童的表情如此奇特了。

只见诸葛丞相端跪在一张红檀案几之后，身披御寒用的绒裘，手摇白鹅扇；在他旁边站的是一个身披甲冑的黑脸膛大汉，正是魏延魏文长。

“.....”

杨仪和魏延目光交错，两个人都没有说话。与杨仪不同的是，魏延脸上挂着一丝遮掩不住的得意。诸葛丞相放下鹅毛扇，双手摊开向下摆了摆，示意两个人落座。杨仪反应比较快，先跪到了左边，魏延只好选择了右边。

“威公，今天在第六弩机作坊的事，我已经听说过了。”诸葛丞相和蔼地说道，杨仪将身体前倾，急道：“丞相，不要听魏延的一面之词，那个家伙分明是在袒护下属犯罪！”

魏延眼睛一瞪，“霍”地站起身来叫道：“你鼠辈，你想恶人先告状吗？”杨仪不理他，继续对诸葛丞相说：“靖安司的人是循正常程序要求检阅户籍，结果黄袭以种种理由刁难，不仅打伤调查人员，还非法羁押，简直不把律令放在眼里。”

“少再这里胡说八道！分明是你们要强行闯入，干扰我军作战准备工作。”

魏延嚷道，看他的表情，就象是要吃了杨仪一样。诸葛丞相赶紧拿起鹅毛扇横在两人之间，语气加重：“你们两个，都给我冷静点！”两个人这才悻悻跪回去，魏延还把手按在佩剑把上，作势要拔剑吓唬杨仪。

“现在我们最大的敌人是北方的曹魏，需要全军上下齐心一致，才能取得胜利。你们两个整日内斗，在蜀军内部制造对立，这岂不是让亲者痛而仇者快吗？”诸葛丞相语气温和，态度却十分严厉，“靖安司和军器诸坊虽然分工不同，但都是为皇帝陛下效忠。弩机作坊的事情，就是个误会。”

诸葛丞相为这件事定了性，但杨仪不甘心，仍旧辩解道：“丞相，大概您还不了解这件事的严重性。目前有身份不明的魏国间谍在南郑活动，伺机要偷取我军最新型弩机技术。如果不尽快揪他出来，恐怕后果不堪设想。”

魏延冷笑一声，做了个不屑的手势：“那你们现在有什么成果？老子家的狗都比你们捉到的老鼠多……丞相，为了准备即将开始的春季攻势，弩机等技术兵器在诸军装备所占的比例必须达到四成到四成五，军器坊的生产进度一刻都不能耽搁。”

这次轮到杨仪不屑了：“庸碌之辈，若是我去管理，这个指标早就达到了。”

“呸！王平的无当军前天很多人食物中毒，是谁供应的粮草，又是谁负责的质管？”

“谁知道呢，也许是什么人嫉妒王平将军的功绩，故意去给他下毒吧。”

杨仪别有深意地斜眼撇着魏延，胡子一翘一翘，显然对自己的反击很得意。两次北伐，王平是蜀军中唯一得到晋升的将领，而魏延不仅自己提出的军事计划被否决，

而且也因蜀军的败北而被降职。军中一直有流言说魏延对王平怀有不满。

魏延听到他这句话，一下子勃然大怒，起身一脚踢开案几，两大步冲到杨仪跟前，伸出巨掌一把掐住杨仪纤细的脖子，“唰”地一声拔出佩剑将剑刃横在了他的咽喉处。

“你这狗奴才！你再说一遍？！”

兵锋就在自己要害之处，杨仪的脸色一下子变成惨绿，嘴唇大幅度地颤抖着，却什么也说不出来。诸葛丞相没料到魏延动作这么快，先是一惊，然后才急忙喝道：“魏延！你在做什么！快把他放下来！”

听到丞相的呵斥，魏延拿剑刃在他咽喉处比划了一下，这才松开手。杨仪一下子瘫在了地上，挣扎着爬到诸葛丞相身边，惊魂未定地抱住小腿喘息道：“丞相救我，丞相救我……”刚才还洋洋得意的他现在一下子涕泪纵流，狼狈到了极点。做为一名终日只在后方与文书打交道的技术官僚，这种剑刃顶在咽喉的真实威胁感让他的恐惧被无限放大。

“文长，持械威胁官吏，你该知道后果吧？”

诸葛丞相沉着脸斥道，这个卤莽的家伙居然在他面前做这样的事，丞相觉得就连自己的权威也被挑战了。魏延听了丞相的话，乖乖地放下佩剑，单腿跪在地上，做出服罪的姿态，眼睛却一直盯着杨仪，津津有味地欣赏着他的丑态。

诸葛丞相低头看看蠕动的杨仪，无声地叹了一口气……

这件事第二天在南郑城中不胫而走，很快人人都知道丞相府的杨参军被魏延将军吓哭了，一时成为街头巷尾最为热门的话题。诸葛丞相并不想把这件事公开，于是只

对魏延做了内部惩戒；不过魏延和其他军人似乎把这当做一种荣耀，屡屡炫耀。

相对的，整个司闻曹和靖安司的人都觉得抬不起来头，跟着这个上司一起丢人。不过这也不完全是坏事，做为这起事件的后果之一，军方终于批准靖安司进入第六弩机坊调查工匠档案——有人说这是迫于诸葛丞相的压力，不过军方的人坚持认为这是因为“看完杂耍后总该付帐的”。

无论怎样，这对荀诩的工作来说是个正面影响。正好狐忠派来支援工作的两名军谋司情报分析员也前来报到，于是在二月二十七日，荀诩派遣他们前往第六弩机作坊，重新做户籍分析。

在送走了他们之后，荀诩立刻派心腹去秘密召唤靖安司的都尉裴绪。他在心里一直酝酿着一个计划，目前的工作没有实质进展，他需要一个大突破，所以必须要主动一点才行。

裴绪今年二十五岁，籍贯是河东闻喜，从小随父母移居益州，两年前加入靖安司工作。除了幽默感以外，裴绪与上司还算有默契；他做事一丝不苟，擅于计算，一直负责行动组的计划设计。除此以外他还会一些格斗的技巧与丹青绘图，后一项据说是祖传技艺。

“荀从事，您找我？”

裴绪一进门就问道，荀诩点点头。裴绪今天穿的是一件素色的短襟，两个袖口与手肘处都沾着墨水，显然他刚才正在忙于图上作业。

“你那边工作忙的怎么样了？”荀诩叫人给他上了一杯茶。

“还算顺利，已经绘好了南郑三个城区的地图，只是因为分率设定太高，所以进度

比较慢。”

“呵呵，你的制图技艺果然精湛，连诸葛丞相都称赞不已。”

裴绪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谦逊地回答：“哪里，这都是我河东老家世代相传的‘制图六体’，我只不过是加以应用而已。”

他们都不知道，在距离他们一千多里以外的河东闻喜，裴绪同族一位叫裴秀的五岁少年将在几十年后将“制图六体”发扬光大。

一杯茶喝完，荀诩切入了正题，他把自己的计划透露给裴绪。裴绪听完以后，颇有些震惊，他不敢相信似的望着荀诩，半天没有说话。

“你觉得这计划可行吗？”

听到荀诩的问话，裴绪艰难地点了点头：“从技术上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可您也知道，现在这种环境之下，风险太大了，昨天不才刚闹出杨参军的事情？现在再去刺激军方……”

“风险总比兵出子午谷小一点吧”荀诩笑着说。兵出子午谷是一个蜀中的典故：在第一次北伐开始前，魏延曾经提出取道西汉水下游的子午谷袭取长安的计划，这个计划因为风险太大而被诸葛丞相否决。从此“兵出子午谷”在蜀国就成为高风险的代名词。

“但这牵涉到五斗米教，冯大人知道这件事吗？”

“我告诉他我不会碰五斗米教……”荀诩狡黠地笑了笑，“不过我没保证不去调查他们。”裴绪开始觉得额头有汗水流下，自己的这位上司有些胆量太大了。

荀诩又为他倒了一杯茶，诚恳地说：“叔治，我只是想尽快把老鼠揪出来，其他一切问题都是次要的，你必须协助我。”面对这个要求，裴绪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年轻人的激情占了上风：“好的，我会尽力而为。”

“很好，多谢了。你立刻去行动组找几个可靠的人，就说执行保密任务，把他们叫过来。你们将组成一个独立的行动组，只向我负责。”

“明白了。”

“你预估一下可能的形势，尽快拟订几份不同情况下的行动备案。必要的装备我会调拨给你。”

“好的，需要细节吗？”

“暂时不需要，我会亲自去处理前期工作，完成以后你们再商议具体的行动细节。”荀诩说到这里，强调道：“这一切都必须在保密状态下进行，即使是靖安司的其他人也不能知情。如果被冯大人知道，那就肯定夭折了……当然，你放心，我会承担一切责任。”

“一切都为了汉室的复兴。”裴绪严肃地回答。这句口号自第一次北伐以来，一直为广大少壮派的军官与官吏所喜欢。

“很好，你去准备吧。”

“还有一个问题。”

“是什么？”

“我们行动组的代号是什么？”



“.....呃，第五台吧。”

靖安司编制一共有四个台，第一台分管盯梢、监视与搜集情报；第二台分管鉴定笔迹、文书以及心理画像；第三台负责具体的追捕行动；第四台则提供后勤支援和与其他司的联络应接工作。荀诩的意思很明显，裴绪的这个组将是靖安司内隐形的第五台。

裴绪走了以后，荀诩又处理了几件其他的工作，各地目前核查户籍的工作还没完成，关卡也没有可疑人物的报告，潜伏在魏国的“黑帝”陈恭下一份情报预定要三月份才能到手。荀诩看的眼睛发酸，不得不搁下卷宗揉揉眼睛，不由得叹息一声：他一直觉得靖安司的工作就象是清道夫，无论怎么辛苦劳动别人都看不出来，可一旦罢手不干，别人就立刻看出来了。

他看看外面天色，起身从身后的竹架上取出一个木盒，里面装的是一叠裁成八寸见方的谦帛，这是荀诩一直以来从自己俸禄中节余出来的私人收藏。他取出一张小心地铺到案几上，然后提起毛笔开始写起信来。这不是公文也不是报告，而是写给他成都妻儿的家书。

对荀诩来说，这就是最好的休息了。

到了下午，荀诩命人给成蕃递了一张贴子，说希望能够一起喝一杯。后者愉快地答应了。

荀诩选择的吃饭地点是在自己家中。他一个人住，从来不开伙，直接从外面订了酒菜送到家里。成蕃和酒菜差不多同一时间抵达，一进门就大赞酒香。两个人互相寒暄了几句，就开始推杯换盏起来。

酒过三巡，成蕃面色微红，扯开前襟，冲荀诩又举起了杯子：“孝和啊，你怎么今天想起来找我吃饭？”荀诩笑着拿起铜勺为他又斟了一杯酒，这才说道：“实不相瞒，我这一次是想请你帮个忙。”

“哦哦，说吧，只要我老婆不反对，一定帮到底。”

“是这样，您和马岱将军关系不错吧？”

“是啊，我也是扶风茂陵人。不过我这一支很早就入蜀了，不象马超、马岱一族差不多都死完，呵呵。”

荀诩看看左右无人，对成蕃说：“我想请你为我引荐一下马岱将军，我想跟他交个朋友。”

“什么？！”成蕃闻言大惊，抬起头来直视着荀诩，“孝和你……”

“怎么？”

“你难道没听说昨天杨仪的事吗？现在军方和司闻曹之间的关系够麻烦的了，你去见马将军，那不是添乱么？杨仪和魏将军谁也饶不了你。”

“嘿，没关系吧，你看咱们俩不也一样在一起喝酒吗？我找马将军是有点私事而已。”

“这……”

荀诩见成蕃面露踌躇，又说道：“只要成兄不说，我不说，马岱将军不说，还不都是一样？来，饮下这杯。”

“可是……”成蕃仍旧下不了决心，他惟恐被魏延知道会对他进行报复，也怕被杨仪穿了小鞋——南郑卫戍部队的物资供给全由他来负责——这位参军的气量在整个蜀汉是尽人皆知的。

“其实也不用成兄您出面，只消与马岱将军修书一封，我自己去拜会便是。”

“那，那好吧。”

成蕃这才下了决心。

二月二十八日，荀诩早早起来，来到“道观”交代了一下工作，携带着几份文书，与两名身穿戎装的靖安司小吏前往马岱将军的寓所。

马岱的寓所是一间极普通的民房，与其他将军的宅邸相比显得颇为寒酸。门前的柱子漆面残破，门楣轮廓模糊，就连一般人家挂的红灯笼与象征吉祥的谷穗也没有。走在巷道里的人稍不留神就有可能错过这间房子，因为它实在太不显眼了。屋主若非是极度贫穷，就是个性自闭惟恐引起别人注意。

蜀国靖安司除了注重实证搜集，心理研究也被视为一个重要领域。从一个人的举止行为与表情言谈就可以分析出他的心理状态，这对于反间谍工作与审讯十分有用。这个理论的最早倡导者是东汉末年的名士汝南人许劭。当时许劭以识人而著称，实际上就是通过观察对方行为来判断其心理状态，进而对整个人的人品进行评测。这种理论最初只是用来品评人物，后来被跟随刘备的荆州学者传入蜀中，被蜀汉司闻曹逐渐发展成一门独竖一帜的辅助技术。

从一开始注意到马岱开始，荀诩就觉得这个人一直承受着很大的压力，而且这种压力来自于内心的惶恐。上次两个人一同前往军技司之后，荀诩更确信这一点。他前

几天叫专门人员为马岱做了一次心理画像，得出的结论是：马岱目前处于一种不安的状态，对于他的处境缺乏足够的安全感与信任。他的谨慎、自闭以及低调是为了避免吸引外界过度主意而让自己不安感上升而采取的自我保护。他有可能患有某种胃病或者失眠。

不过心理画像也指出：这种心理状态不大可能是源自于马岱的历史。虽然马岱有政治流亡的背景，并一度遭到怀疑，但那种心理阴影不足以解释他现在的这种状况。结论是，当前一定存在着一个让马岱坐立不安的因素。荀诩知道那是什么。

三个人来到马岱宅子的门前，荀诩先退到一旁，让那两名穿着戎装的小吏先去敲门。门响五声以后，马岱亲自开了门，他一看门前站的是两名戎装小吏，脸色登时不太对劲。

“马岱将军吗？卑职是司闻曹靖安司的。”

其中一人掏出令牌，一听这个名字，马岱身体一晃，勉强镇住心神，强笑道：“两位不知有什么事？”

“是这样，我们想问您一些关于非法组织五斗米教的事情。”

“这.....我与他们素无来往。”

“但有证人证明您在去年九月二十六日曾经与至少两名信徒进行过接触。”

“.....”

马岱看起来似乎要晕过去，右手扶住门框几乎战立不住。荀诩觉得时机差不多了，装作毫不知情的样子走过去，爽朗地打了个招呼：

“哎，马将军，别来无恙！”

马岱抬头看了看他，又看看两名官吏，脸色更苍白了。荀诩对两名小吏说：“唔？你们来马将军的府上做什么？”两名小吏将事情原委一说，荀诩沉下脸色，喝道：“放肆，马将军是国家柱石，你们怎么未经调查就擅自对高级将领进行怀疑？”

两名小吏被荀诩训的唯唯喏喏，马岱在一旁听见，总算稍微恢复了一点精神。

“这种事岂能不慎重，把那份记录交给我，我来亲自处理，你们回去吧！”

荀诩说完话，伸手从他们腰间取出那份监视记录，挥手让他们离开，然后回头冲马岱安慰一笑。马岱赶紧把他迎进屋去，将门重新门好。

马岱的屋里摆设与外面风格一样，都是能多朴素就有多朴素。唯一醒目的是挂在厅堂正中的两幅画像，一幅是马腾、另外一幅是马超，两个人胯下骏马，手中长枪，英姿勃发。在画像下面是一尊香炉和两块牌位。

马岱特意取出一块茵毯搁到上位，请荀诩坐下，搓着双手问道：

“荀大人怎么会忽然想到来造访我这里？”

“噢，我是马信马大人引荐来的，上次军技司承蒙照顾，一直想找阁下好好畅谈一下。”荀诩一边说着，一边从怀里将马信的信递给马岱。马岱看罢了信，心稍微安定了一些。能认识一个靖安司的朋友，总比不认识的好。

两个人又寒暄了一阵，荀诩巧妙地利用谈话间隙切入正题：

“不过马大人怎么会和五斗米教信徒扯上关系？”

“这.....并没有任何关系。”马岱刚放下去的心又提上来了。荀诩疑惑地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手里的监视记录，轻轻叹了一口气。

荀诩这种慢慢施加压力的策略显然奏效了，马岱属于极为敏感的人，爱从细节动作来判断对方的暗示，因此只要用一系列细微的动作就可以把压力不露痕迹地传递到马岱身上。

“马将军，您知道我的职责，如果没有令各方都满意的解释，这件事我很难把它掩盖过去.....尤其是最近司闻曹和军方又发生了一点误会，我的上司对这方面的东西似乎更感兴趣了。”

这一番半真半假、半软半硬的话把马岱的心理防线冲的七零八落。马岱不知道，这条监视记录早就被标记为“不转档”；他也不知道荀诩是背着冯鹰与整个靖安司来搞这件事的。假如稍有不慎，首先倒霉的不是马岱，而是荀诩。荀诩就象是一个西域的杂耍艺人，利用马岱的恐慌在心理钢丝上走着平衡。

马岱拘谨地把茶杯与果碟朝荀诩挪了挪，小声说道：

“荀大人.....咳.....其实，事情不是你们想象那样的。”

荀诩知道对方已经松动，这一次冒险他成功了。

“那么，真相是如何呢？”

“是这样.....”马岱跪回到案几之后，用一种干瘪枯涩的语调说道，“去年九月初的时候，我有一天在家门之前发现有人搁了一片传单，上面写着五斗米教的符文，大概是吧，我也不清楚。当时我吓了一跳，就把那东西烧掉了，谁也没说，后来几天，这些东西每天都出现，我就有点害怕，你知道的.....到了九月二十六日，忽然有

两个人来拜访我，一男一女。”

“唔，和记录符合。”荀诩心想。

“他们自称是五斗米教的鬼卒，宣称身上带有我当年的同僚庞德的书信。”

“庞德早在建安二十四年就战死在荆州了。”

“是这样的，我也很清楚，于是根本就没相信。那两个人的目的是希望我能够暗通曹魏，为他们充当内线，并许诺以凉州刺史与乡侯的职爵。我深受先主与诸葛丞相大恩，怎么可能会听从他们的话，当然是一口回绝。他们就离开了，就这些。”

“你当时怎么没有立即上报？”

马岱露出苦笑：“荀大人，我跟您说实话，我是怕上报以后，就无时无刻不被你们靖安司的人审查，就算查不出什么，也会被怀疑。我是害怕呀。”

“唉，马兄你真是多虑了。”荀诩一边安慰他，一边心里想：“五斗米教的人眼光还真毒，他们算准了马岱不会举报，这才大摇大摆地前来，然后大摇大摆地离开。看来魏国利用五斗米教的余党在汉中建立情报网的事又一次得到了证实。”

“我可是全跟荀大人您说了。”

“哦……”荀诩慢慢端起茶杯，啜了一口茶，“我说马兄，还缺点什么吧？”

“没，真的没有了啊？”

“他们离开的时候，就没给你留什么秘密联络方式吗？”

谍报工作的基本常识之一就是保持情报通道的畅通。象马岱这种优柔寡断又不敢公

开秘密的人，负责拉拢的间谍即使这一次不成功，也一定会留一个单向的联络方式，以便日后当目标回心转意时可以重新接上线。马岱在荀诩这种资深情报官员面前想隐瞒这些东西是不可能的，光凭他游离的眼神荀诩就能判断出他还没倒干净。

“哦，对，对，我倒忘记了。”马岱尴尬地笑起来，“他们说如果哪天有这方面的意愿，就去南郑城西区驻马店旁边那个玄武池旁的梧桐树下用红布条缠住石碑旁的树根。自会有人跟我联络。”

说完这些，马岱擦了擦脖子上的汗，道：“荀大人，我这回可是真的都说了。”

“哦.....”

荀诩知道这一次马岱确实是都交代了，但从技术上来说，他却仍旧要表现的将信将疑，以保持压力。荀诩在马岱忐忑不安的目光下悠悠喝完了茶，用袖口抹了抹嘴，闭目养了一会儿，这才慢慢说道：

“马兄，我们靖安司知道您忠贞不贰。只是众议未定，你也知道流言的厉害，三人能成虎，到时候演变成什么样子，谁都不知道。从我个人来说，也不愿见马兄你背上这些污名。”

“所言极是，极是。”

“所以呢，我想了一个好办法。马兄你不妨与我们靖安司合作，只要你引出那两名五斗米教的信徒，我以靖安司司长的名义担保，您的档案将会是干干净净，一个污点也没有。”

马岱这时候已经是对荀诩言听计从，只是一味点头“是”、“是”。荀诩不无自嘲地想：“现在在我擅自行动的罪名以外，恐怕又可以加一条恐吓高级军官了，若是



被魏延知道，非把我脑袋砍掉不可。”

马岱这时候又支支吾吾地说：“不过……荀大人，我有个要求，我和您合作这件事，绝对不能公开，谁也不可以说。”

“这是当然的，只要我们合作愉快，这件事就不会有其他任何人知道。

荀诩拿着架子点头，心里却暗笑：“就算你不说这点，我也会让你保密的。若是公开出去，我比你死的更早。”

“那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呢？”马岱问，对他来说，越早完成越好，这样他就无须担惊受怕了。

“具体的行动细节，我稍后会派人来通知你……放心，都是内部可靠的人，嘴牢的很。”说完这些，荀诩起身表示差不多要走了，目的已经达到，浑然不知内情的马岱忙不迭地在后面恭送。

走出大门以后，荀诩这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这一次的赌博看来是他胜了。不过这只是第一把，赌博游戏仍旧没有结束。他从马岱这根线可以找到五斗米教的余党，那么那些余党是否真的与曹魏派过来的间谍有勾结呢？如果没有，那荀诩就在一个毫无结果的方向上做无用功。

“不过无所谓，反正现在做所有的事都是无用功。”

荀诩对自己说，然后就释然了，情报部门象他这样的乐天派是很少见的。

在同一天，荀诩派遣的两名军谋司调查员抵达了第六弩机作坊，但他们不得不策马站在路边捂住鼻子耐心等待，因为一队运载生猪、野鸡、野鸭以及它们腥臭粪便的

马车正在热热闹闹地开进作坊营地。这是定期为作坊运送补给食品的车队，车夫和杂役都是应差本届徭役的附近村镇农民。

车队在作坊的校场停稳以后，头扎布巾的农民们纷纷跳下车，按照随车官员的指示开始搬运食品。为了增加效率，作坊的负责人也派了一部分工匠去帮忙。这些工匠有很多是汉中籍的，跟应差的农民们是老乡，有些人甚至是亲戚，于是他们一边干活一边兴奋地互相交谈、喊叫，或者托对方给家里人带个话；在他们背后，被人从舒服的圈栏中驱赶出来的生猪们大声嘶叫，拱成一团；大嗓门的野鸭无法拍动被绳索缚住的翅膀，于是把一腔愤怒也“嘎嘎”地吼起来；辕马厌恶地打起响鼻，想尽快离开。一时间整个校场各种声音响成一片，既热闹又混乱。

其中有十几个农夫负责搬运蔬菜，他们每人扛着一袋干菜，排成一列纵队鱼贯朝粮仓走去。忽然，队伍中的一个穿着破烂黑衫的家伙一脚踏上一泡猪屎，“哎呀”一声整个身体重重地滑倒在地，滚到了旁边一辆大车的底下。过了一小会儿，这个倒霉鬼才从大车底下晃晃悠悠地爬起来，从地上捡起干菜袋子继续搬运，但他的衣服却比摔到前干净了许多。又过了一会，从同一辆大车的另外一侧，一名满身泥污的农夫也慢慢爬了起来，他若无其事地加入到劳动中来。在这一片混乱之中，这个细节根本没有人注意到，卫兵们光是看猪与鸭子就已经眼花缭乱了。

装卸工作持续了足足半天，最后这场混乱总算在中午饭开始前结束了。精疲力尽的农民们几口吃掉分发的粗食，然后纷纷爬到车上去呼呼大睡。得不着休息的车夫们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将搁在大车底下的饲料槽抬起来装回车上，准备出发。这些只比薄棺材小一号的灰色木槽原本是放在车后放饲料的，车夫在出发前把它们都吊到了大车底部以便腾出空间给货物，空车返回时才重新将这些笨重的家伙放回车后。

其中一辆大车的饲料槽里面的草料只有三分之一，明显比别的车要少。早已有疲惫

的农夫相中了这块好地方，一上车就爬进去躺在松软的草里打起鼾来。车队离开作坊的时候，尽责的卫兵仔细清点了进出和离开的人数，前后相符，然后挥挥手拉开木栅栏，让他们离开。

在第六弩机作坊的粮仓里，穿着黑色衣衫的糜冲安静地藏在这堆积如山的干菜与粟米袋子之间，等待着夜晚的降临。

## 第八章 冲突与意外

南郑城西区的驻马店既是一个功能性建筑，又是一个地理名词。这里有一处公立的马车大店，专门用来给各地来往南郑的车夫们投宿。于是，这个区域逐渐以这个大店为中心发展起一批酒肆、杂货店、磨房、铁匠铺、小集市和畜力榷场，慢慢形成了一个颇为繁荣兴盛的平民聚集区。相比起威严肃杀的蜀军营和丞相府，这里显得破落简陋，却终日洋溢着几分活力。

马岱忐忑不安地在人群中穿行，为了掩人耳目，他穿着一套粗布衣服，还用一块褐布蒙出面部。在他周围十分喧闹，满载货物的双辕大车隆隆地碾过黄土街面，街道两侧小贩在叫卖着烤红薯、白水腌鱼和混了姜片与盐的开水，还不时有小孩子举着风筝跑过。

他对这一切都熟视无睹，低着头匆匆地朝着“玄武池”走去。

“玄武池”实际上只是一个二里见方的小池塘，池塘里的水面经常泛起稻草、布片、食物残渣和污物，偶尔还会有女人的月经带。池塘的旁边的大梧桐树下煞有其事地立了一块石碑，上面用隶书写着“玄武池”三个字。这个小池塘是哪朝哪代挖建而成的已经无史可考，究竟是谁给它起了这么一个名字也无据可查。不过驻马店

附近的居民不会在意这些事，汉中这地方水源稀少，他们能有这么一个池塘用来洗澡、洗衣服、甚至烧饭就已经很幸运了，至于池塘究竟该叫什么名字他们并不关心。

马岱来到池塘边的槐树下，四下看看。左边两个平民蹲在树根上聊天，右边一群小孩子兴高采烈地挖着蚯蚓；远处一家酒肆的姑娘正在为酒客们舀酒，邻近的铁匠铺打铁声不绝于耳。树上的乌鸦哑哑地叫着。他深吸一口气，从怀里掏出一根红绸缎，弯下腰装作系鞋带，将那绸缎系在了槐树下最靠近石碑的树根上。

这一个简单的动作似乎就消耗掉了马岱全部的体力，他匆忙直起腰，略显慌张地按原路返回。当他离开池塘边回到街道上时，忽然一个声音从他背后传来。

“马将军终于想通了吗？”

马岱急忙回过头去，看到一位少女站在背后笑盈盈地看着他。这名女子二十岁上下，梳着百合髻，身穿素绢襦裙，还有一条绿绸带系扎腰间，典型的酒肆女打扮。

“是……是你啊……”

“去年一别，马将军别来无恙？”少女问道，笑容明艳，谁也不会想到她竟是五斗米教的鬼卒。马岱讪讪点头，也不敢多做回答，拿眼光朝侧面瞄去。两名靖安司的人站在远处看着他，其中一个人是裴绪。

“这里说话不太方便，且去我家酒肆一坐吧。”少女说。

“你家的酒肆？”

“就在边上，大人如不嫌弃，可到那里一坐，与我爹爹慢谈。”少女说到这里，袖

手一指，“那里没什么人，大人尽可放心。”

马岱随少女的指头望去，恰好看到池塘边的酒铺子“柳吉”招牌，才意识到她就是刚才那个酒肆女子。酒肆柜台与池塘之间只有几棵稀疏的小树，她只消端坐在柜台上就能轻易监视玄武池的动静，难怪可以这么快就觉察到马岱的出现。

“哦，怎么说呢，是这样，我只是想警告你们不要再接近我，否则我会把你们都举报。”马岱按照事先荀诩的交代装出严厉的样子说道，然后不等少女有什么回应，就迅速转身离开了。少女没料到他一下子会说出这样的话，不禁一楞。她双手抱在胸前看着他离开的背影，敷着白粉的俏脸露出一丝莫名其妙的表情。

站在远远街角的裴绪看到这一切，挥了挥手，对另外一名部下说：“走吧，目标已经确认，今天的任务就到此为止。”

“可是……马岱将军就这么走了？难道不该让他装做与他们合作的样子，进一步获取情报吗？”那名部下迷惑不解地问，他是被裴绪征召进第五台的一个人，名字叫廖会，年纪同裴绪差不多大。

裴绪最后瞄了一眼那家柳吉酒肆，回答说：“马岱毕竟是军方的人，迫于荀大人的威吓才与我们合作。如果被魏延或者杨仪或者其他任何一个人知道这层合作关系，我们就有大麻烦了。所以他只要能引诱出潜伏的鬼卒就足够了。”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

“嘿嘿，看荀大人的口味如何了。”裴绪笑着说，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腹案。

裴绪与廖会回到“道观”，立刻秘报给荀诩。荀诩接到裴绪的报告后，指示立刻查明一切关于柳吉酒肆的资料，然后自己动身去见马岱。在马岱家里，荀诩向他保证

靖安司会对这件事保持完全的缄默，后者千恩万谢，浑然没有觉察到自己被骗了。

等到荀诩从马岱家返回“道观”，裴绪率领的第五台已经整理好了柳吉酒肆的背景资料。根据资料，酒肆的主人名字叫做柳敏，五十二岁，男性，原籍汉中南乡，户籍种类为军户。他妻子早亡，有两个儿子与一个女儿。大儿子柳成在建安二十三年被曹操军征召，次年战死于定军山；小儿子柳药目前隶属陈式将军的直属部队，任屯长，在阳平关北秦岭南麓的赤岸屯田。柳敏的女儿名字叫做柳萤，今年十九岁，未婚，随父亲在柳吉酒肆做接待工作。

裴绪还弄到了一些官方档案上找不到的东西：柳萤在当地颇有声望，很受欢迎。不少士兵和将领为了排遣服役期间的乏味生活，经常跑去柳吉酒肆看她，引发过不止一次争风吃醋的斗殴事件。

“可是按规定，军户籍的女子十六岁就必须嫁给军人，怎么她现在还未婚？”荀诩问。

“有谣言说一位身份颇高的官员也很仰慕她。她曾经上书说自己要侍奉老父，希望能延缓出嫁的时间。那名官员乐于见到她保持单身，于是就对民官施加影响，让她的申请得到通过，还得了个孝妇的荣誉称号。”

荀诩啧啧两声，感叹道：“你们连这种东西都打听的到？”裴绪回头看了看站在后面的第五台成员，笑着回答：“因为我们台内也有她的仰慕者，每个月都会为了她而去柳吉喝酒。”其中一大半人脸色发红，情不自禁地低下了头，只有一个人昂着头一动不动。

“今天是三月一日，时间刻不容缓。普通的手段奏效太慢，我们要冒险尝试一下比较极端的办法。”

荀诩搓搓手指，强调说，他强烈地预感到那个隐藏在黑暗中的敌人已经开始蠢动了。

“我已经计划好了，相信这个办法应该会取得好的效果。”裴绪递给荀诩一份计划书。荀诩翻开来看了看，满意地点点头：“唔，这和我想法差不多，就这么办吧，英雄救美，好！”

裴绪的计划是利用人类最原始的感情之一：爱情。他了解到柳萤每两天都会出城一趟去官营酒窑领取当日的份额——私人酿酒在蜀国是被严厉禁止，只能由官营酒窑生产为数不多的新酒，各地酒肆按配额领取——她一般要接近傍晚才会返回南郑。裴绪计划由第五台的几个人化装成闲人前去纠缠她，再派另外一个人冒充军中都尉解救，以此得到她的信任，然后伺机获取情报。

由于时代所限，蜀国靖安司在应付敌人女性间谍方面经验不足，因为根本没有女性在政府及军中担任职位。他们只有过几次训练女性间谍去诱惑敌方将领的案例。派遣男性调查员去接近女间谍，这是史无前例的一次。荀诩认为已经没有时间慢慢谈情说爱，一定要让柳萤在最短时间内落入圈套，必须采取极端手法，裴绪就根据这一精神拟订了这一计划。

“那么马忠、廖会、高堂秉，你们三个就化装成纠缠者；至于解救者的工作，就交给我们英俊的阿社那好了。”荀诩分派任务。

大伙轰地笑了，那个叫阿社那的小伙子不好意思地抓了抓头。他是南蛮人，诸葛丞相在南蛮征召了无当飞军时他也应征入伍，后因在情报领域表现出众而被分配到了靖安司工作。他有着古铜色的强壮肌肉和一张娃娃脸，身材高大，颇得汉中女性们的青睐，是这一次行动最好的人选了。

忽然，高堂秉举起手，他是队伍里唯一一个一直昂着头保持着严肃表情的人。

“我有一个问题。”

“问吧。”

“为什么我们不直接捉拿柳敏、柳萤父女，我认为拷问也可以获得我们所要的情报。”

“问题是他们现在对魏国间谍的事了解多少我们根本不知道，得放长线钓大鱼。”裴绪回答，高堂秉默默地点点头，退回到队伍里，不再做声。

荀诩走到他们面前依次拍了拍肩膀，用激励的语气说道：“这一次就看你们这些靖安司精英的了。”

“一切都为了汉室的复兴。”四个年轻人齐声说道。

正当靖安司的青年们高喊出这句口号的同时，老何正在这条标语之下辛勤地干着活。这条标语用石灰写在了第六弩机作坊的墙壁上，字体极大，每一次作坊负责人训话的时候都会指着墙上的这十个字叫他们这些工匠反复念上几遍。

老何是第六弩机作坊的一名甲级工匠，他工作的部门负责组装“元戎”也生产“蜀都”。这两种武器虽然威力巨大，制造起来也异常麻烦，需要一丝不苟和极度的耐心。最近军方催的很紧，老何平均一天要埋在零件堆里干上六、七个时辰，往往下工的时候整个人已经直不起腰来。他对此有些不满，繁重的劳动让他感觉自己快被累死了，一看见弩机的零件就禁不住涌起厌恶之感。有时候，老何甚至想干脆自己站到试射的弩机面前，让弩箭把自己射穿算了——作为一名弩机的工匠，他知道这机器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他这种心态从昨天开始有了转变。昨天运送食品的车队来到第六弩机作坊，其中一个人是他的远房亲戚，名字叫于程。于程以前是个五斗米教徒，在运送食品的时候，他偷偷递给了老何一张揉在手心里的纸。老何回到宿舍以后才敢展开来看，上面写的是：“今夜粮仓见”。

老何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于程什么都没说，只是冲他使了一个眼色。到了晚上，忙活了一天的工匠们纷纷回床休息。老何辗转反侧，最后还是决定按照纸条说的去看看。他从床上爬起来，对旁边的人说去起夜，然后披上衣服悄悄地走出门去。作坊的布局他非常熟悉，知道怎样走能避免巡逻队和哨塔的视线，他七拐八拐就在卫兵毫无觉察的情况下到达了粮仓。

粮仓门口没有卫兵，他悄悄打开门，走进粮仓内部，黑暗中只看的到堆积如山的粮食袋子。老何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只得四处走一下，还不时咳嗽一声。这时在他背后忽然出现了一个人，这把老何几乎吓的魂不附体，几乎要大声喊叫起来。那人冲过来把他嘴捂住，按到角落。

“嘘，自己人。”

老何惊讶地瞪大眼睛，现在他的眼睛逐渐适应了黑暗，能勉强看清来人的脸。这是一张完全陌生的脸孔，而这个穿着黑衣服的人自称是自己人。

“你是谁……”老何胆怯地问。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想不想？”陌生人的双眼有一种极尖锐的穿透力，老何有些不敢与他对视。

“我想不想什么？”

“你想不想离开这个鬼地方，去过富足的生活？”

老何脸色有些苍白，这个人究竟在说些什么。黑衣人又接着说：“你是否愿意在这个荒唐的国度里残老一生？”

“喂，这种大逆不道的话不要乱说！”老何结结巴巴地斥责道，同时心跳开始加速。

陌生人笑了笑，上前一步，象是在说耳语一样对他说道：“你就这么忍心看着你的妻儿在北地受人欺凌，过着没有丈夫与父亲的孤苦生活？”

这句话沉重地打击了老何，他一下子感觉到头有些晕眩，两滴浊泪不由自主地流出来。他原本是扶风人，当年魏太祖武皇帝曹操讨伐汉中，他和他的家人随军来到南郑。结果魏与蜀争夺汉中失败，被迫将汉中百姓向关内迁移。他的家人也在迁移之列，而他却因为夏侯渊将军的失败而被蜀军俘虏，接着一直以工匠身份工作到了现在。

“你到底是谁？”

“实不相瞒，在下是魏国派来的使者，特意来迎你回去。”

“别开玩笑，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工匠，怎么可能会找上我。”老何不敢相信。

陌生人指指外面：“因为你拥有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制造弩机的技能。现在我国十分想拿到“元戎”和“蜀都”两件武器的制造工艺，你一定了解。”

“这……这可是叛国罪啊……要杀头的。”

“呵呵，叛国？叛什么国？你本是我大魏之人，只不过是流落蜀国罢了。现在你只

是回归故土。”陌生人停顿一下，继续说道，“如果你肯回去，我们可以让你做弩机作坊的曹掾，另有厚禄相赠，还保证你们一家可团圆。”

老何看起来有些动心，但他苦笑着说：“回归？说的轻巧啊，我怎么回去，我连这个作坊的栅栏都不能靠近，外面管制那么森严。”黑衣人做了个放心的手势，说道：“这一点你不用担心，只要你有回归之意，逃跑计划我自会筹划的。你的远房表哥于程是五斗米教信徒，他们会全力协助，你尽可以放心。”

“我凭什么要相信你？”

“你不需要相信我，我提供给你一个机会，至于要不要就全看你自己了。”黑衣人指指门外远处的哨塔，“你若不信，就去那边告发我好了，然后在这里当一辈子工匠。”

黑衣人最终说服了老何，一方面是因为黑衣人的眼神与话语有很强的说服力，另一方面老何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选择。两个人大略谈了一下如何逃跑的细节问题，黑衣人还详细地询问了他关于弩机图纸存放地点的事。老何说自己只是一名工匠，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能申请拿图纸来参考一下，平时很少有机会接触的到。他上一次看到图纸还是在军器坊总司。

这一切商谈完毕以后，黑衣人退回到黑暗中去，他将在这片狭窄的空间里静待另外六个时辰，等待接头的人来把他弄出去。老何则满怀期待着与惶惑离开粮仓，为他今后几天的逃亡计划做心理和生理上的准备。

第二天，也就是三月一日，老何和其他工匠早早被监工叫起来开始干活。吃早饭的时候，老何撇了一眼粮仓，心想那个家伙一定还在里面吧。如果换成自己，在那种狭窄黑暗的地方不吃不喝呆上两天，他非疯了不可。想到这里，老何对他多了一层

敬畏。

到了中午，装满了食物的大车又隆隆地开了进来。这并不寻常，因为通常第六弩机作坊每八天才会运送一次粮食，而昨天刚刚补给过一次。据押粮官说，这是一位高层人士特别的关照，希望以此来激励士气，尽快完成军方的任务。主管黄袭虽然觉得奇怪，但多些粮食也没什么不好。卫兵们检查了一遍，都是些上好的肉类，甚至还有几坛酒。于是作坊的人高高兴兴打开营门，让车队进来。

但一个问题很快就出现了，粮仓里已经装满了东西，新运进来的物资装不下了。这时候一个自称叫黄预的里长建议说不如直接把车队开到粮仓门口，然后由他手下的农夫负责重新整理一下存货。黄预保证整个工作肯定在落日之前完成，黄袭欣然同意了。

于是黄预率领着他的手下将马车赶至粮仓前，将仓库里的东西重新抬出，接着按照不同的食品种类分门别类。这是一件相当累人的活，二十多名农夫前后不停地搬运，没有停手的时候。作坊的长官有些过意不去，问是否需要派些工匠来帮忙，黄预回答说不敢耽误工期，婉言拒绝了。

大约收拾了一个半时辰，黄预又向黄袭报告说仓库里清理出许多过期无法食用的食品。黄袭心想幸亏检查出来，不然若是工匠误食那可就要耽误工期了，赶紧要求他们给清扫出去。黄预说这些东西虽然人不能吃，但拿回去可以喂猪，黄袭正愁没地方扔，于是忙不迭地答应了。

于是黄预指挥手下人将仓库里发霉的食物成袋子成袋子地扔到车上，再将新鲜食物抬进仓库里去。足足又持续了一个半时辰，搬运工作才算彻底做完。农夫们都已经累的说不出来话，只能一个个横躺在马车上靠着装着腐烂食物的袋子喘气。

车队离开的时候，营门的卫兵一手捏住鼻子，一手厌恶地用长枪碰了碰那些腐臭的垃圾袋，随手就放行了。黄裘满意地在核准文书上盖了章，说有机会一定在上头替这一期的徭役多说几句好话。

车队开出第六弩机作坊大约十里，黄预喝令全车转下官道，到旁边的一片树林中休息，让辕马饮水。此时夕阳已西，车队被树林遮挡，没有举火，即使是从二十步以外看也看不清其动静。忽然，某一辆马车上的一个袋子动了一下，黄预走过去将袋口绳索解开，把已经在粮仓里潜伏了两天的糜冲扶了出来。他神色有些憔悴，肌肉僵硬，但精神还好。黄预取来水将他身上腐烂食物都冲干净，又拿出一些干粮与清水给他吃下去。

黄预没有问糜冲会面是否成功，他相信如果是这个人来做，一定会成功的。

与此同时，在距离这个车队停留处十七里以外的南郑城中，柳萤正在狭窄的巷道中行走。她刚刚去官营酒窑领取了配额，叫人送回了柳吉酒肆；然后她又与窑主讨价还价了半天，终于多争取到下一窑配额增加五坛。结果因此而耽误了点时间，现在距离宵禁还有一小会儿，她加快了脚步，希望能在天黑前回到家中。

在她的身后，四名男子保持着一段距离，紧紧跟着。其中三个平民打扮的是马忠、廖会、高堂秉，而旁边那个南蛮人阿社那则是一身帅气的铠甲戎装，头顶的却敌冠分外华丽。

等到柳萤拐到一条比较偏僻的道路时，马忠、廖会、高堂秉快步跟上前去，而阿社那则落后他们三十步的距离。裴绪的计划很简单，马忠、廖会、高堂秉会去骚扰柳萤，然后让阿社那出面解围。

三个人越走越近，正当他们要加速超过柳萤的时候，在前面忽然出现了四个人。他

们都穿着蜀军军服，走路踉跄，显然是刚刚喝醉了酒。这些蜀军士兵一看到柳萤，都发出哄笑声，四个人站成扇形朝柳萤走过来。

柳萤显然注意到这四名士兵不怀好意，她下意识地站住脚，定了定心神，尽量不看那些士兵，继续朝前走去。

“好漂亮的裙子呀，让爷闻闻香。”其中一名士兵弯下腰去轻薄地撩起柳萤的裙子，醉醺醺地说道。柳萤大怒，反手就是一个耳光，喝道：“放肆！”

“哎呀！敢打本大爷！你反了！”

被打的士兵大怒，一把抓住柳萤的纤细胳膊，把她拽倒在地。旁边三个士兵笑嘻嘻地围过来，柳萤趴在地上惊恐万分，肩头不住地颤抖，只有一双柳叶眼仍旧怒目以对。

“来，陪我们唱个小曲，就放你走。”

“哎，何必那么急呢，唱完小曲再陪咱们喝两杯。”

“不行不行，这个人宵禁时间还出来，违反律令了，不好好惩罚是不行的呀……”

几个人围着柳萤越说越齜齜，柳萤纵然平时在男人之间周旋自如，但这种情境之下她也不过是个二十岁的弱女子罢了，全无反抗能力。

这一个意外变故却是第五台的几个人所没预料到的。马忠、廖会、高堂秉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有些不知所措。他们身后的阿社那不知什么情况，也停下了脚步。就在他们迟疑的同时，那几个士兵已经把柳萤脚上的鞋子扒了下来，少女一对玉足完全裸露在男人的贪婪目光之下。

“救……救命啊……”柳萤挣扎着高喊道，一个士兵扑上来，用腰间的脏布条塞住了她的嘴，还淫邪地说道：“大爷天天用这个抹嘴，你也尝尝吧。”喊不出声音的柳萤只能徒劳地扭动着身躯，两行清泪划过白皙的脸庞。

“你们给我住手！”

忽然一个霹雳一般的声音打断了士兵们。其中一个士兵站起来极度不满地回头叫道：“是哪个不知死的敢打断大爷的雅兴？”

“我！”

高堂秉从阴影里走出来站到他们面前，面色凛然。这并非是裴绪计划中的后备方案，而是高堂秉实在不能容忍这种事发生在他面前。马忠与廖会一见他挺身而出，也只得随之站出来。不明就里的阿社那则站在远处，有些莫名其妙。

士兵大怒，拿起刀鞘当做武器冲高堂秉砸下来，却被这名靖安司的精英侧身闪过。他利用那士兵侧翼大空的破绽挥出一拳。只听“哎哟”一声惨叫，士兵被一拳打到了墙边躺倒在地。其他三名士兵见状不妙，都抽出刀围上来，高堂秉面无表情地沉着应战，出招不多，但每一拳出去都必然会有人倒下。没过一会儿，四名士兵全被打倒在地不能起来。

马忠和廖会没有上前帮忙，高堂秉是靖安司乃至整个司闻曹的第一格击高手，他的师傅就是华陀的弟子吴普，擅使五禽戏。与他对拳是那几名士兵的不幸。

击倒了那四名士兵以后，高堂秉走到柳萤身前，将她口中的脏布取出来扔掉，从怀里取出一个皮囊，冷冰冰地说：

“给，漱漱口吧。”

柳萤开始似乎没反应过来，直到高堂秉重复了一遍，她才接过皮囊将嘴洗了洗，把它递还给高堂秉，后者。高堂秉伸手将皮囊取回来挂到腰间，他不小心碰到她的手，让少女一瞬间脸红了。

“你能站起来自己走吗？”高堂秉也不搀扶她起来，只是低头对她说。

“能……”柳萤点点头。听到柳萤的回答，高堂秉淡淡说了一句：“请多保重”，然后转身要离去。柳萤“哎”了一声，伸手将他喊住。

“还有什么事吗？”

“不，没有了……”柳萤半撑起身体，欲言又止。高堂秉看了她一眼，面无表情地转身朝巷子的另外一侧走去，马忠、廖会跟在后面好象是跟班一样。

回到“道观”，等候多时的荀诩和裴绪问他们进展如何。马忠将整个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荀诩低头沉思没发表意见，裴绪则咬着腮邦子，一脸说不上是愤怒还是想笑的表情。

高堂秉站出来，目视着前方说：“这一次行动的失败，责任全在我。是我贸然出手导致阿社那无法接近目标，无法与其拉拢关系，我愿意承担责任。”

荀诩抬起头，拿指头敲敲案几，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回答：“你真愿意负起责任来吗？”

“当然！大丈夫绝不会推卸。”高堂秉挺直了胸膛。

“你弄砸了计划，那么就该由你来弥补。那么……就由你取代阿社那的位置，去接近柳萤吧。”



荀诩的这句话让屋子里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高堂秉个性古板耿直，不苟言笑，除了工作以外没有其他任何娱乐——至少他的同僚们从来未发现他有任何娱乐——是一个严肃到有些过分的家伙。而现在荀诩却要派这个最不可能与女性调情的人去使用美男计勾引柳萤。

“我们的目的是让目标对我们的人产生好感，不一定是阿社那，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现在既然是高堂秉英雄救美，已经有了感情基础，派他去是顺理成章。”

荀诩试图给他们解释，但其他人包括高堂秉自己都露出无奈的表情。这一个人事安排实在是太过匪夷所思了。

## 第九章 意外与爱情

三月二日，冯膺一大早就来到了“道观”。他身为这件案子的主管，一直不大放心，惟恐已经惹出大乱子的荀诩又会生出别的风波。到时候不只是荀诩的失败，就连冯膺也会被人质疑领导部下的能力。他必须牢牢地把这头爱四处乱跑的野马套住，确保它按自己的路子前进。

军谋司的从事狐忠也跟随前往。荀诩从他的司里借了两个人，调令上的截止日期是今天，按规定狐忠必须亲自前往销令。

两个人抵达靖安司的时候，荀诩已经等候多时。他一见冯膺和狐忠，立刻带着笑脸迎上去，露出一切顺利的表情。

“调查的进度可有什么线索吗？”冯膺例行公事地问道。荀诩将一份早就写好的报告交到他手中，然后回答：“目前还没有任何显著线索表明魏国间谍的身份，我们甚至无法确定是否真有这么个人存在。”

“哦？”冯膺抬起头，带着嘲讽的口气问，“你是说你比开始调查时知道的更少？”

荀诩抓抓头，尴尬地辩解道：“并不完全是……”

冯膺看到他狼狈的模样，心里不知道为什么好受多了，但口头上还是把他训斥了一番。荀诩唯唯诺诺，表现的颇为恭顺。冯膺满意地想。“看来自从杨参军受辱以后，这家伙是收敛多了。”

接着冯膺又询问了一下具体调查细节，荀诩说因为无法确定间谍的身份，目前只能对图纸、工匠与实物进行有针对性的保护。问题是这三样东西都与军方牵扯很深，靖安司很难插的进脚。

“我给你派的那两个人呢？”狐忠忽然在旁边问道。

“他们刚从第六弩机作坊返回，现在在后屋撰写调查报告。他们似乎是发现了些什么，希望这一次是好消息。”

一般来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但对于从事情报工作的靖安司来说，没有消息就等于是坏消息。

“很好，这次军谋司和靖安司合作的很好。”冯膺满意地点了点头，踱进屋去视察工作。等到他离开以后，狐忠才凑到荀诩跟前，细声道：“喂，对上司撒谎可不是个好习惯呐。”

“这叫做有侧重地进行汇报。”荀诩装作面无表情的样子回答。狐忠嘿嘿一笑，拍拍他肩膀，又问道：“去年九月的那条消息好看吗？”

“非常精彩。”

两个人对视一眼，彼此心知肚明。狐忠没有继续问下去。两个人在这方面很有默契，这种默契在以前很多次行动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很快那两名军谋司的分析员走出来，分析报告刚刚完成。这份报告篇幅很大，是那两个人花了整个通宵搞出来的，他们眼睛都红红的布满了血丝。冯膺这时也回到了外屋，三名司闻曹的高级官员一边传阅报告，一边听分析人员做简报。

分析人员将所有工匠的户籍与个人资料进行清查与归类，将可能会产生叛逃的工匠类型按照几率大小进行排列，并详细附加了说明。他们认为可能性最高的是原籍为秦岭以北、年纪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担任冶炼与组装两个环节的单身工匠。分析人员表示这种类型的工匠缺乏一个稳固的心理基础，容易对周遭环境产生焦虑，而繁重的劳动会让焦虑成倍增加。由于作坊的封闭式管理体制，单身工匠又缺乏家庭作为压力的缓解剂，叛逃的几率最高。

“这样的人在作坊有多少个？”冯膺问。

“有十六名，这里是他们的名单。”分析人员将一片竹简递给他，上面密密麻麻用蝇头小楷写着工匠的名字与档案编号。

冯膺接过名单扫了一眼，把他交给荀诩，问道：“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荀诩为难地说：“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对他们实施十二时辰监控，不过军方的人不会允许我们这么干……只能提醒军方，叫他们自己当心了。”

冯膺断然否决：“不行，若是被杨参军知道，谁负的起这个责？”荀诩没吱声，这时候一直在旁边埋头看报告的狐忠接口道：“我想，不一定要通过军方吧。南郑安

疫馆的所司跟我很熟，可以请他出面，以防治疫病为理由安排一次对工匠的身体检查。届时所有工匠都必须离开作坊前往安疫馆的隔离区，我们可以在那时候对可疑目标进行聆讯。必要时可以借口其有疑似疫病予以隔离，再怎么处置就是我们的自由了。”

“这个办法好！唔，狐从事，你就去联络一下安疫馆吧。”冯膺对自己器重的部下很满意，他拍拍膝盖表示赞赏，转过头换了另外一副语调对荀诩说：“虽然目前还没什么收获，但其他方面的调查不能松懈，有劳孝和你继续督办。”

“是，目前靖安司的人正在全力以赴。”

荀诩说的不错，靖安司的人确实是在全力以赴，尤其是其中那个冯膺所不知道的单位。

就在冯膺视察靖安司工作的时候，高堂秉和其他几个第五台的组员已经抵达了柳吉酒肆，随便找了个地方坐定。这时候还是清晨时分，酒肆里根本没有人，他们几个人看起来格外醒目。

柳萤从后堂走出来，她没想到这么早就有客人，来不及挽鬓，只用一根竹掐子把头发盘起，然后匆忙走来。

“几位这么早就来了？”柳萤热情地招呼道，同时拿块抹布殷勤地把榆木案几擦了擦。几个人讪讪而笑，只有高堂秉还是板着脸，视线平伸，看的出他也颇为紧张。

“我们这早上刚开，灶才热上，有些菜肴不及准备，还请见……”

话还没说完，柳萤职业性的表情有点凝固，因为她已经认出在周围几个熟客之间坐着昨天她的救命恩人。显然这一时刻的沉默让尴尬的氛围上升到了顶点，无论是在柳

萤心里还是在高堂秉的心里，都在飞似的想着问题。

高堂秉其实并非不通人情世故，不过相比自己的其他同僚，他更加喜欢自己的工作。男女之事早已在进入靖安司的时候就规定过：不反对、不主张、不勉强。这三条原则摆在面前，高堂秉对于本职的热忱几乎高于一切。

所以，他没有任何经验。平日里其他同僚私下传阅的春宫图谱他根本不闻不问。对身体的磨练和古板的脾气又避而不谈的态度，总是带给人一种产生遐想的空间。高堂秉更愿意和那些同是为蜀汉效忠的朋友们接触，过多的考虑异性会让自己本就繁杂的日程更加混乱，他是这样理解的。但是这便让此次的行动增添了完全不必要的麻烦。

而柳萤又在想什么呢？这从她有些急促的呼吸和些许泛红的脸颊上能清晰的感觉到，她扭捏了起来。对于一个昨天刚刚经历到龌龊之徒非礼的少女，换做普通人乍一见自己的英雄出现在面前，很可能已经被羞得躲进里屋。可柳萤偏偏不是寻常的少女，她是个很冷静的人，多年的信仰造就出静若坚冰的处事态度。可惜，柳萤或许可以坦然对待侵犯，对待掩饰身份的生意，把笑容和内心分得有条不紊；但是她一样年轻懵懂……如果换做是阿社那样的熟客来当这个英雄，那柳萤也许会猜忌什么，虽然未必想到他们就是靖安司，也会提高自己的警惕。偏偏高堂秉一时的冲动打破了这潜在的危险。

他们四人就这样一直和柳萤对峙着，每个人似乎都没有可以打破局面的话题。假如就这样一直沉默下去的话，别说任务难以完成，对于高堂秉的怀疑大概也会滋生出来。时间在流逝着，柳萤在很慢很慢的擦桌子，身体微微前倾，左手扶着自己每天要擦不知多少次的桌子，右手紧紧抓着抹布，四方桌的面积不大，但是她擦了许久。借着每次擦到远处的时候，柳萤会偷偷想高堂秉望去，她在确认自己没有认错

人。

高堂秉呢？他也一样的在偷偷看柳萤。作为并没太多机会接触到异性的安全部门精英或者非精英，他们能享受到的乐趣无非是看看周围附近酒肆的姑娘；给自己时刻绷紧的神经一点缓冲，而靖安司的几个同僚很偏爱柳萤，或许是因为她还没出嫁的缘故吧，总保留着一点对她的幻想，明知道很不现实却无法阻止这样的想法徘徊在脑海里。

柳萤在十里八乡也是略有薄名的孝女，正因为如此，她对于掩饰隐藏自己的幕后活动更有心得，待人接物上非常有心思。但是就在刚才，她最冷静的心理防线几乎处于崩溃，仿佛全身的血液都奔涌到了心口上.....高堂秉，这个在别人眼里木讷的老实人，在双方抱在不同目的但是又不约而同各自偷看的时候，目光接触上的一刹那，他对柳萤笑了一下，仅仅一下而已，足够让这位方寸已乱的姑娘彻底远离清醒。

“请...请问.....是柳姑娘吗.....”

可惜此时荀诩没有在现场观看，不然他定会为高堂秉击节叫好。就是这样，谁也没想到，首先打破沉寂的人居然是高堂秉。阿社尔、马忠、廖会都吃惊不小，就连柳萤也是，对于她来讲，已经不仅是吃惊的范畴了。别看平时里她打点上下聪明伶俐，但是她和靖安司的人有着一样的弱点，没有真正交过异性朋友。这就好像在饥肠辘辘的人面前摆上美味珍馐，却把他们捆绑在座椅上只给他们看和闻，当然这是种被动的折磨。换到今天的两个主角身上，可以说高堂秉的动机很不纯洁，柳萤被蒙在鼓里。但是他们的前提却一样——没有经验。谁先出手，谁就占据主动，与沙场争雄的分野就在于，从任何角度来看，它们之间没有分别。同样会有生离死别，同样会有刀光血影，同样给人带来痛苦和幸福，同样是一方不彻底征服一方前永不会停歇。现在，高堂秉给了柳萤无法招架的一招。

“哎...啊...我，我是.....”

柳萤的粉脸现在变成了红脸，由于听见问话，她猛的起身，带到了筷子桶。一时间安静的铺面里又开始弥漫着尴尬。与其说是陪客，是荀诩派来看高堂秉不让他出岔子的和事佬，倒不如说是碍事的闲人。

他们现在在捡满地的筷子，脸上满是无法表达的笑容。不过正好把高堂秉和柳萤留出了一个短暂狭小的单独空间。姑娘现在神情扭捏，双手抓住抹布，全然忘记那不是自己的香帕来回揉搓着。高堂秉的观察力不错，这跟他的工作有很大关系，现在柳萤的种种样貌很明显。她眼神游移，不敢直视高堂秉，就连隔着一个桌子的人恐怕也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在发烫、发抖，不坏的身材在自己略显加快的喘息中颠簸。

高堂秉其实也很紧张，他不是情圣，也没什么人教给过他办法，这时候大概是本能在作祟。好在他是个男人，哪怕左手抓住自己的裤子，右手紧紧纂成拳头，手心里的汗水不断涌出。他也还是努力抬头看着柳萤，这使得柳萤更没有还手之力，想走也不是，想留也不是。

高堂秉并不难看，当然和偶像级别的阿社比起来有差距。但是气质上他要好得多。

五禽戏的用处其实不只在强身健体上，就像昨天高堂秉所演示的一样，五禽戏动以制敌，静以养身，别有用心的人还会把它用在不为人所齿的事情上。柳萤面前的男人虽然动机不纯，至少心地是好的。高堂秉的眼睛里闪烁着精光，与常人并不太一样。阿社因为是南蛮血统，给人一种很奔放狂野的感觉。不过在相对封闭的蜀汉地区，高堂秉这样的老实人要更受欢迎一些。

“那...在下没有认错人...”

柳萤含糊的回答着，从声音上她已经确认这个就是昨天的男人没错，不过在白天看上去他好像比昨天的冷漠换了个人，至少她仅存的理智还在思考，他就是恩人，他身边的人都是我这里的常客，以前怎么从没见过他也没听他们提起过，他来干什么？我该怎么办？昨天爹爹让我去好好谢谢恩公，我还想去找找，现在我该怎么办？恩公就在眼前，我却什么也说不出。

高堂秉继续说道：“那...那个...昨日在下...路遇姑娘，恰好替姑娘解围.....放...放心不下姑娘受伤，特...特来探望.....”

柳萤现在几乎听不到高堂秉说话了，高堂秉也很扭捏，她鼓出全身的勇气小声说了一句：恩公你们少等。就跑去后厨，这时候她才发觉自己拿着抹布，匆匆去洗了下手，把凌乱的头发整理了一下重新扎好。按着剧烈跳动的胸口。

她喘着粗气，想平复自己慌乱的心情。反手背摸了滚烫的脸颊，暗自告诉自己要镇定，千万可别是真的喜欢上了这个男人。但是当柳萤偷偷向外看去，阿社他们在交头接耳，高堂秉还是端坐在那里，看得出他也有点局促，刚缓和了一丁点的心又开始猛烈的揪了起来，一股冲动从心口喷薄而出，扩散到全身。柳萤几乎坐到了灶台上，她没什么力气了，绵软无力的身躯勉强支撑在门框附近。

这个可怜的姑娘她确实对“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高堂秉一见钟情了。高堂秉并没有用什么复杂的攻势，柳萤也并非是对“恩人”的报恩才爱上他，命运就是这样的幽默，大概过了一柱香的时间，柳萤才逐渐好一些。

柳萤按捺住自己的情绪，拿着一壶热茶回到他们四个人的桌子旁，筷子已经拾起来了。他们正襟规座在那里，反倒是高堂秉的表情最自然一些。

“几位客官...用点什么小菜...”柳萤能用平常的语气说话了，不过她内心还是激动不



已。她在后厨的时候，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并不清楚，不过高堂秉现在轻轻站起身来，说：姑娘看来并无大碍，那在下就告辞了。说罢他自己没动，其他几个人却纷纷先跑了出去。这突如其来的过程打乱了柳萤本来的计划，她本想给高堂秉深施一礼，至少让她能稍微占据点主动。结果她现在连恩人的名字都不知道，自己又动了性情，如果高堂秉这一走，今天自己就什么都别想干好了。

“恩公留步！”柳萤的举动让双方的隔阂愈加消弭了。“敢问姑娘何事？”高堂秉的气势瞬间盖过了柳萤，把她那小小的计划打得烟消云散。“小...小女子请教恩公高姓大名.....”紧张似乎不复存在了，他们逐渐开始自然了起来。“姑娘客气了，在下姓高堂，名秉，现在军中任职。”

“哦...高恩公...小女子在此谢过恩公了”说罢她深施一礼，高堂秉中计了，他没多想，就习惯性的去扶柳萤，触手温软的女儿身躯让他的脸“腾地”红了起来。

高堂秉赶紧松开了柳萤的胳膊，又开始有点结巴的说到：“姑...姑娘...在下还有事.....先...先告辞了...”他现在也不知道该如何下去，而很近距离接触到男人的柳萤又何尝不是很紧张呢。“恩...恩公...小女子这里有香囊一个，可否请恩公收下.....算是谢礼吧。”说到最后，柳萤的声音几乎已经听不见了，把头埋下去，让高堂秉看不见她的表情。那这位现在不知所措的男人该干什么，躲去暗处偷看的阿社尔他们攥着拳头，互相按着对方的头想看得更清楚一些，却又怕暴露在偷看的行为。不过当他们看高堂秉拿走了柳萤手里的东西，就知道他已经接近成功了，高兴得捂着自己的嘴边互相点头边互相打身边的同僚，现在谁也不觉得疼，反而觉得更高兴。

高堂秉走了过来，廖会一把把他抓了过来，“好小子，真有你的！”“没看出来啊，平时深藏不露，想不到还挺有一手的！”

“这就算是成功了吗？”

高堂秉有点疑惑，他比这些兄弟们明显欠缺经验。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下一步把她约出来就算成了”看得出其他人比他自己更兴奋。

“约出来？她今天约我后天陪她一起去取酒，我答应了，这算约出来了吗？”

阿社尔大叫道：“你这个笨蛋，迟钝到如此地步！”周围三个人一阵轰笑。高堂秉为了避免尴尬，立刻换回到严肃的表情说道：“我们快回去向荀大人复命。”

就在一个伪装的爱情故事茁壮成长的同时，距此十几里外，一个挑着柴禾的樵夫缓步走过南郑青龙卫所的门前。

这条路靠近离山的北部山麓，所以偶尔会有去打柴或者打猎的樵夫与猎户取道这里返回南郑城中。他的两挑柴扎的特别大，交错的柴棍构成两个长满刺的圆塔，上面用藤条简单地捆住，将扁担的两头压的弯弯的，不过这个健壮的樵夫看起来并不怎么吃力。

他挑着担子晃晃悠悠地走到卫所前面，忽然发现前面簇拥了好多人。他走过去一看，才发现往常畅通无阻的道路今天被封锁了。卫所的巡吏们在路面上横起了两排木栅，一个一个地对过往行人进行查验。在路旁还竖起来一块木牌，上面贴着丞相府的告示，写着从即日起临时设立关卡云云，但公文中对为什么设立关卡却语焉不详。

这是丞相府应靖安司的要求所做的一项举措，荀诩希望能在南郑城周围形成一条由靖安司、丞相府下辖卫所构成的过滤网，以便能有效控制人员流动。

这位樵夫乖乖地排在队伍中等待着巡吏的查验。队伍前进速度很快，因为巡吏们只是看看名刺，再随便问上几个问题就放行了，很快就轮到了他。樵夫把柴担挑到木栏前搁下，揉了揉肩膀，从怀里掏出名刺恭敬地递了过去。

两个巡吏拿着名刺端详了一下他，没看出什么破绽。其中比较年轻的那个巡吏把名刺还给他，随口问道：“你是要去南郑城里卖柴吗？”

“是的，是的。”

年轻巡吏踢了踢那堆柴火，随口开了个玩笑：“呵呵，不简单，这么一大担柴也扛的动，不是搁了什么别的东西吧。”

樵夫的脸色“唰”地一下变白，下意识地朝柴堆紧张地看了一眼。他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连忙用手擦擦额头来掩饰。这一个细微的动作被年长的巡吏看在眼里，他眯起眼睛，疑惑地看了看这家伙，走上前去招了招手。

“你，过来一下。”

樵夫没有动。

“听到没有，过来一下！”

老巡吏喝道，樵夫这才百般不情愿地挪动脚步。老巡吏指着他身边的柴担命令道：“把它给我拆开。”

“都是柴，大人，没什么可看的……”樵夫恳求道。

“我让你拆开它！”老巡吏重复了一次。可那樵夫面色煞白地呆在原地，就是一动不动。年轻巡吏见状，警惕地从腰间抽出漆成黑色的硬木棒朝樵夫走去，而老巡吏

则走到柴堆前蹲下身体，开始解藤条。

就在柴堆被拆散的一瞬间，樵夫大叫一声，猛然推开年轻巡吏，转身朝相反方向狂奔。现场一下大乱，几名等待查验的女性尖叫起来，男性们则惶恐地躲到了一旁。五、六名巡吏从卫所里迅速冲出来，沿着樵夫逃去的方向追去。还有人爬到卫所顶上吹响号角，召唤远处的巡逻队。

这一带山路虽然崎岖，但山坡上没有什么树木，一目了然，樵夫根本无处藏身，只能沿着陡峭的山脊玩命地跑着，后面卫所巡吏穷追不舍。就在此时，右侧又出现了三名骑马的巡逻队士兵，他们一看到樵夫，立刻呵斥着坐骑围了过去。他们的坐骑都接受过特殊的训练，能在这样的山路上如履平地。樵夫见山顶方向被封住了，慌不择路，转身朝左边逃去。结果他十分不幸地发现自己前方是一处悬崖，而随后赶上来的追兵站成了扇形朝他逼来，退路已经完全被封锁。

樵夫见已经走投无路，只能惊恐地朝悬崖边缘一点一点地蹭去。几粒小石子被他的脚踢下崖底，半天才发出声音。巡吏们抽出棍棒，小心翼翼地接近他，站的最近的年轻巡吏喝令他立刻乖乖束手就擒。

这个樵夫绝望地仰首望天，高喊一声：“师君赐福！！”，然后转身从悬崖上跳了下去.....

靖安司接到这一事件的报告是在当天晚上，负责初审情报的人本来认为这只不过是一起普通的走私潜逃案，打算直接送档；后来裴绪无意中看到，就将这件事说给了荀诩。荀诩听到青龙卫所这个名字，觉得有必要去深入了解一下，因为军器诸坊的总务就在那附近。他本人正在为柳萤与筹备工匠体检的事情忙的不可开交，于是就指派阿社尔前去调查。

阿社尔本想继续跟着高堂秉看热闹，忽然被抽调来做这样的工作，心中有些不愿意。不过命令就是命令，于是他连夜赶往青龙卫所。

今日入夜后的青龙卫所与往常不同，在卫所门外挂起了两盏灯笼，而巡吏长则站在门口焦急地眺望着南郑方向的大路。巡吏长是个谨慎的老官僚，他急切盼望着靖安司的调查人员到来，到时候那个麻烦的樵夫就可以交给他们，自己就不必负责什么了。

很快，黑夜中传来一阵马蹄声，巡吏长松了一口气，整了整衣襟，走下台阶拱手相迎。等到阿社尔走近，巡吏长忽然才注意到这个靖安司的“道士”居然是个南蛮人，不禁投来一束疑惑的目光。

“你觉得我象是南蛮人吗？”阿社尔故意问道。

“啊……”巡吏长没料到他会这么问，一时间不知道回答什么好。

“放心好了，我不会浑身散发出瘴气，因为季节还没到呢。”阿社尔觉察到了巡吏长的心思，于是开了个玩笑。后者把这误读为是一种愤怒，吓的摆了摆手，连连说：“没有的事，没有的事。”

阿社尔吓唬完巡吏长，径直进了卫所。卫所大堂中有七、八名巡吏，他们是今日参与追捕行动的人；他们被告之在靖安司的人抵达之前都不能离开，于是只好饥肠辘辘地耐心等候着。阿社尔心里很同情这些基层人员，于是省略掉了寒暄，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道：

“当时检查犯人的时候你们谁在场，我希望听到亲临者的描述。”

那一老一小两名巡吏站出来，把整个事情经过讲了一遍。阿社尔听完之后，皱了皱

眉头，问道：

“他的身份清楚了吗？”

“他是辽阳县里的一个农民，叫于程，本地民籍，至少名刺上是这么写的。”

“那么现在他人呢？”

“死了。尸体我们已经从悬崖底下找到，现在就搁在地窖里。”

“带我去看看。”

于是由老巡吏擎着一柄烛台带路，阿社尔、巡吏长和那名年轻巡吏紧跟在后面。一行人沿着狭窄的阴暗台阶来到了卫所的地窖。

在三月的汉中，地窖相当阴暗，而且干冷，墙壁上都挂着一丝一丝的白霜。老巡吏把烛台高高悬起，光芒也只能照到周围一点地方而已。尸体就停放在地窖的正中央，扭曲的身体僵硬地横卧在一块门板上，上面被一张草席潦草地盖着，在忽明忽暗的烛光照耀下显得格外恐怖。

阿社尔走近尸体，叫老巡吏把烛台放低，然后俯下身子掀开竹席。于程的尸体摔的血肉模糊，腹腔内的内脏被挤压的粉碎；由于他是面部着地，所以五官完全变形扭曲，只有一只眼球稍微脱出了眼眶，兀自空洞地望着天花板。

阿社尔厌恶地抽了抽鼻子，用手指将于程的眼球推回眼眶内，合上他的双眼，然后抬起身体示意可以离开了。回到楼上以后，巡吏长指着地上说：“我们还在这个人的柴堆里找到些东西。”

在旁边地板上扔的是于程的遗物。搁在最上面的是一盘异常结实的麻绳、两把抓钩

与一袋滑粉，还有一个布包。阿社尔把它打开，发现里面是三根制作精良的铜针，两寸见长，针上有倒钩与凸刺，不知道做什么用的。

“这是做什么用的？”阿社尔指着铜针问。周围的人面面相觑，都摇了摇头。阿社尔没办法，只好将盛放着铜针的布包小心地折好，揣到怀里，在竹筒上敲了一个“物证已取”的印鉴。

“尸体你们就地烧了吧，骨灰回头叫他们乡里的人来取。其他遗留物先存放到你们这里。”

阿社尔交代完以后，转身离开了卫所。他在门口把自己的坐骑从柱子上解开缰绳，翻身夹夹马肚子刚要离开。忽然那名年轻巡吏从门里追了出来，叫着请他留步。阿社那牵住缰绳，就在马上问道：“你还有什么事吗？”

年轻巡吏把吏帽捏在手里，有点犹豫地说：“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得上线索……其实只是个小细节……可能无关紧要。

“要紧与否，这个由我们来判断。”

“唔，是这样……”年轻巡吏呼出一口气，“那个樵夫被我们逼到跳崖的时候，我站的位置离他最近，我听到他临跳下去之前喊了一声‘师君赐福’。”

“师君赐福？你确定没有听错吗？”

“绝对没有，我那时候离他也就十几步的距离吧。”

阿社尔点点头，掏出马匹挎袋里的笔墨，把这句话写在袖口，然后策马离开。

回到靖安司，阿社尔将在卫所看到的情形汇报了一遍，并把那三枚铜针拿给荀诩

看。荀诩接过铜针和裴绪在灯下看了半天，也看不出个究竟。这时候又有好几份报告送到荀诩桌前，荀诩看看这些堆积如山的报告，按按太阳穴，叹了口气，对阿社尔说：

“你也看到了，我这已经快忙的象丞相府了……这样吧，军技司的谯从事今天在南郑公干，你叫靖安司开封信给你，去问问他看。技术方面他是最权威的。”

“不过……”阿社尔看看外面天色，有些为难，现在已经接近午夜了，正常人都已经安息很久了。

荀诩没有回答，只是挥了挥手，叫他快去办理，然后又埋到了案几前。阿社尔没奈何，重新将布包揣进怀里，找裴绪开了一封信，然后前去找谯峻。

谯峻今天到南郑的目的是向诸葛丞相汇报军器研发进度，晚上就下榻在丞相府附近特别为他安排的馆驿之中。阿社尔骑马从“道观”一口气飞奔到馆驿之前，只花了四分之一个时辰不到。他一到目的地，就直接跑到馆驿大门口“砰砰”地大声拍门。

等了半天，才见一个老驿卒把门“吱呀”打开一条缝，不耐烦地嚷道：“谁啊，这么晚了还拍门。”

阿社尔摆出一副严肃的表情对老卒喝道：“靖安司，紧急公务。”

“唔？”老卒似乎有些耳背。阿社尔把信从门缝塞进去给他，老卒哆哆嗦嗦拿起火镰啪啪地打火。阿社尔等的不耐烦了，一掌把门推开，直接喝问道：“谯从事住在哪间屋？”

“住在左边第三……喂，你不能进去，现在大人正在休息呢！”



“这是紧急公务！”

阿社尔甩脱老卒，大步走到左边第三间房。谯峻毕竟是一司之长，阿社尔也不敢太过粗暴，先是轻轻地叩了叩门，见没动静，又加重了力度。一会从屋内传来一个老人愤怒的咳嗽声。

“咳……咳……谁在外面捣乱！？”

“请问是军技司谯从事吗？”

“现在是什么时候！滚！”

“在下是靖安司的人，找您有紧急公务。”

屋子里的声音忽然沉寂下来，忽然门“唰”地一声被拉开，只披着一件羊皮袄的谯峻出现在门口。这个老人两团眉毛纠在一起，咆哮道：“深更半夜把老夫从被子拉起来，到底你们靖安司有何贵干？”

阿社尔把布包拿出来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是想请您鉴定一样器具。”

谯峻一听，怒气在一瞬间消失。他从阿社尔手里接过布包打开瞥了一眼，一言不发，快步转身到馆驿中的案几之前，将灯点燃，跪下来全神贯注地摆弄起那三枚铜针，不再理睬阿社尔。

“真是个典型的技术官僚。”阿社尔站在他背后感叹道。

大约过了三柱香的工夫，谯峻把手里的铜针放下，转过头来问道：“你们是从哪里弄到这些玩意的？”

“是从一个樵夫手里得到的。”

“樵夫？”

“对，准确地说是在他的随身柴火里搜查出来的。”

“这不可能。” 谯峻断然说，举起其中的一根铜针，“要制成这么精细的的铜器，从冶炼到打磨是需要很高技术能力和必要工具，绝不是个人所能拥有的。”

“可事实就是如此。” 阿社尔礼貌地回答，“您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吗？”

“唔……” 谯峻抿着嘴唇想了想，说道：“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东西。从它的形状和大小考虑，应该不会是某一件机械的零件，更象是一把工具。你看，铜针尾部正适合一个人用拇指与食指夹住，而这个倒钩明显是用来做拔、带之用的。”

“难道是掏耳勺？” 阿社尔话一出口就后悔了，生怕自己信口胡说惹恼了这个性格古怪的老头子。出乎他的意料，谯峻没有发作，反而陷入沉思。忽然，老人“啪”地一拍案几，桌上的烛光猛地颤悠了一下。

“对了！你说的对！”

“啊……难道真的是掏耳勺……”

“不，你提醒我了。” 谯峻一涉及到机械就会变的健谈，兴奋的象孩子，“这东西与掏耳勺差不多大小，形状也很接近。也就是说这件工具是用于类似于耳洞之类的细长空间进行精密的调校作业。”

“也就是说……”

“是锁孔。” 譙峻严肃地说道，“而且是专用于金属簧片构造的锁。”

阿社尔听到这个结论，有点发楞。老人站起身来，叫老卒拿一把锁头过来。很快老卒颤巍巍地捧来一把双拳大小的蝶翅铁锁递给譙峻。譙峻将铁锁锁住，然后把三枚铜针依次插入锁孔之中，互相支撑；然后他轻轻地以一种奇妙的韵律摆动其中的一根，只听到“喀”的一声，锁应声而开。

譙峻回过头来，冲阿社尔颇有深意地点了点头。

阿社尔带着这一发现回到“道观”，恰好赶上靖安司的忙碌告一段落，值班的各人都歪歪斜斜地靠着柱子或者伏在案上昏睡。他径直走过这一群人，来到荀诩的房间前。荀诩还没有睡，他与裴绪两个人正埋在无数的卷宗与竹简里，提神用的亢神香悠然自屋角的香炉里飘扬而出。

“荀从事，我回来了。”

“哦，你回来了？” 荀诩继续在翻着竹简档案，“怎么样？譙峻看出来什么吗？”

“是的，根据他的判断，这三枚铜针是用来开锁的。”

一听阿社尔这么说，荀诩猛地把头抬起来，神色讶异：“你说这是开锁用的？”

“不错，而且是专用于金属簧片结构的锁。” 阿社尔又补充道。

荀诩把这三枚铜针甸在手里，感觉到有一丝模糊不清的头绪若隐若现，但又说不清是什么。裴绪在一旁将两卷竹简拢好，拨了拨烛光，也凑过来。他提醒荀诩和阿社尔说：“南郑普通民家用的多是竹锁或是木锁，象这种复杂簧片结构的铁锁，一般只有府司之类的官方机构才会使用。”

他说的不错，现在靖安司就用的是这种锁。荀诩立刻从后房的木箱上取来一枚，阿社尔学着譙峻的手法用三枚铜针插进锁孔，然后缓缓拨动。开始时候失败了好几次，不过很快他掌握到诀窍，顺利地把锁弄开了。

荀诩盯着被三根小铜针轻易征服的大锁，不禁叹息道：

“裴都尉，记得提醒我，这件事一结束就把这个家伙调到其他司去，太危险了。”

阿社尔嘻嘻一笑，想伸手去拿那锁头。一抬袖子，他猛然看到自己写在袖口的那四个墨字，一下子想起来那年轻巡吏所说的话，连忙对荀诩说：“哦，该死，我忘了那樵夫的事情还有一个细节。”

“唔？怎么？”荀诩一边随口应道，一边也学着阿社尔的手法，将铜针伸入锁孔捅来捅去。

“据追击的巡吏说，于程在跳崖之前大喊了一声‘师君赐福。’”

一听到这里，荀诩的动作陡然停止，取而代之的是混杂着惊愕与激动的神情。

他“啪”地把东西搁到一边，站起来双手板住阿社尔的肩膀，大声问道：“你确定是这四个字吗？”

“……唔，因为那个人当时距离他才十几步。”阿社尔被荀诩的反应吓了一跳。

荀诩松开他肩膀，背着手在屋子里急促地来回走动，嘴里还念叨着什么，这是他心情激动的表现。阿社尔有些莫名其妙，就问裴绪。裴绪大概猜出了八九分，但他只是丢给阿社尔一个眼色，让他自己去问。

“荀大人，您想到了什么吗？”

荀诩听到问话，这才停住脚步，勉强抑制住自己的兴奋，说道：“你可知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阿社尔是南蛮人，虽然对中原文化颇多涉猎，可毕竟不很精熟。

“‘师君’这个词，是张鲁创的五斗米教专用术语。他们的普通信徒被称为‘鬼卒’，中级领导者被称为‘祭酒’，而身为最高精神领袖的张鲁则被信徒们称为‘师君’。他死以后，他的儿子张富继承了这一名号，至今仍旧在被汉中的地下五斗米教徒所使用。”

“也就是说，这个于程是五斗米教的人？”

“不错。”荀诩严肃地点了点头，“五斗米教的人携带着专开府司专用铁锁的器具企图穿越青龙卫所，这本身就足以让人怀疑。要知道，在青龙卫所附近的正是军器诸坊的总务所在，而弩机图纸就恰好存放在那里。再考虑到魏国间谍与五斗米教之间可能的合作关系……”

“那……我们必须立刻去通知军器诸坊严加防范！”裴绪站起身来。

“且慢……这对我们其实也是个机会……”荀诩拦住了裴绪。这么长时间以来，魏国间谍对于靖安司来说一直是个扑朔迷离的谜样人物，靖安司连他到底存在不存在都无法掌握。现在终于让荀诩触摸到了一个切实的机会可以接近他，确认他，并且逮住他。

“总算有一缕阳光照到你这个黑影上了。”荀诩心想。

而此时在距离荀诩十几里以外的神仙沟内，“烛龙”把一包东西递到了糜冲手里。

“这一次不要弄丢了。”

“我知道，那么计划是否按原来的进行？”

“为配合你的行动，我已经对他们发出了命令，擅自更改军令会引起不必要的怀疑。只有今晚一次机会。”

“了解。”

“另外.....我听到一个有趣的消息。”

“与这次的东西有关吗？”

“无关，但我认为你应该将它一起送回陇西给郭将军。”

“是什么？”

“诸葛丞相将会在这个月底对陇西又一次发动袭击，目标是武都与阴平。”

“目标是武都与阴平，我知道了，我会带给郭将军的。”

然后两个人趁着夜幕各自消失在不同方向的黑暗之中。

几个时辰以后，太阳又一次自东方升起，无论蜀还是魏的日历都翻到了三月三日。

## 第十章 爱情与圈套

今天各个方面的人都在紧张地忙碌着。高堂秉与第五台的人继续与柳萤周旋；裴绪亲自前往南郑北二十里的辽阳县调查于程的户籍以及社会联系；而荀诩则率领第三台的人秘密来到了位于青龙山半山腰的军器诸坊总务。

总务和让靖安司丢尽了脸面的军器作坊不同，后者专司生产，而前者只负责行政事务，所以总务的主管记室一般由文职官员来充任。现任总务记室的名字叫霍弋。霍弋只有二十多岁，但背景深厚，其父霍峻生前是梓潼太守，是刘备入川时的功臣之一。而霍弋自己原本则是皇帝刘禅身边的谒者，因能力出众而被诸葛亮特意调来了汉中，被人视为是蜀汉第三代高级官员预备役中的一员。

荀诩与霍弋在成都有过数面之缘，彼此都很友善；加上霍弋本身出自行政系统，他治下的总务没那么多军方味道；于是当荀诩提出要求总务设置埋伏的时候，他没有遭到象去弩机作坊那样的重重阻力，霍弋听到他的要求后立刻就答应了。

不过霍弋是一个耿直的人。荀诩将自己的计划告诉他以后，他直言不讳地说道：“荀从事您如何肯定敌人一定会在这几天活动？他们的器具已经被靖安司截获，即使他们还有第二手准备，按照一般常理也会将计划推迟才对。”

荀诩暗暗佩服霍弋的敏锐，他解释说：“呵呵，他们的时间表和我们一样紧凑，拖延会让他们的处境更加危险；而且，为了降低他们的警惕，我耍了一个小花招。”

他摆了一个手势，没有继续说下去，霍弋清楚他的工作性质，于是也没有追问，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希望一切如公所料。”

荀诩的小花招很简单，他将于程的所有遗留物都送交南郑县丞，由他们出面发布了一个公告：宣布前日有一名樵夫抗拒卫所查验，最后跌落山崖而死；有认识他或知其内情者请速报之于南郑县丞云云。这就等于告诉敌人，于程的死被南郑当局当作是一次意外事件，并没有引起靖安司的注意

霍弋取来总务的平面图和几块石头铺在案子上，对荀诩说：荀从事，这是我们目前的布防情况。”

总务设在青龙山半山腰的一处平地上，平面看起来象是一个面东背西的丁字形。正门进入后是一条长廊，两侧是书吏房；总务的记室——弩机图纸就存放在这里——位于长廊的末端；记室向左右两边各伸出两排耳房，每一侧大约有三、四十步长。在总务大院的南、北两侧院墙外围还留有两处空地，可供四个人并排而行。霍弋拿小石子代表卫兵依次摆在图上，并做了讲解。

“霍大人，为什么这里不安置些护卫呢？”荀诩忽然指着记室的西侧。北、南、东三个方向都放置了石子，唯有此处留着空白。

“哦，因为记室背靠着的是一处峭壁。”

“峭壁？”

“是的，我们总务记室的后方依傍着一处悬崖，其下异常陡峭，莫说是人，就是猿猴也难以攀援。这一道险要就顶十万雄兵了。

荀诩将信将疑，他从记室里走出来绕到后面一看。地形果然如霍弋所说，这间木制建筑的后面下临一段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峭壁的急坡，坡面几乎与地面垂直，上面尖石嶙峋。

荀诩满意地点点头，回到屋子里。两个人围在布防图前继续你一言我一语地交换着意见，荀诩发现霍弋这个人与情报部门天然投契，无论思维方式还是行事风格都很接近，他几乎有点想把这个人挖来靖安司了。

正在这时，一名总务的侍卫来到了房间门口，冲里面张望。霍弋注意到了他，连忙对荀诩说了声失陪，然后走出门去，与那侍卫交谈。过了一阵，霍弋回到屋子里来，手里捏着一片谦帛，神色有些古怪。



“怎么，霍大人是有公务要忙？”

“阿，怎么说呢，这可真是赶巧了。”霍弋将谦帛递给荀诩，后者注意到谦帛以赭丝绕边，显然这是一份丞相府发出的公文。这份公文说鉴于近日军团调动，城防警卫人手不足，要求总务调拨一部分卫兵前往支援。

蜀国一直以来深受兵源不足的困扰，诸葛丞相不得不将有限的兵力尽量编列入野战部队，结果导致各地包括南郑的地方守备部队缺额现象严重。一旦主力军团进入战备状态，南郑就不得不在各职能部门抽调卫兵来填补留下来的城防空白。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看来，这几天晚上就要全靠靖安司的人独立行动了。”霍弋带着歉意说，荀诩叹了口气，这是丞相府的命令，不能违令；他又不能去申请取消这一调令——如果这次行动被杨仪或者魏延知道，谁知道会闹出什么事来。

荀诩从布防图上取下几枚小石子，看了看地图上所剩无几的石子，重新开始摆布起来。

他们两个都不知道，此时糜冲和黄预正伏在总务邻近一片高处的岩石之间，透过岩石交错之间的缝隙窥视着总务大院的动静。他们从早上开始就潜伏在这里，现在终于看到大院中有了动静。

二十几名蜀军士兵在长官的喝令下迅速跑到了院中的空白场地集合，然后站成两列纵队，在霍弋的率领之下徐徐开出了总务，沿着山路朝南郑城内走去。

“看来‘烛龙’大人果然了得！”黄预兴奋地低声说道。“烛龙”对蜀军的警卫部队简直就是如臂使指。

糜冲盯着已经变得冷清寥落的总务，面无表情地说道：“他这也就是冒了极大风险的，我们可不能浪费这个机会。”

“那么我们今天晚上按原计划行动？”黄预问道，“虽然于程兄弟不幸身死，但我已经找了合适的人接替他的位置。”

“没人发现于程的真实身份？”

“有人在卫所前发现了于程兄弟的认尸通告，看来是没有觉察，否则靖安司的人早就介入了。”

“唔，既然如此，事不宜迟，我们今天晚上动手。”

糜冲说完从岩石坑里爬出来，拍拍身上的土，转身走下山去。黄预紧紧跟在后面。

为防万一，他们留下了一名五斗米教徒继续瞭望。两个时辰以后，这名监视者注意到有两台顶端缀着孔雀翎的幕车来到了总务，它们停在了门廊附近，恰好被翘起的飞檐挡住了视角。两名文官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了总务的本馆门口，他们与守卫交谈了一会儿，就回到轿子里。十六名轿夫抬着轿子按原路返回，很快消失在山路尽头。

“这两个当官的真是爱讲排场……”监视者打了个呵欠，不无嫉妒地想到。

他不知道，这两台轿子里挤在一起的是十名靖安司行动组的成员，他们已经悄无声息地潜入了总务院内。讽刺的是，荀诩以这种秘密方式运送靖安司“道士”进来，不是为了防备魏国间谍，却是为了防军方与司闻曹本身的耳目。

三月三日的白天平静地过去了，入夜以后，实行宵禁的南郑城变的分外安静，而位

于青龙山荒僻山岭之上的总务则更显得寂寥无比。

就在这一片貌似平静的夜幕之下，一个黑影悄悄地接近总务大院，他巧妙地利用山脊起伏的曲线，将自己的身影在大部分时间内都隐藏着黑暗中。

军器诸坊的总务按照编制一共有三十五名卫兵，其中二十五名在任，十名流休。现在被南郑城防调走了二十名，于是今晚实际上负责巡逻的只有十人。由十个人负责二十五个人的巡逻区域，实在是十分勉强。于是总务大院四个角楼只有两个前楼各派了一人驻守，正门看守两人，余下的六人则分为两人一组来回在丁字走廊巡回。无论巡逻间隔和密度都差强人意。

黑影游到北侧耳房的外墙，贴着墙根朝角楼张望。这位置的角楼今天没人看守，也没有点起火把。黑影确认自己不会被看到以后，从怀里掏出一把飞钩，在钩上系上麻绳，然后用力朝墙另一边扔去。飞钩唰地飞过墙头，特制的回钩铁头“啪”地一声吃住了泥砖砌成的总务外墙内侧。

黑影拽了拽绳子，确认第一个钩已经牢固，然后又取出第二个钩如法泡制。接下来，他在手里沾了些滑石份，双手以两根麻绳为支撑，手脚并用朝上爬去。只一会功夫就攀上了墙头。他第一个动作就是伏下身子，因为巡逻队恰好从墙内侧走过来。两名卫兵懒散地用目光扫视了一圈院子，就回转过去。

黑影立刻抓紧这个空档把两根绳子从另外一边拽过来，垂到墙壁内侧，这是为突发情况准备退路。接下来他借助绳子溜下墙头，在耳房走廊的柱子旁蹲下来。在这样的夜色下，除非走到柱子旁边，否则不可能发现这个穿着黑衣服的人。

几乎就在同时，守卫在大门的警卫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在远处的黑暗中似乎有什么东西正朝这里移动，夜幕中看到星星点点的绿色。他急忙叫醒另外一个同事，两

个人盯着看了半天才觉察到这是野狼。

“野狼？！”

虽然汉中多山，经常可见豺、狼、獾之类的野兽，但在靠近南郑的总务附近看到狼还是第一次。而且不只一只，而是七、八条狼，它们皮毛枯黄、精神萎靡，在总务门前慢慢地踱着步。

“喂，你们快看，有狼！”前角楼上的士兵大喊道，声音里兴奋大过警示。这里有十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对付七、八条野狼不成问题，狼肉对于这些贫苦士兵来说是不可多得的牙祭。

三支巡逻队听到叫喊以后，纷纷从两侧耳房与长廊赶到大门口。这一群士兵望着狼群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有的说现在应该把十个人集中起来一起冲出去打狼；有的说应该留下来看守，不能擅离岗位，一时之间莫衷一是。在漫长乏味的夜间巡逻期间，这多少也算得上是一种消遣。

而黑影就趁这三支巡逻队全部离开了巡逻区域的机会，从北侧耳房猫着腰飞快地跑到了记室之前。记室门前挂着一把小锁。黑影很轻易地用铜针捅开，然后屏息宁气地推开木门走进来，转身把门从里面关住。

现在黑影距离他此行的目的只有五步之远了。

他先回头透过窗格朝外看去，那一群士兵还在门口兴高采烈地争论着，看来一时半会是结束不了。于是黑影放心地从怀里取出铜针，直接走到记室正中央的一排木箱前，蹲下去努力在黑暗中分辨上面的字样。

这些桐木箱子造的很厚实，外层刷着红漆，四角还用铁皮包裹着。十几个箱子一字

排开，有大有小，大的能装下两个人，小的则只有一捧的尺寸。他从右边开始一个一个看来，很快发现其中一个小木箱的封皮上写着“内府存录甲”五个字。黑影伸出手慢慢摩挲了一阵箱前的铁锁，然后将铜针慢慢探进去，熟练地鼓捣了几下，只听“咣”地一声，锁应声而开。

黑影掀开箱子，看到里面整齐地摆放着数卷绢制文书。他一卷一卷地拿起来看，终于看到其中一卷上面的封条写着“元戎制法”与“蜀都制法”；他如获至宝，立刻将这一卷封条撕开，展开绢纸细细端详。

就在这时，一个冷冷的声音在他背后突然响起：“图纸好看吗？”

黑影悚然一惊，急忙回头看去，只见记室外面脚步纷乱，突然间涌出了许多人影，其中为首者正隔着窗格向里面的他望过来。

埋伏在总务的荀诩已经等候多时，现在他终于与这个魏国的间谍直面相对。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危机，黑影的第一反映令人咋舌，他以极快的速度冲到门口。两名士兵正要推门进来，被他在里面突然一推，竟将那两扇大门硬生生地重新关上了。紧接着，他用身体顶住大门，掏出铁锁从里面把门锁住，闪身朝记室的后堂跑去。

荀诩冷笑了一声，记室中并没有其他的出口，对方将门锁上实际就等于是自己被瓮中捉鳖。于是他命令手下人强行砸门。总务的木门并不很坚固，很快便被砸开。荀诩带着人呼啦啦地冲入漆黑的屋子中，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搜！”

荀诩下令，记室并不算特别大，那个家伙一定就在其中的某个角落里。几个人举起

火将整个屋子照的灯火通明，前堂后堂搜了一个遍，结果还是一无所获，黑影就象是凭空蒸发了一般。

看着迷惑不解的手下们，荀诩沉稳地做了个镇定的手势：“他一定就在屋子里，仔细搜！”

记室除了文书箱子与必要的屏风、案几、烛台、香炉以外，并没有其他的物件。如果在这里没有的话，那么只有一种可能了。荀诩想到这里，把头向上抬去，看到屋顶那根粗壮的大梁。

记室是一栋独体建筑，虽然它的内部分隔成了前、后两部分，但顶棚结构却是一体的。一道大梁自上方贯穿着前后两室。

“快守住门口！”

荀诩急忙回头大喊，在门口附近的两名靖安司“道士”听到长官声音，连忙左右张望，却什么都看不到。猛然之间，这两个人感觉到头顶一阵古怪的声音，一抬头，却见到一团黑影从天而降，一下子砸到了他们身上。只听两声惨呼，那两个人被重重砸倒在地。大梁距离地面有几丈高，一个百十斤的人跳下来，其去势之沉重，足以要人命了。

因为有他们两个倒霉鬼当垫子缓冲，黑影反而没有摔伤。他从两个人身体上爬起来，飞也似地冲出了门口。

荀诩立刻呼叫屋子里所有人出门去追，同时心里暗暗敬佩。从记室地面到屋顶大梁有三丈多高，这个家伙居然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攀缘上去，然后顺大梁爬到门口上方，巧妙地利用高度砸倒两个人然后逃走，无论其敏捷程度还是急智都相当惊

人。

不过这对于形势并无多大改善，原本在讨论捉狼的那些总务卫士现在全在门口守着，一见黑影冲出屋子，都拿起武器逼上去。黑影见无路可逃，情急之下甩出一枚铜针扎中了旁边冲过来的一名卫兵，然后趁那名士兵倒下的空档朝北侧耳房走廊方向冲去。

这时另外两名卫兵从左右两个方向扑过来，黑影脚不松劲，在奔跑途中以巧妙的角度闪过他们的攻击，一拳一脚，干脆利落地把这两个人打翻在地，俨然也是一位搏击的高手！冲住记室的荀诩刚好看到这一幕，心里懊悔应该将高堂秉带来，他的五禽戏一定可以制服的这个家伙。

黑影这时候已经逃到了墙下，他飞快地顺着刚才预备好的绳子爬上墙头，跳去了另外一侧。尾追他到围墙底下的士兵们一筹莫展，他们没办法爬上去。荀诩见他的身影消失在墙头，也不着急，只是挥挥手，率领靖安司的“道士”与总务卫兵朝大门跑去。

黑影跳过高墙落在地上，他顾不上揉一下发麻的脚面，扭身要跑。这时只听一阵震耳欲聋的锣声陡然响起，在北墙东边一下子冲出来七、八名全副武装手持长矛的士兵，他们站成两排，“喝”地一声将长矛挺直，组成一道尖利的墙壁，将黑影唯一的逃脱路线完全堵死。

这是荀诩预先埋下的一手，他在冲入记室的同时也派了两队人马前往南北两侧高墙外围警戒，以备万一。结果北侧的警戒果然起了关键性作用。

即使黑影搏击能力再强，也无法与七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对抗，他迟疑地停住了脚步，似乎被震慑住了。这时荀诩又带着大队人马从正门绕到北墙东头，让原本就坚

不可摧的人墙更加厚实。而北墙的西边尽头则是一片陡峭悬崖。

前有追兵，后无退路，看起来黑影已经是逃无可逃，走投无路了。

“快快束手就擒，可以保你一条活路！”

一名士兵大喊道，其他士兵齐声应和，气势惊人，声音在空旷的夜里空山回响了很久。唯一没出声的是荀诩，他在一旁盯着这个仍旧不肯取下面罩的黑影，他终于有机会在这么近的距离仔细端详他的对手了。

这个人的身材不是很高，甚至有些偏瘦小，但黑衣紧裹住的四肢匀称精悍。虽然脸孔因戴着黑色的面罩而无法看清，一双露在外面的眼睛却射出锐利的光芒。对品评人物略有心得的荀诩知道，这个人绝不简单。

这时黑影慢慢晃了晃身体，看起来举止十分犹豫。荀诩示意士兵们不要动，给他点时间思考。

大约僵持了三分之二柱香的时间，黑影做了一个投降的手势，然后慢慢解开上衣，主动将插在腰间的图纸、铜针和其他一些小器具一件一件地丢在地上。看起来他已经完全绝望，打算放弃抵抗了。

将这些东西扔完以后，黑影高举起双手，荀诩见状松了一口气。不料黑影举着双手并没有朝前走，而是面朝着荀诩，一步一步地向后退去。每一步走异常谨慎，却又坚定不移。

荀诩忽然觉得有些不妙，他让身边的人立刻过去拿住他。于是四名士兵和一名靖安司的“道士”卷起袖子，对着黑影走过去。黑影虽然仍旧高举双手，后退的速度却又快了几分。荀诩见状，知道他必然是另有图谋，急命那五个人尽快上前。



五个人脚步加快，在下一个瞬间却突然全蹲在地上，抱住脚发出痛苦的呻吟声。

黑影趁这个空隙猛地转过身去快跑，几步冲到了北墙的西侧尽头的悬崖边缘，毫不犹豫地纵身翻入那漆黑一片的险峻峭壁之下……

“可恶！”

荀诩这才反应过来，他气的大叫一声，一把抢过身边人的火把冲过去。可是已经太晚了。他冲到峭壁边缘，却只来得及看到眼前深不见底的深渊和谷底隐约传来的隆隆声，想来那是随魏国间谍一起掉下去的石头撞击岩壁的声音。

荀诩悻悻离开峭壁边缘，回到北墙外侧，看到那五个人兀自坐在地上各自捂着脚呻吟。他走过去俯下身子一看，发现他们的脚板上各扎了一个四角扎马钉，这比一般的扎马钉要小，显然是特制来对付人类用的。

刚才黑影故意装做缴械的样子将这些东西抛在地上的，是早就打算用它们来阻碍追兵行动。因为天黑光线差，荀诩他们竟然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你们先回屋子养伤。”荀诩怀着恼怒命令道，“其他人跟我去山崖下找尸体，现在！”

“可是，这么晚了……”其中一名士兵想说什么，但他一接触到荀诩怒气冲冲的眼神，就把后半截话咽下去了。荀诩事先对各种可能性都做了估计，唯独没有估计到这个间谍会跳崖自杀，他没想到这个人会绝到这种程度。

“魏国居然有这么坚贞的间谍吗？”

荀诩一边这样感慨着，一边带着二十个人连夜从半山腰走下山麓，然后转到山边另

外一侧的峭壁底部去搜寻尸体。

山路崎岖，搜索队光是走到那里就花了一半个时辰。峭壁底部是一大片宽阔的乱石堆，杂草丛生，在黑暗中搜索工作进展的相当艰苦。一直到了黎明时分，才有人在一处草窠中发现了一件沾了一些血迹的黑色布衣。

“不会吧……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来还能活着？”

荀诩抬头朝着峭壁顶上望去，那里似乎高不可及。这时候旁边一个士兵说：“我看这峭壁虽然陡峭，但还是有些缓坡，是不是他借着山势滚落下山，所以只是受伤而已？”

“别说不靠谱的事情！”旁边一个人斥道，“这可能吗？这么陡的地方，只要哪块凸石没避开，他就死定了。”那士兵赶紧缩了缩脖子，怯懦地表示也只是随口一说。

“可是，难道尸体自己会走？”第三个士兵提出疑问。

荀诩没发表自己的看法，他只是皱着眉头仰望着峭壁默不作声。虽然从哪个角度看，从峭壁上滚下来都是必死无疑，但没有找到间谍的尸体却也是一个铁一般的事实。难道真的有人可以从这么险要的地方滚落下来而不死的吗？

荀诩没有穿越时空的眼光，他不会知道，三十四年以后，魏国将会有一位将军率领他的部队在阴平做了同样的事情，他们非但没有摔死，反而一直攻至成都，蜀汉因此而灭亡。

“荀从事！”

忽然一个士兵跑过来喊道，荀诩注意到他的手里捏的是一片布片。

“怎么了？”

“您看这个！这是在那件黑衣服里衬发现的。”

士兵将布片递过去，荀诩接过去一看，浑身一震。这布片上画的是一道简单的符令，荀诩认出来这个是天师保心符，是每一个五斗米教教徒缝在内衣衬里用来却邪防灾的。在那件黑衣服上发现这样的符令，其意义可以说是不言自明的……

……在五里以外的山坳之中，黄预和手下的教徒们赶着几辆大车悄无声息地朝山里走去。大车上搁着几个大笼子，昨天的野狼就是从这些笼子里放出去的。在最后一辆大车上还躺着一个人，这人身上盖着张席子，面色苍白，仿佛刚刚遭逢了一场大难一样。

黄预吩咐了领头的车夫几句，然后登上最后一辆马车，关切地拿出一个盛满水的皮囊送到那人唇边。

“糜先生，糜先生，你可好些了吗？”

糜冲睁开眼睛，抬起右手对黄预做了一个无事的手势。他虽然受了一点伤，但神智仍旧十分清醒。

昨天晚上他从峭壁上滚落下来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置于死地而后生。那段山壁虽然陡峭，坡势却没有想象中那么陡，凸起的岩角和枯树相当多。糜冲掉落了十几丈后，挣扎着用双手抠住了一块石头，勉强阻住了落势。荀诩听到的隆隆声，其实是他故意踢下山去的石子。等荀诩离开悬崖边缘以后，糜冲调整了一下姿势，攀着树枝与石头一点一点朝谷底降下去。

他知道荀诩一定会前往谷底查看，于是动作不得不加快。距离地面大约还有十丈的时候，糜冲实在支持不住，手中一松，整个人直直摔到了地面上。所幸落下去的地点是个草窠，比较柔软，没有要了他的命——尽管如此，糜冲的腰部仍旧被尖利的石块划伤，鲜血浸透了他的黑衣。

糜冲没有做任何停留，他忍住伤痛，大概判别了一下方位，把碍事的衣服脱掉，踉跄着朝事先约定好的接头地点走去。当他见到黄预的时候，身体差不多已经到达极限了。又惊又佩的黄预赶紧将他扶上车，然后催着马车离开。

黄预看糜冲精神无恙，替他稍微号了一下脉，将皮囊留在他的身边，重新坐回到打头的马车上。车夫问道：“糜先生怎么样了？”

“精神很好哩。”黄预长舒了一口气。

“糜先生还真是不得了，从那么高的山上摔下来居然都安然无恙。”车夫觉得很不可思议。

黄预严肃地点了点头，将手放到胸口，他的衣服里衬也有一片天师保命符：“这是张天师在天之灵保佑啊。吉兆，看来我们的计划和理想一定会成功的。”

“可那份图纸不是还没得到吗？”

“这只不过是个小挫折罢了。”黄预的语气里充满了信任与自信，“糜先生最终一定会成功的。他是个天才，而天师站在我们这边。”

黄预的预言糜冲并没有听见，他正一动不动地躺在车上凝望着碧蓝的天空，眼神中流泻着难以名状的思想。

## 第十一章 圈套与对弈

三月四日，荀诩在军器诸坊的总务一无所获，他唯一能聊以自慰的是，他毕竟成功阻止了魏国间谍偷窃图纸，双方算是打了个平手。但是在如此周密的部署之下仍旧被对方逃掉，这让荀诩有着挥之不去的挫折感。

所幸他的部下之一并没有让他失望。

高堂秉今天按照约定和柳萤前往城外的官营酒窑取酒，名义上是保护她不再被人纠缠，但实际意义两个人却都心知肚明。柳萤今天穿的仍旧是素色长裙，唯一不同的是她特意在裙上缀了两条粉带，头上还挽了一朵珍藏的茶花。少女身上散发出类似花蕊香气的味道，高堂秉紧张地屏住呼吸，不敢去想这是源自柳萤肌肤的香味还是从她腰间的香囊。

三月和熙的阳光洒到大路之上，周围都没什么行人。这两个人并肩在路上走着，开始时候彼此有些拘谨，都沉默不语。高堂秉在脑海里回想他的同僚教他的一些技巧，但似乎都不切合现在的气氛；而柳萤只顾垂头走着，不时偏过脸来瞥一眼在她身边的男子，双手绞着裙带不作声。她见惯了巧舌如簧的登徒子，反而觉得眼前这个木讷寡言的人更有魅力。

可两个人一直停留在心情水面之上，划出几道若有若无的痕迹，却谁也不肯先探入水底。

“高堂将军.....在军中很忙吗？”

最后还是柳萤先开了口。高堂秉“唔”了一声，心里一阵轻松，这个问题对他来说比较容易：“我可不是什么将军，只是一名小小的屯长罢了。”

“可看你的样子，却象是将军的气势呢。”柳萤咯咯地笑道，高堂秉认真地回答道：“假如我能够立下战功的话，或许能在几年内当上偏将吧。”

“以您这么好的武功，不当将军还真是可惜了。”柳萤知道眼前这个人对于军事以外的事都很难有兴趣，于是故意围着这一话题转。她都为自己这种心态感觉到惊讶，以往在酒肆里多少男性都为能和她多搭几句讪而苦苦寻找着话题，而她现在却是想拼命迎合这个人。只是为了能和他多说几句话吗？她自己也无法回答。

“将军吗……”高堂秉皱起眉头，轻轻地叹了口气。这个小细节被柳萤敏锐地捕捉到了，她好奇地问道：“怎么？不喜欢当军人吗？”

高堂秉知道柳萤已经进入靖安司事先设计好的圈套了。他本质并不擅长做伪，尤其是在这样的女性面前，因此只能保持一成不变的严肃表情。

“怎么说呢，军人本非我愿，我只想能与双亲相依为命……”

“那您的双亲呢？也在南郑？”柳萤问。

“已经过世了……”高堂秉的声音一如既往地沉稳，这反而让柳萤更加深信不疑，她轻轻“哦”了一声，眼神里充满了同情。高堂秉目光平视前方继续说道：“……他们是以信奉邪教的名义被处死的。”

听到这里，柳萤双肩微微颤了一下，呼吸一瞬间急促起来，原本红润的脸上似乎变的苍白。她努力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但嗓音却蕴涵着遮掩不住的震惊。

“您的意思是，您的双亲是五斗米教教徒？”

高堂秉默默地点了一下头，然后左右看了看周围，做了一个停止的手势，示意这个

话题到此为止。柳萤知趣地闭上了嘴，内心却如同翻腾的汉水一样，数千个念头来回撞击着，在心中发出铿锵的杂乱声音。“他的双亲是五斗米教教徒，和我与爹爹一样……他不愿当军人……”柳萤一直以来怀着隐约的担心，她身为地下五斗米教教徒，与身为军人的高堂秉从身份上来说是不可调和；这次意外地窥到了高堂秉内心深处一瞬间地绽露。柳萤似乎从蛛丝马迹中触摸到了些不确定的希望——只有一点很确定，高堂秉在她眼中更加亲近了，他们都来自同样的家庭。

她所不知道的是，这一切全部都出自裴绪的策划，高堂秉只是忠实的执行者。裴绪知道处于恋爱心情的女性内心世界充满着幻想，她们会从一些极小的细节去猜度对方的心理，然后自我丰富成为故事，并且笃信不疑。于是他就为高堂秉编造了一个五斗米教徒的家庭背景，并指示说点到为止即可，剩下的柳萤会用自己的想象补完，这比直接告诉她能取得更好效果。

高堂秉严格遵循着这一原则，同时内心涌现出一股歉疚感。

“柳……”高堂秉再度开口，却一下子不知道该如何称呼她才好。柳萤看穿了他的窘迫，扬起纤纤玉手在他肩上拍了拍：“叫我萤儿就好，我爹就这么叫我的。”

高堂秉觉得自己的肩膀一瞬间也散发出幽香，他笨拙地假装随口问道：“萤儿你在酒肆里好象很受欢迎啊。”

“嘿嘿，那当然喽，怎么？是不是觉得有些不舒服？”柳萤的话很直露，她饶有兴趣地望着高堂秉，后者拼命装出若无其事但实际上却十分在意的表情让她觉得很开心。

“不，不会，我又怎么会不舒服……萤儿你这么漂亮，肯定追求者不少吧？”

柳萤停下脚步，又起腰转身直视着高堂秉的眼睛，反问道：

“不少呢，不过高堂将军，为什么你想问这个问题呢？”

“随便问问，随便问问……”高堂秉尴尬地搔了搔头，继续往前走去。柳萤看到他窘迫的样子，心里有些不忍，于是宽慰道：“请放心吧，高堂将军，虽然平时那里客人不少，不过他们都只是客人罢了。我柳萤可不是那种随便的女子。”

“这是萤儿你的私事，何需说让我放心呢……”高堂秉话一出口，两个人都顿时面色一红。柳萤把头低下去，幽幽道：“是呀，你又何必挂心于这些事呢……”

这不是计划中的一部分，而是高堂秉自己与女性交往经验不足所致。尴尬的沉默持续了一会儿，柳萤有心想刺激刺激这个榆木疙瘩，有意无意地摆动一下头，几根头发甩到高堂秉脸上，一丝清香在他脸颊边散发开来。夹杂着发丝的急促喘息气流痒痒地从耳边掠过，那种温润的感觉让他心里一阵荡漾。

“不过呢，真正意义上的追求者也不能说没有……”

高堂秉抬起头，眼睛比平时瞪的大了些。柳萤对他的反应很满意，继续说道：“那个人也是一位官员呢……可比高堂将军你的职位高多了……”

“哦？他是谁呢？”

“我只悄悄告诉你一个人哦，千万可别说出去……”

柳萤掂起脚尖，伏在高堂秉耳边轻轻地说两个字。高堂秉听到后表情一下子僵住了——不是因为嫉妒，而是单纯的震惊……

……裴绪疲惫地在“道观”前勒住了缰绳，旁边的小吏赶紧走过来牵住马，把下马踏



搁到侧面，将这位满身尘土的都尉扶下来。裴绪双脚着地，拍了拍发酸的大腿，径直朝“道观”内走去。

他刚刚从辽阳县赶回来，前一天裴绪一直在那里调查于程的身份背景。这是一件繁杂的工作，不仅需要清查于程本人的户籍资料，就连他的亲属、朋友、同伴等社会联系都要一并调查。裴绪居然可以在一天一夜内完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奇迹。

荀诩这时正坐在自己的房间里起草昨天晚上行动的报告书，这次行动对于靖安司来说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失败。他正提笔犹豫该如何措辞，裴绪推门走了进来。

“哟，回来了？”荀诩气色里有遮掩不住的疲累，昨天毕竟折腾了一宿没睡。

“唔，回来了。”裴绪看荀诩气色不佳，就知道当晚行动肯定是失败了，“……荀从事你要不要休息一下再听我的汇报？”

荀诩无奈地摆摆手：“反正现在根本睡不着，听听报告也许瞌睡就来了，你说吧。”

裴绪知道现在不是客套的时候，于是问仆役要了一杯茶润了润喉咙，然后从怀里套出几张纸说道：“通过针对于程的调查，我发现了很多有趣的东西。”

“哦？”

“首先一点，他本人是一名地下五斗米教徒。”

“意料之中，然后呢？”

“于程有一名远房亲戚，就在第六弩机作坊担任工匠。只可惜因为户籍不全，无法

知道那名工匠的姓名。”

“这个巧合还真值得玩味……”荀诩拿起毛笔杆敲敲脑子，让自己尽量保持着清醒，“狐忠的人已经圈定了最有可能叛逃的工匠名单，到时候我们可以对照一下。”

“还有比这更巧的，在二月二十八日和三月二日两天，于程所在的辽阳县向第六弩机作坊输送了两次物资，于程以徭役身份参加了运输。”

荀诩把头抬了起来，露出迷惑的神情。

“两次？怎么两次物资输送间隔这么短？”

“据辽阳县县丞说，第二次运输是当地保甲黄预提议的，说是为了犒劳大军；县令见都是那些农民自愿的，也不用破费县里什么库存，于是就同意了。”裴绪又补充了一句，“黄预也参与了这两次运输。”

荀诩双手抱在胸前，指头有节奏地弹着肩窝：“居然还有这么自觉的农民……哼……这个黄预的背景你也调查了吗？”

“是的，这个人是辽阳县人，交际广泛，在当地颇有人望。有传言说他经常组织一批人在自己家里进行祭祀活动。这家伙极有可能是一名地下五斗米教徒，而且级别不低。”

荀诩陷入沉思。

“我已经圈出了与他平时联系比较紧密的人，一共有二十多人，他们都有五斗米教教徒的嫌疑——事实上当年辽阳县就是五斗米教最兴盛的地方之一。”

“结论是？”

“联系到五斗米教最近的小动作，辽阳县的这些人很可能是一个策划核心。我们必须针对这二十多人以及他们的亲属来一次大搜捕。”裴绪说到这里，面色有些为难：“苟从事，这么大规模的搜捕行动，不是靖安司独立能够完成的，冯大人能同意吗？”

荀诩的顶头上司冯膺一直反对他们针对五斗米教徒展开行动，理由是稳定压倒一切。

听到裴绪提出这个问题，荀诩忍不住笑了起来。裴绪莫名其妙地看着自己的长官，不明白这有什么好笑的。荀诩笑够了，这才端正了身子说道：“若是一天之前，我也会这个问题犯愁，不过现在不会了。”

“哦？”裴绪不知道荀诩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荀诩拿起佩钩敲了敲旁边的香炉，一个人立刻走进了屋子。裴绪回头一看，发现是高堂秉。他送柳萤回家以后，在她依依不舍的眼神送别之下离开，然后立刻返回“道观”。

“今天我们从‘凤凰’那里得到了一些有趣的情报。”

荀诩示意高堂秉接下去说。“凤凰”是第五台称呼柳萤的代号，整个计划的名字就叫做“凤求凰”。

高堂秉看看荀诩，犹豫了一下，保持着立正的姿势用纯粹事务性的语气说道：“今天柳萤提到过有一位高级官员一直在追求她，这个人就是冯膺。”

“什么？”裴绪惊讶的差点仰面朝天倒下去，“居然是冯膺，他不是已经有妻室了吗？”

“不错，所以整个追求一直是地下。据柳萤自己说，冯膺在一年半之前看中了她，还去过柳吉酒肆几次；后来碍于身份怕被人认出来，冯膺就没有再去，但一直托人偷偷送礼物给她。曾经有民官要求已经到了适婚的柳萤嫁人，柳萤去求冯膺，于是冯膺向民官施压，结果这件事不了了之，还为柳萤博得一个孝妇的名声。”

“我们的冯大人倒真是一片痴心。”裴绪带着一丝嘲弄感慨。

“冯膺看来早就觉察到‘凤凰’五斗米教徒的身份，他死活不让我们调查五斗米教，恐怕是怕影响到他的梦中情人。”

荀诩想到那份关于马岱的监视记录，那份记录记载了柳萤前往游说马岱的过程，但被冯膺批阅为：“阅，不上”，将其封存掉了。现在看来，他的批阅是别有深意的。

“这是冯膺送给柳萤的其中一件礼物。”

高堂秉从怀里拿出一根金镶玉步摇，这是一件制作相当精美的首饰，钗体黄金，上面镌刻着梅花，连接着两片用银片与银丝制成的折枝花，上镶玉片，两粒小玉珠悬在左右。荀诩和裴绪见了，心中都是一漾；荀诩想到自从成婚以来，荀夫人只有一件铜簪首饰，不禁暗自叹息。

裴绪盯着这件步摇，对高堂秉不胜欣慰地说：“她肯把这个东西都给你，看来已经完全信任你了啊。”柳萤送这件东西给高堂秉，毫无疑问是向他表明自己与冯膺并无瓜葛，以消除他可能的疑心。身为这个计划的策划人，裴绪很高兴能取得这么多

成果。

高堂秉听到裴绪的话，面色一红，旋即板着脸回答道：“一切都为了汉室的复兴。”

“你做的很好，这情报相当宝贵。不过这只是‘凤求凰’的意外收获，‘凤凰’身后肯定还隐藏着其他重要信息，你不要松懈。”

荀诩觉得很欣慰，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虽然昨天总务的行动遭到了失败，但今天又有了新的突破。他希望这是靖安司转运的一个预兆。

高堂秉向两位长官一抱拳，用坚定的语气道：“属下一定竭尽全力，以不负期望。”

裴绪和高堂秉离开以后，荀诩先美美地睡了一个午觉，一直到下午方才爬起来。他洗了把脸，换上正式的朝服，拿上写好的报告前去冯膺那里汇报工作。

究竟该怎么应付这个上司，他心里已经有数了。

他进入冯膺的房间时，冯膺正在训斥一名军谋司的小吏，因为后者把军谋司的资料擅自给了王平，惹得杨仪十分不满。现在军方与司闻曹之间的对立丝毫没有缓解的迹象。

狐忠身为军谋司的从事，也站在声色俱厉的冯膺身边旁听。他一见荀诩进来，没有说话，只是冲他丢了个眼色。荀诩冲他摆了个手势，意思是不妨事。冯膺瞥了一眼荀诩，转回头去又骂了那小吏几句，让他们先离开。狐忠和那小吏冲冯膺鞠了一躬，然后退出房间去。

荀诩把门关上，将报告毕恭毕敬地递给了冯膺。

冯膺也不打开那卷轴，只是用两只手来回掂量，荀诩安静地看着他轻佻地摆弄，一言不发。冯膺觉得时机差不多了，轻轻挑起眉毛，带着明显嘲讽的语气说道：“荀从事，听说你的人昨天在军器诸坊的总务有一次行动？”

“是的，我们研判魏国间谍会潜入总务窃取图纸，因此我们做了埋伏。”

“哦？那么结果如何呢？”

“很遗憾，设伏失败，被他逃掉了。”

“就是说，你们在事先知道敌人会来，并调集二十倍人力设围的情况下，还是被他逃掉了？”

“是的……。”荀诩黯然回答到，这确实没有任何借口。

冯膺对荀诩的回答很满意，他把身体稍微前倾了一点，俯视着荀诩。他的房间里主客之位的高度差刻意被弄的很大，这样只消身体前倾，就很容易变成居高临下俯视着别人的姿势，他很享受这一点。

“荀从事，你接替王大人工作的时候，我一直对你抱有很大希望，相信你的能力必然会对我国情报工作有所裨益。不过从目前这一系列工作的成果来看，我不得不说，很不能令人满意。”

冯膺慢条斯理地拿着官腔。

“对不起，我会改进的。”荀诩简短地回答。

“从接到情报到今天，已经十天了。靖安司非但没有获得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反而坐失了一次绝好的机会。你们任由那个魏国间谍在我国的要害地区来去自如，却束手无策。你知道军方怎么笑话我们吗？他们说我们司闻曹是个除了敌人以外什么人都要怀疑的迫害狂团体。”

面对冯膺的训斥，荀诩坦然受之，丝毫没有表示出有一丝打算抗辩的迹象，这让冯膺多少有点意外。

“荀从事，你对靖安司如此糟糕的成绩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唔……没有，不过我认为我们应该拓宽情报渠道，试着从各个方面去获取信息——不带任何前提性限制地。”

冯膺双手交叉垫在自己下颌，饶有兴趣地注视这个说话有些绵里藏针的部下：

“看起来荀从事你似乎有什么话想说？”

“是的。”荀诩抬起头直视着冯膺，“我希望冯大人您能批准靖安司对五斗米教展开调查和搜捕行动。根据调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与魏国间谍之间有密切联系。”

冯膺听到这一句话，象是被踩中了尾巴一样猛地站起身，大喊道：“你说什么？难道你未经允许就卤莽地去挑衅五斗米教？”

“不，我只是谨慎地做了一些外围的调查。”

“究竟是我记忆有误还是你胆大妄为，我应该强调不准自作主张擅自行动！”冯膺的额头似乎都被怒火涨红。

“我认为这是必要的.....”

荀诩的话被冯膺的咆哮拦腰截断：“必要？？荀从事，你认为大局是和你们靖安司前一阶段工作一样是可有可无的吗？”

“如果您所谓的‘大局’是指这个的话，那么我得承认，鄙司的工作相对比较重要。”

荀诩平静地回答，然后从怀里取出那支金镶玉步摇，轻轻搁到案几之上。冯膺一看到这支步摇，原本熊熊燃烧的怒火戛然而止，涨红的表情急遽褪色，最后残留在脸上的唯有一团苍白。他怔怔地看着这个东西，一动不动悄无声息，仿佛一尊被西凉朔风冻结的石像。

荀诩没有做进一步说明，这支步摇就足以说明一切了。

“你，你想要怎么样.....”

冯膺颓然跪回到自己的毯子上，方才盛气凌人的气势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副被人完全窥破了秘密的惶恐表情，还带有一点点讨好的味道。这一支小小的步摇让他的心理优势轰然倒塌。

“我希望您能批准靖安司对五斗米教教徒进行搜捕，具体名单和理由就在那份报告里。”荀诩提出了要求。

“我知道了.....”

冯膺觉得自己没什么选择，无力地点了点头，颤抖着拿起一支毛笔签出一支令箭，把它交给荀诩。冯膺还想把那支步摇拿回来，可手刚伸过去，荀诩已经先行一步，



很自然地将那东西揣回到自己怀里。

“孝和……”冯膺顾不得许多，拉下脸皮来讨好地说道：“下次我会为你在姚曹掾和杨参军面前多说几次好话的。”

荀诩咧开嘴露出微笑：“那多谢冯大人提携了。”说完他拿着令箭头也不回地走出屋子，只留下冯膺一个人抱着脑袋沮丧地趴在案几上，徒然心惊胆战。

大获全胜的荀诩走出屋子，恰好看见狐忠站在走廊另外一端冲他招手。荀诩走过去，狐忠越过他的肩膀看了眼冯膺的房间，笑道：“孝和，看来你是钓到了大鱼。”

“全托了你的福。”荀诩的话颇有深意，事实上如果不是狐忠提醒他去调阅去年的监视记录，他不会怀疑柳萤，也就没办法找到柳萤与冯膺之间的关系了。荀诩忽然想到，当时狐忠说了一句话：“那可是一个充满了含沙射影和闲话的世界，正等着我们去挖掘呢。”

最早荀诩以为这是指马岱的事，但现在看来这句话似乎是别有深意。军谋司的人一向眼光都很毒，狐忠又整天跟着冯膺，恐怕这件事他早就心知肚明。想到这里，荀诩不禁心里嘀咕道：

“这家伙不会早就觉察到，只是一直不说等着我来出手吧……”

“哎，怎么了？怎么忽然发呆？”狐忠问道。荀诩这才如梦初醒，抱歉地笑了笑，对他说：“最近事情太多了，千头万绪的。”

“呵呵，不要忘了，后天就是让那些工匠去安疫馆体检的日子了，你要做好审询的准备，我们可没多少时间。”

“哎呀，我真差点忘了……”荀诩拍拍自己脑袋。

根据三月二日冯膺、荀诩与狐忠的会议决议，由于军方拒绝让靖安司进入第六弩机作坊盘问工匠，他们会请安疫馆出面以检查虏疮（即今之天花）的名义将弩机工匠调出来，然后突击审讯。

“那么，你那边联系好了吗？”荀诩问。狐忠跟安疫馆的人很熟，这方面的联络工作是由他负责。

“唔，已经跟安疫馆的人说妥了，通告已经发给了军方”

“唉，若不是军方作梗，何必绕这么大的圈子。”

“呵呵，别抱怨了，咱们很久没喝一杯了。对了，叫上成蕃，他最近老婆病了，他又开始逍遥起来了。”狐忠拍拍他的肩膀，似乎对荀诩刚才的内心活动毫无察觉。

“等这些事解决以后再说吧……”荀诩苦笑道，同时自嘲地摸了摸脸，“……如果能解决的话。”

同一天下午，拿到冯膺批准的荀诩回到靖安司，立刻发动了对辽阳县五斗米教教徒的大搜捕。为了配合行动，荀诩还特意去找了掌管卫戍部队的成蕃，要求他调拨部队来协助。后者接到公文时正在看歌伎表演，听到荀诩的要求后不解地瞪大了眼睛：

“你们要抓南蛮大象啊？动员这么多人。”

“比那个可怕，是五斗米教徒。”荀诩故意板起脸，“那些偏激的家伙可不是那么容易束手就擒的。”

成蕃一听，面部肌肉抽动了一下。他挥挥手，叫那些歌伎退去，然后盘着腿转过身来严肃地说道：“孝和啊，我不是不借你士卒，不过你可得想清楚喽。这若是引起民变，你我可都吃罪不起。”

“这个自然由我一人承担责任。”

“哎哎，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成蕃尴尬地抓了抓头，“借肯定还是要借给你的，公事嘛，不过要在仓促之间集结这么多人，也挺费时间。我还得重新安排南郑的防卫配置。你也知道，我军的主力兵团已经开始集结，现在城里士兵不太够用。”

“那你尽快，这种事拖延不得。”荀诩把公文掷到他怀里，“总之今天晚上酉时，我要见到200名士兵在城北门集合，不然丞相和嫂夫人都不会饶了你的。”说完他拿眼睛瞄了瞄歌伎们消失的侧门，成蕃只能气哼哼地应允，一句反驳的话也说不出来。

晚上一直到了酉时又半个时辰，两百名卫戍部队才集结完毕。荀诩顾不上去骂成蕃慢吞吞的效率，他骑上马，率领着这两百名士兵以及三十余名靖安司行动组的人直奔辽阳县而去。他还派了快马先去通知辽阳县县尉，让他调动可靠的人先控制住整个县的各处要道，以免有人逃脱。

当荀诩的大部队抵达辽阳的时候，已经是三月五日的丑寅之交了。辽阳县尉早已经等在城边，一见到荀诩就迎上来报告说他一接到命令就立刻派人封锁辽阳全县。荀诩拿出裴绪圈定的那二十几人的五斗米教徒名单交给县尉，让他派熟悉道路与居民情况的士卒做向导，带着搜捕部队前往缉拿。

于是二百三十人的搜捕部队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分成二十余个单位，向名单上开列的二十余名目标人物住所同时急速冲去。荀诩则在县治所坐镇，等候消息。大约过

了一个时辰左右，搜捕支队纷纷报告说已经控制住了目标，荀诩听到以后十分满意，心中暗想我们靖安司总算开始顺风了。

但随着各搜捕支队的回报越来越多，荀诩却觉得有些不对劲。因为目前送来县治所的教徒都是些“鬼卒”级别的教徒，在治所的台阶下跪了黑压压的一片，“祭酒”级别的却一个也没有。大约又等了半个时辰，最后三支搜捕支队空手而回，向荀诩报告说黄预与其他两名“祭酒”级的教徒不知所踪。

荀诩恨恨地拍了一下案子，心中十分恼火。想不到这些家伙的嗅觉这么灵敏，这一回又被他们从指头缝里跑掉了。这时负责去搜捕黄预的队长走过来，对荀诩说：“我们在黄预的家中搜到了一些药材残渣和带血的布带。他家的床上很明显有受伤过的人躺过的痕迹。”

“还有一套黑色直裆裤与一个面罩。”队长说完，将这些东西都搬到了荀诩面前。荀诩拿起这两件衣物看了看，立刻分辨出这是那个黑影在总务偷图纸时所穿的衣服。

“去问问那些教徒，黄预到底逃去哪里了。”荀诩拿着衣服站起身来，冷冷地下了命令。

队长领命而出，很快外面响起了惨叫，很明显靖安司的人在使用“非仁义”的手段来询问这些教徒。在法家门徒姚柚统治的司闻曹中，并没有给儒家留出一席之地。姚柚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现在并不是奢谈仁德的时候”。因此这种作风在司闻曹——尤其是靖安司——内蔚然成风。

大约过了三柱香的工夫，队长回到治所屋子里，手里攥的皮鞭已然有斑斑血迹。

“报告，他们一个都不肯说。”

荀诩“唔”了一声，这些地下五斗米教教徒都是些极虔诚坚定的人，不是严刑拷打所能屈服的。队长问他该怎么办，荀诩把衣服丢回到地上，站起身来，大声命令道：“立刻回城，宣布南郑全城戒严！”

虽然荀诩与这些隐藏在暗处的对手素昧平生，但通过前天在总务的跳崖事件他开始了解到：这是一群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强之徒，他们会用尽一切手段去达成目标，即使环境再如何恶劣也不会轻言放弃。

因此，荀诩判断，他们不会向北逃向曹魏控制的陇西地区，而是向南进入南郑城中，伺机对图纸、工匠或者弩机实物其中的一样下手——他们目前一样也没有得到。

虽然三月的凌晨依然是春意料峭，但荀诩感觉到自己体内的血液开始沸腾了。他望着东方隐约出现的鱼肚白，喃喃地说了一句完全不符合秘密情报部门风格的话：

“终于要开始正面的对决了……”

## 第十二章 对弈与对决

南郑城的居民一大早起来以后惊讶地发现，今天城中的气氛格外凝重。街道上巡逻的士兵数量大大增加，各处里弄关卡盘查的也比往常严格许多，还不时有身穿绛色袍子的靖安司“道士”挨家挨户地拍门检查。居民们纷纷心惊胆战地把门户关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胆子小的商家索性插上门板，暂停营业。

一名“道士”来到玄武池旁的柳吉酒肆，拍拍大门。过不多时，柳萤从里面“吱

呀”一声将门打开。

左手缓慢横放在腰间右手扶着门框，有意无意的略向前倾了一步。她脸上还带着几滴晶莹的水珠，乌黑的长发用一支发钗潦草地扎起来，但仍旧有几缕垂落在半敞半遮的胸襟之前，显然她是刚刚起床还未事梳洗。

“道士”乍见这一幅容色娇媚的美女朝起图，脸先红了半截。他虽然没来过柳吉酒肆，但柳萤的艳名多少是听过的。望着少女半露的白嫩粉颈，他呼吸一下子急促起来。

“这么早请问有什么事吗？我们要到下午才营业。大人？”

这一声“大人”叫的那“道士”浑身酥软，一时间竟忘了回答。直到柳萤又问了一遍，他才狼狈地装作左顾右盼以掩饰自己的尴尬表情。

“请问这几天你这里可曾见过什么可疑的人吗？”

柳萤侧过头想了想，柔声答道：“啊……好象没有，酒肆里最近来的都是熟客，生客也有那么几个，不过他们坐坐就走，都不记得了。”她半湿半干的头发披垂在香肩，阵阵幽香飘向“道士”。

道士有些心醉，生怕自己把持不住，连忙掏出一片竹简，拿炭笔在上面画了一个叉，然后好心地提醒道：

“柳姑娘你要小心呐，最近城里出了几个五斗米教徒，上面正到处抓他们呢。”

整个靖安司参与“凤求凰”计划的唯有第五台的几个人以及荀诩、裴绪，所以这名普通工作人员并不知道柳萤的真实身份。

柳萤一听，轻声“呀”了一声，娇躯微缩，似是十分惊恐。“道士”见了，大起了怜香惜玉之心，宽慰道：“不过放心好了，现在全城都已经戒严，他们被抓只是早晚的事，柳姑娘也不必如此担心。”柳萤这才眉头稍解，转惊为喜：“真是有劳诸位了，改日小女子一定送去几坛好酒，犒劳你们。”“道士”哈哈一笑，抱了抱拳，又转去下一家了。

见“道士”终于走远了，柳萤这才小心地把门板合好；一转身，她原本娇媚的神情变的严峻异常。柳萤确认周围无人以后，穿过中院走到后面厨房，小心地将灶台旁的一个榆木盖子掀开，地上露出一个地窖的入口，一截软梯从入口垂下去。

柳萤沿着软梯下到地窖底部，习惯性地环顾了一圈。这间地窖比一般的地窖大上一倍以上，头顶用五块木板撑住了土质顶棚，墙壁上还挖着几个凹洞，里面各自搁着一盏摇曳着火光的烛台。而糜冲、黄预、柳萤的父亲柳敏以及其他几名漏网的五斗米教徒就全部躲在这狭小的空间里。

“萤儿，外面情形如何？”柳敏急促地问道。

柳萤摇摇头：“现在外面盘查相当严，陌生人走在街上一定会被盘问。”

“靖安司的家伙好厉害，居然能把咱们逼到这地步。”黄预恨恨地说道，昨天晚上他们只来得及通知有限的几个人撤出，其他人全部被擒，整个辽阳县的五斗米教网络为之一空。糜冲靠着墙壁阴沉着脸一言不发，他的面色还是有些苍白。

另外一名祭酒大声问道：“那我们如今怎么办才好？”他的脚上缠着绷带，这是昨天匆忙撤离时不小心留下的伤。

“自然是继续按计划行事。”黄预斩钉截铁地回答道：“只是这样的小挫折，如果

轻言放弃，怎么对的起师尊？”

“可是……”柳敏瞥了一眼糜冲，后者仍旧一言不发，“虽然还有几个在城内的联络点可以动用，但我们的行动已经被限制的很死，很难再尽情发挥了。”

黄预摇了摇头，竖起一根指头：“一次，只要我们能顺利行动一次就够了。第六弩机作坊的工匠将于明天前往安疫馆体检，工匠老何那边也已经通知了详细的逃跑计划。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可然后呢，我们会在这次行动中全部暴露，即使工匠顺利被运走，我们也别想在汉中立足了。”另一名祭酒忧心忡忡地质疑道。

这时候一直没出声的糜冲忽然开口说道：“这一点请不必担心，这件事了结以后，几位可以随我一同返回关中。我可以把你们安排到张富张天师身边，他一定也会很高兴的。”

黄预几个人听到他的允诺都面露喜色，只有柳敏仍旧满脸忧虑。这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摇摇头，说道：“咳，我担心的不是这个，而是担心我们这一次行动的难度。现在的形势，咳，光靠我们几个，难啊。”

“爹爹……”

“唔？”柳敏循声望去，看到他的女儿站在一旁面露犹豫，似乎有什么话要说。柳萤胆怯地望望四周的人，小声道：“……我有个提议，只是不知当讲不当讲……”

“但说无妨。”糜冲示意她继续说，然后饶有兴趣地把头转过来，其他人也把视线集中在柳萤身上，这让这名少女有些不安。她把手放到胸口深吸了一口气，鼓足了勇气说：“我想推荐一个人，他也许能给予我们帮助。”



“是谁？”黄预急切地问道。

“高堂秉，他是南郑卫戍部队成蕃将军手下的一名屯长。”柳萤一提到这个名字，就觉得心中砰砰地跳。虽然他们两个根本还不曾谈及感情之事，但柳萤却有一种可以全部托付给他的信赖，所以当柳敏提到现在面临窘境时，她立刻想到了这个名字。

“高堂秉？就是前几天救你的那个年轻人？”柳敏听女儿提到过，但所知不多，语气里还是充满了疑惑。

柳萤虽处于会议中，也不禁面飞红霞：“正是，他与女儿还算熟识。”黄预怀疑地看了她一眼，似乎很不信任她的判断，他质疑道：“才认识几天就这么信任他？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不是来故意接近你另有企图吧？女人在这方面往往很盲目。”

“怎么会呢？！”柳萤有些恼火地反击。

“你凭什么会如此信任他？就因为他救过你的命？那说明不了什么，他并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

“我之所以推荐这个人，是因为他与我们一样。他的双亲都是五斗米教徒，后来被处死。他因此而一直对蜀汉怀有不满。我有把握把他拉到我们这一边。”

“这你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会不知道，这几天我们一直在一起。”柳萤情急之下，说话也大胆起来。

这时糜冲歪着肩膀缓步走过来，站到了柳萤与黄预之间。他的苍白脸色看起来依然有些衰弱，但无形的威严气势让柳萤和黄预都不由自主地闭上了嘴。他抬起一个指

头，示意黄预暂时先不要作声，然后转过头去，两道疲惫但锐利的目光直直射向柳萤。柳萤觉得这个人的目光总是带着一种异样的压力，朝后面退后了两步。

“柳姑娘……” 糜冲的声音带着一丝沙哑的磁性，他从怀里掏出一把精致的小匕首递给柳萤，“我相信你，自然也相信你所带来的人。不过如果这个高堂秉不值得信任，我希望你能亲自处理。”

柳萤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把匕首接了过去。

三月五日中午，高堂秉来到了柳吉酒肆。他最近天天都来，不是他陪柳萤去城外拿酒，就是柳萤为他特意做几样小菜，俨然关系亲密。不过他今天还有一项特别的任务，荀诩怀疑逃走的黄预等人与柳吉酒肆有着密切联系，让他设法查明这一点。

柳吉酒肆和其他一些商家一样，今天并没有开门，所以一个客人也没有。高堂秉走到门前，拍了拍门，柳萤从门缝里看到是他，赶紧把门打开来。

“萤儿，怎么今天没开业？”

高堂秉问道，柳萤看看左右，将门打开半扇，低声道：“你先进来再说吧。”高堂秉进了门，看到案子上已经放了三碟精致的小菜，一盘熟煮下水，还有一壶烫好的酒，显然是柳萤特意为他准备的。

“饿了吧？”柳萤拿了副筷子给高堂秉，最初结识他的激情现在已经慢慢沉淀成为感情，那种心跳加速的迷乱感觉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舒心的甜蜜。她看着高堂秉夹起一筷油蜜蕨菜一口吃掉，这才露出欣慰的笑容。

“今天一大早就有人来巡查，好像是说城里潜入了几个危险的五斗米教教徒，我爹说今天还是不开业的好。”柳萤说完以后，偷偷观察高堂秉的反应。高堂秉皱起眉

头，“啪”地把筷子搁到案面上，轻声叹道：“是啊，今天早上我们接到命令，要严格检查一切可疑人物。不知这次又有多少五斗米教徒要被……呃，不提也罢。”

“您的双亲，好像也是五斗米教徒吧？”柳萤试探着问。高堂秉点了点头，柳萤又打着胆子朝前试探了一步：“您有没有想过为他们报仇？”高堂秉听这话，目光一凛，柳萤赶紧摆摆手，表示自己只是随便问问。高堂秉苦笑一声：“报什么仇，处刑的可是我蜀汉有司。我一个小小的汉军屯长，找谁去报仇？”

“那如果有机会呢？您想吗？”

高堂秉慢慢扭过头去，严厉地看着柳萤。柳萤心中有些害怕，不知道这句明显的暗示会对这名古板的军人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但她没有后退，反而迎着高堂秉的目光。过了半晌，高堂秉才徐徐吐出一句话来：“萤儿，可不要乱说，这要杀头的。”

“若是连父母之仇都尚不能报，哪里能算得上是大丈夫呢？”柳萤反驳道。高堂秉闷声不语，只是拿起酒杯一饮而尽。柳萤看见高堂秉的反应，感觉在他坚固的外壳逐渐产生了龟裂。于是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实话跟您说，逃跑的那几名五斗米教教徒，全部都藏在我家中。”

听到柳萤突然这么说，高堂秉大吃一惊，酒杯“咣当”一声被碰翻在地。“萤儿你在胡说什么？”

“萤儿说的，句句都是实话。不光他们，就连萤儿和爹爹，也都是五斗米教的教徒，和您的父母一样。”柳萤镇静地扶起酒杯，神情严肃地对高堂秉说，“高堂将军您现在就可以把我们抓去见官了。”

“.....怎么会这样。”高堂秉把头低下，喃喃说道，似乎完全不相信这是真的。柳萤见高堂秉留在原地没动，知道自己这一次赌赢了。

“我和爹爹一直都是五斗米教在南郑城中的秘密成员。昨天靖安司突袭了我们在辽阳的据点，黄祭酒和魏国来的糜先生侥幸逃脱，躲来了我们家。现在蜀军满城在找的，就是他们。”

“还有魏国人？”高堂秉对此早就知道，但听到柳萤亲口说出，还是难免有些吃惊。

“是的，张富——您知道，就是继承了张鲁大人师尊的人——委派我们配合糜先生的行动，设法弄到蜀国最新型弩机的相关资料。”柳萤索性将事情合盘托出，她相信要说服高堂秉，必须要主动出击。

“高堂将军，加入我们吧，这也是为了你的父母。”

柳萤最后提出了要求，高堂秉闻言猛然抬头，声音提高了八度：“你叫我叛国？”

“不是叛国，而是离开一个与你有父母之仇的国家。”柳萤急切地说道，“我们现在需要你在军中的配合，如果你肯加入，我们就能顺利获取弩机资料，带着它前往魏国。糜先生已经承诺会给我们优厚的酬劳与栖身之地。我们可以在师尊身边开始新的生活。”

说到“我们”时，柳萤面色发红，说不清是因为激动还是因为终于把心事说了出来。她相信，除了“父母之仇”以外，这也是一个说服高堂秉相当重要的砝码。听完柳萤的说辞，高堂秉一言不发，表情凝重。他的犹豫被柳萤视为一个动心的征兆。而高堂秉的心里却在思考着截然不同的东西。

现在如果通知靖安司的人来围捕，显然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但从柳萤的话里，似乎他们仍旧在策划什么计划，且与弩机技术密切相关，这一点必须要弄清楚才行。现在荀诩和裴绪都不在身边，他只能自己做出判断了。

“萤儿……”高堂秉下了决心，“我知道了，我考虑一下……”

柳萤听到他这么说，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她的后襟已经快被冷汗湿透，背握着匕首的左手手心一片潮湿。

……高堂秉的脚底接触到地窖的地面时，他不由得深深地呼吸了一下，一股冰冷的空气冲入肺部，让整个人精神为之一凛。现在，让整个靖安司寝食难安十几天的敌人们即将出现在他的面前，这叫他下颌的肌肉有些异样地紧绷。高堂秉没有余裕去通知荀诩目前情势的变化，只能祈祷尾随着他做支援工作的阿社尔与廖会能够有些默契。如果他们误判了局面，贸然冲进柳吉酒肆搜捕，那么深入敌人阵地的他将会被第一个干掉。

柳萤在旁边牵住了他的手，高堂秉的眼睛还没适应地窖的黑暗环境，但他能感受到少女绵软温润的玉手。不过他现在内心翻腾的不是喜悦，而是歉疚——但这并不妨害他履行职责。

“这个人就是高堂秉？”

一个粗壮的中年人用食指指着高堂秉说，语气里满含着不信任。高堂秉同时觉得有两个人夹在了自己左右。

“正是在下。”高堂秉挺直身体，不卑不亢地回答。黄预走上前去，凑到高堂秉面前象猎狗一样上下仔细打量，仿佛要嗅出他身上每一丝可疑的气味。柳敏和柳萤在

一旁不安地看着，糜冲则把自己隐藏在地窖角落的黑暗中。黄预转了几圈，盯住高堂秉的眼睛忽然问道：“何谓‘三业六通诀’？”

“在下不知。”

“那么何谓‘黄书合气’？”

听到这个问题，柳萤面颊有些发烫。“黄书合气”是五斗米教中男女双修的秘要，她心已有所属，于是怀疑黄预是否意有所指。

高堂秉这时候回答说：“在下也不知道。”黄预仰面干笑了几声，突然目光一凛，厉声道：“连这些教义都不知！还敢说你不是混入我教的奸细？！”面对他突如其来的指责，高堂秉不动声色，把双手背到背后，以平常的语调回答：“在下父母是五斗米教教徒，在下却不是，又怎么会了解这些东西。”

“你在撒谎！”黄预大喝，“蜀汉镇压五斗米教是在章武二年才正式开始的，距今不过九年。就算你的父母在那时被处死，你也那之前也早就懂事成人，又怎能不了解？”

高堂秉抬起右手捏捏太阳穴，仿佛对黄预的指责觉得很无奈：“黄祭酒，我想有一件事你有所误解。我从来不曾是五斗米教教徒，对它也并没有兴趣。”

黄预从鼻孔里冷冷哼出一声。

“也许萤儿对你们的解释和我的动机有所偏差。”高堂秉镇定地回答，“我之所以决定加入你们，不是因为我对张天师的忠诚，而是为了我父母的死亡……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说到这里，他看了一眼柳萤，后者羞涩地低下头。

“为了女人？”黄预枯黄的脸上浮现出不屑的神情，“今天你会为女人加入我们，我怎么知道明天你不会因为另外一个女人背叛我们。”

高堂秉指指天花板：“如果我是为了抓到你们，我在地面上时就已经示警了。这地窖再大也终究是个地窖，一旦被包围，你们怎么也逃不掉的。”柳敏听到这番话，脸色变的有些苍白，柳萤捏了捏爹爹的手，让他不必如此紧张。

“花言巧语！我告诉你，我根本不会信任一个蜀汉的军人！”

“我也是。”高堂秉简短地回道。

黄预的喉咙里发出一阵低沉的威胁声，自从辽阳五斗米教几乎全军覆没以后，他一直处于一种不太安定的精神状态。高堂秉毫不畏惧地与他对视，黄预感觉到自己就象是碣石前的海浪，尽管每一次都汹涌的扑过去，但对方仍旧屹然不动。

这时隐藏在黑暗中的糜冲发话了：“黄祭酒，不要如此冲动。孟子曾经说过：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

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了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我看高堂将军的眼神明亮，专注不移，不象是说谎的样子。”

“那可不一定，万一他是靖安司派来的间谍呢？”黄预仍旧不甘心地辩解道，“那些家伙是受过专业训练，撒谎时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黄祭酒，如果高堂将军主动提出加入，那您的怀疑是可以理解的。但事实上人是我找来的，要求是我主动提出来的，靖安司再神通广大，怎么会算到这一步？”

柳萤见心上人受到了怀疑，禁不住发言辩驳。她的话也没错，荀诩在一开始设

计“凤求凰”计划的时候，没有想到会演变到今天这个形势。高堂秉给她送过去一个眼神，右手朝下摆了摆，叫她稍安勿躁。

这时糜冲站起身来，踱着步走到高堂秉跟前，眯起眼睛端详起他来。高堂秉比他高出一头，不得不低下头去与这个略显瘦小的精悍男子对视，同时心里在想：这个人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魏国间谍。他比想象中要矮，长相极平凡，五官比一般的农民还要“农民”，混杂在人群里绝不会引人注目，也不会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唯一醒目的是他的眼睛，那是一双鹰隼般锐利的眼睛，仿佛一把被泥土裹住的青铜剑偶尔露出的锋芒。

不知道为什么，高堂秉觉得糜冲锐利的眼神背后还隐藏着其他一些东西。这时糜冲忽然开口，象私塾里循循善诱的讲经博士一样问道：“我很想听听，高堂将军，你对我们有什么好的建议？”

“最起码，你们现在该派一个人上去守着酒肆，而不是所有人都挤在地窖里。”

高堂秉立刻回答，糜冲先是一楞，然后哈哈大笑起来。他转头对柳萤说：“我觉得高堂将军可以信任，和柳姑娘你一样。”

柳萤喜出望外，跳到高堂秉面前拉住他的手，心里充满无限喜悦。得到糜冲的首肯，这就等于是承认了高堂秉的加入。只有黄预恶狠狠地横了一眼高堂秉，悻悻退到一旁，从怀里掏出一本粗黄封皮的《老子想尔注》，恭敬地放至高处，并在两侧各摆了一支香烛。

“师尊，希望是我错了。”他默默想着，同时两只手掌与额头平贴在土地上，向着那本书大声祈祷道：“愿师尊与我们同在，保佑我们诸事亨通。”随着他的声音，柳敏、柳萤和其他教徒也都纷纷伏在地上，加入到祈祷中来。



只有两个人没有加入祈祷的行列，他们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各自怀着心事。

次日，也就是三月六日。第六弩机作坊一大早就通知全体工匠中止工作，集中前往安疫馆进行身体检查。安疫馆的通知是三月四日下达的，第六作坊的主管黄袭虽然觉得这多少有些突然，但也没有往别的地方联想。这几天弩机的产量指标基本达成，而工匠们也几乎快达到极限了，于是黄袭想趁这个机会给他们一天休息也好。

安疫馆位于南郑城北部梁山山区的一处盆地之中，四周为半土半石质地的荒僻山岭所环绕，只有一条崎岖小路与外界联络——这个选址是为了隔离可能出现的传染疫病。建兴三年，诸葛丞相在蜀汉南部地区采取了一系列针对南蛮边境民族的军事行动，结果汉军在进攻南中四郡时遭遇了传染性很强的疟疾，许多野战部队几乎丧失了战斗力。这一事件给蜀汉军方留下了深刻印象，诸葛丞相返回成都后立刻指示在各大军区设立安疫馆，以免疫病再度流行。

第六弩机作坊一共有两百三十七名工匠，加上护卫的人数一共接近三百人。安疫馆虽然地处偏远，但毕竟还是在蜀军控制范围之内，因此黄袭也没有派遣过多的护卫部队。这一支长长的队伍从第六弩机作坊出发后，先沿着官道到达南郑城郊区，然后转头折上北边，渡过汉水后进入梁山。

队伍进入梁山以后，视野一下子变窄变陡，坡度起伏极大，随处可见土岭天坑，而通往安疫馆的小路就在沟壑断崖之间崎岖而上，颇为险峻。原本骑马的护卫兵们都不得不在山麓下马，和工匠们一样徒步朝山上走去。

两百多名工匠排成纵队，三人一排，低着头朝山上走去，相对数量较少的护卫们则稀疏地走在工匠队伍两侧。押队的军官拖在队伍的最后面，他是唯一骑马上山的人。不过现在他有些后悔自己的这项特权，因为马蹄经常踩到松动的石头，石头发

着巨大的隆隆声滚下山去，他几乎不敢往下看。

队伍在半山腰行进了一个多时辰，来到了一处被称为“参商桥”的地方。这里名字叫做桥，实际上却是两个相对而峙的断崖，左边叫参崖、右边叫商崖。两边崖面相距约有五、六丈宽。行人必须沿着参崖旁一处木制栈道下去，然后沿着下方峭壁绕一大圈才能爬到商崖。

带路的副将谨慎地喝令整个队伍停止前进，然后先派了两名士兵下去探路。过了一会儿，那两名士兵出现在对面的商崖，做了个一切平安的手势。副将松了一口气，看来栈道目前的工作状况良好。于是他命令队伍变成两人一排，然后每排间隔两尺，一排一排地慢慢扶着栈道内壁走下去。护卫兵们也被编成几个小队，将短刀收入鞘中——这是为了防止在狭窄空间里造成意外伤害——夹在工匠的队伍中慢慢朝前走去。

忽然，队伍中的一名工匠痛苦地叫了一声，然后弯下了腰。

“怎么了？”一名护卫兵走过来问道，这个工匠他认识，叫老何。

老何抱住右边小腿，一脸难受地说道：“刚才一下子没小心，被石头绊到了。”

“能站起来走吗？”

“能是能，不过伤到筋，半条腿全麻了，得停一下。”

护卫兵抬起头看看后面被迫停顿的队伍，皱了皱眉头。他把老何搀扶到路旁的砂地上搁下，让队伍继续前进，然后对老何说：“你先在这里歇着，一会跟着队伍尾巴走。”

“多谢多谢。”老何忙不迭地点头，躺在地上继续揉小腿肚子。

经过这么一个小插曲后，队伍继续通过参商崖的栈道。大约用了四分之一个时辰，大部分工匠和护卫都已经顺利抵达了商崖，最后在参崖的只剩下押队军官、两名护卫兵与老何。

押队军官此时正牵着马战战栗栗地迈上栈道，这可是一件危险的工作，如果马匹忽然发起性子来，那恐怕这个用木桩和藤条搭建起的栈道就会连人带马掉到山涧里去了。押队军官走了几步，然后又退了回来，将缰绳交给其中一名护卫兵。那个倒霉的卫兵没办法，只好极端小心地牵着马匹再次走进栈道。

“喂，你现在能走了吧？”剩在参崖的卫兵对老何喝道。老何一边含糊不清地继续揉着小腿，一边紧张地左右来回地看。

就在这时，押队军官忽然看到旁边的草丛里发出窸窣窣窣的声响，他以为是野兔或者山鸡，于是走过去张望。忽然，一团黑影从草丛里一下子冲出来，扑到军官身上对准太阳穴就是三拳，军官登时晕倒在地。旁边的护卫兵一时间竟然呆在原地没反应。这一短暂的迟疑要了他的命；另外一个人从他背后出现，用手臂扼住他的咽喉，抽出了他的短刀从背后刺了进去。

“老何？”

黄预松开护卫兵的尸体，捏着滴着血的短刀朝老何走过去。老何有些害怕地朝后缩了缩，胆怯地问道：“是于程兄弟的人吗？”

“是的，快走吧。”黄袭把老何从地上拽起来，斜眼瞥了瞥高堂秉，后者抬腿将晕倒的军官踢到了一边。

已经抵达商崖的士兵们看到这一幕，全都大吃一惊。他们能清楚地看到这边的情形，但是却鞭长莫及，参、商两崖之间隔着五、六丈宽的山涧。急疯了的副将大吼着命令全体回转赶回参崖，但这根本无济于事；栈道上现在全是人，在这种狭窄的地方，无论是继续前进还是立刻回转，都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的事。

最麻烦的是，栈道上最靠近参崖的是那个牵着马匹的护卫兵，他心里不管多急也只能慢慢移动，否则就会连人带马一起掉下去。前面的人即使想回头折返到参崖，也必须得跟在他后面蹭——这时候又有三、四个匪徒出现在栈道口，谁想过来都少不得要挨上一刀。

黄预看了看乱成一锅粥的对面，冷冷说道：“任务完成了，我们快走！”

于是黄预、高堂秉、老何以及其他几名配合的五斗米教徒迅速消失在参崖旁边的山谷中，只留下一个晕倒的军官、一具尸体、一个牵着马匹满头大汗的士兵和其他一大群不知所措的人。

顺利救出老何的队伍轻车熟路地沿着一条不为人知的小路来到一处山坳中。在那里，柳敏、柳萤父女和其他人已经焦急地等候多时了。当他们看到队伍里多出一个人的时候，就知道已经事情成了。

“成了吗？”柳敏还是想问上一句。

“成了。”黄预点点头，看了一眼仍旧有点惶惑不安的老何。柳敏喜不自胜地牵着高堂秉的手说：“若不是高堂将军你暗中出力，我们怕是连南郑城都出不来呀。这一次你算是立下大功了！”

“爹爹！”柳萤嗔怪地看了柳敏一眼，转头抱住高堂秉的双臂，关切地问道：“你

有没有受伤？”高堂秉只是低声说了句：“还好。”

“现在还不是闲聊的时候，还没脱离危险呢！”黄预提醒他们，同时叫人把事先藏好的马匹牵出来。这些马匹都是高堂秉弄来的，备做逃亡之用。

按照计划，他们将骑马从一条名叫褒秦道的小路穿越梁山，在山麓路口与联络接应部队的糜冲会合。糜冲说只要朝西北方向走，不出一天就可进入褒水流域，接着一路北上至绥阳小谷，曹魏的陈仓驻防部队就会前来接应。现在蜀军正打算在陇西西南部用兵，这里边境是不敢闹出太大军事冲突的。

各人各自上马，朝着褒秦道急驰而去。黄袭在马上忽然问了高堂秉一句：“你刚才为什么不杀了他？”

“何必，你们五斗米教徒不也讲究太平之道么？”高堂秉回答，黄袭陷入了沉默。

到了中午，逃亡队伍接近了褒秦道，道路越变越狭窄，两边山势逐渐升高，地势十分险要。队伍放慢了速度，徐徐而行，眼见着前面两侧山岭高高拔起，将中间道路挤的只剩一条线宽，仿佛函谷关口一般。旁边一块半埋在土中的石碑上写着：褒秦道。

“糜先生来接应我们了……”为首的教徒看到道口有一个人影，不禁兴奋地高喊道，但他喊到一半，整个人僵到了那里。

负手站在道口的不是糜冲，而是荀诩。

## 第十三章 对决与结局

这支队伍中除了高堂秉没有人认识荀诩，但当他们看到前来接应的不是糜冲时，就

已经意识到事情不妙了。

“快撤！”

最先反应过来的黄预立刻拨转马头，大声叫道。这时已经太晚了，早就埋伏好的靖安司直属部队从小路的后面和两侧山林涌出来，一下子将他们前后的退路围的水泄不通。

众人一见这样的阵势，都意识到今天是绝不可能逃脱了。黄预捏住缰绳铁青着脸一言不发，柳敏与老何只吓的伏在马背上瑟瑟发抖。柳萤虽然面色苍白，神情却坚毅非常；她纵马来到高堂秉身边，一双眸子深情款款地望着身边的心上人凄然说道：

“秉郎，今日能与你死在一起，我也心甘了。”

高堂秉听到这番言语，眉宇间露出不忍神色，他只能垂头闭眼，牙齿拼命咬住嘴唇，隐然有一道血丝渗出；直到荀诩在远处发出一声呼号，他才极不情愿地睁开眼睛，深深吸入一口气，伸出右臂揽住柳萤的纤腰，一用力，一把将她从马上抱到自己身边。

柳萤初时还以为他要在这临诀之时向她表示亲昵，又惊又喜；但很快她就发现不对劲了，高堂秉夹着她朝着荀诩的方向走去，而两侧的靖安司士兵一动不动。

“秉郎，你这是做什么？”柳萤在他怀里挣扎着，花容失色。高堂秉也不回答，只是闷着头朝前走去。身后黄预、柳敏等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都呆立在原地。

一直到了荀诩跟前，高堂秉这才翻身下马，将柳萤双手背过去攥住，冲荀诩微一鞠躬。

“你辛苦了。”

荀诩欣慰地拍拍他的肩膀，高堂秉淡淡回答道：“一切为了汉室的复兴。”

原本还拼命挣扎的柳萤一下子冻结住了，这简单的一问一答说明了一切问题。这个冲击实在太突然，柳萤的世界一下子完全坍塌下来。“黄祭酒是对的，这一开始就是一个圈套，我完全就是被利用了。”

听到她喃喃自语的高堂秉轻轻把手松开，颤声道：“萤儿……我……我……”

柳萤此前想到过无数种后果。幸福和和父亲和情郎生活在魏国的乡村，继续开着酒肆，为一日三餐奔波，给他生几个孩子，晚年的时候回忆此时，当作童谣讲给儿孙，被当作吹牛；被魏国利用完之后秘密处决，自己心爱的人死在一起；没有逃出靖安司的搜捕，面对刀剑从容赴死，哪怕没能尽最后的孝道，也一定要跟这个傻大个一起死。因为柳萤爱他啊，爱人不就是那种无论怎样也会为了对方着想，不会背叛不会自私的人吗？至少柳萤自己到醒悟前的瞬间一直是这样认为的。

“事实又怎么样了呢，这个人从头把我骗到了尾，若有来生我恐怕不会再相信男人。可是……到现在，我恨他，却也无法停止去喜欢他……到底为什么，他不是我的仇人吗。不对，他还是我的爱人……他害得我父亲和大家都被抓捕，都会被蜀汉当作间谍罪处死。他利用我，利用我对他的好感来坑害无辜的大家。为什么我还是，还是无法去讨厌他……”柳萤身边的时间仿佛再没有流逝过，她的目光停留在面前的这个笨蛋上。“醒醒吧，柳萤。你被骗了啊，从始至终这都是骗局，他也没有喜欢过你，一切都是场可怕的恶梦。去亲手结束它吧……就算今天大家逃不脱天罗地网，也要让这个骗子死在你手里。”柳萤只能这样告诉自己，麻醉自己，因为她明明知道，高堂秉的确是真的来欺骗她的，可这个笨家伙和自己并非没有相爱的感觉。或许一个女孩子家家的提及到爱情总应该矜持，但她却无力否认什么，也不想去改变什么了。

“既然我们的爱无法长久，那就让它从现在起铭刻在你我心中好了。”

柳萤突然之间笑了起

来，她的笑容永远是如此美丽，可是现在却无法阻挡她这笑声中带着的些许凄凉，听得人从内心深出冒出寒意，这声音穿透了高堂秉和荀诩，甚至让他们感到局促不安。高堂秉颤颤着还想说些什么，柳萤止住了笑声。用手指摆了摆，示意他什么都不用说，然后整个人一下子扑到他怀里，将自己的嘴唇重重地印在了高堂秉的唇上。对他，柳萤从来都是温柔到令人嫉妒。此时的柳萤在阿社尔等人看来，就和在酒肆里那个惹人怜爱的梦中情人一般无二，这场景几乎自然到让人觉得只是寻常情侣在暗处的私会。高堂秉顺从地闭上眼睛，任由这个亲吻进行下去，一向务实的他在一瞬间也希望此刻能变成永远……

亲吻在持续着，荀诩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五斗米的教众也不知道该干什么。柳敏更是尴尬的要死，在性命攸关的时刻，女儿竟然还和细作在搞儿女私情，难道她也想出卖父亲和教众投靠蜀汉？不会的，自己的女儿决不是那样的人。柳敏的把握其实并不大，他的女儿对他来说才更像是被欺骗和玩弄的工具，自己没有再多的给过她父爱，而自己的身份又注定了自己的家人永远无法得到正常的生活。此时就算女儿真的阵前倒戈，怕是他也不能有什么怨言吧。一柱香时分，柳萤慢慢离开高堂秉的怀抱，苍白的脸上浮现出奇妙的满足感。离他们距离最近的荀诩觉得事情有些不对，走近了两步，赫然发现一柄精致的匕首正插在高堂秉的胸膛，柳萤的两只手正紧紧握着刀柄。这一下，可以说是横生惊变，在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快！把他们分开！”

荀诩挥舞着双手，赶紧大声喊道，阿社尔与廖会飞快地扑上去。柳萤“唰”地抽出匕首，二人登时停下脚步抽出兵刃，脸上满是一种难以言喻的表情，也不敢去正视柳萤的眼睛。柳萤回首深情地望了望高堂秉，嘴角动动，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后者任由胸前鲜血汨汨喷涌却一动不动，一双凝视着她的眼睛表明神智仍旧清醒。柳萤闭上双眼，俊秀的面庞流下两行泪水，甚至已经把前襟都打得湿透。脸上始终是笑，再没有半分怨恨。高高举起匕首“噗”地一声插入了自己的胸膛，娇弱的身躯倒在了地上。没有看自己的父亲和任何其他人。

“萤儿！！”



远处柳敏见女儿自尽，不禁在马上放声大哭。他此刻绝不好受，甚至可能比一般的丧子之痛还要难过许多，但是这又能改变结果吗？

阿社尔与廖会这才冲到高堂秉身前。廖会撕下自己衣服上的一块布襟捂住他胸口潺潺流出的鲜血，阿社尔手忙脚乱地从怀里掏出止血用的创药，一瓶全倒在了高堂秉胸前。一直到这时，高堂秉才缓缓合上眼睛，仿佛如释重任……

荀诩屏着呼吸问道：“伤势如何？”

阿社尔带着哭腔回答：“怕是没救了……”

荀诩望着已经陷入昏迷的高堂秉，难过地闭上眼睛，恨自己为什么不早早将那二人分开。他再扭过头去看柳萤，马忠蹲在她身边，冲荀诩摇了摇头，表示她已经气绝身亡了。

“你们三个，留下来看护高堂秉。”荀诩攥紧拳头，低声对他们下了命令，然后转身走开。现在还不是悲痛的时候，眼下还有更重要的公务要处理，荀诩相信唯有完美地将这件事情了结，才对的起高堂秉所付出的牺牲。

此时剩余的几名五斗米教徒已经全部被靖安司控制住了，那些教徒知道已经是绝望之境，索性没有抵抗。士兵把他们一个个五花大绑，排成一排。荀诩踱着步子挨个审视了一遍，柳敏已经哭的不成样子；黄预仰首朝天，一脸的桀骜不驯；而老何则蜷缩成一团，如筛糠一般颤抖着。

荀诩来回趟了两遍，最后站到了黄预面前，厉声问道：

“那个叫糜冲的人，他在哪里？”

黄预闻言先是一楞，然后立即沉下脸来，朝地上啐了一口痰，装作没听到荀诩的话。

荀诩也楞住了。黄预尽管没有说话，但他的表情没有逃过荀诩的观察：黄预对于糜冲的失踪毫不知情。

高堂秉昨天离开柳吉酒肆后，立刻赶回了靖安司汇报了行动细节：黄预等人计划在三月六日的参商崖劫出工匠，然后在褒秦道口与糜冲会合，逃往魏境。荀诩大喜过望，他立刻指示靖安司全力配合高堂秉。今天早上，荀诩从府库内调了一批马给高堂秉，并暗中放松了靖安司对南郑城的检查，好让黄预等人顺利潜出城去。接下来荀诩亲自率领大队人马来到褒秦道埋伏，打算将这些人一网打尽。结果黄预等人如期出现，而糜冲自始至终都没有露面。

“难道他觉察到了我们的埋伏，于是先跑了？”

一个令人懊恼的念头进入荀诩的脑海，这不是不可能，糜冲这个人的能力是绝对不容低估的。想到这里，荀诩蹲下身来，随手拽下一根青草，心里又是沮丧，又是欣慰。沮丧的是他两次都败在了这个人的手下；欣慰的是，他总算让糜冲一无所获，他想要的工匠也被靖安司成功截获了。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荀诩见到一骑白马飞驰而来，骑士背后插着三面红旗，这是靖安司信传使的标记，三面红旗意味着“至急”。

骑士一直飞奔到荀诩身前，这才急急拉住缰绳。他翻身下马，将一份书信交给了荀诩。

“荀大人！裴都尉急报！”

荀诩急忙拆开信纸，上面只潦草地写了一行字：“军技司被盗，图纸丢失，速归。”荀诩读到这里，脑袋“嗡”的一声，一股恶气在胸中炸开，他几乎要当场晕倒。

完全上当了……看来高堂秉的伪装根本没有逃过糜冲的眼睛。这个可怕的人将计就计，让靖安司误以为他的目标是第六弩机作坊的工匠；而实际上，劫持工匠的计划只是用来吸引荀诩注意力的烟幕弹，他的真正目标却是戒备松懈的军技司。甚至连黄预、柳敏父女等五斗米教教徒都被他蒙在鼓里，成了他手里的几枚弃子。

“这……实在是……”

意识到自己完败的荀诩无暇多想，他匆忙交代了部下几句，然后心急火燎地只身赶回“道观”。在返城的一路上，他一直在想：这个糜冲竟然如此神通广大，可以把整个靖安司在自己的地盘上被玩弄于股掌之中，屡次占得先机；这究竟是他的能力无边，还是说蜀军内部有老鼠协助他……

但无论如何，图纸现在已经被盗，靖安司以往的一切辛苦都付之东流。荀诩一想到这里就懊丧无比，只能拼命鞭打着坐骑，企图通过狂奔来排遣心中的郁闷。

当他抵达“道观”的时候，看到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是靖安司的裴绪，还有一个是军技司的从事譙峻——这个曾经夸口军技司的保安措施最为完善的技术官僚一下子苍老了许多，仿佛秋季梧桐树下的落叶一样瑟瑟发抖。

“怎么回事？！”

荀诩顾不上客套，他翻身下马看了一眼譙峻，直接问裴绪。裴绪告诉他，今天早上军技司对司局所在的山洞内部进行例行清扫，并打开了三个排气通道进行换气。

“换气？”

“是的，军技司因为安置在山洞中，每隔三天就必须通两个时辰的风。军技司的山洞有三处天然的石穴通道与外界相联，平时里面用石丸填住。山洞需要换气的时候，会把石丸移开畅通风道。”

“然后糜冲就趁这个机会从其中一个通道潜入军技司，偷走了图纸？”

荀诩说，裴绪沉痛地点了点头。这时候谯峻在一旁兀自难以置信地嘟囔着：“那三个通道每一个都有百步之长，而且里面宽窄不一，崎岖弯曲，内壁上又满布嶙峋突石，一个普通人怎么可能爬进爬出……”

“他可不是什么普通人……”荀诩冷冷地纠正了他的错误。

裴绪继续说：“目前确定丢失的图纸是‘蜀都’与‘元戎’两份设计图。这两份图纸昨天才刚刚被诸葛丞相调阅过，所以单独搁在了一起，没有立刻归档封存，结果就出了这样的麻烦。”

荀诩点了点头，这一切他都在接到裴绪急报的时候就已经预料到了。

最坏的结果。

“谯从事，难道当时在图纸旁边的一个人都没有？”

谯峻木然地摇了摇头：“半数守卫都被调出去参与南郑的封锁工作了，剩余的一半……可谁能想到，会有人从通风口爬进来拿走图纸呢……。”

“我们现在怎么办？”裴绪问。他看到荀诩满面的尘土，勾手叫旁边的士兵立刻送来一条毛巾。荀诩“唔唔”谢了一声，用手接过浸过凉水的毛巾拼命搓了搓脸，努

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我们还没输……现在五斗米教已经完全崩溃，没有他们的协助，仅凭糜冲一个人不可能在南郑城立足，也不可能突破我军的封锁从南郑长途跋涉返回魏国境内。”荀诩说到这里，顿了一下，把毛巾递还给裴绪，拿起瓷碗喝了一大口水，然后接着说道：“他只能去找那个隐藏在我军内部的老鼠寻求协助，这是他唯一的选择。”

“那只老鼠是谁？”裴绪紧张地问。荀诩摇了摇头：“不知道。”他仰头看了看天色，搁下瓷碗匆忙又上了马。裴绪一愣，连忙问道：“您这是要去哪里？”

“去问问那些被背叛的人，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

荀诩在马上偏过头疲惫地回答，然后双腿一夹马肚，绝尘而去。裴绪望着他的身影彻底消失以后，才搀扶着焦峻回到“道观”，他还有很多善后的事要作。

此时已经是日头偏西，荀诩一个人策马按原路朝着褒秦谷狂奔。靖安司的人现在应该正押着黄预等五斗米教徒返回“道观”，他希望能在半路截到他们，越快越好。

到了太阳完全沉入西边地平线，黑暗彻底笼罩了汉中大地的時候。荀诩幸运地碰到了刚刚拐上大路的押送五斗米教徒的队伍。他们点起了火把，所以在黑夜中反而比在黄昏时候更加醒目。

荀诩冲到队伍跟前，喝令他们停止前进。借着火光，他看到站在队伍最前面的是阿社尔，在他身后是一副用树枝搭起来的担架，里面铺着软草，高堂秉就躺在上面一动不动，身上盖着廖会的衣服；他的后面是另外一副担架，上面的人用布蒙住了面部，从身形看似乎是个女子；而黄预、柳敏、老何等人则被押在队伍中后部，他们每个人都五花大绑，几十名士兵围在四周。

“高堂秉现在怎么样？”

荀诩有些惊讶地问道，他以为高堂秉已经殉职了。阿社尔半是高兴半是忧愁地回答：“还算幸运，那个女人扎偏了，避开了心脏；我们已经给他帮伤口包扎起来了。目前似乎还有气息，但很微弱，不知道撑的到南郑没有。

这个消息多少让荀诩的情绪舒缓了一些。他顾不上多说，径直驱马来到了黄预跟前。黄预虽然双手被缚，却仍旧是一副踞傲神情，对荀诩不理不睬。

荀诩知道正面强攻无法撬开这个人的嘴，唯一的办法是让他的内心产生裂隙。荀诩站到他跟前，开始用一种平淡的语调对黄预说道，那口气就好像是与老朋友倾谈一般。

“我知道糜冲带来了你们的师尊张富的符令，要求你们全力协助他。”

黄预理都不理他。

“我猜他允诺你的是等到魏军灭了蜀国，会给予你们五斗米教传教的自由，对么？”

“哼。”

“所以你们就发动了全部教徒，利用一切资源帮他，以至落到今日的境地。”

“呸！”

“今天白天。”荀诩换了一个口气，声调略微提高了一些，“蜀军军技司被盗，两份涉及到军事机密的图纸被人偷走。”

“这太好了。”黄预冷冷回答。荀诩没有生气，而是继续说道：

“经过调查，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是你们的朋友糜冲所为。”

黄预听到这一句，眼睛陡然睁大，一下子想到了什么。荀诩微微一笑，替他说出了他心中的话：“你们的朋友糜冲把你们当做诱敌的饵，吸引了我们的注意，然后自己前往守备空虚的军技司，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东西。”

黄预重新陷入沉默，但这一次的沉默与刚才已经有所不同。

“你们付出了人命的代价。”荀诩看了一眼柳萤的尸体，“和整个五斗米教在汉中的生存空间，结果换来的却是背叛。现在魏国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可以心满意足地回去庆功了，而你们得到了什么？唔？”

“哼，全是无耻的污蔑与造谣……”

“我们在褒秦道从凌晨就开始埋伏，一直等到你们出现，期间一个人都没有出现。为什么？糜冲压根没打算与你们会合，他早就知道高堂秉是卧底，只是没有说。他骗过了我们，也骗过了你们。”

“……”

“我相信他不是故意陷害你们，他没必要。你们之于糜冲，不过是些棋子罢了，用的时候拿起来，不用的时候丢掉，如此而已。”

听着荀诩的话，黄预眼睛渗出一根根的血丝，荀诩同情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加了最后一击：“现在你们面临死罪，而他正在策划返回魏国。这是你们的信任换回来的全部东西。”

“呜…………”黄袭表情扭曲地弯下腰去，嘴里发出痛苦之极的呻吟声。这并不是因为荀诩的口才，而是荀诩证实了他一直以来怀有的疑问。

当糜冲提出分开行动的方案时，黄预心中就有了一点疑问，因为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必须要分开行动。但糜冲坚持这样做，出于信任，黄预没有坚持。现在回想起来，那就已经是背叛的开始。

一阵清冷的夜风吹过，远处漆黑的密林之中传来几声凄厉的乌鸦叫声。这个一心重建五斗米教的汉子把身子慢慢蹲在地上，头埋在两腿之间哽咽起来。开始只是小声的呜咽，接着声音越变越大，最后变成了号啕大哭。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禁有些惻然。

荀诩也蹲下身子，充满怜悯地望着这个人，俯在他耳边小声道：

“我们来做个交易吧。你告诉我糜冲有可能的藏身地点，我将保证不对你们剩余的五斗米教徒进行搜捕。”荀诩还特别一字一顿地强调，“外加糜冲的一条命。”

黄预听到这些话，蹲在地上开始没有做声。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他才仰起头深深吸了一口气，又把头埋回双腿之间，颓丧地吐出两个含糊的字来：

“烛龙。”

“什么？你说什么？”荀诩没听清楚，急忙侧过耳朵去听。

“烛龙，糜冲肯定会去找他。他是你们南郑的高官，一直在帮我们。”

“你知道他的名字和职位吗？长相也行？”荀诩拼命按捺住心中的激动。

“我……我不记得了……”黄预迷茫地抬起头看了看四周，眼神没有了一丝活



力，“我只在神仙沟见过他一次，而且他们会面的时候我在放风，没有看到他的脸。”

“神仙沟？”

“是的，那里似乎是他们接头的其中一个地点。”

黄预有气无力地说，伸出一条胳膊指了指远方，荀诩顺着他手指朝着那方向望去，却只能看到一片如墨的夜色……

……在超越荀诩视线的远方延长线上，糜冲正置身于神仙沟的黑暗之中，安静地等候着。穿行于废弃军营残垣之间的夜风发出诡秘的呜咽，站在神仙沟低凹盆地的人在这样的夜里仰望天空，会有一种被四周吞噬的错觉。

他并没有等待多久，很快从废墟外围传来一阵从容不迫的脚步声，然后烛龙从黑暗中走了出来。两个人见面简单地拱了拱手，烛龙开门见山地问道：

“都办妥了？”

“一切都按照既定计划。”

“图纸现在哪里？”

“已经和诸葛亮进攻武都、阴平的情报一并送到了中继点，现在应该已经出发了。”

“很好。”烛龙露出欣慰的笑容，“你这一次干的非常出色。”

“天佑我大魏。”糜冲简单地回答道，表情并没有显得有多么兴奋，似乎他刚刚只

是完成了一项简单的例行任务。他身上的粗布青衣上沾满了尘土与白色的擦痕，还有数处磨破的痕迹，很明显这是在军技司通风管道中留下的纪念。糜冲说：

“当时我在总务失手的时候一度以为没有希望了，幸亏阁下及时调整了策略。”

“呵呵，只可惜了黄预，不过为了皇帝陛下，这些牺牲是必要的。”

“唔。”

烛龙走到糜冲跟前，望了望天上遮住了月色与星光的阴云，不胜感慨地说：“你在汉中的使命也差不多结束了，我这就安排送你回家，为这次行动收尾。”

糜冲“唔”了一声，面无表情的脸稍稍松弛了一点。他自从二月二十日进入蜀国境内以来，到今天已经足足十四天，预定任务已经完成，是时候撤离了。

烛龙拍拍糜冲的肩膀，示意带他去做最后的撤退准备工作，于是两个人并肩朝着废墟外面走去。烛龙一边走一边对糜冲说：“你的撤退路线是从南郑东侧沿沔水途经城固、洋县一直到达安阳，在那里会有人接应你回到魏兴郡。然后你就可以到琅琊、颍川或者你想去的任何地方安心渡上几个月假。”糜冲听到这句话，笑了笑，什么也没说。

当两个人绕过一堵坍塌了一半的砖墙时，烛龙忽然放慢脚步。他从怀里悄悄地掏出了一把特制的青铜匕首，从背后猛地勒住毫无防备的糜冲，干净利落地割断了他的喉咙。糜冲挣扎了几下，不再动弹。烛龙这才慢慢将糜冲的身体放倒在地，背面朝上。

“对不起了，这是郭将军的最后指示。”

烛龙将匕首重新揣回到怀里，对着糜冲的尸体淡淡说了一句，转身离开，很快就消失在黑暗中。

半个时辰以后，荀诩才带着一队士兵赶到神仙沟。他命令士兵们把守住盆地的各个出口，然后亲自率领着五、六名精悍士卒进入沟中的军营废墟搜寻。

“难道这一次又晚了不成？”

荀诩望着眼前的断垣残壁，心中暗想。这片废墟在墨色夜幕的渲染之下显得格外苍凉死寂，空洞的安静洋溢在每一个角落，完全不象是有一丝人的气息在里面。

忽然，他鼻子里闻到一股血腥的味道。荀诩立刻象只刺猬一样竖起了全身的刺，精神高度戒备起来。他和几名手下循着这股味道谨慎地在废墟里转来转去。血腥的味道越来越浓烈，最终他们在一堵墙壁的旁边发现了糜冲的尸体。

尸体原本呈俯卧的姿势，荀诩将它翻过来，发现在尸体的喉咙上有一道很深的伤口。死者的气管被割断，地面和死者的前颈部都沾有大量已经凝固了的暗红色血迹。从血液凝固的程度判断，死者死亡应该是不久前的事。

荀诩叫人提一个灯笼过来照到尸体脸部。死者的表情还保持在临死前那一刹那的惊愕，这张脸荀诩从来没有见过。荀诩上下打量了一番这具尸体，俯下身子，叫旁边士兵把灯笼放低一点。他注意到死者的衣服有些蹊跷，在双臂和后背的位置都有数道醒目的灰白色擦痕。荀诩用拇指和食指从擦痕上捏了一些细微的粉末用指尖轻轻搓动，最终得出了一个结论：

这个死者是糜冲。那些粉末是军技司山洞特有的石质，而能在身上沾满这种擦痕粉末的人，唯有今天从通风口爬进去盗窃图纸的糜冲。

这个结论让荀诩感觉如有被天雷劈中，他一瞬间很想一拳捶到尸体上，好发泄一下心中极度的愤怒。他费尽辛苦好不容易才有机会再次接近这名间谍，却没想到又一次被这个人逃掉了，而且是永远地逃掉。

如果这是糜冲的话，那么杀死他的人只能是烛龙。荀诩想到这里，急忙去搜检糜冲的衣服，结果里面除了几根青稞麦穗以外什么也没有。

毫无疑问，图纸已经被糜冲传送出去了，然后丧失了价值的他则被烛龙干掉灭口，以免在返回途中被捕泄露出烛龙的真实身份。魏国情报部门的这种冷血手法令荀诩不寒而栗。

荀诩沮丧地从尸体旁边站起来，神情有些恍惚。他一直以来都在努力地向真相迈进，但最后还是差了最后一步。死尸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仿佛是在嘲弄他的无能。荀诩懊恼地用脚狠狠地踢了踢糜冲，当他想踢第二脚的时候，脑子里电光火石之间爆出了一个念头。

“青稞麦穗？”

他看到尸体上的那几根青稞麦穗，不禁“啊”地大叫出来，把周围的士兵吓了一跳。

传统上来说，蜀汉用于战马、运输畜力的饲料主要由燕麦、黑豆、麦秸以及打来的杂色野草为主。其中燕麦和黑豆主要供应战马以及勤务期间的畜力，后两种则为后方牲畜日常饲养时的主要口粮。但是当蜀军在汉中西北靠近凉州的地区采取军事行动时，考虑到当地气候以及环境，蜀军会特别配给青稞草料给骑兵部队，以保证其战斗力。

汉中本地并不出产青稞，但为了让战马保持口味，所以蜀军也设立了几个特别草料场囤积青稞谷物。这些储备在和平时用于战马的适应性训练；而一旦在凉州或者汉中西北靠近羌境地区爆发战事，这些谷物则做为蜀军的先期补给运送到前线。

换句话说，糜冲身上的青稞麦穗只能是来自于一个地方，就是蜀军的特别草料场。目前诸葛丞相正打算要对汉中西北地区用兵，这些特别草料场的青稞将会与蜀军先头部队一起首先运抵魏蜀两国的边境地区。

荀诩仿佛又看到了黑暗中的一道光芒。他猜到了，糜冲前往特别草料场的目的一定是为了交接图纸，然后由另外的人携带图纸跟随运输青稞的车队前往前线，然后伺机潜回到魏国。这个计划很完美，图纸携带者可以大摇大摆地穿过蜀国国土前往边境地带而不受任何阻拦——谁会去拦截军方的补给部队进行检查呢？

想到这里，荀诩“腾”地一下子跳起来，全然不顾自己因长时间骑马而造成的双髀酸疼，命令除了留下两个人看守糜冲的尸体以外，其他人全部立刻撤出神仙沟，火速赶往特别草料场。

蜀军在南郑附近设立的青稞草料场一共有三处，荀诩分别派遣了四名靖安司的“道士”前往其中的两处分场，而他则径直赶去最大的青稞草料场。

这是靖安司拦截图纸最后的机会了。

此时已经接近午夜，南郑附近的大路上漆黑一片，空旷的路面只听到靖安司急促的马蹄声与骑士的呵叫声。让人不禁有些同情这些疲于奔命了整整一天的人们。神仙沟在南郑西侧、褒秦道在南郑偏东，安疫馆在南郑北面，而这个草料场则位于南郑正南，今天荀诩可以说是足足围着汉中中心绕了一大圈。

当荀诩抵达了草料场大门的时候，他的心“忽”地沉了下去。草料场里面那几十个堆起高高的谷垛消失了，两扇大门敞开着，门前的路面上星星点点洒着许多的马粪与麦穗颗粒，还有纵横交错杂乱无章的车辙印。

很明显，运送青稞的车队已经出发了。

荀诩冲进草料场的看守室，把里面两个睡的正香甜的老卒摇起来，问他们谷料到底被送去哪里了。其中一个老卒揉揉惺忪的睡眼，回答说：“昨天午后开拔的，这会儿恐怕已经到勉县地界了。”

“还好，不算太迟……”荀诩心中一宽，勉县距离南郑不算太远，如果快马赶过去的话，可以追的上。

但棘手的是，草料场是军方单位，如果不预先知会军方的后勤部门而擅自拦阻补给车队，那搞不好会是杀头的罪名。荀诩知道让军方批准这件事绝非易事，但事到如今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于是荀诩离开草料场，直奔回南郑。丞相府日夜都有诸曹属的值班官吏，如果够幸运从他们手里得到批条，荀诩就可以连夜赶到略阳去对补给车队进行检查，阻止图纸离境。

粮田曹今天值班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官吏，荀诩赶到的时候，他正百无聊赖地捧着本《春秋》打瞌睡。青年官吏一听荀诩报上身份，脸上露出一半惶恐一半犹豫的神情，惶恐是因为对方比自己级别高许多，犹豫则是因为军方与靖安司势同水火。

“请问您有什么事？”青年官吏谨慎地问道，同时两只手在案上四处找毛笔。

荀诩气喘吁吁地嚷道：“我们怀疑昨天中午从青稞草料场发出的补给车队里被人夹带了重要的图纸，希望贵曹能尽快发出调令让他们折返南郑，接受检查。”

“哎呀，这可是件大事！”

“是啊是啊，您明白就好。”荀诩看到青年官吏惊讶的表情，觉得应该有希望。青年官吏铺好一麻纸，拿起毛笔问道：

“那到底是哪一辆车，或者是哪一个人涉嫌挟带图纸？”

荀诩楞了一下，然后回答：“现在还不清楚，所以我希望能让整个车队返回，以免有所遗漏。”

青年官吏听到这里，把毛笔搁下，做了一个无能为力的手势：“荀从事，那实在是抱歉了，我没有这个权限调回整支车队。您知道，这支车队是我军的先发粮队，关系到我军战略部署能否顺利展开。若想让整个车队返回，必须得有诸葛丞相、魏延或陈式将军至少两个人的签字。

荀诩心急火燎地叫道：“那根本来不及，这件事必须立刻进行！”诸葛丞相和陈式两个人目前不在南郑，想得到魏延的准许比让蜀军打到洛阳还难。

“这就不是小人能决定的了，或者等到明天早上我给您请示一下魏延将军？”

“这可是关系到我军军事机密是否泄露！”

“可这也关系到我军此次军事行动的成败。”青年官吏软中带硬地回击道，双手抱在胸前，显然是没得商量。

“烛龙或者糜冲真是可怕的家伙……”荀诩心想暗自骂道，“他们算准了这队补给部

队没有人敢拦截，这才放心地将图纸夹在其中。”

粮草的及时输送是赢得整个战役的重要基石，尤其是对于要跨越秦岭作战的蜀军来说，补给至关重要。因此蜀军历来极为重视粮草的运输问题，法令也相当严峻，即使迟到一日，押粮官也会被以“延误军事”的罪名处以军法。象这种要求整支先发补给部队返回的举动，就等于推迟了整个战役的发起时间，就算荀诩有十个脑袋也都砍光了。

更何况荀诩除了手里的青稞麦穗以外，没有其他任何确凿证据。

“没有别的解决办法吗？”

“最起码，您要有杨参军与魏将军的批准。他们明天一早就会上班。”

“好吧，我等。”

不甘心的荀诩立刻要来纸笔，写了一份措辞严厉的申请书。到了早上，粮田曹的主管刚刚上班就被这个急的发疯的靖安司从事拦住；这名主管也不敢做主，于是就把荀诩的申请同时上呈给了杨仪与魏延两个人。

申请书递上去以后，荀诩心急如焚地在粮田曹里转来转去；有好心的小吏给他送来一碗肉羹做早点，他也不吃，只是神经质似地望着门外。现在每耽搁一个时辰，补给车队就向着西北开进数十里，图纸被送去魏境的可能性也就多了几分。这是他最后的最后的机会，十几天的艰苦调查已经到了这一步，荀诩不希望在快要迈到终点的时候被人截住。

一直到了中午，负责传送文书的书吏才匆忙地跑回来。荀诩甚至没等粮田曹主管接过文书，就一把抢过来撕开看。



荀诩尽管早就预料到了文书的结果，但当他亲眼见到时还是脸色煞白，强烈的挫折感让他几乎站立不住。

这一次杨仪魏延两个人的意见倒是难得的一致：杨仪批示说前线补给本来就很紧张，不能为一件未经确认的怀疑就妨害整个补给线的运作；而魏延的批示比荀诩的措词还要严厉，不仅一口拒绝了他的请求，而且指责荀诩糟糕的工作是导致军技司失窃的主要原因。

最后一扇大门在荀诩眼前轰然关闭了。

荀诩一言不发地把公文揉成一团丢进桶里，然后推开了站在一旁的粮田曹主管，精神恍惚地离开了粮田曹。屋外阳光明媚无比，他浑然不觉，只是失魂落魄地走在路上，喃喃地念着两个字给自己听。

输了。

即使他成功地在总务阻止了敌人的阴谋；即使他成功地瓦解了汉中的五斗米教网络；即使他成功地抓出了企图潜逃的弩机工匠；即使他最终促成了——间接地——糜冲的死亡，仍旧是完败。图纸的泄露让这一切胜利变的毫无意义。他还是倒在了距离胜利最近的地方。

一股失望与失落的情绪从荀诩心里流淌出来，逐渐延伸到四肢百骸，让他忽然之间感觉到疲惫象山一样压下来。不仅是那种连续奔波数日的肉体上的疲惫，更是心理上源自于挫折感与郁闷的心力交瘁。

荀诩拖着沉重的步伐返回“道观”，对所有凑上来问候的同事与部属都没有理睬，径直返回了自己的屋子，把门重重地关上。

“道观”外面的阳光依然明媚，太阳金黄色的温暖光线普照南郑城，普照整个汉中，也毫无偏颇地普照着秦岭以北的陇西大地.....

建兴七年三月七日，蜀汉司闻曹靖安司阻止弩机技术流失的行动宣告失败；自二月二十四日立项开始到失败，一共是十一天。

本书由 “[ePUBw.COM](http://ePUBw.COM)” 整理，[ePUBw.COM](http://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 间奏 一个益州人在武昌

## 第一章 结局与开始

建兴七年三月十五日，诸葛亮对魏国武都、阴平两郡正式展开了军事行动。蜀汉将其称之为“第三次北讨战争”，而魏国舆论则称为“第三次卫国战争。”

武都、阴平两郡位于秦岭西翼南麓、汉中西北，曾经是蜀国领地，后来街亭打败以后归附了曹魏，是魏国控制地区延伸至汉中盆地的一个突出部。只要这两个郡还在魏国手中，蜀军北上进攻陇西时就会面临来自左翼的压力。

当蜀军负责主攻的陈式军团在三月十五日进入武都地区时，郭淮在同一天亦从上邽率援军南下，飞速驰援武都的治所下辩，其反应速度之快，令人不禁怀疑他是否事先就得知了蜀军的作战计划。但是在三月十六日下午，魏军却不得不停止了前进，因为斥候在南下魏军的右翼方向发现了一支数量庞大的蜀军部队。这支部队有三万到四万人，指挥官是诸葛亮本人，他们在郭淮部队以东二十里的地方逆向急行，突

击方向直指位于郭淮后方的祁山南侧出口建威。

这时候如果魏军继续南下，将会面临后路被切断的窘境；届时不仅郭淮所部会全军覆没，就连上邽等军事重镇也可能会被趁虚而入，陇西大门搞不好会因此而洞开。权衡了利弊之后，郭淮明智地放弃了武都、阴平两郡，率军先退回祁山堡，再退回到上邽大本营。而陈式则利用这个机会迅速占领了孤立无援的二郡。最后一座坚守的城市下辩在三月二十一日开城投降，第三次北伐（卫国）战争从打响要结束只持续了十天不到即告结束。

武都、阴平二郡原本是诸羌、氏聚集地，地广人稀，土地贫瘠，又处于易攻难守之地，对于魏国来说二郡有如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因此两郡的失陷并没有在魏国国内引起很大关注，包括大将军曹真在内的军方反而很赞赏郭淮及时撤退的英明决策。

而在蜀国，这一次局部战争的胜利却掀起了一阵欢庆的热潮。第一次、第二次北伐战争笼罩在蜀汉人心中的阴霾被这一次的胜利一扫而空。从汉中到南中的益州全境都沉浸在兴奋之中，大家都视这一胜利为汉室复兴的预兆。尤其是南郑，南郑的居民和官吏们所感兴趣的事现在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筹备一场凯旋的入城式。用成蕃的话说就是：“这将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庆典。”

不过在这一片狂欢的气氛之中，唯有一个人没心情也没时间欢呼，这个人就是荀诩。

荀诩这几天一直在忙于为“弩机失窃”收尾：审讯五斗米教徒、清理工匠档案、搜捕南郑城内漏网的魏国情报站，排查一切与柳氏父女以及黄预接触过的人，还有——这是最令人头疼的——撰写整个事件的工作报告。唯一让荀诩感到欣慰的是，

高堂秉奇迹般的活了下来，医生说这全得益于他平时勤于健身的关系。不过高堂的情绪不是很高，荀诩特意派了阿社尔与廖会去陪着他。

在这期间冯膺和姚柚都找他谈过话。前者态度表现的很暧昧，大概还是怕他与柳萤的关系被揭发出来。要知道，司闻曹高级官员和五斗米教女性的暧昧关系，这已经不是仅仅“桃色事件”四个字可以概括的了。

而姚柚在谈话的时候首先严厉地批评了荀诩一顿，然后私下里对他的遭遇表示理解，并暗示会在适当的时候把军方的不合作态度向诸葛丞相申诉。当然，荀诩自己把这视为一种安慰而不是一个承诺。

到了三月二十五日，仍旧忙碌着的荀诩收到了一封公函。公函用玄色套边，这不是什么好兆头；按照蜀汉官僚机构的习惯，朱色套边的公文多是值得公开宣扬的好消息，而玄色套边的公文里面往往是一些负面的东西。

荀诩平静地拿起公函，发现发件人是丞相府军正司——这是蜀军的宪兵机构，不过其权限并不局限于军队，而是扩展到汉中全部政府部门，这种军政一体化是蜀汉官僚体系的一个特色——收件人则写的是荀诩本人的名字，名字前面还用朱笔标有籍贯。

玄色套边，发自军正司，而且是给荀诩个人的。这三点足以说明这封公函的严重性。

荀诩挑了挑眉毛，拿起一把剪刀剪开了封口，从里面取出公文，展开来看：

自：汉丞相府军正司

至：汉丞相府司闻曹靖安司从事荀诩孝和（长沙）

题：通令评议

令汉丞相府司闻曹靖安司从事荀诩孝和（长沙）荀诩于汉建兴七年三月二十六乙酉日辰时正前往军正司参加评议审查，在此期间暂停一切职务。

即日。

附：评议官员名录

右护军偏将军刘敏（零陵）

护军征南将军阳亭侯姜维（天水）

军祭酒辅军将军来敏（新野）

南郑太守府中正杜庸（襄阳）

看完这份公文，荀诩偏过头用手中毛笔的另外一端挖了挖耳朵，脸上浮现出奇怪的笑容，自言自语道：“该来的果然来了。”

“评议”最早源自于汉末年的许劭，最初是用来评价人物优劣。后来蜀汉官僚机构将这一概念引入到内部秩序管理中来，名词还保留着，但内涵已经完全不同了。根据律令的解释，评议是针对被评议者的不当行为进行讨论商榷，以期使被评议者改善工作。不过大部分人都谈“评议”而变色，因为参加评议的人往往在审查过程中会被百般刁难，那种精神上的折磨不啻于严刑拷打。甚至还有人说出“宁可杖责三千，不可评议一日”的话。

荀诩对此心知肚明，他也曾经以评议官员的身份参加过评议，对其流程和手段都很熟悉。他搁下毛笔，再次拿起公文瞥了一眼评议官员的名单，不禁脱口而

出：“噢，他们真棒。”

名单上参加评议的官员一共四名，其中三名都有军方的背景。很明显，这一次的评议是军方在幕后指使的，他们甚至没打算掩饰这一点。荀诩在调查期间让军方积怨不少，现在他们看来是打算报复了。

“我就知道，人的倒霉程度是没有底限的。”

荀诩自嘲地想着，站起身来开始整理自己在靖安司的东西。他把各种谦帛、麻纸与竹简质地的文件分门别类放回到书架上，将毛笔在涮笔缸里洗干净重新挂回笔架；他又拿出一个猪皮口袋，把所有的私人物品装进去：一方石镇、一尊貔貅木雕、圆边铜镜、盛着西域熏香的檀木盒、还有一张印着他儿子掌印的纸板。当这些工作完成以后，他把裴绪叫了进来。

裴绪一进来，看到荀诩的屋子整洁地象是要搬家一样，不禁一愣。荀诩冲他笑了笑，把那份公文递给了他。裴绪看完以后，惊讶地挥舞着右手叫道：

“这不公平，荀从事，他们不能这么对待一名靖安司的官员。”

“他们一直就是这么对待的。”荀诩不以为然地回答。“不用惊讶，总得有人为这次的失败负起责任。”

“可是……”

“我走以后，在新的任命下来之前，你就是靖安司的最高负责人，这里是相关文件的交割，以后这里的工作就麻烦你了。”

裴绪有些不知所措，荀诩异乎寻常的平静让他觉得很害怕。

“千万不要忘记烛龙，这是埋在我汉军中最大的毒瘤。”荀诩说到这里的时候，目光一凛，“不把他除掉，我军始终就会处于被动。”

“我知道了。”裴绪点点头，不知道自己还该说些什么。荀诩欣慰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抱起猪皮袋子朝屋外走去。靖安司的人听到消息，都纷纷驻足，注视着这位从事迈出靖安司的大门，头也不回地缓步离开。

到了晚上，荀诩叫了狐忠与成蕃一起到自己的宅子里喝酒。在席间，两个人听到荀诩被暂停了职务被召去评议，都吃惊不小，忧心忡忡。唯有荀诩象是想开了一样，一杯接一杯地畅饮。

狐忠好不容易抓到一个间隙，按住他举起酒杯的手，问道：“孝和你除了第六弩机作坊那次，不是还做了什么得罪军方的事吧？”荀诩坦然回答：“靖安司天生就是为了得罪军方而存在的，我有什么办法。”

狐忠怀疑地瞪了他半天，荀诩笑道：“我说，不要拿你们军谋司的眼神盯着我，我可不是情报素材啊。”

“你没对马岱将军做过什么？”

“.....呃.....这个嘛.....”荀诩嘟囔了一句，又端起酒杯掩饰自己的表情。成蕃盘腿坐在旁边拿刀撕下一大块羊肉搁到嘴里，然后含糊不清地嚷道：“孝和你就是太冲动了，军方的那些家伙都是些睚眦必报的家伙。”

“你不也是军方的么？”狐忠在一旁插道。成蕃被抓到话柄，尴尬地抓了抓头：“我不一样，我是地方的，不是中军编制呐。”

狐忠没继续挑他毛病，转过头对荀诩有些担忧地说：“这次评议看来军方是憋足了

劲打算整你啊，你有没有与姚大人沟通过？他也许能施加影响，取消这次评议。”荀诩摇摇头：“姚大人估计是帮不上什么忙，对方在背后撑腰的可是魏延啊。”

成蕃拍拍胸脯：“孝和你若是恭顺一点，也许他们能下手轻一点，要不要我去帮你打听一下评议官员的背景？”荀诩撇撇嘴，做了个坚决否定的手势：“免了，我虽然是个小官，可也不想象杨仪那样……”说到这里，荀诩酒意大盛，高举杯子不禁慷慨大声道：

“他们想评就让他们评好了，自古死于口舌的官员我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狐忠和成蕃怕他酒后说出什么，赶紧把他劝住，搀回屋子里去。一直到荀诩沉沉睡去，狐忠和成蕃两个人才离开荀诩家。

一出门，成蕃担忧地小声对狐忠说：“这一次孝和怕是凶多吉少啊。”

“是啊，如果没有出现奇迹的话……”狐忠望着张灯结彩打算欢庆胜利的南郑城，把两只手笼到袖子里。

三月二十六日，荀诩早早洗漱干净，换上正式的官服前往军正司。军正司位于南郑东部的古城楼中，城楼是刘邦时代的建筑，建筑主体用六指厚的大青砖砌成，结构厚重宏大，但楼内却阴暗寒冷，

“古人云，人如其名；这也可以说是官如其屋了。”

荀诩走在宽阔空旷的走廊里，不无恶意地想。走廊两侧是厚厚的青砖墙，没有窗户，唯有通过入口处透进的阳光才让通道里多了几分光亮。荀诩背朝着入口，朝逐



渐变暗的走廊深处走去，双脚踏在青石地板上，发出浑浊的响声。冰冷的空气呼吸到肺里，让荀诩一阵痉挛。

走廊的尽头是一个漆成灰色的木门，荀诩推开门走进去，发现里面已经有一名身穿军正司制服的士兵在等候。那名士兵站的笔直，他看到荀诩，面无表情地问道：“是靖安司的荀诩从事吗？”

“正是。”

“请跟我来。”

荀诩跟随着那名士兵在军正司的城楼里转了几个弯，感觉自己差不多迷路了。根据走下台阶的数量，他估计评议间会是在地下的某一个房间。上一次荀诩以评议官员的身份参加时，就是在一个封闭的山洞里。军正司的人显然认为，一个良好的“环境”是控制被评议者心理的重要因素。

很快，士兵来到一个房间，拉开房门请荀诩进去。荀诩走进去以后，发现这间屋子并不大，但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墙壁用白灰粉刷过，单调且耀眼；整间屋子被有意识地分成高低不同的两个部分，荀诩所在的地方是屋子的最低处，只摆放了一把胡床；而屋子对面的地板则高出一、二丈，一字排开了四张冷灰色的木制案几，居高临下地俯瞰着胡床。

“请在这里少候。”

士兵指了指胡床，然后关上门出去了。荀诩拉开胡床坐了下去，百无聊赖地盯着那四张案几发呆。

过了不知道有多少时间，房间对面的门忽然响了一下，然后被人吱呀一声推开，一

共四个人鱼贯走进来，也不看荀诩，依次在案几前坐好。旁边还有小吏端上四杯水，然后很快退出房间去。

荀诩仔细端详这四个人。坐在中间靠左的是右护军刘敏，他是今天评议官员里级别最高的；按照评议惯例，级别最高的官员不负责评议的主要议程，他们的出席往往是代表评议的级别与立场；中间靠右是军祭酒来敏，这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是汉中有名的经学博士，可惜人品狂悖，倚老卖老，哪个后辈若是质疑他的权威，就会惹的他暴跳如雷，没多少人喜欢他；最右边是南郑太守府中正杜庸，是属于荀诩最讨厌的那种许靖式的名士，极喜欢清谈与玄学，好逞口舌之利。选了这么两个人来，军正司显然是存心的。

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个人，护军征南将军姜维。按照级别来分，姜维应该坐在中间的位置，但他却选了最靠左的位子，这一般是旁听者的席位。姜维是诸葛丞相的亲信，虽然职位不高，但却被人视为是诸葛丞相的接班人之一；他的出席与位置，暗示了诸葛丞相本人对这件事的关注态度。

荀诩想到这里，抬眼望去，姜维正好与他目光相接，于是冲他友好地笑了笑，和其他三个人的冷若冰霜大为不同。当姜维初次归降蜀汉的时候，靖安司曾经对他进行过一段时间的监视，所以荀诩知道这个人行事谨慎，接人待物颇有分寸，大家对他评价都还不错。

他正在想着，来敏在上面忽然一拍桌子，严厉地喝道：“请注意，针对靖安司从事荀诩的评议现在开始。”

“哦。”荀诩冷淡地正襟危坐。

“姓名？”来敏威严地拿起毛笔问道，看来今天的审查他将会是主力。

“荀诩，字孝和，长沙人，三十五岁，现供职于司闻曹靖安司任从事，已婚，有一个老婆和一个孩子，我很爱他们。”

荀诩一口气把接下来的三、四个问题全都答了出来，这一套例行的程序他都很熟。来敏听到他喧宾夺主的回答，觉得自己受到嘲弄了，气的鼻子有些发红，大喝道：“严肃，这里是军正司！”

“我知道。”荀诩眨眨眼睛。

来敏大怒，刚想要咆哮。刘敏在旁边轻声咳了一声，来敏悻悻闭上嘴，重新拿起毛笔，端起官腔说道：“你是……”

“我是建安二十四年加入先帝麾下，章武元年转入司闻曹，次年分配到靖安司一直到今天。”

荀诩知道下面的程度是确认他本人的履历，于是再次先声夺人地说了出来。从技术上他的行为无可挑剔，只不过是回答的稍微有那么早了一点，无形中掌握了局面的主动，这让来敏有苦说不出，只能咬着牙暗暗发怒。这时一旁的杜庸见事不妙，急忙把来敏叫过去交头接耳了一番，来敏又小声征询了刘敏与姜维的意见，正过身子来再度对台下的荀诩说道：“荀从事，请不要有什么情绪，我们只是想与你谈一谈前一阶段你的工作情况。”

“哪里，我怎么会有情绪呢？我不是一直积极配合着吗？”荀诩摆出一个笑脸。

“希望你能一直保持这样的态度。”来敏语带威胁地说，“鉴于荀从事您开诚布公的态度，我们觉得可以省略掉例行程序，直接进入实质性问题了。”

“求之不得。”荀诩在胡床上变换了一下姿势。姜维跪在最边缘，一言不发地看着

他。

来敏看了一眼杜庸，后者赶紧拿起一张麻纸，缓慢有致地念道：“建兴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司闻曹接到间谍情报；经过司闻曹高层分析，证实魏国派遣了间谍潜入我国企图进行盗窃重要弩机图纸。当时是由你负责处理这件事，没错吧？”

“不错，王全长官才于前不久去世，我是负责内务安全的第一线主管。”

“在三月二十五日，你申请进入军技司考察，并得到魏延将军签字批准，在马岱将军的陪同下前往军技司。没错吧？”

“唔，谯大人和马大人都是好客之人。”

“你在进入军技司的时候，曾经问过负责检查的军士，如果是皇帝陛下亲自来，是否也需要全身检查。有说过吗？”

“唔，但我只是开个玩笑。”荀诩没想到他们连这点事情也调查到了。

“放肆！皇帝陛下岂是拿来做玩笑之谈的！”来敏盛气凌人地训斥道。“你对皇帝陛下缺乏起码的尊重，这本身就是大罪！”

来敏见荀诩没有言语，觉得很得意，认为已经控制住局面了，于是继续慢条斯理地问道：“这件事姑且不说，我们来谈谈别的。三月二十六日，你与第六弩机作坊的黄袭将军发生过冲突。能详细谈谈吗？”

“哦，那场架我们打输了，真抱歉。”

“没问你这个，我们想知道为什么会起冲突。”来敏压着怒气纠正荀诩。

“因为他在二十五日非法扣押了我们前去调查的两名人员。”

杜庸听到这句话，一下子来了精神；他拿出一封公文递给荀诩看了一眼：“魏延将军的批文是不是这一张？”

荀诩端详了一下，点点头。这张不是原件，而是手抄件，但内容一字不差。

“这上面说在日常期间特许进入军技司及军器诸坊，而二月二十五日第六弩机作坊已经转为战备生产轨道，这一点你在派遣部下之前确认过了吗？”

“没有，这不过是文字游戏。”

杜庸的头立刻大摇特摇：“荀从事你此言就差了，孔子有云：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公文格式都是古有定制，用来匡扶纲纪，荀从事是不是太轻视了？”

没等荀诩回答，来敏又接上来一句：“你是否承认你没有注意到批文上的这一点？”

“好吧，是的。”

“就是说，你因为对公文理解的错误，在不恰当的时候派人强行进入作坊，结果导致了司闻曹与军方的误会，一度引发了混乱。”

“哦，你指的混乱是什么？”荀诩狡黠地盯着来敏。来敏被荀诩的反问噎住了，在这样的场合下，他当然不能提杨仪被吓哭的事，只好含糊地说了一句：“总之，因为你的疏忽，让两个部门产生了敌对情绪。”

“哧！”荀诩不屑的“嗤”声划破屋子里沉滞的空气，他懒得回答这个问题。

大概是觉得这个话题继续下去，怎么也绕不过去“杨仪失态”这件事，很难把握；来敏和杜庸不约而同地朝刘敏与姜维望去，刘敏侧耳听了听姜维的意见，然后冲来敏摇了摇头。于是来、杜二人没敢继续追究，直接进入下一个问题。

“二月二十八日，你曾经拜访过马岱将军，对不对？”来敏这一次显得胸有成竹。

“是的。”

“为什么要拜访他？”

“因为我希望从他那里获取一些关于五斗米教的情报，这对我们的调查工作至关重要。”

“你得到了吗？”

“是的，我还请了马岱将军协助调查，诱出教徒。”然后荀诩把柳吉酒肆的前因后果讲述了一遍。来敏觉得时机差不多到了，将身体前倾，盯着荀诩的眼睛问道：

“你在咨询马岱将军的过程中，是否有使用不合适的手段？”

“我不明白您指的不合适手段是什么意思？”

“马岱将军是自愿协助你们的吗？”

“是的。”

来敏露出“我早洞察了你的谎言”的笑容，他大喝一声：“但据我们所知，他是被你胁迫的！”这一声完全没有震慑到荀诩，他只是弹了弹衣袖，从容答道：

“我只是根据靖安司的监视记录去找他，也许他与五斗米教徒之间有联系，我能用

的上。”

“结果呢，你是否确认马岱将军与五斗米教徒之间有无瓜葛？”

“没有瓜葛，马岱将军是清白的。”

“根据记录，那份监视记录，是在去年就已经被司闻曹右曹掾冯膺归档封存，你认为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

“我想，大概是他认为这份记录并无参考价值吧。”荀诩心想目前还是不要把冯膺的风流艳事说出去比较好。

“很好，换句话说，你在三月二十八日使用毫无价值的封存档案去胁迫我军的高级将领，威胁他与你合作。而事实上他却是无辜的。是这样吗？”来敏得意洋洋地追问。

“我想您弄混了‘有瓜葛’和‘有联系’的概念，马岱将军与五斗米教没勾结，并不代表没联系，我认为……”

“是，或者不是？！”

“事实不错，但我不认为这种表述是正确的。”

“如果马岱将军不从，你是否就要利用那份记录捏造一个罪名给他？你们靖安司不是经常这么干吗？”

“我反对这个指控。”荀诩猛地抬起头，目光锐利地射向来敏，让他不由得往后一靠，“您要知道，您刚才的发言是对整个靖安司的侮辱。”

刘敏大概也觉得这个口无遮拦的老头子说的有点过分了，不禁皱了皱眉头，大声地咳了一声。来敏尴尬地中止了刚才那番慷慨激昂的演说，杜庸见来敏一下子不方便说话，于是主动对荀诩说：

“荀从事，无论如何，你确实为了一己之私而去胁迫马岱将军吧？我这里有马岱将军提供的证词，他说你承诺如果他肯跟你合作，就不再追究他那份档案的事。”

“左右是逃不掉的。”荀诩心想，于是点点头：“不错，我是这样说过。”

“君子事人以诚，诡道非道。就算是普通人，也该以诚为本，以直待人；你与马岱将军同为朝廷重臣，蜀汉栋梁，本应精诚协作；现在同僚之间竟然发生这等监视胁迫之事，荀从事你觉得自己所作所为，是有悖礼法的吗？”

“哦，您可能不了解我们靖安司的工作性质，我们工作的前提就是一切人都是不可信任的。”

“连我军高级将领你都敢威胁，你还有什么不敢做出来的？”来敏这时恢复了气势。荀诩本想回一句更为尖刻的话，但是他忽然看到姜维的眼神似乎在警告他不要轻举妄动，于是把话头缩了回去。

来敏以为荀诩退缩了，于是决定乘胜追击，他拿出另外一张纸，指着荀诩说道：“三月六日，第六弩机作坊的工匠前往安疫馆进行身体检查，在参商崖附近遭到了敌人的袭击，一名工匠被劫走。两个时辰以后，这一股匪徒在褒秦道口被埋伏已久的靖安司部队抓获，没错吧？”

“是的。”

“你怎么会想到去褒秦道附近设伏？”



“因为我们在敌人内部安插了内线。”

“即是说你事先已经知道敌人会偷袭工匠队伍喽？”

“不错，而且精确到每一个细节。”

“为什么你不当场阻止？”

“因为首脑人物和他们是在褒秦道汇合，我们希望能把他们一网打尽。”

“那你为什么不通知军方？黄袭将军说他对此毫不知情，没有接到过任何来自靖安司的通知。”

荀诩听到这一问题，暗自叹了口气。在得知黄预要劫弩机作坊工匠队伍以后，他的确没有警告军方。他担心军方一旦有所防范，或者打算甩开靖安司单独处理——这在以前不是没有发生过——那就会让最后的机会付之东流。荀诩知道这是违反规定的严重错误，但他别无选择，只能对军方隐瞒这一情报，以防止黄预觉察。

“我是怕他们知情后会影晌整个计划的展开。”荀诩谨慎地措词。这时杜庸在一旁用谴责的口气缓缓说道：

“你知不知道，在工匠逃亡中，有一名年轻的士兵遭遇袭击而死？”

“哦？是吗？我对此很遗憾。”

“这全都是因为你固执地认为军方的知情会影响你的计划。”

“不，这一不幸的损失并不在我们的预估之内……”荀诩低声回答，对于这一结果他确实有些歉疚。

“但是他却因为你的知情不报而死！”

来敏把纸重重地拍在案子上，他看起来义愤填膺：“这是否意味着，为了方便你的工作，你宁愿坐视我军士兵的死亡？”

杜庸不失时机地补上一句：“荀从事，我几乎不敢相信，在以仁德立国的汉国，竟然会有人这样对待为复兴汉室而奋斗的士兵们。”停顿了一下，他扬了扬手里的档案，继续悲天悯人：“那个孩子今年才十七岁，他为人和善，又孝顺自己已经五十多岁的母亲。他在军队蹴鞠队里打四分卫。他大概到死都没有想到，他会因一名官员贪图自己工作方便而死。”

面对来敏和杜庸的咄咄逼人，荀诩只是简单地回答：“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汉室复兴。”

“哦？”来敏不怀好意地眯起了眼睛，“荀从事，你说你强行进入弩机作坊是为了防止魏国间谍；胁迫马岱将军是为了获得五斗米教情报；坐视一名蜀军士兵的死亡是为了更好地捉住敌人，那么你是否成功了？”

“基本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问你是还是不是。”

“不是，没有成功。敌人顺利把图纸传出去了。”

“就是说你消耗了我国大量的人力物力，对许多无辜的人造成了难以磨灭的伤害，而换来的结果是一个零？哦，不，不是一个零，至少曹魏还是有很大收获的。对这个可悲的结局，你有什么评论吗？”

“没有，这是我的失职，我只顾对敌斗争，忘记了讨好同僚比打击敌人更加重要。我向您发誓，下次我一定首先拿热诚的脸挨个去贴诸位将军的冷屁股。”

荀诩冷冷地回答道，他面对这种无理指责有些忍不住了.....

.....评议一直持续到了深夜，期间荀诩只上了两次厕所，吃了一碗糙米菜粥与两块灸猪肉。来敏与杜庸对于评议相当有兴致，他们经常不厌其烦地反复追问荀诩在执行任务时候的某一处细节；比如荀诩曾经调拨靖安司的马匹给高堂秉，让他送给黄预以取得其信任，光就这一细节，那两个人就足足盘问了荀诩半个时辰，荀诩几乎每一句回答都会被引申到渎职与贪污的高度。来敏嗜好冷讽热嘲，而杜庸则长篇大论地引用经书，两个人与其说是在评议荀诩，倒不如说是满足自己的表现欲——这也许出自魏延的授意。

和他们相反，刘敏和姜维则一直保持着沉默，只是间或问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

至于荀诩本人，他对此只是觉得厌烦，精神上倒确实没感觉到什么痛苦——自从知道这是军方故意整他以后，荀诩就没有什么心理压力，他早就想开了，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贬为庶民远徙外地，没什么大不了。于是荀诩在评议期间表现的很洒脱，很多时候会与来、杜两个人唇枪舌战地对着干，累了的话就闭上眼睛消极地“唔唔”两声；面对连番苛酷且偏颇的攻击，这位前从事连一丝委屈的表情都没表露出来。

评议到了子丑之交的时候终于结束，来、杜两个人心满意足地带着厚厚的记录本站起身来。他们威胁荀诩说今天他的表现将会被记录在案，成为品评他的一个重要依据，然后跟随着刘敏离开了房间。

荀诩疲惫地从胡床上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因长时间不动而变麻的手脚，打了个小小

的呵欠。忽然，他发现评议官员并没有走光，屋子里还有另外一个人在。他抬头望去，赫然看到姜维仍旧在原地呆着，双手交叉垫住下巴，饶有兴趣地望着荀诩，瘦削的脸上挂着一丝琢磨不透的笑容。

“姜将军？你还在这里做什么？”荀诩有点奇怪地问道。

姜维走下评议席，来到荀诩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今天辛苦你了。”

“还好，反正这种工作脑子和手都不用动。”

面对荀诩的讽刺，姜维什么也没有表示，他已经在这一天的评议中领教过很多次了。屋子四角的蜡烛已经差不多烧到了尽头，这时候房间内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姜维谨慎地看了看四周，然后低声道：“

“荀从事，我知道现在很晚，你也很疲劳，但有一个人无论如何希望能在评议以后见一见你。”

“是谁？”

“诸葛丞相。”

## 第二章 开始与远行

一直到迈进丞相府之前，荀诩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诸葛丞相居然会忽然召见他这个官秩只有两百石的小吏，而且是在一场充满了恶意的评议之后，这让荀诩心中有些忐忑不安。对于蜀汉的官员来说，诸葛丞相是一个需要仰视的存在，他们或多或少对这位蜀汉的实际统治者有一种崇拜心理。诸葛丞

相的超凡气度、才华和人格魅力让他不仅是一位强势的领袖，还是一尊神秘的大众偶像。

荀诩跟随着姜维穿过丞相府的院子，沿着严整的桑树林边缘朝里院行进。在军正司的地下室憋了一整天，荀诩觉得现在丞相府的气味格外清新；不时还有阵阵夜风吹过桑树林，将桑树叶的清香拂入过往行人的鼻子里。

姜维在一间毫不起眼的屋子前停住了脚步，转身对荀诩做了个手势：“荀从事，丞相就在里面，请进去吧。”

荀诩表情僵硬地看了姜维一眼，不安地深吸了一口气，推门走了进去。以前他曾经在集会上见过诸葛丞相，不过那都是远远观望，象今天这样单独一对一会面还是第一次，他有些紧张。

屋子里比他想象中要简朴，屋内的装潢和荀诩的房间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地上和书架上堆放的绢帛文书与竹卷比靖安司多出数倍，而且毫不凌乱，每一份文件都摆放的十分整齐，一丝不苟。在这一大堆文书之间，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披着素色袍子批阅着文件，他身旁的烛台里满盈着烛油，说明已经燃烧了很长时间。

“诸葛丞相。”

荀诩屏住呼吸立在门口，恭敬地叫了一声。老人抬起头来看看荀诩，将手里的毛笔搁下，抖抖袍子，和蔼地笑道：“呵呵，是孝和呀，进来吧。”

诸葛丞相的声音很低沉醇厚，象是一位宽厚长者，让人很容易就产生亲切感。荀诩原本紧张的情绪稍微放松了一点，他朝前走了几步，在诸葛亮下首的一块绒毯上跪好，双手抱拳。

“谢丞相。”

“噢，不要叫我丞相，我现在只是右将军。”诸葛亮伸出一个指头，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提醒到。

自从去年第一次北伐失败以后，诸葛丞相主动上表自贬三级，从丞相降到了右将军，行丞相事。但蜀汉大部分人包括荀诩都固执地仍旧称他为“诸葛丞相”，在他们心中，“丞相”这个词已经从普通称谓变成了一个特定称谓，与“诸葛”是牢不可分的。大众的这个习惯即使是诸葛亮本人也无法改变。

“是，丞相。”

荀诩恭顺地低下头，“诸葛将军”这四个字他无论如何也叫不出口，实在太别扭了。诸葛亮听到以后，露出孩子般无奈的表情摇了摇头。荀诩看到诸葛亮没什么架子，觉得自己心情多少有些放松了。

诸葛亮从案下取出一根干净的白蜡烛续接到烛台之上，屋子里一下子亮堂了不少。他今天刚刚从战情已经稳定的前线赶回南郑，只比荀诩到达丞相府的时间早三、四个时辰左右。这位风尘仆仆的丞相丝毫不见倦意，他示意荀诩坐近一点，语气亲切，象是在闲聊一样：

“今天的评议，真是辛苦你了。”

荀诩不知道诸葛丞相的用意，于是谨慎地回答：“接受评议是每个官员应尽的义务。”

“呵呵，他们是否对你诸多刁难？”

“有那么一点吧，我想可能是误会。”

诸葛丞相“唔”了一声，习惯性地扇了扇鹅毛扇，隔了一段时间才继续说道：“这一次的评议，是军方的强烈请求，靖安司前一段时间的工作引起了军方的反弹。就我个人而言并不希望轻易对高级官员进行评议，不过律令所在，我亦不能违反。我这一次叫你来，是希望你不要对这种例行程序存有太多芥蒂。”

“多谢丞相关心。”

“你知道，身为领导者，我必须寻求某种程度的内部安定，这种安定往往是需要付出牺牲的。”诸葛丞相的表情很安详，他瞥了荀诩一眼：“这一次是你很不幸地成为了这种安定的牺牲品，你要怪就怪我吧。”

荀诩没说话，他对诸葛丞相这样的态度心存惊疑。这究竟是开诚布公的真诚，还是某种暗示？

“我对此感觉到很抱歉，因为我知道你是无辜的，但我必须批准他们这样做。”这位蜀汉丞相的声音转为低郁，脸上露出歉疚的神情。“你知道，一国的丞相不那么好当，他没法让所有人都满意，但必须得让大部分人满意。”

荀诩看到诸葛亮两鬓的斑白与清癯的脸颊，知道他并没有夸大任何事实。但荀诩没有想到这一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人物居然会向自己这么一个小官员道歉，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楞了好半天，他才结结巴巴地表示：

“诸葛丞相，我……我确实没能阻止图纸的泄露，这是我的失职，没什么可辩解的。我会对这一次的失败负起责任。”

诸葛亮听到这句话，欣慰地点了点头：“孝和，事实上我一直在注意着你的调查工

作。这一次的失败是非战之罪，你的实际能力我很清楚……或者说，我非常赞赏。这也是我把你找来的原因：我希望你能明白，评议对你的结论只是行政结论，并不代表我对你的真实评价。”

“…………”荀诩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以来所承受的压力与委屈一瞬间从内心底层翻腾出来，然后立刻被融化在一种激动中。

“有人认为你有青铜般的意志，我完全同意。有头脑，有洞察力，能吃苦，富有激情，宁可死也不放弃。靖安司正需要象你这样的人才。”

诸葛亮诚恳地说道，同时平静地注视着荀诩。每一句都是对荀诩心理防线的一次巨大冲击，他甚至有点想哭。

“希望今天的评议不会动摇你对汉室的信心，汉室的复兴仍旧需要你。”

这是今天第三次诸葛亮使用“希望”这个词，对此荀诩一个字也说不出，他只是拼命咬住嘴唇不让自己落泪。真没出息，他自己在心里想。

诸葛亮轻轻叹了一口气，手中的鹅毛扇仍旧不急不徐地摇动着。他不喜欢这种公开申斥私下安慰的方式，但却不得不有所妥协。荀诩是这样，杨仪和魏延也是——为了能让蜀汉有限的人才发挥最大效能，诸葛亮必须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蛛网上保持平衡才行。

这时候外面的夜雾少许散去，万籁俱寂，丞相府周围一片幽静，只有打梆巡更的声音偶尔传来。荀诩已经有十几个时辰没有睡觉了，但他丝毫不觉得困。

这时诸葛丞相觉得气氛有些沉重，于是便转换了话题：



“为了给军方一个交代，我会把你暂时调去东吴去担任驻武昌的情报武官。”诸葛亮捋了捋胡须，对荀诩做了个宽慰的手势，“你别当这是左迁，就当是休假吧，江东的气候比起汉中可好太多了。等事情平息以后，我会再把你调回来。”

“东吴啊……我知道了。”

荀诩很高兴诸葛亮把话题转到了实质性的问题上去，否则他不保证自己不会失态地哭出来。即使内涵不同，荀诩也不希望和他的上司杨仪做同样的事。

“东吴那些人一向都不可靠，最喜欢搞小动作。你去了以后，可以协助管理一下那里的情报网，不能指望那些自私的家伙主动提供情报给我们。”

“明白。”荀诩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情绪恢复平静。

“调令我已经叫伯约去处理了，你最早后天就可以起程。去之前先回成都看望一下你的家人。你儿子多大了？”

“才五岁，名字叫荀正。”

“呵呵，好名字，等这孩子长大，相信已经是太平盛世了。”

“一定会是的。”

“很好。如果没有其他的事的话，你回去休息吧。”

诸葛丞相挥了挥鹅毛扇，把眼睛合上，示意他可以走了。但是荀诩没有动，诸葛丞相再度睁开眼睛，略带惊讶地问道：“孝和，你还有什么事么？”

“是这样，丞相。”荀诩站起身来望望屋外，神情严重地说，“在我离职之前，我

必须向您汇报一件事——我已经交代给我的部下了，不过我想还是当面跟您说一下比较重要。”

诸葛丞相用双手挤压了一下两边太阳穴：“哦，你说吧。”

“这一次靖安司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汉中内部有一名高级卧底。”

“哦？”诸葛亮放开双手，抬起头来，原本有些倦意的眼睛又恢复了精神。

“敌人对南郑内部相当熟悉，而且数次洞彻靖安司的行动，这全部都是因为那名奸细的缘故。根据五斗米教徒的供认，那名奸细的代号叫做‘烛龙’。关于他的一些疑点我已经专门撰写了一份报告，您可以去找靖安司裴绪调阅。”

“就是说，这个叫烛龙的人你现在还不知道具体身份？”

“是的。本来我打算立刻着手调查这个人，但现在不可能了。希望丞相能提高警惕，以免让他对我国造成更大损失。”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呵呵。”诸葛丞相站起身，满意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我知道了，我会派专人去处理这件事，你放心地去吧。”

荀诩这时才得以从近处端详诸葛丞相，他清瘦的脸上浮现出淡淡的暗灰色，两个眼袋悬在眼眶之下，眼角的皱纹一直延伸到两鬓与白发接壤。荀诩能看出在他容光焕发后的疲惫，这个瘦小的身躯承载着整个蜀汉，又怎么会不疲惫。

“那我告退了，您多注意点身体。”

荀诩在内心叹息了一声，深深地施了一礼，然后退出了诸葛丞相的房间。

三月二十七日，前司闻曹靖安司从事荀诩正式调职。

荀诩离开南郑的当日，正是报捷的汉军部队入城之时，所有的人都涌到北门去观看入城仪式。成蕃负责城防，无法抽身；而狐忠又必须陪同姚柚与冯膺出席，结果到冷冷清清的南门来送荀诩的只有裴绪和阿社尔两个人。

“荀从事，想不到你竟然就这么走了。”

裴绪有些难过地说道，而阿社尔在一旁愤愤不平地嚷着：“你们中原人真奇怪，肯干活的人就是这样的报应吗？”荀诩伸手截住阿社尔的抱怨，摇头示意他不要再说了。

“高堂秉现在怎么样了？”荀诩问，如果说这一次的行动有什么和丢失图纸一样让他懊悔的，就是高堂秉的受伤了。

阿社尔抓抓头皮，回答说：“目前他病情稳定，不过身体还比较虚弱，我们第五台的人正轮流看护着他。”

“呵呵，我已经离职，现在可没有第五台这个编制了。”

“不会不会，我们几个都一直以在第五台为荣哩。”阿社尔拍拍胸脯，“要是哪一天您回来靖安司，我们第五台全体人员一定尾生抱柱恭候大驾。”

旁边裴绪听了“扑哧”一乐，无可奈何地对阿社尔说道：“喂，你先搞清楚尾生抱柱的意思吧，不要乱用成语。”阿社尔赶紧哈哈大笑，说不清楚是解嘲还是掩饰自己的尴尬。荀诩对阿社尔说：“平时多读读中原典籍吧，我剩下的书你可以随便拿去看，有什么不懂的就问裴都尉。”

阿社尔悻悻地捏着两只大手的指关节，小声道：“我更愿意与高堂兄切磋搏击之术啊，他的五禽戏我还没学全呢。”

现场送别的感伤气氛因这个小插曲而变的淡薄了一些。

“好了，时间差不多该起程了。”荀诩看看天色，将身上的包裹搁到旅车上，“你们两位就送到这里吧，靖安司的工作千万不要松懈。”

“请从事放心。”两个人异口同声地答道。

荀诩冲他们抱了抱拳，转身登上旅车。前面车夫一声呵斥，鞭子在空中甩出一声脆响，两匹马八足发力，车轮发出“咯拉咯拉”的声音，整辆大车缓缓地驶出了南郑南门。与此同时，在南郑城的北边发出一阵喧嚣的欢呼声，汉军的第一波骑兵已经披红挂绿地开进了城中……

……荀诩日夜兼程，从汉中南部翻过大巴山，取道嘉陵江南下剑阁，进入蜀中平原，在四月四日的时候抵达了成都，见到了已经阔别两年多的妻子与儿子。

他在成都陪自己的家人一起享了一段时间的天伦之乐，每天就是和儿子一起读读书，钓钓鱼；帮妻子修缮一下漏雨的屋顶，还用自己的俸禄给她买了一支铜簪与一套蜀锦裙。这一段时间可以算得上是荀诩担任靖安司的工作以来难得的空暇时光。有时候，他坐在家中的门槛上望着自己的儿子嬉戏，甚至慵懒地想就这么过一辈子也不是件坏事。

有一次，他儿子荀正举着一个风车跑到他面前，抓着他的袖子问道：

“爹爹，你去那么远的地方，到底是去做什么呀？”

荀诩先是楞了一下，然后无限慈爱地摸摸荀正的脑袋，回答说：“爹爹是为了汉室的复兴。”

“汉室复兴？那是什么？”小孩子似懂非懂。

“唔，就是大家生活变的比以前好了。”

“那，到那时候，爹爹你就能每天都陪我玩了吗？”

“是呀。”听到自己父亲肯定的回答以后，小孩子欢喜地跑出院子，蹦蹦跳跳地大叫：“娘，娘，我要汉室复兴！汉室复兴以后爹爹就能天天回家了！”荀诩望着他的背影，唇边露出一丝微妙的笑意。

五天的假期飞也似地过去，到了四月九日，荀诩不得不告别家人，踏上前往江东之路。

他从成都首先接受了新的官职，一共有两个，公开身份是抚吴敦睦使张观手下的主簿；另外一个不公开身份则是司闻曹江东分司的功曹。

蜀汉与吴两国同为抗御曹魏的盟友，都在对方首府设立了“敦睦使”这一常设职位，用以维持双方的日常外交联系。而敦睦使所在的办公机构敦睦馆则成为双方外交人员活动的基地。两国的政策变化以及外交文书都是通过敦睦馆来进行传输；当有高级别的大臣互访的时候，敦睦馆也做为驻跸之地，比如蜀国丞相府的参军费祎每一次出访东吴的时候就都住在这里。

而敦睦馆的另外一个职能，就是以外交身份做掩护进行情报活动——这可以理解，蜀汉与吴都没有天真到认为对方会将所有的事都告诉自己，于是他们喜欢自己动手搜集。这就是司闻曹江东分司的工作。

荀诩从成都出发以后，先从陆路赶至江州，然后乘坐“敦睦馆”专用的外交木船沿长江一路东进，终于在四月十七日顺利抵达了江东都城武昌。

这一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天上无一丝云彩，江面能见度很高。悬挂着蜀汉旗帜的木船缓缓地驶入了位于武昌西侧的牛津。这里是外交船只专用的港口，所以里面毫不拥挤；木船轻松地穿过几道水栏与滩坝，稳稳地停靠在一处板踏前面。

“荀大人，可以下船了。”船夫一边抓着锁链将铁锚抛到水下去，一边冲船舱里喊道。

很快从船舱里走出来一位面色苍白的中年人。荀诩从来没这么晕的这么惨过，虽然他是长沙人，但很小就去了益州，没什么机会坐长途的船运。这一次在长江里几天几夜的漂流，让他差不多吐完了胃里所有的东西，那滋味简直就是生不如死。

他晃晃悠悠地迈过踏板，身子一摆，差点掉进水里，幸亏被迎面来的一个人搀住，这才幸免遇难。

“您就是荀主簿？”

来人问道，他说话带一点成都口音，荀诩有气无力地点了点头。这个人将荀诩小心地搀扶到码头上来，荀诩两脚踏到坚实的土地上，这才多少感觉到有些心安。他抬头仔细打量来者，这是一位面色白皙的年轻人，两条细眉平直而淡薄，看上去温文儒雅；他身上的旧蓝布袍已经洗得有些发白，但十分整洁。

“荀主簿，是张观大人派我过来接您的。”年轻人对荀诩说，他的声音不高也不低，“我叫郤正，字令先，目前在敦睦馆担书令。”

荀诩想拱手作答，但脑子还是浑浑噩噩的。郤正从怀里掏出一粒草绿色的小药丸递

给荀诩，笑着说：“您别担心，一般第一次坐船来东吴的人都得晕一次船，我给您预备了醒神丸，吃一粒头就不晕了。”

荀诩接过小药丸吃下去，药丸散发着清香，还没来得及落入胃里就在喉咙中直接就化掉了。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真的确有其效，他的头疼果然减轻了。

“这是吴国的药坊专门配的，他们的医生水准不错。当年如果曹操手里有这个配方，赤壁之战就不会输的这么惨了……您这边走，马车在这里。”

郤正很健谈，从一见面就开始喋喋不休地说起来。荀诩刚吐的稀里哗啦，没力气跟他聊，只能慢慢朝着车子走去。到了马车前，郤正架住荀诩肩膀把他抬了上去。这时一名吴国的边境小吏走了过来，指着荀诩对郤正说：“这位大人还没登记呢。”

“外交人员，已经知会过你们上司了。”

郤正不耐烦地摆了摆手，潦草地接过毛笔在小吏的竹简片上签了字，然后也上了车，让车夫往武昌城里开。

一路上郤正兴致勃勃地给荀诩介绍着沿途风景与吴国风土人情，荀诩斜靠在马车上，右手抵住太阳穴，皱着眉头向两侧勉强望去。与汉中贫瘠荒凉的山地不同，江东这里一路放眼看过去全是绿色，路旁种植的全是垂柳，正逢四月，春意盎然。远处水道纵横，头戴斗笠的渔夫撑着一叶扁舟纵横其间，颇有情趣。就连呼吸入鼻的气息都湿润绵软，比起汉中粗砺干燥的寒风舒服许多。

大约跑了半个时辰，马车来到了武昌城前。城门上方的两个镏金大字反着阳光，格外醒目。守城士兵远远看见马车上高高悬起的蜀汉敦睦使旗号，连忙将城门打开，马车毫不停顿地穿过城门，驶入城中。这是吴国对敦睦馆的特别优待，以此来表示

对蜀吴两国友好关系的重视。

敦睦馆位于武昌中央偏北，就在内宫城宣阳门侧旁不到两里的地方，是一栋相当豪华的宫殿式建筑。当年在彝陵之战以后，诸葛丞相与吴主孙权有意重新结为同盟，于是彼此向对方派出了邓芝与张温两名使节。孙权为了表示诚意，特意在武昌为邓芝的来访建了一所新居，后来这座建筑就被当做敦睦馆来使用，成为蜀人在江东的一处活动基地。

马车抵达了敦睦馆前面停住，荀诩已经恢复了几分精神。郤正跳下车，指挥几名仆役把行李搬运下来；荀诩自己扶着把手也下了车，恍惚中看到馆中走出几名身穿杂色锦官服的人。为首之人见到荀诩，立刻热情地抱拳相迎。

“荀主簿是吧？我是抚吴敦睦使张观。”

出乎荀诩的预料，张观看起来年纪并不大，可能比自己还要小上几岁，白净圆润的脸上看不到一丝皱纹，保养的相当好；郤正看上去也颇年轻，不知道是不是这江东气候养人的关系。

“真是抱歉，失态了。”荀诩不好意思地说道，右手还是顶着太阳穴不敢松开。

“呵呵，我刚到这里的时候，也是一样。”张观宽慰他说，然后指了指旁边一个穿着黄袍子的长髯男子道：“这一位，是吴国朝廷专门负责与我们敦睦馆联络的秘府中书郎薛莹薛大人。”

“薛大人，幸会。”

“荀大人不必多礼，您初来鄙州，风土尚不习惯，应当多休息。我回头去叫宫里的太医给您诊治一下。”薛莹说话声音很细，口音带有沛郡的口音，态度和蔼。张观



在一旁不禁笑道：“薛大人，我的主簿才来了不到一天，你就急着把他送去医馆啊，这就是东吴待客之道么。”

“蜀中多疫气，不清扫一下怎么行。”薛莹毫不客气地回击，两个人随即哈哈大笑。

蜀吴两国使臣素有相互嘲讽的传统，张温访蜀的时候与秦宓辩论过，张奉使吴的时候与诸葛瑾拿对方的国号开玩笑，邓芝甚至当面嘲弄过孙权，这也算得上是两国关系融洽的一个证明。从薛莹与张观刚才的对谈就可以判断出，蜀汉与吴关系仍旧处于黄金时代。荀诩想到这里，心中一宽，冲薛莹拱了拱手。

这时郤正已经将行李弄妥，张观见状对薛莹说：“我晚上设下宴席为荀主簿接风，薛大人请务必出席呀。”薛莹摇了摇头，抬头看看天色回答说：“最近朝廷里比较忙，我恐怕是无法出席。我看就等荀主簿身体恢复一点，我再来尽尽地主之谊吧。”

薛莹说完，走到荀诩前做了个抱歉的手势，然后告辞离去。张观、荀诩与郤正看着他离开以后，三个人走进了敦睦馆的大门。

馆里一进门是一间宽阔的厅堂，两边各立着一只铜制仙鹤香炉，鹤嘴中袅袅地飘着青烟；厅堂摆放着一尊青铜牛方鼎，鼎上方悬挂着用篆书写的“敦睦和洽”四个字，落款的赫然就是东吴重臣兼书法名家张昭。

仆役们见三名官员已经进来了，于是走过去将大门“轰”地关上。张观示意郤正等人离开，然后笑眯眯地对荀诩说：“荀功曹，蜀中一切安好？”

荀诩注意到了这个称呼的变化。对外他是敦睦馆的主簿，而实际上却是司闻曹江东

分司的功曹。张观这样称呼他，意味着接下来就是涉及到情报领域的对话了。张观在担任抚吴敦睦使的同时，也是江东分司的从事，算是荀诩的上司。

荀诩简单地汇报了一下成都和汉中的情况。张观把右手搭到铜鼎上，忽然饶有兴趣地问道。

“您以前是在汉中的靖安司工作吧？”

“正是。”荀诩听到这个问题一愣，难道张观也知道了汉中的那件事？

“呵呵，汉中靖安司是对内，而我们敦睦馆是对外，两者工作性质不同，要面对的麻烦也不尽相同。”张观换了一副严肃的表情，“若是粗心大意，可是会引发外交上的大乱子。”

“唔，多谢提醒，我会格外留意的。”

“您也许早就知道，但我还想再强调一下。外交无小事，任何不当举动都有可能对两国关系造成损害。”张观说到这里，拿眼神瞟了一眼大门，问道：“刚才那位薛大人，你觉得人怎么样？”

荀诩想了想，谨慎地回答：“人还不错，不过我总觉得似乎隔着一层什么东西。”

“呵呵，不愧是诸葛丞相身边的人，果然敏锐。”张观赞许地点了点头，“薛莹这个人与我私交很好，是我在东吴最好的朋友，以前我们还是同学。但从外交和情报方面来说，他却是我们敦睦馆最麻烦的敌人，绝不可掉以轻心。”

荀诩点了点头，外交无私交，这一点原则他是知道的。诸葛丞相有一位亲生兄弟诸葛瑾就在东吴任高官，但他们两个在代表两国交涉的时候也都是一切以自己国家利

益为基本，丝毫不掺入兄弟感情因素。

“吴国人比较怪，他和我们、魏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事风格都不太相同。你既然来这里从事情报工作，就必须对此有所了解。”张观说到这里，忽然感慨道：“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别看蜀、吴一团和气，实际上武昌地下的情报战不比汉中或者陇西轻松多少。要知道，有时候盟友比敌人更头疼。”

“比敌人和盟友还难缠的大概只有自己人了。”

听到荀诩的话，张观理解地点了点头，用手按住上翘的嘴角，笑道：“我大概知道为什么荀功曹你会被调来江东了。”对此荀诩报以一个苦笑，什么都没说。

“至于这边的基本情况，你可以去找郤正了解，他一直负责日常事务，不过……”张观看门口，用手掩在嘴边低声道，“这个家伙正义感太强了，有点不知变通，跟情报部门格格不入。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我明白了，我会尽快开始熟悉武昌的情报网络……”这时荀诩忽然将眉头拧成一团，表情也变的古怪起来“……只是……”

“只是什么？”张观露出好奇的表情。

荀诩慢慢地从肺里吐出一口饱涵江南水气的气息，用右手习惯性地捏了捏太阳穴，略带狼狈地伸出另外左手：

“能再给我一片醒神丸吗？”

接下来的几日，荀诩一直在郤正的帮助下对整个吴国国情、政局现状、经济政策、军事体系、民计民生等诸方面进行考察，以试图对这个位于长江南岸的国家建立起

一个初步的印象。与此同时，荀诩还频繁地出现在各个东吴大臣的宴会之间，与吴人进行交谈，了解他们的第一手想法。期间他还得到了孙权的接见，还得到了一块玳瑁壳做为赏赐。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荀诩心中原本抽象的东吴变的丰满实在起来。他在一封写给裴绪的信中这样写到：

.....在经过两次权力转移与数十年的相对安定统治以后，江东政权自孙坚时代培养起的那种锐意进取的气势已经被这种和平销蚀的所剩无几。历史原因与地理原因的双重影响令东吴君臣滋生出一种从外人视角来看很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们很骄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可以被称为自大——从吴主到最基层的平民普遍认为任何针对东吴的军事行动都是不可想象的。他们的想法有其历史渊源，孙权即位以来曾经遭受过来自曹魏与我国的数次大规模攻击，但最终都成功地将其顺利击退，这些胜利都是间接或者直接得益于长江。在我与吴人的交谈中可以发现，长江做为天堑的存在从地理上与心理上都对他们有着深刻的影响。长江的安全感削弱了他们对外界政治变化的敏感程度，使之对现状很满意，并相信这种状况会一直持续下去。

讽刺的是，做为一枚铜钱的两面，这种封闭式的苟安心态不仅带给吴人优越的安全感，也成为了他们向外发展的障碍。与辉煌的防守战相比，东吴对外用兵的记录惨不忍睹，要么是完全的失败——比如建安十九年的合肥之战；要么是战略意图十分混乱——比如建兴六年的石亭战役，从战术上来说陆逊将军无懈可击，但在战略上东吴除了消耗了大量物资以外，丝毫没有收益。我想这可能是肇始于东吴将领一个很不好的习惯：东吴的南部疆土与我国南部局势类似，广泛分布着松散的蛮族部落，相当一部分东吴将领就是靠镇压蛮族来积累资历。因此东吴的军事行动呈现出鲜明的讨蛮式特色：缺乏一个大的战略构想，只确立无数短期战略目标，而且他们

乐此不疲。这与我国明确的战略目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也正因为如此，东吴君臣很明显抱有一种既自大又自卑的矛盾心态，这导致武昌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始终缺乏一个明晰的定位。他们将自己视做一个独立政权，但又向曹魏与我国称臣，暴露出武昌视自己是一个相对于中央王朝的地方割据政权的不自信；而每当称臣这一议题进入到实质操作阶段的时候，武昌又立刻退回了最初立场——和他们的军事行动一样飘忽不定，没有指导性的原则。让所有人，甚至他们自己都无从捉摸。

这种对外消极据内自大的心态究让东吴的小圈子化更加严重，在我接触过的吴国臣子当中，大多数人在表现出对蜀、魏两国因不信任其过于强大而产生的恐惧以外，更多的是对东吴独立意识的强烈自满。究竟这会引导我们这个可敬的盟友走向一条什么样的轨道，接下来的发展趋势实在是令人玩味.....

### 第三章 远行与暗流

四月二十四日，荀诩到任武昌的第七日。

荀诩在太阳刚升至天顶的时候从敦睦馆走出来，朝着城里最繁华的朱雀区步行而去。他今天穿了一身不起眼的浅黄色短袍，并按照吴人的习惯将胸襟解开一半，两边朝衬里各折过去一寸；这是因为江东天气已经转暖，将胸襟解开保持风气畅通，人不容易出汗。他用一条束在腰间的布带将袍子的下摆扎起来，这样行走起来更加灵活。

从一出门，荀诩就注意到敦睦馆对面的槐树下有两个农夫装束的人从地上站了起来，远远地在后面跟着。他知道这两个人是东吴派来监视自己，心中毫不惊讶，面

色如常地继续沿着大街缓步而行；针对敦睦馆人员的监视这早就是一个双方心照不宣的秘密。张观甚至告诉他万一在武昌城里迷了路，还可以找这些形影不离的跟踪者问路。

张观还告诉荀诩一件趣事：曾经有一次馆内的一名书吏外出办事，办事地点与其中一名跟踪者的家相邻。那名不幸的跟踪者在监视途中正好见到自己的老婆与别的男人偷情，一时没控制住情绪冲进去捉奸，两个人撕打起来，最后反而被那名书吏劝解并报了官。这件事让吴国情报机构一直面上无光。

从宣阳门附近的敦睦馆向南走到武昌内河的朱雀门一共有五里路，这段街道被称为御苑路。这条路两侧多为东吴官署与驻军营地；当苑路到达朱雀门以后，依着内河的走势左右伸出两个分支，形成长贞与衢塘两个商业区与居民区。那里是武昌最繁华的地区。

荀诩顺着苑路不紧不慢地走着，越靠近朱雀门街上就越繁华，行人商贩以及过往的车马也越来越多。那两名跟踪者仍旧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每次当荀诩一回头，他们立刻就转过脸装做朝两侧的店铺看去。

“很拙劣。”荀诩暗自评价，同时觉得有些不耐烦，决定把这两个讨厌的家伙甩掉。于是他加快了脚步，这让跟踪者有些惊慌，不由得也紧跟了上去，这一下让他们的跟踪彻底暴露。荀诩回过头去，笑眯眯地冲他们挥了挥手，飞快地在前面路口向右转去。

两名追踪者大吃一惊，连忙也紧跟上去。他们看到荀诩的背影在一家织锦铺前晾着的锦衣之间闪了一下就消失了，急忙粗暴地推开身边的行人，迈开大步穷追不舍。恰好这时候一名吴国官员的队伍从街道的另外一头驰道开了过来，整个队伍长约六

十步，两名高举五色木棍的仪式兵走在前头，两侧手持皮鞭骑兵的骑兵喝令行人让开，官员的大轿子则在队伍中间。

武昌的苑路中央为青砖铺就，是皇帝与官员出行时专用的驰道。道路两旁种有槐树，还有深两三尺宽两尺的两排御沟以分隔两侧平民通道与驰道。荀诩算准时机，赶在官员队伍通过街口之前的一瞬间飞快跃过御沟，冲到了街道对面，他灵活的装束帮了大忙。跟踪者发现了他，但是已经晚了，仪仗队伍恰好开到了他们与荀诩之间。他们企图也跳过御沟顺着驰道冲过去，但立刻就被护卫的骑兵用鞭子抽了回来，疼的呲牙咧嘴。

等官员的队伍走过驰道以后，街道对面的荀诩已经消失了。两个跟踪者面面相觑，站在原地楞了一阵，然后悻悻地转身离开。

“这不太正常……”

躲藏在对面酒家二楼的荀诩居高临下地望着他们离去，觉得不可思议。在双方都了解彼此存在的前提下，跟踪者的目的不再是秘密追踪目标，而是明白无误地紧贴着目标，阻止目标进行任何情报交易或者秘密活动。换句话说，这类跟踪者不会在意自己被发现与否，他们工作的重点就是紧跟目标，时刻给予其压力。

而眼前这两名跟踪者却在短暂的失利后就撤退了，这实在不正常。按照常理，他们应该立刻向街道的两头跑去以确认目标没有跟丢，或者呼唤后援小组进入这一侧街边的店铺寻找目标踪迹。

是他们不够专业，还是……

荀诩一边想着一边走下酒楼，从后门溜了出去。他看看周围没有可疑的人，轻车熟

路地继续朝前走去。在过去的几天里，他已经将武昌的地图记的滚瓜烂熟，自己也亲自实地趟过几次，现在根本无需向导就可以行动自如。

他穿过两条小巷，回到了苑路主街之上，并向右边的“衢塘”区转去，和许多平民挤在一堆。一路上各式各样的店铺很多，荀诩饶有兴趣地不时驻足观望，有时候还与卖东西的小商贩交谈几句，看起来他似乎真的只是来逛街罢了。他路过一家铜镜铺，铺子老板为了招徕生意，用丝线将几面有三尺多宽的铜镜悬在铺子外面当幌子，明晃晃的格外醒目。荀诩似乎对这些铜镜十分有兴趣，他停下脚步凑近这几面铜镜看了一阵，忽然笑了。

通过铜镜，荀诩不需回头就能发现后面人群中隐藏着另外一个追踪者。这名追踪者不知道荀诩正利用铜镜看着他，视线毫不忌讳地盯着荀诩的背影。

很明显这是东吴情报机构的一个小花招。跟踪者使用了双重跟踪，首先派两名并不专业的追踪者去跟踪目标；当他们被故意甩掉以后，目标就会放松警惕，放心地直接前往目的地，往往忽略到他其实一直还处于被另外一到两组秘密跟踪者的监视之下。

“这不过是吴人的一些小伎俩。”张观这样评价说，这样的花样没有什么实际价值，一个专业的情报人员不会因为甩脱了一两个追踪者就掉以轻心。

荀诩离开铜镜铺，继续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不知不觉中沿着苑路逛到了武昌河的一处渡口。

江东以水乡而著称，除了长江以外还有不计其数的大小河流纵横，武昌城区也被一条宽阔的水道贯穿其间，这条叫武昌内河的水道上只有几座浮桥，所以大部分平民还是靠摆渡在河两岸穿行。



荀诩走到渡口的时候，等船的人已经聚集了二十多名，都挤在岸边望着从对面徐徐划过来的舢板。荀诩用余光瞟了一眼后面，看到那名跟踪者也如影随至，躲在拥挤的人群里。

这时候舢板快要靠岸了，渡口的船夫拿了一顶草帽开始挨个收钱。荀诩从怀里摸出一枚大泉铜钱扔到草帽里，船夫道了声谢，掏出一个用白萝卜刻成的印章在他手腕上印了一个“水”字，并告诉他在上岸之前不要擦掉，以备查验。追踪者见他买了船票，也赶紧掏出钱来如法炮制。

舢板摇摇晃晃地靠了岸，岸上的人将一条木踏板横在船与码头之间。舢板上的乘客轰轰地沿着踏板下了船，甚至有性急的人直接从船边跳到岸上，然后扬长而去。当乘客全部都下完以后，船夫挥手示意等船的人可以上去了。一时间人声鼎沸，鸡飞鸭叫，两名船夫用竹杆摆在踏板两侧，以免有人被挤下水去。

荀诩首先登上船去，后面的人越涌越多，逐渐把他挤到了舢板边缘。那名跟踪者也挤上了船，和他隔了大约有七、八个人。整条舢板上都拥挤不堪，他没办法再靠近一点。

船夫见人上的差不多了，让岸边的人拿掉踏板，然后将舢板顶部用一根细铁链与横贯河流两岸的粗铁链相连——这是为了防止舢板被水流冲开太远——大手一撑竹篙，舢板缓缓地离开了岸边，朝着对面开去。

就在舢板离开渡口三、四尺的时候，荀诩突然从船边一下子跳回到了岸上。

这一变故让所有人都吓了一跳，那个追踪者先是一楞，然后气急败坏地推开人群，但为时已晚。这时舢板离开渡口已经有将近两丈的距离，他怎么也不可能再跳回渡口。

舢板不能立即回头，于是这个可怜的追踪者只能无可奈何地望着站在渡口的荀诩慢慢远去……

甩脱这三名追踪者花了荀诩半个时辰。他看看天色，时候已经不早了，便返身离开渡口快步朝着预定的接头地点走去。

他真正的目的地是武昌城内东湖旁的青龙场。这本是东湖湖畔的一个宽阔的校场，今天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集市，武昌平民和附近郡县的人都纷纷赶来凑热闹。荀诩抵达的时候，集市已经开始半天了，到处人声鼎沸，吆喝叫卖声、叫喊声、骡马响鼻声、小孩哭闹声响成一片。西侧摆满了小商贩的杂货摊，既有海南诸国的杂香、细葛、明珠，也有产自幽燕的人参、皮毛；东侧是各式各样的小吃，中间则有许多人聚在一起看西域艺人的杂耍，并不时发出惊叹声。

荀诩走到卖小吃的地方看了一圈环境，径直走到了一家卖银耳汤圆的铺子前。这家铺子生意很兴隆，外面一字排开七、八张方桌都坐满了客人，个个捧着热气腾腾的汤圆吃的正欢。荀诩问老板也要了一碗，老板应和一声，下了十几个生汤圆下锅，煮了一小会儿，用漏勺搅了搅，然后捞起来盛到一个粗瓷大碗里，又浇了一勺糖蜜水上去。

碗很烫，荀诩用两个袖口夹住碗走到一张木桌前说了声“借光”，随手拉了一张胡床坐下，慢慢吹碗里的热气。

“你来了？”

一个声音忽然从他背后传来，荀诩下意识地回头去看，声音又低声喝道：“不要转过头来！”

荀诩把头扭回去，若无其事地继续吹着碗里的热气。

“张观为什么没来？”

“他另有任务，我是新到任的司闻曹功曹。从今天起我负责与你联络。”

荀诩回答。现在坐在他背后的这个人是敦睦馆在东吴官署内部发展的一名内线，经常为他们提供含金量很高的情报，以供蜀汉对吴决策的参考之用。更为难得是，这名内线不是为了金钱而工作，他是个狂热的汉室支持者，因此可靠程度很高。

这个人很谨慎，与荀诩交换了数个暗号，才对他完全放心。两个人就这么背对着背，各自对着自己的汤圆交谈起来。从远处望去，就好象是两个毫不相干的人。

“最近有消息么？”

“最近吴国内部发生了一些事件，迟些时候这些事件会通过公开渠道公布，不过现阶段却只限于在江东官署内部流传。” 那个人一边说着，一边有条不紊地用筷子拨弄着汤圆。

“这些事件是什么？”

“他们发现了黄龙。”

“黄龙？”

“是的，在四月六日的时候，夏口有人宣称发现了黄龙；四月八日，在武昌有人宣称看到了凤凰。这两起目击事件都被当做正式记录被载入档案，并汇报给孙权。”

“这听起来很荒谬。”

“是，不过每件荒谬的事情背后总有一个原因，这两起事件很可能出自孙权本人或者其亲信大臣的授意。事实上从年初开始，一直就有类似事件发生，频度很大。”

荀诩没吱声，他咽下一个汤圆，表情变的严肃起来。

“还有，从三月中旬开始，流入武昌的奢侈品和建材数量明显增加了。上等织物从月平均三百匹上升到五百匹；珍珠与翡翠数量从二十件上升到四十件；枣木、檀木以及铜料也有不同程度的上升，而且这些物资全部都是由与孙氏家族关系密切的大商号出面订购的.....就在前天夜里，有两头黑色公牛从会稽运抵了武昌，被秘密送入宫城内厩。”

“看起来似乎他们在酝酿什么大行动。”

“你们敦睦馆一点也没得到消息吗？”

“至少从合法渠道一点也没得到。”

“唔，按照协议，汉与吴两国在进行重大行动前应该知会对方的。现在既然他们隐瞒着你们，显然是有什么与蜀国有关的事了。”

“吴人就是喜欢搞些自作聪明的小动作.....” 荀诩这几天已经有了深刻体会。

“现在正式的通知还没有传达到我这里，说明那件事保密级别还是很高.....不过各级官员都接到通知要求暂时不要离开武昌。”

“了解了，那么陆逊等军方将领动向如何？”

“陆逊本人已经动身前往武昌，不过一部分原驻屯柴桑的东吴水军开始向巫、秭归等蜀吴边境地区调动。”

“真的是‘小’动作呢……”荀诩一边感慨一边吃下最后一个汤圆。

谈话结束了，荀诩又问老板要了一碗汤圆，狼吞虎咽地吃掉。当他拍拍肚子满意地站起身来时，发现背后的人已经消失不见。从头到尾荀诩都恪守诺言没有转过头去看，所以他现在无从知道那个人究竟是已经离开了，还是仍旧留在人群的某个角落注视着自己。

在荀诩返回敦睦馆的途中，他很“巧合”地碰到了薛莹，后者一直在敦睦馆旁边守候，一看到荀诩立刻就迎上去了。荀诩见他过来，先发制人地打了个招呼：

“哟，薛大人，别来无恙？”

薛莹也露出微笑，不过看上去多少有些僵硬：“荀大人好雅兴呐，今日在武昌城中游玩的如何？”

“还好还好，只是沿着河边转了转，看了几处景色。”

“呵呵，听说荀大人你本来想过河去逛逛，后来又变卦了？”薛莹眯起眼睛，显然他已经得到了部下的报告。

“您知道的，我这个人经常是临到最后还会突然改主意；若是有什么给您带来不方便的，还请多原谅。”荀诩一本正经地说，两个人互相对视了一眼，彼此心照不宣。

薛莹谨慎地伸出一个指头在荀诩面前晃了晃，别有深意地说道：“荀大人，这武昌城有趣之处的确很多，不过若是自己随便乱走，可是会迷路的哟，到时候会出什么事就不是你我所能控制的了。”荀诩拍拍身上的尘土，用一种略带嘲讽的口气反问：“不知道薛大人是以朋友的身份还是以秘府中书郎的身份来给我这么个忠告

的？”

“两者都是。”

面对这个寓意无穷的答案，荀诩只是简单地点了点头。

“那么，祝您在武昌城内玩的愉快。”薛莹的脸上却看不出一丝“祝福”的表情。

两个人的交谈到此为止，薛莹拱手告辞，谁也没有把话挑明。既然是盟友关系，那么表面上的友好姿态还是要作一下的。荀诩知道只要没什么把柄落在薛莹手里，后者不敢对有外交官身份的他怎么样——任何对蜀汉敦睦使及其幕僚的不敬就是对蜀汉政府的不敬。

荀诩忽然想到，敦睦馆在武昌的情报活动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何以这一次会让薛莹这种级别的官员亲自来交涉呢？联想到“那个人”的话，他心中的猜想又笃定了几分。

回到敦睦馆，他径直去了张观的署室。张观正在和郤正商谈一项关于要求东吴开放荆州南部四郡作为两国自由贸易区的声明草案，他见荀诩回来了，将毛笔搁下，问一切是否顺利。

“接收情报很顺利，不过情报本身就很糟糕了。”荀诩一边说着，一边随手将门关上。张观和郤正见他说的严重，连忙中断手头的工作，正襟危坐。郤正还想让外面仆役给荀诩端杯茶过来，刚拿起唤铃就被荀诩用眼神制止住——他今天已经喝了两碗汤圆了。

“这一次的情报是什么？”张观习惯性地把手抄在袖子里，沉稳地问道。

荀诩将从“那个人”得来的情报复述了一遍，听完以后张观和郤正对视了一眼，表情都阴沉了下来，看来他们大概都意识到了其中的暗示。隔了半天，张观才缓缓开口：“荀功曹，以你的判断，这意味着什么？”

“我想……孙权大概是打算称帝了吧。”

屋子里的另外两个人听到他的话，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

为了确认，张观把询问的目光转向郤正。后者引经据典地解释说历代皇帝登基的时候，都会宣称在各地发现了黄龙、凤凰等祥瑞之物，这是为了论证帝位合法性的舆论准备；而黑色公牛显然是用来祭天而用的“玄牡”，是登基仪式上必备的祭牲。

“就是说，它们同时出现在武昌，不可能意味着其他任何事情？”张观皱起眉头。

“从古礼制来讲，正是如此。”郤正严肃地点了点头，不过他又提出一个疑问，“这一次会不会又是虚惊？孙权想称帝又不是一年两年了，几乎每年都有臣子上表劝进——包括今年年初——但每一次孙权都不置可否。”

荀诩摇了摇头，用指头敲了敲案面：“可这一次孙权并没有将这些事情立刻公开，也没有知会我们，显然是做贼心虚；何况从这几个月运入武昌的物资来看，称帝甚至都已经到筹备登基大典的实质进程了——而我们却对此一无所知——我看江东是铁了心要造成一个既成事实给我们。”

屋子里一下子陷入了不安的寂静，孙权称帝并不可怕，那只是个虚名，可怕的是由此引发的一连串政治大地震。

蜀汉和东吴虽然属于对等的盟友关系，但从理论上来说，这个联盟是在“兴复汉室”的框架之下进行合作的：蜀汉号称继承汉室正统，而东吴不过是汉室下的一个

割据势力，比蜀汉低了一格；这一点吴国虽然有所不满，但也没有明确反对过。如果现在孙权称帝的话，那么就等于否认了汉室的合法统治资格，从一个汉朝的地方割据势力升格为一个正式的国家，这无异于狠狠地抽了蜀汉一个耳光。

从蜀汉的角度来看，孙权称帝实质上就和曹魏一样是篡夺汉位、僭称皇帝的非法举动，是一次无法容忍的叛乱行为。孙权这种挑逗政治底线的行为极有可能会引发两国之间的第二次大规模军事冲突，从而让蜀吴联盟彻底崩溃。事实上，柴桑的东吴水军已经开始向巫、秭归等蜀吴边境地区移动，这表示吴国已经在积极备战。

一想到这里，屋子里的三个人面色都有些苍白，这种事可不是小小的敦睦馆所能解决的。

“这件事牵涉太大了，我们不能只凭一条情报管道就贸然相信，需要交叉确认……”张观咽了咽口水，面色严峻地强调：“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这件事搞清楚并尽快通知成都。”

“希望只是一场虚惊。”郤正低声嘀咕，但三个人心里都清楚这种几率实在太小了。

接下来，整个敦睦馆紧急动员，开始动用所有的关系来确认。但这一行动从一开始就碰了钉子，薛莹大概是嗅出了味道，派遣了几十个人在敦睦馆周围监视。每一个从馆内出来的人都会立刻被四到五名跟踪者盯梢，他们也不躲藏，就大刺刺地跟在背后。这个时候已经接近天黑，街上的行人变少，再想摆脱他们相当困难。

这样一来，敦睦馆在武昌的暗线就无法使用了。无奈的张观只能亲自出马，去拜访几名平时关系不错的吴国高级官员，希望从他们的嘴里撬出点东西来。他先后去了左将军诸葛瑾、西曹掾阚泽、丞相顾雍和辅义中郎将张温的宅邸，但阚泽与张温面



对张观的问题含糊其辞；诸葛瑾不肯做正面回答，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吴国对于吴汉联盟是非常重视的，并相信两国的良好合作是推翻伪魏统治的基石”；至于顾雍则干脆称病闭门不出。

这些高级官员的暧昧态度，反而从另外一个侧面证实了孙权称帝的可能性。

敦睦馆一直忙碌到了四月二十五日凌晨，馆内的工作人员与外面的监视者都疲惫不堪。经过一系列公开与非公开、合法与不合法的接触与会谈，张观、郤正和荀诩终于判断孙权称帝的几率超过九成。

“事不宜迟，荀功曹，你立刻和郤正起草一份报告，争取在今天中午之前送去牛津，让那里的外交邮船即时启程前往江州。”

张观一夜没睡，眼睛有些发红。昨天整夜他都在不停地在武昌城内不停地见各种各样的人，不停地说话。他吩咐完荀诩，叫人拿来一条热毛巾擦擦脸，和着温水吞了一粒醒神丸，然后又匆忙地离开了敦睦馆。他要前往武昌的内城，希望能够在今天见到吴主孙权，并得到他的解释。

荀诩在这个时候忽然很想念狐忠。如果狐忠在的话，他睿智的思维和犀利的目光一定可以将这些含糊不清的散碎情报统合成一份清晰简洁的报告。可惜狐忠现在还在汉中，所以这份工作不得不让荀诩自己来完成。荀诩并不喜欢文书工作，他所擅长的是带领一群部下亲自在外面跑来跑去。

所幸文字的修饰工作由郤正来承担。荀诩发现这个年轻人虽然情报分析能力一般，但对于文学修辞却十分在行。他能把荀诩干枯乏味的文风变成四骈六骊的骈文，这样报告看起来就好看多了。

报告中除了汇报“孙权称帝”以外，还要针对当前情况进行分析，这也算是蜀汉情报部门的一项惯例。荀诩一边在写，一边心里想诸葛丞相不知道会如何处理这起外交事件。虽然东吴称帝是件令蜀汉极没面子的事，但事实上蜀汉却又不能不忍，因为当前的国际局势不容许蜀汉同时在两条漫长的战线同时开战，这会令蜀汉的经济彻底崩溃——何况北伐战略还需要东吴在南线进行战略配合。一贯务实的诸葛丞相不会只因一个名分而贸然采取实质军事行动。东吴突破了蜀汉的政治底线，却停留在国家利益底线之上，这就是孙权在利用这个政治空隙玩的小动作。

“吴人的小动作……哼。”荀诩想到这里，轻蔑地从鼻子里哼出一声，提笔将自己的这些想法也写入报告中。负责修饰的郤正拿过他的文稿来看过一遍，表情十分惊讶。郤正抖抖稿纸，语气象是在质问荀诩：“荀大人，你怎么可以这么写？我国怎么会和这样的反逆之徒继续做盟友？名既不正，言则不顺。他们根本就是僭越！”

“那郤令使，您觉得我国该如何处对？”荀诩反问。

“当然是立刻与伪吴断交，诏告天下去斥责他们的这种行为，以彰显我国的正义立场。”

“喂，你这样是不行的……”荀诩摇摇头，心里暗想这个书呆子只读死书，对国际间政治的见解太肤浅了——不，不是肤浅，而是太理想化。若是真的凡事都依先哲之言去治国，怕是蜀国早就四面楚歌穷途末路了。诸葛丞相虽外尊儒术，骨子里可还是个脚踏实地的法家的门徒呢。

听到荀诩的话，郤正的眼睛睁的大大的：“怎么会不行？难道让我们继续与这个背叛了理想的国家来往？”

“我们的首要敌人是曹魏，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不然我国两线作战，国

内怎么受的了。”

“秉承正义，立足正统，顺应天命的汉室又怎么会败？”

郤正说的正气凛然，荀诩只好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声明这只是他的个人意见，同时心里给郤正贴上一个“迂腐书生”的标签。

报告赶在了中午之前完成，除了荀诩的分析，郤正还自己附上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见解，中心意思只有一句话：“交之无宜，名体弗顺，宜显明正义，绝其盟好。”

郤正写完最后一句，在落款处盖好敦睦使的印章。荀诩立刻将这份报告卷好，外面用绢裹住，拿蜡封入口，然后用一个镌刻着“汉御邮封”的铜环箍在了文书卷轴上。这是外交公文专用封，带有这个铜封的文书都被视为御览文书，传递过程中禁止被任何人以任何理由拆阅检查，视同皇帝本人一样神圣不可侵犯。

荀诩将套好的文书攥在手里，对郤正说：“你在这里等张大人回来，我亲自去把文书送出去。”郤正“唔”了一声，显然对刚才的争论还存有芥蒂。荀诩没时间理他，吩咐仆役备好马匹，然后匆匆走出了敦睦馆。报告越早送出去越好，哪怕只早一天抵达成都，都会对外交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他到门口的时候，仆役已经牵了一匹马过来，并插上了“敦睦使”的旗字。荀诩理也不理在一旁的监视者，双腿一夹马肚朝着牛津飞驰而去。

因为有敦睦使旗，一路上畅通无阻，很快荀诩就赶到了牛津外交专用码头。他翻身下马，急步朝着码头走去，走到一半他心中忽然一沉，因为远处的牛津码头泊位上空无一船。按照常理，这里应该十二个时辰都有外交快船值班才对。

荀诩心急火燎地来到码头大门，叫醒正在打盹的看守军士：“我是汉敦睦馆的主

簿，现在有一封紧急文书需要送出去，本馆的专用快船呢？”

士兵揉揉惺忪的睡眼，回答说：“对不起，所有的船今天都被送去检修了。”

“所有的船？”

“是的，今天早上运走的。”

“那什么时候能送回来？”

“不知道，怎么也得两、三天吧。”士兵看荀诩急的满头大汗，好心地宽慰道，“修船就是这么麻烦了，平时我军检修船只也得花这么多时间。”

荀诩心里清楚，这绝对是薛莹干的好事。他不敢拦截御览文书，于是就在运载工具上做文章，故意挑选在今天检修全部船只。

对于东吴来说，将这份文书拦截住有很重要的意义。如果蜀汉在孙权正式称帝之前得到消息，并抢先一步反应，会在外交上占据更大主动。这也是为什么孙权要对称帝一事保密，不肯事先照会蜀汉。“称帝前照会”与“称帝后照会”在外交涵义上是不同的。前者意味着这一举动征求过了——尽管只是象征性地征求——盟友的意见，并得到了充分理解，这也暗示盟友在这一问题上的影响力；而后者则意味着称帝是东吴的内政，不需要征询任何其他国家意见，只要接受既成事实就可以了。

所以照会时机的选择事关东吴的自尊心，而对蜀汉封锁消息却又暴露出了他们的自卑心态。用荀诩的话说就是：“又是一个小动作。”

不过这个小动作现在却把荀诩难住了。

## 第四章 暗流与洪流

通常来说，敦睦馆于成都之间的外交联络通道一共有三条：普通信件与文书一般交给有蜀汉官方背景的商船队传送；保密文书通过武昌西牛津码头的外交船只送回蜀汉；而特别紧急文书则会使用吴国的陆路驿道由武昌直接送抵江州。

现在牛津码头的外交船只已经无法使用，陆路驿道更不可靠，薛莹完全可以制造随便什么借口，让文书在路上延迟上几天。荀诩看起来只有一种选择。

他转身上马，抖动缰绳向着武昌东侧的龟山码头奔去。

龟山码头是武昌最大的民用港，与武昌的方山港一东一西支撑起长江流域商业活动的水路枢纽网络。龟山港口里常年客商云集，除了东吴与蜀汉的商旅以外，甚至连曹魏、西域、邪马台、高句丽、身毒等地的商船也能见到，放眼望过去一片五颜六色的商旗，十分热闹。码头旁边还特意建有商栈、旅店以及其他服务型行业，以方便来往商人，俨然已经成为一个武昌的卫星镇。

荀诩到了龟山码头以后，高举着敦睦使的旗号呵斥路上的行人与牛车让开，无视“禁止马驰”的标志牌，直接纵马来到了蜀汉商船专用的停泊区。

作为东吴的重要盟友与贸易伙伴，蜀汉商队在吴国经济中占有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因此出于外交与经济目的，吴国在龟山码头特意设置了一个汉商榷所，专门用来停放蜀汉籍的船队。码头的守卫一看到荀诩举的旗帜，也不敢拦阻，让他一路畅通无阻地跑到了汉商榷所泊位之前。

此时停泊在这里的商船足有二、三十条，每一条船上都挂着两面旗子，一面是象征着蜀汉船籍的炎汉黄旗，一面是自己的商号标旗。黄旗高挂正中桅杆，标旗则挂低

上一格。荀诩骑着马在码头边上转了一圈，来到一艘标旗写着“糜”字的青桐大船之前。

这是一艘属于糜氏家族的商船，糜家在成都是赫赫有名的豪商，其家主就是昭烈皇帝麾下的老臣糜竺。糜竺早在徐州时就是身价亿万商人，后来追随刘备入川，被封为安汉将军；因他弟弟糜芳投降了吴国，糜竺十分不安，最后竟病死于章武二年。他的家族从此不再参与政治，而是重新回到商业领域发挥糜家的特长，蜀汉朝廷也在政策上多加扶持。久而久之，糜家便成为了蜀国举足轻重的豪商，麾下的商船队有几十艘之巨，比起糜竺当年的资产还要多。敦睦馆的日常文书就经常通过糜家船队送回益州。

“敦睦馆急使！有人在吗？”

荀诩冲着船舱里大喊，很快一个商人打扮的老人走出来，用手遮住太阳光朝荀诩这边望了望。一见敦睦使的旗帜，老人面容一凛，急忙走到船头，双手抱拳恭敬地鞠了一个揖：

“不知大人到此，有失远迎，小民糜范当面恕罪。”

荀诩也不跟他客套，从马上跳下来直接走到糜范跟前，急切地问道：“你的船现在可以起锚吗？”

“随时可以……不过……”糜范面露犹豫神色，“这条船在等一批鸡舌香进舱，恐怕要今天晚上才能装完。”

“调别的船去装，现在有紧急文书需要立刻送去成都。”荀诩的口气里没有商量的余地。

糜范看看荀诩的表情，商人的经验告诉他与眼前这个人争辩有害无益。于是他乖乖闭上了嘴，将荀诩请进船舱，备好上茶，然后叫身边的小厮去把还在岸上逍遥的水手们尽快找回来。在等候的时候，糜范注意到这名敦睦馆官员将手指交叠在一起，一直不安地向码头入口望去，心里暗自猜度这一定是一份不得了文书。

过了约三柱香的时间，水手们陆续回到了船上，糜范催促他们立刻扯帆拔锚，准备启程，然后回到船舱讨好地对荀诩说：“大人，这条船已经准备就绪了。”荀诩的表情稍微松懈了一点，糜范可以听见他轻轻地松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码头另外一侧传来一阵嘈杂的马蹄声。荀诩面色一变，急忙起身靠到船舷去看，只见薛莹率领着一批骑士冲着这条船而来，显然他是接到了追踪荀诩者的报告。

薛莹来到船边勒住缰绳，喊船主出来。糜范心里暗暗叫苦，心想怎么今日连续招惹出这么多麻烦的人，但也只能老老实实走出去，点头哈腰地冲薛莹谄媚笑道：“大人，不知来到鄙号有何贵干？”

薛莹一指桅杆上扯到一半的船帆，喝问道：“你这条船是打算出航？”

“正是，正是。”

“去哪里？”

“是回益州。”糜范注意到薛莹身边还站着龟山码头的边防长，连忙冲他挤了挤眼睛。平时糜家为了行商方便，在边防长身上明的暗的使了不少钱，关系一直很融洽。但今天边防长却是一脸僵硬，仿佛没有看到一样。

“按照规定，出境船只需要查验。请把你的出关文书与相关文件拿出来。”边防长

板着脸说到。

糜范瞥了眼薛莹，圆滑地应承了一句，然后溜回了船舱。一进船舱，糜范跑到荀诩身边把外面的情形说了一遍，问他该怎么办。荀诩将文书往袖子深处塞了塞，镇静地吩咐他象平常一样应付就行。

对这个回答很不满意的糜范只能返回自己房间，将一叠通关文件取出来，双手捧着送到了薛莹和边防长面前。两个人拿起文件慢慢地翻阅起来，其速度之慢简直就象是一个字一个字在读。花了大半天时间才看完这薄薄的一叠文件。边防长放下文书，摇摇头，对糜范说：“对不起，这条船不能出境。”

“为……为什么阿？”

“因为手续不全，里面缺少船身稳固检查的通许令。”

糜范听到这句话，圆圆的脸上露出极为无奈的表情，张了半天嘴却一句话也说不出

来。

根据东吴律令，每一条出港的商船在出发前都必须接受船身稳固的木工检查，以免在航行期间突然倾覆，造成航道堵塞。这条规定从理论上说很合理，但没有多少人——包括东吴官方——认真执行，因为每一次船身稳固检查都得花上半天到一天的功夫，实在太麻烦了。进出龟山港口的商船很少有人遵守这条规定，而港口边防人员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船主保证下次来的时候补办手续，就会放行。这也算是龟山港口的一种习惯。

边防长忽然将这条规定提出来，显然就是打算故意找茬，存心不放这条船走。

糜范没办法，只能冲船舱里哀求似地喊道：“荀大人，请您出来跟这几位大人解释



一下吧.....” 荀诩这时才慢慢走出船舱，装作刚刚发现薛莹的样子，爽朗地笑道：“哎呀，薛大人，真巧，竟然在这里看到您。”

“是啊，我也没想到。” 薛莹同样回以笑容。

“这艘船有什么不妥之处？竟值得您亲自来查验”

“噢，我们是怕万一这船有隐患，一出港就沉了。我们也是为商家负责嘛。” 薛莹说到这里，狡黠地盯着荀诩，嘲弄着问道：“怎么荀主簿您就已经在江东住腻了吗？这么迫不及待地打算回国。”

“不，不，听说江东风物美妙，我只是想坐船出去欣赏一下景致罢了。牛津的船今天不巧全送去检修，我只好临时来租条商船了。”

“呵呵，请放心，我国的船工技术都很熟练，只消三天时间就能全部检查完毕。到时候无论是外交船还是商船，随便您坐就是。”

薛莹的话里带有遮掩不住的得意。敦睦馆对外联络的三条通道全都被他控制住了，而且他找到的借口全都合情合理，让敦睦馆有苦说不出，连抗议都无法提出来。

荀诩摇摇头，无奈地对薛莹说道：“薛大人不能通融一下吗？”

“若是荀大人想在武昌附近江面赏景，那没问题。我会亲自陪同，略尽地主之谊；若是要离开吴境，那就必须等这条船拿到稳固通许令才可以。”

出乎薛莹的意料，荀诩非但不怒，反而却拍手笑道：“不才久慕江东景色，正愁没有一个知地理、通典故的向导带领；既然薛大人有意，那再好没有，不妨上船来我们

同去游玩如何？”

薛莹前面话说得太满，面对这一邀请无法拒绝。他疑惑地看了看荀诩，最终点了点头，说声：“好，自当奉陪，陪阁下玩的尽兴。”说罢转身吩咐手下的人暂且在此等候，然后也踏上了这条商船。

他虽然惊讶，但并不怎么担心。反正他自己就在船上，只要这条船敢离开武昌水域一步，薛莹就立刻以“手续不全”的名义把它扣住。他相信荀诩是玩不出什么花样的。

糜范站在一旁挂着媚笑，心里却有些莫明其妙。但这两个人身份都不低，他谁也得罪不起的，也只得把薛莹与荀诩请进船舱，好茶好点心招待，然后招呼水手们开船。巡视完一圈船舷，糜范返回到船舱中请示薛莹与荀诩两个人究竟该把船开去哪里。

“不知荀大人想去哪里游玩呢？”薛莹沉稳地抬起手来问荀诩，一副不急不噪的样子。看起来他决心是与荀诩耗到底了。

“江东之地，触目皆是景色，就不必特意去哪一处了。今日天清气朗，不如就在江面徜徉一番，也不失为养性之道。”

“呵呵，看不出荀主簿还好清淡。”

“哪里，哪里。”荀诩谦虚了一番，回头对等在舱口的糜范做了个手势，说：“船家，开去罢。”糜范看到荀诩手势暗暗指向西方，也不敢多问，敛身鞠了一躬，退出了船舱。

随着一声号令，这条船先是将船帆半张，二十名水手吆喝着号子用桨慢慢划出龟山

码头水道，而后调整航向，将船头摆到西方，再将船帆升满桅杆。正巧这时一阵西北风刮来，将风帆鼓满，整条船开始朝着江水上游缓缓而去。

这一路上，荀诩和薛莹两个人都丝毫不露焦虑之色，时而对酌品酒，时而玩赏舱外江面风景，关系倒是十分融洽。远远望去，就好象是两位旧友泛舟出行一般。谈到天下时势的时候，荀诩还能与薛莹旗鼓相当；当话题转到经学辞章时，荀诩就远不如薛莹了。他没看出来一个情报官员居然也有这么高的文艺素养，薛莹引经据典，出口成章，完全是一副儒生与经学博士的派头。荀诩只有点头称是的份儿，心想下次该派郤正来与其对抗。

船只西行约过了半个时辰，荀诩忽然望望窗外，站起身来对薛莹说：“薛大人，我们不如出去外面走走。”于是两个人走出船舱朝四野望去，一阵江风清凉扑面，风吹水面碧波粼粼，叫人心旷神怡。薛莹刚要开口再发一阵感慨，忽然感觉有些不对劲，他看到这船正在慢慢从江中向着江左岸边靠去。

“这是去哪里？”

薛莹提高了警惕，他的儒生形象顿时收敛起来，取而代之的是情报官员的气质。。

“一处景色而已，薛大人不必如此紧张。”荀诩一脸轻松地回答，然后偏过头去，命令糜范让船工开的再快一些。

又开了约摸四分之一个时辰，船距离左岸已经只有十几丈之遥。这通常是船只靠港的标准离岸距离，薛莹也注意到这一点了，他双手抄在胸前，警惕地望着这艘船的动静。又过了一会儿，船头远处可以看到出现一处建筑，半在陆地半在水中。

“牛津码头！”

薛莹忽然大叫道，他猛地推开荀诩，冲过去一把揪住糜范吼道：“立刻掉转船头，不准再继续靠近！”

“可……可是大人，这是不可能的。现在北风正急，我们的船又是满帆。就算现在落下帆来，船本身的速度也已经够快了，没法立刻停下来啊。”

“我不管！你给我立刻调头！”

糜范慌张地从身旁拿出一个簿子、一个两脚规范，结结巴巴地演算给薛莹看：“您看，若我的演算没错，这条船在江中调头的最短弧线长度是一百六十步，而牛津码头距离这船现在只有一百多步……”

薛莹怒不可遏地抢过糜范的簿子撕个粉碎，再次强令他停船。

可这时候已经晚了，货船庞大的身躯已经摆头不及，它用木制船壳撞开江面漂浮的两道竹闸撞开，一头扎进牛津码头的入港水道里。四、五名水手匆忙跑到船头用竹篙和木桨抵住江底，船两舷各自抛出一个铁锚入江，经过这么一番折腾，货船终于稳稳地停在了牛津港之中。

荀诩这时候才不动声色地走到糜范面前，掏出自己的令牌，用足以让薛莹听见的声音大声说道：“糜先生，我现在以蜀汉敦睦馆主簿的名义征用你的船只作为临时外交船。”

“是，是，能为皇帝陛下效劳是我们的荣幸。”糜范连连点头。在一旁的薛莹一改平时儒雅冷静的形象，用极为恼怒的眼神死死盯住荀诩，扭曲的表情鲜明地传达出一个信息：他被耍了。

本来按照薛莹的构想，外交码头所有可用的船只都已经被送去“检修”；而民用商

船又因手续问题不能离开武昌地区，他认为这已经彻底堵死了荀诩的两条传输通路。但是他没有想到，荀诩巧妙地钻了这两者之间的空子，让民用商船驶入武昌附近的牛津外交码头，并将其征调为外交船舶。

这样一来，荀诩既没有违反民用商船不准出境的规定，也使牛津码头有了可用的外交船只——根据吴蜀两国外交协议中一条并不醒目的补充条款，任何在牛津港口内的船舶只要有外交人员搭乘，将被自动视为具有外交船舶之身份。

结果，薛莹苦心准备的两个“小动作”被轻松地破解了。现在糜家商号的这条货船已经具备了外交船舶的属性，而外交船舶是不受出境手续限制的，薛莹已经没有办法阻止其出航。

荀诩总算也对东吴耍了一次“小动作”。

已经升格为外交船舶的糜家商船载着文书大摇大摆地再度离开了牛津港，荀诩和薛莹两个人怀着不同的心情目送它驶向江州，一直到大船的船帆在地平线上彻底消失。

敦睦馆派来接荀诩的马车先到，荀诩友好地邀请薛莹一同回城，被后者礼貌地谢绝了。看薛莹的表情，他宁可沉到长江水底也不愿跟荀诩同一辆车回去。

于是荀诩单独坐着马车返回武昌。到达敦睦馆以后，他看到张观也已经回来了，一群人包括郤正围在他身边，议论纷纷。

郤正一见荀诩，问他怎么这么迟才回来。荀诩将整个事情说了一遍，张观急切地打断他的叙述，问道：“我不想知道你是怎么做的，我只想知道你做到没有。”

“文书已经被顺利送出去了，不出意外的话，十天之内就可以抵达成都。”荀诩回

答。

“那就好，虽然还是有些晚了……”

“你今天见到了孙权没有？”荀诩问，从张观的表情来看事情并不顺利。

“没有，连内城都没进去，直接被挡在了宣阳门外。”

张观摇摇头，不过神色并不怎么沮丧，这是在意料之中的事。孙权自己心里有鬼，恐怕是不大愿意见蜀汉敦睦使的。郤正气愤地说孙权自己既然知道大节有亏，又怎么敢一意孤行，可惜他的指责孙权听不到。

大家又议论了一阵，但都没有什么建设性的东西。目前敦睦馆能做到的事情就只有这么多了，接下来只有等待成都发来下一步指示——究竟是继续敦睦往来，还是赶在开战前收拾行李连夜撤回益州，这谁心中都没底。

张观看天色已晚，就让大家都各自回去休息。荀诩折腾了一天，也觉得乏了，于是拜别张观与郤正，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这间房间在敦睦馆里不算大，但是地处偏僻，旁边还有一角小院几丛青竹，颇为幽静。荀诩回到屋子里，将沾着汗臭的衣服丢到门前竹筐中，直接躺到床上沉沉睡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荀诩忽然觉得有人在摇动他的身体，他不耐烦地挥了挥手，翻了个身继续睡去。这一次摇动的幅度更大了，荀诩恍恍惚惚地睁开一只眼睛，却看到郤正一边推他一边急切地喊道：“荀功曹，荀功曹！”

出于一名情报官员的职业习惯，荀诩立刻恢复了神智。他飞快地从榻上爬起来搓了搓脸，一边从衣柜里翻找衣服一边问郤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不要穿这件，把你的朝服找出来。” 郤正见荀诩从柜子里拿出一件普通布衣，提醒他说。

“什么？朝服？” 荀诩动作一下子停止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孙权的特使刚才来到敦睦馆，说吴主紧急召见我们。”

“还好...我还以为是他派兵包围了敦睦馆，要抓了我们去祭旗呢...”

荀诩看起来没有郤正那么紧张。

两个人很快来到敦睦馆正堂，身着正式朝服的张观和宫内特使已经等候在那里了。荀诩暗自留意了一下时间，这时候恰是午夜时分。孙权白天拒绝接见，却忽然在午夜紧急把敦睦使召进宫去，这却不知道是什么用意。

敦睦馆外停留着四辆翠绿色的猪鼻车，张观、荀诩、郤正三个人各上了一辆，由特使带路朝着武昌内城疾驰而去。此时街道空旷冷清，周围房屋在夜色笼罩下黑压压一片，只听到这几辆车马蹄敲击地面“嗒嗒”作响，回声听起来格外清晰。

很快车子穿过清溪桥、金凤阙，最后停到了内城的右侧端门之前。三个人都走下车，一个早就在此等候多时的侍卫将端门打开，提着灯笼引三人向宫内走去。七转八转，不多时这支小小的队伍便来到一间宫殿之前，这宫殿较之前面的宫廷建筑朴素了不少，但仍旧透着威严之气。旁边建筑群都是漆黑一片，惟有此处的灯火通明，十几盏大灯笼吊在殿角，将整个殿内照的如白昼一般。

三个人进殿以后，发现吴主孙权已经安坐殿中了。只是他今天特意高高在上，与三个人相隔有二、三十步，那著名的碧眼与紫髯因为距离遥远而有些看不清楚。张昭与顾雍两名重臣分别站在两侧，表情不一。

大概是因为深夜紧急召见的缘故，所有繁文缛节都被省略掉了。孙权既没有派人送上茶水来，也没有象往常那样亲切地询问他们在武昌的生活起居，而是直接切入了正题。荀诩从这个面目看不清楚的统治者声音里努力分辨出了一丝自豪、一丝胆怯、一丝恼怒以及一丝焦躁不安。

“今日召见贵使，是因为吴国近日内会有一项重大的政治举措。出于对盟友的尊重，我觉得有必要在这之前知会贵国，希望能得到贵国的理解和支持。”

“我会传达给诸葛丞相的。”张观低下头，没有多说。

孙权并没有直接挑明“称帝”，而是开始从他的父亲孙坚开始谈起，接着谈到兄长孙坚，将整个江东的历史回顾一遍，语气里充满了感慨。荀诩注意到在谈话中孙权反复强调“孙氏江东”这个词。

接下来孙权话锋一转，喋喋不休地说起了昭烈皇帝刘备当年困居江夏时江东施以的援手，以及两方在抵抗曹魏侵略时的无间合作。荀诩注意到孙权的情绪似乎很激动，不时挥舞手臂来加强感染力，声音时而高亢，时而低沉。就演说技术来说相当不错，但在这一共只有六个人的大殿里总给人一种奇怪的不协调感。

“演说”一直持续了两柱香的时间，孙权最后谈到了目前吴汉联盟的必要性以及他个人对诸葛丞相的敬慕，他强调说：“我相信以诸葛丞相的智慧，一定能够理解，吴汉两国的同盟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现状来看都是必需的，任何时候都是……”

“终于说到关键地方了……”荀诩心想。

“……鉴于以上考虑，旧的合作形式已经不适宜当前严峻的斗争形势，我认为吴汉联盟应该具备新的内涵。”说到这里，孙权闭上了嘴。在他旁边的顾雍则不失时机地



接口对下面的三位蜀使说：“我们东吴臣民一致认为，我主孙权应该登基称帝，与贵国皇帝并肩而战，才能在最大程度上鼓舞两州士气，震慑敌人。”

这个消息终于从东吴决策层的嘴里亲口说出来了，三名蜀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有说话。其实郤正很想开口抗辩，但被张观和荀诩的眼神压了回去。辩驳不是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工作是将吴国的官样声明以及弦外之音一并带回去，交给成都朝廷去处断。

顾雍继续说道：“等到两国成功地恢复中原，豫、青、徐、幽四州归属东吴；兖、冀、并、凉四州归属汉，两国以函谷关为界，共享天下。”

“这究竟是在向我国示好还是示威……”荀诩不明白为什么东吴要在这时候提出这份政治地图，这份地图几乎没有实用价值，除了明确无误地把东吴的野心表面化以外，没有什么用处。还是说，孙权其实是想要一个与他地位相称的战略目标？

“我主登基在即，这个消息一定会引起外界的种种猜测甚至负面谣传，为避免盟友和天下人不必要的误解，今天特意召见几位澄清一下我方的立场，并希望能得到贵方的理解。”

对于这样的外交辞令，荀诩只能是冷笑。如果东吴真的有诚意，就该在决定称帝前就征求成都的意见；最起码应该在登基仪式前以正式的国书通知蜀汉。而事实上，若不是今天他成功地把这个情报送了出去，恐怕东吴会把称帝的事一直捂到登基当天。

在得知敦睦馆已经把称帝的情报送出到成都以后，东吴君臣这才慌张地连夜紧急召见敦睦使，想淡化东吴在这件事上一意孤行的印象，反而暴露出他们揣揣不安的不自信心态。

“新的吴汉联盟将成为埋葬伪魏的基石，希望你们能把我的心情转达给诸葛丞相。”

孙权为这一次的会谈做了总结，然后这位即将登基的皇帝起身离去，自始至终他的脸都没有清晰地显露在敦睦使面前。张昭也随之而去，只有顾雍留了下来，看来他还有些话要说。“冠冕堂皇的话交给上级去说，具体细节交给下级去完成。”这是流行于靖安司里的一句话，也同样适用于外交场合。

顾雍走近张观，脸上笑容可掬，还友好地向荀诩与郤正点头示意。但三个人谁也没有动，既然东吴的立场已经挑明了，那么在成都做正式反应之前他们不能有任何表示。

“张大人，我主对于新的吴汉同盟寄予的希望很大，为了更好地体现出两国合作精神和我方的诚意……”顾雍一边说着，一边从袖子里拿出一卷精致的丝轴递给张观。张观接过来展开一看，发现里面是若干条吴国对蜀汉的政策调整，其中包括主动降低蜀吴贸易的关税；增加对蜀锦、侧竹弓、井盐的进口量；削减两国边境驻军；遣返在东吴境内的益州籍流民；两国情报机构资源共享等等等等。

看来这是东吴为了减缓蜀汉对称帝的强烈反应而做出的一些让步，或者说，是抽了蜀汉一耳光以后给的几粒枣子。

“我主还为贵国皇帝陛下的寿辰准备了一些个人微薄的礼品，这是礼单。”

“我确实收到了，顾丞相。我会将贵方的意见转达给诸葛丞相。”张观的回答滴水不漏，等于什么都没有承诺。顾雍的神情微微有些失望。

三个人从内城回到敦睦馆以后，张观立刻让郤正将今天会谈写成一份纪要。郤正领

命而去，这类工作交给他再合适不过。荀诩则负责编辑相关背景资料，这将在成都讨论这一问题时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他们之间没有交谈，交谈已经没有意义，他们的意见并不能左右局势。

到了四月二十六日凌晨，报告和资料汇编都全部完成了。郤正表现的很亢奋，这让张观不得不在他的报告里删掉诸如“狡黠地望着我们”、“厚颜无耻的条款”、“阴险地说道”等充满了强烈主观色彩的词汇。

这一次还是荀诩负责将文书运送至牛津码头。和昨天完全相反，本来要两、三天才能“检修”好的外交船舶现在一艘不少地停泊在牛津港；薛莹——当然，他本人看起来十分尴尬的——甚至表示愿意开放吴国境内的陆路驿道，可以让这份报告更加迅速地抵达成都。这个好意被荀诩婉言谢绝了，敦睦馆可不希望这份东西比昨天的秘密报告提前送到诸葛丞相手中。

荀诩确认携带着报告的外交船只离港以后，这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敦睦馆。

“荀功曹，这一次你可立了大功了。”张观欣慰地对他说，“你昨天那一手耍的真漂亮。你看，那一份报告顺利被你发出去以后，彻底打乱了孙权的外交部署，迫使他不得不提前通知我方，我国在外交上就能占据更多主动了。”

荀诩只是微弱地笑了笑。

“我会把你的功劳写入报告的。”张观拍拍他的肩膀。

“在那之前……我有一个请求。”

“是什么？”

“让我去睡一会，任何人都不要打扰。”

荀诩露出乞求的表情，从四月二十四日开始到现在，他已经将近十几个时辰没有合眼了。

## 间奏·尾声

孙权的登基仪式在四月三十日开始，从此吴国由一方割据势力升格成为一个正式的帝国。魏、汉、吴三“国”鼎立终于在这一天变的名副其实。

成都在五月五日接到了敦睦馆的秘密报告；在五月六日接到了敦睦馆转发的第二份报告，里面包括了孙权召见张观的会谈记录、立场解释以及武昌允诺给成都的补偿条款；紧接着在五月十日接到了皇帝孙权特使正式送交的国书。

蜀汉朝廷对此表示十分震惊，许多大臣和郤正一样认为应该立刻和东吴断交，然后派兵讨伐这个僭称皇帝的乱臣贼子。但如荀诩所预料的，奉行务实政治的诸葛丞相最终说服了这些大臣，决定接受这一既成事实，默认东吴帝国的合法地位，以此来换取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

五月十五日，汉卫尉陈震做为特使前往东吴致贺。他于六月一日抵达了武昌，并受到了极为隆重的接待，孙权称这将开启两国合作的新纪元.....

## 五月二十日，武昌

荀诩好奇地注视着眼前这间高脚大屋。这间屋子与南蛮建筑的风格类似，房屋主体建筑与地面被数十根直立的木桩相隔，整个屋子被柱子撑在半空，一侧有斜坡形的木制楼梯。

“江东多雨，地面潮气太重，这是为了保存绢、纸质地的档案文件而专门设计的储存室。”

站在他旁边的薛莹解释道，荀诩点点头，注意力仍旧集中在房屋底下的空隙。薛莹的嘴角抽动了一下，对荀诩用刻意修饰过的冷淡语气说：“荀主簿，我们可以进去了吗？”

“哦，哦，好的。”荀诩摸摸鼻子，有些不好意思。

两个人顺着木梯走到屋门之前，薛莹从腰间取出一枚钥匙打开房间里的锁，推开两扇门。荀诩刚要迈步进去，薛莹伸手将他拦住了。

“荀主簿，在你进去之前我必须向你重申一下原则。”

“洗耳恭听。”

“我个人并不想开放这些档案，不过这是上头的命令，我没办法。但是请您注意：第一，您只能在这间屋子里翻阅，一片纸都不准带出去；第二，您只能自己抄录，不允许别的书吏进入这屋子；第三，您翻阅的时候，我必须在场，而且我有权警告您哪些档案是不允许触摸的。明白了吗？”

“光是那些能‘摸’的就已经够我抄上一辈子了。”

荀诩的这个冷笑话只让薛莹的表情更加僵硬。

孙权登基已经有将近一个月，吴蜀两国并没有象一些观察家预言的那样陷入军事对抗。蜀汉承认了孙权称帝的合法性，而东吴则在其他领域对蜀汉做出了补偿——两国情报资源共享就是其中的一项。表面看这是一个公平的交易，但实际上却对蜀汉

十分有利，因为一直致力于西北战略的蜀汉亟需曹魏在江淮一线的情报，以便了解其整体战略部署；而对于北伐漫不经心的东吴来说，西北地区的曹魏情况没什么太大价值。

这项交易被官方描述为是两国建立军事互信体制的第一步。荀诩身为敦睦馆的情报官员，他的工作就是前往东吴秘府的资料室，对东吴历年来的情报资料进行甄选，然后将其中对蜀汉有价值的部分摘录出来送往汉中。

薛莹对这一举动十分不赞成，尤其是上个月他还败在过荀诩手里。但君命如山，他不得不从，于是只好以消极的不合作态度对待荀诩，并在心里暗骂那些高层的官僚。

两个人迈进屋子，里面摆放的资料档案数量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荀诩一想到自己必须要把这里的東西全部翻阅一遍，就开始头疼，他甚至希望薛莹多警告几卷档案不能触摸，好减少阅读的数量。

“也罢，这总比《白虎通义》之类的有意思多了。”

荀诩一边自我安慰道，一边从背囊中取出笔墨纸砚搁到案几上。他搓搓手，深吸一口气，从书架上的第一层最右侧抽出一册卷宗来，扭头看看在一旁监视的薛莹没什么反应，于是把它放到案几之上，开始翻阅。

这是一项很艰苦的差事，荀诩不仅要翻阅大量枯燥无味的报告与数据，还要动脑子考虑哪些对蜀汉有用；如果发现什么有价值的资料，还得动笔抄录。更麻烦的是薛莹只允许他一个人进入这里，没人能帮他。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东吴的书吏普遍字都写的比较好，工整好认。

就这样过了一个月，荀诩天天要花上将近四个时辰在资料室，时间一长他觉得自己脊背、眼睛和手腕都开始酸疼。张观和郤正虽然很同情他，但是爱莫能助。

六月二十日，荀诩如往常一样踏进资料室内，薛莹也如往常一样靠在门口，双手抄在胸前盯着这个胆敢在东吴机密之处肆意翻阅文件的蜀汉官员。

“那今天也请您多辛苦了。”

“职责所在。”

两个人交换完每天的例行寒暄，荀诩轻车熟路地从昨天中断的地方取出一摞新档案，摊开在案子上开始看起来。大约过了一个时辰，荀诩翻动文件的手突然僵住了，他的脸色因为激动而涨红，心不由自主地砰砰跳了起来。

薛莹注意到他的这一反常表情，连忙问道：“荀主簿，您哪不舒服吗？”荀诩没有回答他，而是取出那一册中的一页递给薛莹，拼命抑制住激动问道：“这一页东西，您还记得吗？”

薛莹一愣，接过荀诩手中的麻纸。这是一份吴黄武六年——也即蜀汉建兴五年，距今两年以前——出使曹魏的报告，起草者正是薛莹本人。薛莹记得当时恰好是魏文帝曹丕驾崩，他的儿子曹睿新即皇位。东吴虽然官方已经与曹魏断交，但私下里仍旧保持着一定接触。于是孙权就派了诸葛恪前往吊唁，薛莹也以书记的身份随之前往。回来以后，薛莹将所见所闻写成了一份报告，就是荀诩现在手里拿着的这一份。

“这里，您看这里。”荀诩用指头指到其中一段话。薛莹看到自己这句话是这么写的：“或闻魏于蜀中固有内间，官爵甚高，未闻其详。”

“这一段有什么问题吗？”薛莹觉得很奇怪，这句话只是夹在报告中间一段插叙罢了，怎么荀诩反应如此之大。

“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么？是从谁那里听说的？还知道些什么？”

面对荀诩急切地询问，薛莹开始努力回忆当时的情形，他良好的记忆力这一次帮了大忙。那是在一次大将军曹真举办的宴会上，坐在他身边的是曹操的女婿夏侯懋。到现在他还记得夏侯懋胸前挂着的那条俗气的纯金挂链和粗俗的笑声，这是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

“他可是一位军方的高层人士。”荀诩补充道。

“那么他就是一个高级的纨绔子弟。”薛莹冷冷地修正了自己的发言，然后继续回忆。

当时曹睿一直派人游说诸葛恪，希望孙权能够与曹魏复交。所以在宴会上，魏国人有意无意地总想显露出自己的强势。酒过三巡以后，夏侯懋酒酣耳热之际，话也开始多了起来，一直扯住薛莹的袖子不停地说；开始的时候是吹嘘魏军的强大，然后是嘲笑蜀国自刘备死了以后就什么都不是。后来夏侯懋忽然凑到薛莹面前得意地说：“我们在蜀汉早就有大号的眼睛，他们想干什么烛龙都会知诉我们，他们在我国眼中是透明的……”

“那么，他有没有说其他关于这个的话题？”

“没有，接下他就被两名仆役给搀扶下去了，大概是曹真怕他说的太多吧。我一直以为这只是那家伙的信口开河，也就没有认真去想，只是捎带着在报告里提了一句。”薛莹说到这里，变了个语调：“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了，这有帮助？”



荀诩没有回答，他现在的心中无数瞬间绽放的思绪所填满。

毫无疑问，夏侯懋口中的“烛龙”就是那一条潜藏在蜀军内部、协助糜冲窃取了弩机资料并杀死了他的“烛龙”！

就是那一条彻底将荀诩击垮的“烛龙”。

这个刻骨铭心的名字带着荀诩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蜀国，回到了汉中，回到那片他曾经战斗过的土地；他已经被抚平的失败感现在又开始隐隐作疼.....

本书由 “[ePUBw.COM](http://ePUBw.COM)” 整理，[ePUBw.COM](http://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 第二部 秦岭的忠诚

### 第一章 洪流与危机

蜀汉建兴九年，一月六日。魏雍州陇西地区，上邽城。

陈恭皱着眉头摸了摸胸口，最近他总觉得心中很不安。

陈恭已经在陇西的土地上生活了十一年，这十一年里他就象是一粒其貌不扬的沙砾，不动声色地隐藏在陇西太守府之中，扮演着一名平凡、低调的中层官吏。一直以来，这种生活都很平静，但最近周围环境开始有了一些不同以往的改变。这些变动很微妙，稍不注意就会被一个粗心的人忽略掉——而陈恭却不会，出于一名间谍的直觉，他从风中嗅到一丝飘散在上邽城中的不祥味道。

在过去一年里，陈恭身边有数名太守府的同僚以不同的理由被逐一调走，而他自己的职务也因太守府官僚结构的数次微调而有所变动。这些变化都很合乎情理，每一项人事变动或机构调整都有充足的理由，没什么可疑的地方。

然而陈恭却感觉到，每一次的变动似乎都让他获取情报的难度比以前增加了；这些彼此看似孤立的事件连缀在一起，仿佛在暗示幕后有什么人很小心、巧妙且不露痕迹地逐渐将他推离开核心情报领域。

“也许大限的日子终于到了吧.....”

有时候陈恭也会如此不无悲观地想。六年来，他目睹了许多次同伴因身份泄露而被捕——最近一次是“白帝”谷正的死亡——因此他早就已经有了觉悟。如果哪一天半夜突然有军人敲他房间的门，并对他说“以皇帝陛下的名义，你被捕了”，他丝毫也不会觉得惊讶，也不会觉得遗憾。他的工作成果已经足够丰硕了。

作为魏陇西郡太守府主记，他只是个循规蹈矩的官吏；而作为蜀汉司闻曹的间谍，陈恭可以说是功勋卓著。过去的一年里，魏、蜀汉两国先后发生过两次规模较大的军事冲突，蜀汉一胜一平。陈恭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建兴八年的八月，一直处于战略防御的魏国决定对蜀汉进行一次规模空前的反攻，根据大将军曹真的设想，魏国十二万大军将分成四路，从西城、子午谷、斜谷以及祁山向汉中展开向心攻击。

这一作战计划在处于廷议阶段时就被在邳城活动的“赤帝”获知，而陈恭也在陇西根据军队调动判断出魏军即将要有一次大的作战。结果在曹真从长安起程之前，这份作战计划的要点摘要就被送到了诸葛丞相的案头。早有准备的汉军在成固、赤阪两地严阵以待。结果适逢雨季，道路泥泞，魏军在子午谷完全无法前进，被迫全线

撤退。

就在这时，陈恭敏锐地觉察到了魏军因撤退而在陇西造成的暂时性真空，他在例行报告中指出：魏军刚刚经历过大规模行动，现在物资与士气损耗都相当的大。如果能趁这一机会在雍州西部发动一次攻势，疲惫不堪的陇西守军将无力阻挡。

这一意见最终得到了采纳，诸葛丞相立刻派遣魏延对位于陇西西侧的阳溪展开攻击。负责陇西防务的雍州刺史郭淮与后将军费曜得知以后，匆忙集结部队前往救援。很不幸的是，他们起兵日期和具体部队数量再一次泄露，陈恭将这些情报及时送到了魏延手里。

魏延凭借情报上的优势，在阳溪附近打了一场堪称教科书式的伏击战，让郭淮与费曜的救援军团伤亡惨重。阳溪和居住在那里的诸羌部落尽归蜀汉所有。这一役的失败让大部分羌族都倒向了蜀汉一侧，曹魏在其后十几年的时间里都一直被这一失败所导致的民族问题而困扰。

这对于蜀汉来说，这是一次值得庆贺的胜利；而对于陈恭来说，除了成就感还意味着其他一些东西。那一连串令人不安的人事调整与职务变动就是从阳溪战役以后开始的，陈恭没法不将这两件事联系到一起。他意识到可能有人已经嗅出了他的踪迹。

每次想到这里，陈恭就会想到间军司马郭刚那双如鹰隼一般锐利的双眼。这个年轻人绝不简单，他到任陇西以后给陈恭的工作带来了很多麻烦，甚至逼死了白帝。这么多次重大情报外泄，不可能不引起郭刚的注意。迟早这些巧合的片断会被郭刚拼凑起来，那将会是陈恭的末日。

位于南郑的司闻曹对此也心知肚明，因此东曹掾姚柚、司闻司司丞阴辑以及陇西分

司从事马信都曾经表示，只要陈恭愿意，司闻曹可以立刻把他接回汉中。陈恭一直在犹豫，一方面没有确凿证据表明自己已经被怀疑，也许一切只是错觉与巧合；另外一方面，诸葛丞相今后在陇西的军事行动会很频繁，他多留一日，就能给蜀汉的成功多添一分可能。

于是他婉拒了这些关心，继续留在了上邽。

“文礼兄，你在想什么呢？”

站在他旁边的同僚孙令好奇地问道。陈恭赶紧把思绪收回来，淡淡地答道：“没什么，昨天睡觉的时候可能受了点风寒。”

“那可得小心。”孙令好心地提醒道，“下个月邝城的巡阅使就要到了，这节骨眼上可不能有什么差池呐。”

陈恭冲他做了一个放心的手势，继续朝前方看去。在他们两个的眼前是堆积如山的青条石块与未切割好的原木，几十名工人在木石之间来回走动吆喝，满载着货物的马车与牛车一辆接一辆地开进料场，发出巨大的隆隆声。

鉴于魏国近一年里在陇西地区遭受的一连串挫折，大将军曹真决心从根本上巩固这一个地区的防守力量。作为计划的一部分，大量优质建筑材料从各地被调拨到上邽，用以巩固祁山一线的城防。朝廷计划于三月份派遣巡阅使前往陇西视察执行情况，雍州刺史郭淮希望在巡阅使到来之前能把工程做得好看一些，于是命令各地施工加班加点。这监工督促的职责，自然就压在了太守府这些文吏身上了。

每开进来一辆车，孙令就在竹简上划上一笔，他的竹片上已经密密麻麻地有几十道黑线。划到后来，他晃晃有些酸疼的手腕，对陈恭抱怨道：“咱们怎么也是清淡的

读书人，那个郭刺史居然把我们当成小吏一样使唤，做这样粗鄙之事，真是叫天下士人寒心。”

陈恭好像没听见他在说话，头也不抬地飞速登记着不断增加的条石与原木库存，过了半天才偏过头对孙令说：“现在进入的车子数量有多少了？”

“噢，我看看，总共是四十三辆，青石车二十辆，原木车二十三辆。”

“城西乙段的施工预定今天晚上才会来提料，可照现在的运送速度，恐怕不到申时料场就会爆满了。你能不能去一趟太守府？让他们尽快通知下一批次的运队把材料改卸到城西。省下来的车次也好尽早调去运砂土，那边已经等的不耐烦了。”

“可这跟规定不合吧？律令是说所有的石木都要通过这个料场登记，然后才能调拨。”孙令胆怯地说道，“若是认真追究起来，这可是侵吞物资的大罪阿。”

“所以才要去太守府报备……算了，我自己去吧，你帮我看着点库存容量，若是超过八成，就别让他们往里运了。”

陈恭说完站起身来，暗自摇了摇头，这些“士人”平日里只会清谈，一涉及到实务则束手无策。孙令前几个月去了趟关中，回来以后对何晏、夏侯玄等清谈名流崇拜的不得了，从此也开始放弃儒学，而迷起了老庄，整日里摇头晃脑说些和现实一点也不上边的东西。

不过这对陈恭反而是件好事。有这么一个好清谈的懒散同僚，他便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事务，获得情报的机会也就更多。

于是陈恭又嘱咐了孙令两句，叫人套了一辆马车，上车直奔太守府。

太守府在这个时间也是异常地繁忙，文吏与军人进进出出，手里捧的不是文书就是虎符。陈恭跟守卫打了声招呼，轻车熟路地迈进太守府内院。这里原本是上邽的县治所，从格局和装潢来看都显得狭小寒碜，无法容纳整个郡守的编制；所以许多功能部门都被剥离出去，如今在这里的只剩几个核心部门而已。

通往太守府度支曹的走廊很狭窄，当两个人相向而行的话，必须要有一人让开才可以。在这种官僚世界里，通行的优先权自然是以官秩来决定的。一名穿着素袍的小吏恭敬地侧过身去腾出空间，陈恭冲他略一点头，径直朝着走廊尽头的木门走去。

当他快接近木门的时候，门忽然吱呀一声从里面被推开。然后陈恭看到郭刚出现在自己面前。

其实第一眼陈恭根本没有认出是郭刚，因为这个人今天破天荒地没有穿戎装，而是一身绛色便装，这让他的煞气削减了不少，唯有那一双锐利的眼神丝毫没有变。看到最危险的敌人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经验老道的陈恭丝毫没有把惊慌显露在脸上，而是恭敬地把身子朝右侧靠去，为郭刚让出一条路来。

郭刚高傲的眼神只在陈恭身上停留了一瞬间，然后他一言不发地朝前走去，连谢也不谢，这名小小的主记看起来根本不值得他凝神关注——这也是陈恭所乐见的。等到郭刚与他擦肩而过，陈恭这才走过去迈进度支曹的房间，随手把门关上。

陈恭不是神仙，背后也没有长眼睛；他不知道就在他关门的一刹那，原本一直朝前走去的郭刚猛然停止了脚步，扭过头来向陈恭消失的房门投以冷冷的一瞥。这一瞥就象是西凉冬季的朔风一样，寒冷、锋利而且穿透力极强。

在郭刚身后的人无法继续移动，又不敢打扰这名间军司马，于是只能惶惑不安地站

在原地。一直到郭刚把视线收回来，他们才慌忙躲到走廊一旁，给他让出足够的空间行走。郭刚毫不客气地走出去，视线一直平视前方。

在太守府门口，一匹轻装的西凉骏马与两名侍卫正立在府前的幡杆前等候。一见郭刚走出来，其中一名侍卫迎了上去。

郭刚一边将皮制搭带扣到马匹上，一边问那名侍卫：

“最近监视有什么进展吗？”

“没有。从开始监视到现在，陈主记没有什么可疑的行动。”

“他没有和什么可疑的人接触过？”

“没有，平时与他来往的都是太守府的同僚。”侍卫说到这里，迟疑了一下，说：“以小人的感觉，陈主记是蜀国间谍的可能性很低。”

“这说明他也许是个老手。”郭刚一手扶住马鞍，丝毫不为所动，“监视不能放松，等到我从颖川回来再做定论。”

侍卫不再争辩，两个人各退两步，抱拳齐声道：“恭送郭大人。”郭刚翻身上马，又叮嘱了几句，一扬鞭子，骏马飞也似地绝尘而去。

郭刚对陈恭的怀疑始于建兴八年。那一年魏军在军事上的屡屡失利让郭刚怀疑蜀军是否掌握着什么王牌；当他的叔父郭淮在阳溪被伏击而导致大败以后，郭刚确信在上邽内部一定存在着一条向蜀国输送情报的管道，这条管道的运作人很可能就是前年在搜捕“白帝”行动中逃脱的那名蜀国“夜枭”。

于是郭刚在郭淮的支持下，进行了一次针对上邽的秘密排查。这一次排查的范围涵

盖了整个军方与文官系统，每一道公文的传阅记录、每一个可能泄密的环节、每一个可能接触到资料的人员都被一丝不苟地检验了数遍。这项行动持续了两个月，郭刚锁定了五名有可能是“夜枭”的官员，然后将范围缩小到三名，其中陈恭的名字在名单最顶端。

郭刚发现，几乎所有涉及到重大泄漏的情报都与陈恭之间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这种联系很模糊，孤立来看更象是一种巧合；但这种巧合反复出现，就不能不让人怀疑这其中是否有着某种内在联系了。

在没有确证的情况下，郭刚不能贸然对陈恭采取行动——两年以来的磨练让这名年轻人变得比以前审慎的多。于是他一边派人陈恭进行隐蔽性的监视，一边不动声色地把他隔离；不是以一种明显的方式，而是通过数次微妙的人事调整逐渐剥夺他接触机密文件的可能性。现阶段他可不想让这只夜枭觉察到鸟笼已经编织好了。

郭刚发誓一定要把这只夜枭抓到，这是他的职责所在，也是为了替他所尊敬的叔父挽回名誉。

现在郭刚还需要确认一件事：陈恭的身份背景。这就是他决定亲自前往陈恭籍贯所在地颖川进行调查的目的。

颖川郡位于中原腹地，拥有将近三万户人口，相当富庶，是曹魏重要的粮食产地，其赋税也是支撑庞大军事开销的支柱之一。再加上魏国早期的智囊团成员比如荀彧、荀攸叔侄、戏志才、郭嘉等，均是颖川出身，这让颖川郡与其他郡县相比有了卓然不同的地位。

根据陈恭的履历，他出生于汉建安六年，出生地点是颖川郡的许县。建安二十五年，十九岁的他随父陈纪前往汉中。结果半路遭遇了山贼，队伍中的同伴全部遇



难，唯有年纪最小的他活了下来。后来他一直留在了陇西，因为读过书，被天水太守府任命为书吏，从此一步一步升到现在主记的位置。

郭刚在一月二十日抵达了颖川的治所许昌。陈恭是来自于颖川许昌的陈氏一族。陈姓在许昌是大姓，现任司空的陈群籍贯就是颖川许昌，与陈恭算是大同宗。不过陈恭的档案上并没有写明自己是属于哪一支——这是可以理解的，中原地区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战乱，汉时期的户籍已经所剩无几。

他风尘仆仆地在太守府前下马，向门卫通报了自己的身份。过不多时，一位官员迎了出来，这个人尖嘴瘦脸，两撇短髭在鼻子下面呈八字，一颗不讨人喜欢的黑痣挂在右眼下方。

“郭大人是么？”

在得到郭刚肯定的答复以后，那个人热情地拱了拱手，自我介绍道：“我是颖川太守府的门下循行韩延，字伯先，常太守派我来接待您。

郭刚只是简单地点了点头，表情僵硬。这一半原因是他本身的个性使然，一半原因则是因为长途跋涉的关系。

韩延见他一脸疲态，关切地问他要不要先去驿舍休息一下。郭刚摆摆手，表示先要去见太守。于是韩延吩咐两名仆役牵走郭刚的坐骑，然后带着他进入太守府。

相比起陇西寒酸的太守府，颖川太守府可以算得上相当奢华了。其主体建筑底部光台基就有将近一丈高，用大石砌成，上面还有凸起纹饰。台基上的走廊边缘都安有汉白玉栏杆。正厅开间有六个之多，屋顶是双坡结构，有一条正脊和四条垂脊，看上去相当恢宏。

两个人在正厅里等候了片刻，一名侍卫跑过来通报说常太守驾到。然后就看到一个五十多岁、体态臃肿的官员步入正厅，他就是颍川太守常俨

常俨进厅以后，双手垂在肚子上，抬起眼皮先打量了郭刚一番，见他一身尘土，表情就变得不太好看。

“你是从陇西来的？”

常俨的语气里充满了轻蔑，对于颍川这样中原大郡来说，陇西是一个偏僻落后而且缺乏教化的乡下地方。

“是，这里是协理文书，请您过目。”郭刚装作没有觉察到这种态度，起身立正，然后双手把文书交给了常俨。

常俨接过文书打开一看，先注意到了这份文书的签发人是雍州刺史郭淮，连忙问道：“郭刺史是你……”

“是叔父。”

听到郭刚这么说，常俨的表情变的稍微和蔼一点。他拿起文书仔细看了一眼，“唔”了几声，然后用肥厚的手指擦了擦印鉴，好像怕这文书是伪造的。过了一会儿，他才慢条斯理地对郭淮说：“事情我大概了解了，我会派人协助你的工作。”

“谢谢大人。”

“不过……有件事你最好注意，陈姓是本郡的大族，陈群大人也是本郡出身。你可不要有什么得罪他们的地方，不然就会闹出大乱子了。”

“我会注意的。”

“伯先呐，那么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协助吧。”

韩升赶紧点头称是。郭刚心里清楚，“门下循行”是太守府的一个虚衔，没有实际职务，实际上只是纳入官僚正式编制里的食客罢了。常俨派了一个门下循行协助工作，明摆着没把他放在眼里。“也好，只要不给我找麻烦就够了。”郭刚心想。

常俨说完以后就离开了正厅，韩升则带着郭刚回到了专设的驿舍。郭刚在驿舍里稍微洗了洗脸，将行囊里必要的东西拿出来整理好，然后小憩了一会。一直到中午他才醒过来，觉得旅途的疲劳全消失了，现在他已经进入工作状态。

韩升恰好也在这时候来到他的房间，这位食客笑咪咪地对郭刚说已经为他备下了酒菜与歌姬。

“下午若是大人有兴趣，我们可去许昌城内转转，今天有个集市颇为热闹，你在陇西可是看不到这样繁华的。”

“不必了。”郭刚冷淡地谢绝了这一邀请，他对这些东西丝毫没有兴趣，“我们开始调查吧。”韩升不太高兴地扯了扯自己的短髭，只得表示同意。

韩升带领郭刚来到太守府隔壁的户部，这里存放着颍川两万余户的户籍资料，分成民籍、军籍和士籍三种。

“那么，您想从哪里开始查起呢？”

“从士籍开始吧。”郭刚回答，士籍记载的是名门大族的资料。陈恭有很大可能是属于士族其中的一支。

韩升吩咐书吏从书架上取来以朱色套封的户籍档案，这是士族的标记。郭刚翻开索引，很快找到了“许昌陈姓”的条目。首先开列的就是当朝司空陈群一支，接下来开列了旁支共计七家，各家代系都很详尽。

但是里面并没有陈恭这个名字，也没有他父亲陈纪的名字。

郭刚忽然注意到，陈群的父亲名字叫做陈纪，与陈恭的父亲名字一样。如果这两个人是一族的话，重名这种事是不可想象的，其中一个必然要避讳。换句话说，陈恭的家族应该不大可能是士族。

接着郭刚又叫人捧来民籍和军籍的簿子，从头查到尾。这是一项艰苦乏味的工作，郭刚、韩升与三名官吏花了差不多整个下午，一共查到了三个叫陈恭的人。但其中一个今年才六岁，另外一个已经于去年去世，第三个就为本郡任公职，这三个都与陇西的那个陈恭无关。而名字叫陈纪的人则只有一个，那就是陈群的父亲。

“这份户籍是哪一年做的？”郭刚问。旁边一位老书吏回答是黄初二年造的册。

“造册的底本呢？”

“没有底本，汉时户籍已经全部散逸；黄初二年的造册是以文帝陛下登基那年的户口统计为基础的。”

郭刚飞快地心算了一下。陈恭今年三十一岁，据他在档案中的履历记载，他离开许昌前往凉州是在建安二十五年，当时他十九岁。也就是说，黄初元年颖川郡重新进行人口普查，编造名册的时候，二十岁的陈恭已经开始在陇西生活了。那么颖川的户籍没有他的名字也不足为怪。

“那么有可能查到他在颖川的族人亲戚么？”郭刚皱起眉头问道。老书吏面露难

色：“户籍名册上只记录本家属户，如果想查找族人之间的联系，那还得去各家去查家谱。如果不知道具体人家的话……”

许昌一共有六千户人，其中陈姓户籍一共有七百户，虽然其中九成源流都来自于齐田軫，但演至今日已经分化成二十几个分支。如果将这些族谱拿来一一查验，那工作量将会大到不可想象。

“天下平靖才不过十几年，户籍流离也是在所难免，郭大人也不必这么失望嘛。”

韩升一脸轻松地劝道，郭刚扳扳自己的指关节，沉吟了一下，简单而又不容置疑地说道：“那我们就一家一家查下来好了。”韩升以为这是一个玩笑，于是哈哈大笑起来，一直到他看到那个人的表情，才知道他是认真的。

从一月二十一日开始，郭刚与韩升开始了调查许昌陈氏族谱的漫长历程。他们携带着太守府的公文前往每一个负责保存本家族谱的人家，要求家长开放族谱，然后大海捞针般地一代一代地查下来。户籍名册里只记载了黄初以后生活在许昌的人口，若要想知道陈恭以前是否在颍川居住，唯一可靠的记录就唯有族谱了。

有的人家很爽快地就答应了郭刚的要求；而有的人家则对外人查阅族谱十分抗拒，有的大户人家还十分傲慢地要求郭刚在祠堂前向祖先告罪，才准许他浏览族谱。甚至有一户陈姓不允许在存放族谱的屋子里点火烛，又不允许把族谱带出屋子去，郭刚只能在黑暗中拼命瞪着眼睛才能看清黄纸上的蝇头小楷，一天下来眼睛疼得流泪不止。

这种艰苦的工作一直持续了十天。一直到二月二日，调查才初步有了头绪。在一个名叫陈芳的许昌医师家的族谱中，郭刚发现其中有了记载。根据这份族谱，陈芳的祖父叫陈东，陈东生有三子，大儿子是陈芳的父亲陈耀；次子陈襄，早卒；第三个

儿子名字就叫做陈纪，陈纪的下面则赫然写着陈恭的名字。

“陈恭或陈纪，这两个人你可曾见过吗？”

郭刚指着这个记载问陈芳。这名医师回忆了一阵，回答说自他父亲那辈开始，就与其他兄弟分家，据说还为此大吵过一架，所以两家并不经常来往。他只是依稀记得很小的时候见到过一次陈纪和他的堂兄弟陈恭，除此以外再没什么印象了。

“你听说过他们在建安二十五年前往陇西的事吗？”

“听说过，不过也只限于知道这件事罢了。后来据说他们遭了山贼袭击，全死了。” 这名医师茫然的表情表明他对陈纪一系列的变迁漠不关心。目前为止，这与陈恭本人提供的履历完全符合。

“那么陈纪在许昌居住时的住所你知道么？”

“应该是在城西的老屋吧，我爷爷陈东去世的时候，我父亲分得的是这间宅第，而城西的祖屋则给了我三叔。”

陈芳给郭刚画了一张详细的地图，不过他说他也有许多年没去过那间老屋了，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

郭刚和韩升从陈芳家出来，立刻马不停蹄地直奔城西。根据陈芳的地图，这间老屋是在城西郊外一个叫泽丘的村子，大约半个时辰路程。这是一个典型中原特色的小村落，大多是土房，放眼望过去一片土黄色，黄土街道高低不平，遍地都是土坑与牲畜的粪便。在村子的入口处还有战乱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个小型坞堡，算是村子里最醒目的建筑了。

两个人进了村子之后，首先找到了村中的里长。里长听过郭刚说明来意以后，眯起了眼睛，指指远处一棵大树，道：“陈家祖屋就是在那里，不过现在已经换了人家。”

目前居住在这里的是一户赵姓人家，户主叫赵黑，是个老实本分的农民。郭刚找上门的时候，他正在喂猪。一看到里长陪着两个面色严峻的陌生人进了自家大门，赵黑吓得有点不知所措，两只手不知该搁到哪里好，脸色煞白。

“老赵，别害怕，这两位大人来只是想问你几个问题。”里长安慰他道。赵黑这才稍微放松了点。郭刚左右环顾了一下，这间祖屋除了面积大一点，房顶多铺了一层茅草以外，与普通的平民土房无异。

“你是什么时候搬来这里的？”

“大约是黄初二年吧。”

“那么你是经谁的手买下这间房子的？”

“.....呃.....是县里分配的。”赵黑紧张地回答。郭刚露出疑惑的表情，里长看了一眼韩升，把郭刚拉到一旁小声说道：“是这样，黄初元年文帝陛下登基的时候，这里曾经爆发过一场瘟疫，死了不少人。因为文帝陛下新登基，谁也不敢将这件事情上报，于是太守府就从并州招募了一些流民过来安置，以补齐户籍差额。”

“就是说，现在这里的人，都是黄初元年那场瘟疫以后才迁移来的喽？”郭刚有些失望地问。

“差不多吧，我也是那时候过来的。”

“在这之前，这间屋子是谁居住的？”

里长摇摇头回答：“不知道……”这时赵黑胆怯地把手举了起来，郭刚示意他说话，赵黑说：“我想起一个人来，他大概是村子里唯一一个在黄初之前就住在这里的人了。”

“是谁？”

“乔老。”

乔老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须发皆白，是那一场席卷整个泽丘村的瘟疫中唯一的幸存者。他的家人全部都死于瘟疫，县里安置他到村东墓地里去看坟。这个茕茕子立的老头平时很少跟村子里的新移民来往，只有赵黑见他可怜，经常给他送去一些食物和衣服。

郭刚、韩升、里长在赵黑的带领下赶到村子东头的墓地，远远看到一个披着破烂羊皮袄的老头蹲在墓地边缘的一块大石上，手里拿着根竹竿晃动，竹竿的顶端是三色的招魂彩带。

众人走到跟前，老人仍旧浑然不觉。赵黑走到乔老边上，趴到老人耳朵边大喊了几声，乔老这才缓缓地转过头来，两只眼睛浑浊不堪。

“你问问他，是否还记得居住在陈氏祖屋里的陈纪、陈恭父子俩？”郭刚吩咐赵黑，赵黑又趴到老人耳边喊了几声。老人含含糊糊嘟哝出几句话来。

“他说了什么？”韩升急切地问。

“他说好像记得。”



赵黑的话模棱两可，郭刚焦躁地让他叫乔老好好想想。乔老沉默了半天，忽然喉咙里呼噜呼噜，“啐”的一声，一口浓痰直直飞到对面的墓碑上面，嘴里咕哝了一下。

“他说那个陈纪还欠他两吊钱零七个钱。”赵黑说。郭刚焦躁地问：“其他还能想起来什么事情？”

乔老的记忆很零散，他对于一些细节记得相当清晰，对于其他一些细节则似乎完全忘记了。赵黑又问了他几次，他回答的不是很含糊，就是特别清楚却毫无用处。

郭刚看起来非常失望，他挥挥手，表示差不多可以离开。就在这时，乔老又吐出一口痰，嘴里汹汹地骂了一句。赵黑侧耳去听，然后抬头对郭刚说：“乔老说，陈家的生姜子烧过他的棉衣，足烧了三个大洞。”

郭刚停住了脚步。

“什么？生姜子？这是什么意思？”

韩升在一旁连忙给他解释道：“这是鄙州的风俗，妇女怀孕的时候若是吃了生姜，便会生出六指；吃了野兔肉，便会生出豁唇。所以民间管六指的小孩子叫做生姜子。”

“赵黑，你再问问他，陈家的孩子，是否确实是六指。”

赵黑赶紧又俯下身子去问，这一次乔老的答复非常坚定，并补充说是长在右手，接着开始数落这个生姜子捉弄他的恶行。

郭刚没有再听这些絮絮叨叨，他从怀里掏出一个金饼递给赵黑，让他好好给这个老

人送终，然后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去。

他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了。陇西那位“陈恭”的右手是正常的五指，而且没有任何伤痕。

现在郭刚要做的事只有一件，那就是尽快返回陇西。

## 第二章 危机与逃亡

二月十五日，上邽城。

陈恭比平时早起了半个时辰，不是因为睡眠不足，而是因为门外传来了“砰砰”的猛烈敲门声。

陈恭在恢复清醒的一瞬间，以为敲门的是前来逮捕他的魏国间军司马，除此以外没有人会在这时候访问别人家。他下意识地从小枕下摸出一枚红色小药丸，这是特制的毒药，混杂着砒霜与川乌，专为在紧急情况下使用。陈恭捏着药丸，侧耳倾听老仆起身去开门的声音。门“吱呀”一下子打开，陈恭预料中的纷乱脚步声却没有传来。

过不多时，老仆来到卧室前，毕恭毕敬地对陈恭说道：“老爷，门外有位叫徐永的人找您。”

“徐永？”陈恭皱着眉头想了半天，不记得自己曾经和这么一个人打过交道。不过他还是从榻上爬起来，朝门口走去，红色药丸仍旧攥在右手。

走到门口，陈恭看到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中年男子站在门外。他身材不高，体格却很结实，狭长的脸上布满细小的皱纹，从右眼角还延伸出一道蚯蚓长短的伤疤。值得

注意的是他的穿着是一套魏国军人专用的绛色便装。

“请问您找哪位？”陈恭警惕地问道。

“我找陈恭陈主记。”徐永的表情很着急。

“我就是。”

徐永没有立刻说下去，他看了看陈恭身后的老仆人。陈恭犹豫了一下，如果他现在让老仆人离开，这在以后也许会成为他做贼心虚的罪证之一。

“我需要和您单独谈谈。”徐永坚持说，他的眼神证明他很认真。

于是陈恭挥手让老仆人回到里屋去，然后把双手抄在胸前，等待着这个不速之客发话。现在是早春二月，陇西的天气还非常冷，风从门外呼呼地吹进来，陈恭后悔刚才没有顺手拿一件皮袄披在身上。

徐永见老仆人离开了，这才紧张而迫切地说道：

“我是魏中书省直属间军司马的督官从事徐永，我希望能立刻前往蜀汉……”

听到他的话，陈恭不由得大吃一惊。督官从事是间军司马的重要副手，在魏国内务部门中级别相当高。现在这样一名督官从事居然大清早跑到他家门口，要求投奔蜀汉，这实在太突兀了。即使陈恭经验再如何丰富，在一瞬间也无法作出合适的判断。

“您一定是弄错了。如果您现在离开，我可以保证在中午之前不会把这件事报告郭刚将军。”陈恭冷淡地回答。

“用不着等到中午，郭刚将军在一个时辰之内就会亲自来找你了。”徐永威胁道。

“什么？！”

“郭刚将军今天早上已经返回上邽，他在许昌查明你是假冒的陈恭，再过一会儿他就会带人来抓你。”

陈恭仔细盯着徐永的眼睛，心中翻腾不已，看起来这个人知道相当多的事情。这时徐永继续说：

“我并不是要挟您，现在情况很紧急，你必须立刻作出决断，是留在这里束手待毙，还是带我返回川中——我想您应该有一条用于紧急情况的后备撤退路线吧。”

“.....我需要考虑一下。你为什么要流亡到汉？”

“该死，我们在路上再讨论这个话题可以吗？郭刚的人随时都可能出现。”徐永急躁地低声咆哮道，他的额头开始泌出汗水，“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完了。”

陈恭注意到他使用了“我们”这个词。

“没错，我们。如果被他们发现，我的下场会比你更凄惨。我来找你，就已经没有任何退路。”徐永从腰间掏出一把尖刀，用威胁的口气说，“如果你拒绝我的请求，不相信我，那么我只能把你干掉，这是唯一不让他们发现我的办法。”

“这个行为实在太鲁莽了，简直就是漏洞百出。”陈恭心想，不过这种粗糙草率的方式反而更接近一个临时决定流亡者的作风，而不是一个精心策划过的阴谋。长期的间谍经验教会陈恭，完美的东西总是不自然的。

时间又过去了好一阵，陈恭明白现在必须由他自己来做决定了。眼前这位督军从事

究竟是真是假还不清楚，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陈恭的身份确实已经暴露，是时候撤退了。

陈恭长出了一口气，意识到自己陇西的日子终于结束了。他对徐永点点头：“好吧，请让我回屋收拾一下东西。”

“没时间了，郭刚随时会出现，我了解他的作风。”

“只要一会儿。”

陈恭快步走向屋子，从书架上抽出全部情报的存稿，将它们丢进卧室榻头争熊熊燃烧的壶状暖炉中，然后把铁钩把盖子盖好。

这些工作做完以后，陈恭拿出一张纸，用毛笔在上面写了几个字，然后把纸揣到怀里，回到门口。徐永正紧张地朝院子外面张望，不停地擦着汗水。

“我们走吧。”陈恭平静地说。

两个人快步离开陈恭家的院子，朝着右边的一条小巷走去。徐永紧紧跟在陈恭后面，此时四周还是一片寂静，没有大队人马赶来的迹象。

“请快一点，如果我们不能在郭刚到达你家之前出城，那就彻底完蛋了。郭刚觉察到你逃走的话，第一个命令就会是放出哨箭，通知城守立即封锁城门。”

对于徐永的警告，陈恭没有回答。徐永说的这些他心里都很清楚，脚下也不由得加快了几步。很幸运的是，一直到两个人抵达南侧城门的时候，城内还没什么动静。

“那么，我们要怎么出去？”徐永问道。眼前的城门紧闭，距离开城门的时间还有一个时辰。陈恭有些意外地反问道：“难道你去找我的时候，就没有考虑过这个问

题吗？”

“我知道你一定有一条紧急撤退的通道……你们的人做事一向很稳妥。”

陈恭苦笑一声，不知道该不该把这当成一种恭维。他从怀里将那张纸拿出来，这是一份通关文书，左下角还盖着太守府的大印。陈恭曾经利用职权之便，偷偷地用太守府的印鉴在空白文书上盖好印记，然后收藏好；这样他就可以在必要的时候伪造出一份“真正”的文书来，确实是真的，只不过文书内容和盖章的次序颠倒了而已。

刚才在离开家之前，陈恭将这东西拿出来，在空白处填上“准予出关”的字样，于是这就成了格式完全合乎标准的通关文书。陈恭甚至连“章印应盖过字迹”这样的细节都考虑到了。

两个人走到城门前，将文书交给值更的守城士兵。这时候的卫兵刚刚值过了一夜的班，但还没到接班的时候，所以精神都不大好，迷迷糊糊的。他们接过通关文书草草看了一遍，就交还给了陈恭。直到这时，徐永忐忑不安的表情才稍微松弛下来。

士兵叫来几名同伴，将城门旁的端门杠木取下，打开一扇小门放二人出去。陈恭与徐永向士兵道过谢，不紧不慢地走出上邽城。

两个人出城以后，径直来到城郊一户农家。这里是一处“死点”，“死点”的意思是一经使用就会暴露的据点，也就是说只能使用一次，只有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才能动用。这家农户专为上邽骑兵看护马匹，马厩里存放着八匹战马。陈恭从这里取得了两匹西凉骏马，与徐永一人一匹匆匆朝上邽东南方向而去。而这家主人在两人离去后，将剩余的几匹马毒死，也从另外的路线潜逃回蜀汉。

陈恭和徐永策马狂奔，当他们跑到一片小山坡的时候，猛然听到身后一声尖锐的哨响。两个人勒住缰绳回首望去，只见从上邽城上空又连连飞起数声哨箭，从去势来看是从陈恭家所在的西城区发出来的。哨声三短一长，意思是迅速封锁城门，禁止任何人进出。

“如果是个圈套的话，现在他差不多就该收网了。”陈恭心想，但徐永只是擦了擦额头的汗，说了一句：“还好我们及时离开了。”

这两名逃亡者互相对视了一下，彼此心照不宣。

二月十六日，他们抵达了位于秦岭中部的一处私盐贩子聚集点。在这里陈恭联系上了另外一根线。他与徐永化装成私盐贩子中的一员，混杂在这些贩子的队伍中返回汉中。沿途虽然遭遇了几次魏军的盘查，但全部都以贿赂蒙混过去了。最危险的一次是他们与郭刚派出的特别搜捕队遭遇，幸好被经验丰富的陈恭化解。

在一路上，徐永向陈恭交待了自己的事情。他是魏中书省另外一位间军司马杨伟的下属，而杨伟一向与大将军曹真的儿子曹爽关系密切，于是徐永也一直被认为是曹爽派系的人。今年以来，大将军曹真的身体一直不好，有意让曹爽接替自己的位子。于是曹爽与朝廷的另外一位重臣司马懿之间暗地里互相比较劲。在年初的一起政治风波中，徐永犯下了严重的失误。司马派系抓住这个把柄步步紧逼，而羽翼未丰的曹爽则打算把他当作弃子。

徐永当年曾经做过曹真的亲随，所以卧病在床的曹真有意维护他，建议他外出去避避风头。徐永便以情报官员的身份加入了前往陇西巡阅的巡阅使团，前往上邽。

巡阅使的队伍在半路恰好碰到了从许昌返回上邽的郭刚，于是一并同行。名义上徐永是朝廷派来检阅情报工作的官员，所以途中郭刚就向他汇报了一下相关情况，其

中包括了有关陈恭的调查。当队伍行进到街亭时，徐永得到曹真病危的消息，心中十分不安，唯恐司马懿会趁这个机会跟他算账。在那个时候，徐永暗中下了决心要通过陈恭这条线投奔蜀国。

于是一待巡阅使的前队到达上邽，他就立刻赶在了郭刚之前去找陈恭。这就是他仓促叛逃的前因后果。

对这个故事，陈恭并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从逻辑上来说，这个故事无懈可击，但涉及到的事实还有待证实。

不过陈恭有时候也会禁不住来想，如果这个徐永真的是来投诚的话，该会是一个多么丰富的情报宝库——他本身就是间军司马的督军从事，又是在朝廷中枢工作，可以接触到相当级别的资料，其价值用“足金”来形容也不为过。

然而这个宝库得来的未免太便宜了。情报世界里虽然并不绝对不存在“侥幸”与“幸运”，但那毕竟是极少数的情况，九成以上的“幸运”往往都是“阴谋”乔装打扮的。不过这份心思陈恭没有对徐永表露，现在还不到时候。

他们在三月初的时候平安无事地抵达了蜀军控制区。陈恭很快找到了司闻曹设置在当地的情报站。情报站在听完陈恭的报告以后，不敢怠慢，立刻派人飞马赶到去南郑。而陈恭和徐永则被分别安置在彼此独立的两间小屋子里，饮食都相当丰盛，甚至还有书籍提供，但不准外出，也不准和任何人讲话。陈恭安慰忐忑不安的徐永，说这只是必要的预防措施，并不针对某一个特定的人

两天以后，陈恭和徐永被通知南郑司闻曹派来了迎接的专使即将抵达。两个人换上整洁的新衣服，被士兵带到了情报站门口等候。很快，陈恭看到远远传来一阵隆隆的车轮滚动声，然后两辆礼宾马车出现在视野里，每一辆车都撑起一顶五色华盖，



由两匹纯白色的辕马牵引。

看到这种规格的马车，徐永稍微放心了些，至少蜀汉不是把他当囚犯来看待的。陈恭看看他的表情，暗自笑了笑。

随着两位车夫的同声呵斥，两辆马车在情报站前稳稳地停成了一条线。从第一辆马车里首先走出一位老人。这位老人一见到陈恭，激动地不顾马车距离地面上尚有数尺之高，直接跳下车冲到他面前。

“辅国！你可回来了！”

陈恭一听到这个名字，心中一热，自己已经足有十一年没有被人这么叫过了。多年的间谍生涯让他克制住了心头的激动，冷静地拱了拱手：“阴老师，您别来无恙。”

来的人正是蜀汉司闻曹司闻司的司丞阴辑。他亲自来迎接陈恭，足见南郑对于这位“黑帝”的回归是何等的重视。而对于阴辑来说，还有个人的理由在里面。十一年前，他亲手训练了这位当时才二十岁的少年，并把他送去了陇西那个凶险的地方；现在这名少年已经变成挺拔沉毅的成年人，并且活着回到了祖国，这没法不让阴辑兴奋。

这位老人兴奋得有些忘乎所以，不停地拍打陈恭的肩膀，呵呵大笑。

这时候，陈恭对面露疑惑之色的徐永微笑着说：“重新认识一下吧，鄙人姓杜，名弼，字辅国。”徐永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他早就知道“陈恭”只是一个假身份，但一直到现在他才得知眼前这个人的真名。

“那真正的陈恭呢？”徐永问道。

“十一年前，陈恭和他父亲的队伍因为迷路走到了我国边境，他父亲和其他人被山贼杀死，我国边防军只来的及救回陈恭一个人。司闻曹当时正在策划打入陇西内部的计划，于是就让年纪与体形都差不多的我冒充他携带着相关身份文件去了那边。至于真正的陈恭，我想他现在仍旧被软禁在成都吧？”

说到这里，杜弼把寻求确认的视线投向阴辑，这个老头子敲敲头，回答说：“对，一直好好地被关在成都呢。现在你既然回来了，那他就可以被放出来了。”说完这些，阴辑眯起眼睛上下打量站在杜弼身旁的徐永。徐永被他的目光看得浑身不自在，但又不好说什么，只能尴尬地站在原地。

“徐督军，欢迎回到汉室的怀抱。诸葛丞相委托我向您表示最大程度的敬意。”阴辑说完，从怀里取出一封盖着丞相府大印的信函交给徐永，“这是丞相的亲笔信。”

徐永毕恭毕敬地双手接过，刚要称谢，这时从马车上又跳下来一个人。这个人一下车就冲杜弼与徐永抱了抱拳，满面笑容，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

阴辑伸手一指，给他们介绍道：“这位是靖安司的从事荀诩，他也是专程来迎接你们两位的。”

杜弼和徐永都很惊讶，杜弼惊讶是因为这个名字，他在陇西的时候与南郑的情报流动是单向的，对于汉中人事变动了解并不多，只知道靖安司以前的负责人叫荀诩，后来因弩机失窃事件而被调走。现在这个人居然官复原职，这让他有些吃惊。

而徐永则是对这一头衔感到不安。他知道蜀汉的内务部门就是靖安司，现在靖安司的从事自来接待他，其意义不言而喻。

荀诩似乎没有觉察到两个人的表情，他热情地迎上来，先对杜弼说：“黑帝大人，久仰久仰，欢迎回国。”然后又转向徐永：“徐督军，您能弃暗投明，真是令我们都很欣慰，这真是汉室将兴的预兆。”

这套外交辞令并不代表任何意义，但至少说明靖安司并没怀有什么敌意。

这时候天已近正午，四个人又寒暄了一阵，在情报站用了些酒饭。酒足饭饱以后，阴辑催促着上路，说回到汉中以后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于是四个人分乘两辆马车出发，出乎意料的是，阴辑没有与他的学生杜弼一辆车，而是与徐永同乘，杜弼同车的却是荀诩。

两辆马车的车夫见乘客都已经坐稳，掉转车头沿着官道隆隆地朝南郑开去。一路上杜弼不时掀开车帘向外望去，表情无限感慨，毕竟他已经十几年没有看过益州的土地了。

“杜先生觉得这几年来益州风光可有什么变化吗？”坐在一旁的荀诩忽然问道，语气很随便。

“呵呵，一言难尽呐。”杜弼摇摇头，将车帘重新搁下，表情看起来有些沧桑，“比起景物，我倒觉得人恐怕变的更多。昭烈皇帝驾崩也有几年了吧？”

“唔，都快九年了。”

“我离开益州的时候，陛下还正是意气风发之时呢。”杜弼有些感伤地拍拍了车座的扶手，语调沉重，车子有节奏地颠簸着。荀诩“唔”了一声，觉得气氛有些沉重，于是转了个话题：“杜先生，无论如何，这一次你能平安归来，实在是我国之大幸。这几年我军对陇西的情报工作全系于您一身，居功阙伟啊。”

“荀从事不必过奖了，归根到底，我也是被人赶着仓皇逃出来罢了。”

“哪里，若不依靠您的情报，只怕我们靖安司的工作真的是要盲人摸象。别的部门我不知道，靖安司可是给您立下生祠，一日三香，四时享祭呢。”

荀诩说完这个笑话，两个人都笑起来，他们两个虽然素未谋面，但却是一直战斗在一起的同事。一想到这一点，杜弼和荀诩就觉得对方亲近了不少。

杜弼把姿势调整到更舒服的位置，双手交错叠在肚子上面，偏过头问道：“说起来，我听说您前一段时间调职来着？”荀诩不好意思地擦了擦鼻子，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嘟囔道：“怎么……这种事都传到陇右了吗？还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

“是因为弩机图纸那次的事情么？”杜弼关切地问，那件事跟他也是颇有关系。

听到这个问题，荀诩脸上划过一道阴影，那是他一直挥之不去的挫折感。他把头转向车外望着向后移动的风景，慢慢回答道：“正是，因为那一次行动的失败，我身为执行者必须要负担起责任，于是就被降级外调了。”

“看起来荀从事你对这件事仍旧耿耿于怀。”

“不完全是因为我个人吧。”荀诩叹了口气，“毕竟这对于我大汉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全都是我工作失误的关系。”

听到这句话，杜弼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他将眼睛闭上，仰起头缓缓地说道：“荀从事，你想知道这件事后来怎么样了么？”

“怎么？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么？”荀诩惊讶地望着表情从容的杜弼。自从弩机

图纸失窃以后，汉与魏军只发生过一次大规模冲突，而且是汉军主导的伏击战，因此靖安司无法判断魏军是否已经掌握了“元戎”或者“蜀都”的制造技术并大规模装备部队。

杜弼用指尖敲敲马车边缘，轻快地说道：“我也是最近才得知其详情。那一份弩机图纸确实是在建兴七年就送到了给事中马钧的手上，但是马钧经过研究以后得出结论，这份弩机图纸的技术含量没有想象中那么高，他认为可以以此为基础研发出五倍效率以上的连弩来。”

“嗤！是他们无法理解个中精妙，所以找个借口罢了。”荀诩的鼻子里发出不屑的声音。他对于蜀汉的技术优势非常有信心。

“姑且认为马钧确实是个天才吧，但这也没多大意义。你知道的，魏国现在的皇帝曹睿是个好事之徒，最喜欢就是修造园林宫殿。在建兴七年末，他决定为曹腾、曹嵩、曹操与曹丕在洛阳设立宗庙。这是一笔浩大的开支，各地都不得不削减其他预算以供给中央。那个弩机作坊的建设费用实在是太过庞大，被负责预算审核的中书令孙资砍掉了。于是这件事不了了之，马钧也回到了邺城。”

“这样啊……”荀诩忍不住嘲讽了一句，“想不到魏国皇帝比大汉的同僚更可靠一些。”

“哦？荀从事何出此言？”

荀诩将烛龙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讲给杜弼听。杜弼听完以后，皱起眉头想了半天，想不起来他所接触到的资料或者官员曾经提及过“烛龙”这个名字。杜弼最后放弃似地摇摇头，沮丧地说：“一定是一只比我隐藏还深的老鼠。也许它是受曹魏中央直接控制的，根本不走雍州这条线吧。”

“至少我们现在还无法掌握到他的情报.....就看那位仁兄是否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了。”

荀诩说完掀开车帘，杜弼和他一起把视线投向前面那辆在飞腾的黄沙中奔驰的马车，两个人同时陷入沉默。

自从荀诩在建兴七年调去江东担任敦睦使主簿兼司闻功曹以后，他在那里一共工作了十四个月。这十四个月里，荀诩的表现相当优异，多次取得对吴情报工作的重大胜利，敦睦使张观对其赞誉有加，就连吴国官员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个难对付的家伙。薛莹曾经如此评价过：“荀诩这个人我很讨厌，因为从我的立场来说，一个好的情报官员就是一个讨厌的情报官员”

建兴八年的六月份，汉中接到杜弼（陈恭）的情报，得知曹真正筹划对汉中的大规模进攻。诸葛丞相一方面命令汉中驻留的军团积极备战以外，另一方面又让在蜀汉东部防线的尚书令李平（原名李严）率领两万人增援汉中。为了确保汉中的内务安全，诸葛亮让远在东吴的荀诩也随同李平部队返回汉中，官复原职，继续主管汉中的内务事务。

其实不独荀诩，整个汉中的官僚体制都有了大的变动。尚书令李平的到来，让官僚结构又多了一个重心，整个后勤部门全部划归他来统属。荀诩的两个好友、军谋司的狐忠和军方的成蕃全都调拨到李平的麾下担任参军。而荀诩的上司冯膺则因为“柳萤事件”的败露而被内部申饬，被撤销了司闻曹西曹掾的职务，降到军谋司司丞的位置。荀诩的手下中，高堂秉调去了南方，廖会因病去世，第五台只剩下裴绪和阿社尔还在编。

荀诩每次跟别人说起这些事的时候，都禁不住感叹道：

“总之，世事无常呐。”

次日，也就是三月六日中午，这两辆马车进入南郑地界。马车前方的道路愈加平整宽阔，两侧虽然仍旧是土黄色的景色，但大块麦田出现的次数逐渐频繁起来。一个时辰以后，南郑高耸的城墙已经可以用肉眼直接看到。

奇怪的是，两辆马车并没有直接顺着衢道进入南郑城内，而是在城前的岔路向右拐去，绕过南郑的城墙以后直接向东走。随着车轮的转动，原本富庶繁华的景色又开始变的荒凉起来。

杜弼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他有些奇怪地问道：“咱们这是去哪里？”

“噢，别担心，我们先去青龙山，就在南郑东边。那里以前是军器诸坊的总务，现在改成靖安司的一处工作地点了。”荀诩轻描淡写地回答，“咱们先住上几天，熟悉熟悉当地环境。”

杜弼洞悉了荀诩的心理，唇边露出一抹奇妙的微笑，“在弄清楚我和徐永是否可靠以前，是不会让我们进入南郑的吧？你我都是司闻曹的人，就不必说外行话了。”

被说中了心事的荀诩尴尬地搔搔头，努力让语调听起来更平常一些：“就我和阴大人个人来说，我们当然不可能怀疑一个已经为大汉工作了十几年的间谍，可是……呃……您知道，这是规定。”

杜弼哈哈大笑，他拍了拍荀诩的肩膀：“我理解，这一次突然的撤退毫无征兆，换了谁也会起疑。我被曹魏擒获然后答应做双面间谍，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我到达汉中之前已经做好了被审查的准备。”

说完他摆了一个不以为然的手势，表示荀诩大可不必为此事过意不去。

“关键是那个徐永，他的叛逃理由很充分，也合乎情理，但我始终觉得这还是太突兀了。”

“这就是接下来几天我们要搞清楚的事。”荀诩看着前面那辆奔驰的马车，若有所思。他心里知道，这份工作并不轻松。

如果徐永是假叛逃，那么他来蜀汉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徐永是真叛逃，那么从他身上能榨出多少有用的东西？

最关键的是，关于“烛龙”，徐永知道多少？

这才是荀诩最为关心的。

## 第三章 逃亡与回归

李平慢慢啜了一口散发着清香的茶水，然后将茶杯放回到案几上去。从他这个位置顺着窗户向外望去，恰好可以看到丞相府外围高大厚实的青灰色墙壁。

他每次看到这面墙壁，都会觉得心中一阵憋闷，仿佛被这墙壁压得喘不过来气。其实不光是这堵墙，整个丞相府都让他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宛如重重藩篱挤压着他的空间。原因很简单，这是诸葛亮的丞相府，不是他的。

一想到“诸葛亮”这个名字，李平就有着难以名状的郁闷感。

原本他和诸葛亮同为先帝刘备的托孤之臣。但从建兴三年诸葛亮南征开始，李平感觉自己逐渐被排挤出决策中枢，从统驭内外军务的中央大员变成一名镇守江州的地方长官。



去年诸葛亮又要求他带领部属离开经营多年的江州，前往汉中。李平迫于压力，只能答应，但感觉自己象是一只被人强行拽出树洞的冬眠的熊，十分不情愿。一到汉中，他率领的两万名士兵立刻被打散编制分配到各个营中去。而他自己则以中都护的头衔署府事——这个府自然是指的是诸葛亮的丞相府。于是原本与诸葛亮平起平坐的李平，现在倒成了前者的副手。

这让自尊心很强的他十分不满，感觉自己被侮辱了一般，而这种情绪又不能发作出来的，于是只好沤烂在心中，慢慢发酵、变质。

“我好歹也是先帝亲自托付的大臣，现在居然蜗居在这种地方给人当胥吏！”

李平想到这里，狠狠地捏了捏茶壶，手指有些隐隐作疼。他不是没有反抗过，他在江州曾经先后要求开府署事和划江州附近五郡为巴州，这些要求都被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于是他也拒绝了诸葛亮两次调他去汉中的要求。

李平总觉得，既然自己是托孤之臣，就该由于身份相符的地位才是。

这时候，门外传来三声不紧不慢的敲门声。李平“唔”了一声，重新端起茶杯，示意进来。参军狐忠推门而入。

狐忠的相貌和两年前相比几乎没变化，神态从容，只是两个鬓角多了些白缕。他向李严恭敬地鞠了一躬，说道：

“都护大人，一切都办妥了。”

李平把怨恨的表情收起来，换上一副平淡的神色：“很好，没有其他人看到么？”

狐忠用力点了一下头，没多说什么。

“不愧是军谋司的前任从事，果然没让人失望。”李平赞赏地拍拍膝盖。

狐忠是李平特意从司闻曹挖来的人才，一是因为他能力出众，二是因为狐忠是个土生的益州人，李平觉得这比那些荆州系出身的家伙可靠多了。事实证明，狐忠的表现相当出色，李平对自己的眼光很得意。在诸葛亮羽翼环伺的汉中，他必须要有自己的亲信。

这时狐忠继续说道：“督军成蕃已经在外面等候，都护大人是否要交待一下？”李平眯起眼睛摆了摆手：“不必了，叫他就按照事先商定的办。”

“是。”

然后狐忠离开了房间。他走到走廊拐角，看到成蕃正拿条陈等在那里，于是轻轻摇了摇头。

“不必等了，李都护指示说就按计划行事。”

“也好。”成蕃对这种冷遇满不在乎，他伸出两支粗壮的手臂伸了个长长的懒腰，“反正我也不愿意看他那张脸，好像别人欠了他钱一样。”

“背后议论上司可不是好行为阿。”狐忠暗自发笑，表面上却板起脸来提醒他。成蕃不以为然地把竹制条陈别到裤腰上。这条竹筒方方正正，在他的腰间挂着好像一片铠甲的肥大鳞片。

“既然都护他都这么说了，那这几天咱们也没什么好忙得，晚上去不去喝酒？叫上孝和，有些日子没见着他了。”

狐忠双手一摊：“我也是，最近他好像又碰到什么大事件，忙得见不到人影。”

“这次希望他可不要闹得跟上回一样，被远远贬到江东，都少了一个陪我喝酒的人。”成蕃一副恨铁不成钢的口气。狐忠微微一笑，用两个指头弹了弹成蕃腰间的竹片，轻松地回答：

“这，就要看那家伙的幽默感是否过剩了。”

两位朋友的对话荀诩并没感觉到，即使感觉到，他也已经忙碌的没有打喷嚏的时间。

三月六日，他和阴辑顺利地把杜弼与徐永送到了青龙山的靖安司分部。在那里，这两个人被分别安置在两间彼此隔绝的屋子里。

不过两个人的遭遇并不相同。首先接受审查的是杜弼，他连续三天都被靖安司、司闻司与军方的联合调查组仔细盘问。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理由、每一个动机都要被详细询问，并被交叉对比。另外还有军谋司的数名成员不分昼夜地搜捡过去两年内杜弼提供的所有情报，并试图找出任何一处可疑或者矛盾之处。

荀诩和阴辑都参加了调查组，并且比其他任何人表现的都要苛刻。他们相信杜弼绝不会是双面间谍，因此审查越严厉就越能尽早证明其清白。杜弼本人对日复一日的审查并没有表现出厌倦或者烦躁，他的态度很合作，自始至终头脑都很清晰，回答问题简洁而富有逻辑性。这让荀诩佩服不已。

相比起杜弼，徐永就相对轻松多了。他不必出席什么审查会，每天可以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一日三餐有菜有肉，每三天还可以得到一坛成都官窑酿造的蜀酒；偶尔会有一些官员前来拜访，亲切地与他聊些家常事；他甚至可以离开靖安司到周围山区散布——当然，必须得有靖安司的人陪同。

这是根据阴辑的建议做出的安排。这个经验丰富的老头子指出，一个叛逃者在叛逃的初期会处

于一种不确定的恐慌状态，如果不能妥善处理的话，这将会造成无可避免的心理阴影，轻则导致叛逃者对他们产生不信任，进而令情报失真；重则会让叛逃者无法承受压力而选择自杀。

“就是说我们要象伺候孕妇一样伺候着他？”荀诩听到这个指示后有些不满地反问道。

“没错。”阴辑伸出一个指头别有深意地摆了摆，“要知道，他也许会生个大胖小子给我们。”

司闻曹内部习惯将徐永这样的逃亡者称为“产妇”，盘问情报叫做“接生”；这很不雅，上头多次批评过，不过这是司闻曹的部门文化之一，大家都很难改口。

到了三月八日，针对杜弼的审查终于完成。审查组发表了一项措辞谨慎地的声明，表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杜弼没有敌方间谍的嫌疑，审查官员一致认为他仍旧忠诚于汉室。不过来自军方的审查官坚持认为要暂时限制杜弼在汉中的任职范围，以防止出现意外情况。

荀诩对此并没有反对，他存了私心；如果限制杜弼的任职范围，那他就无法在要害部门工作。而在军方眼中，靖安司是个无事生非的多余部门。这样他便可以名正言顺地把杜弼调到靖安司来。

接下来，就该到了为徐永“接生”了。

三月九日清晨，荀诩早早就起了身。这几天为了方便工作，他一直都住在青龙山

上。这里原本是军器诸坊的总务，后来总务裁撤，于是空出的建筑就被靖安司接收了。荀诩两年以前就是在这里与糜冲第一次会面，并在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被对方逃脱。所以这里对他来说，自有一番意义。

他打开房门，迎着清新的山风满意地打了个呵欠。现在天色才蒙蒙亮，太阳尚在地平线以下蠕动。荀诩转身从屋边的大瓮里舀了一勺水先漱漱口，一口喷到窗下的花盆里，然后把剩下的水倒进铜盆，认认真真把脸洗过一遍，末了再将铜盆里的水倒去另外一个尺寸稍大的木盆中，留着晚上洗脚。这在缺乏水源的汉中是一种精间谍风。

忽然，他看到对面有人影晃动，仔细一看，却是杜弼。从杜弼身上的短窄装束判断，似乎是刚刚散步回来。

“辅国，这么早就起身了？”荀诩提高嗓门打了个招呼。杜弼听到以后，向这边走过来。他的脸因长期居住在西北而显得粗砺而黝黑，颧骨上还有两团醒目的高原红，刚刚三十出头的他看上去象四十岁那么苍老；他的举止也如四十岁的人一样沉稳有致：“呵呵，习惯了，我在陇西就是这样。不过孝和你起的也够早，这会儿门岗的班还没换呢。”

自从来青龙山以后，他们两个人已经开始用字来亲切地称呼对方。在地下情报世界有一个很奇妙的现象，在别国担任间谍的人往往更容易信任本国的内务部门，没有人能够解释为什么。有一种理论认为：身为一名间谍，间谍对致力于反间谍的内务部门有着天敌般的敬畏。不过很少有人会赞同这一观点……

荀诩拿出一根钝头的木棍轻轻地在牙齿上摩擦，一边口齿不清地说：“我是睡不着，今天‘临盆’就要开始了嘛。”

“呵呵，生男生女，就看现在的了。”

杜弼会意地点点头。他昨天刚刚解除嫌疑就被荀诩调到了靖安司，目前身份是靖安司的备咨。荀诩坚持要杜弼参与到对徐永的调查工作中来，理由是一则杜弼对于魏国内部事务比较熟悉，能够甄别徐永的资料真实性；二则在逃亡过程中徐永已经对杜弼很信任，他的出席可以稳定逃亡者的情绪。

“不过，孝和你最好不要一开始就把‘烛龙’的话题提出来，这个干系重大，牵涉到丞相府内部的官员。在确定徐永的话十成可靠之前，贸然提出这个问题会打乱节奏。根据我一路上的接触，徐永这个人属于容易紧张型的，逼得太紧可能会适得其反。”

对于杜弼的提醒，荀诩“唔唔”了两声表示赞同，一边用水瓢又舀了瓢水将嘴里的残渣漱干净。他拿起毛巾擦了擦嘴，抬头对杜弼说：“希望咱们能在诸葛丞相出兵前弄出些成果来。”

“诸葛丞相又要北伐了吗？”杜弼刚从陇西撤回来，对于汉中军情还不了解。

“对，四月份吧，具体日子还没定，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足够了。”

杜弼信心十足地捏了捏下巴。

询问徐永的屋子经过了精心的设计，靖安司特意请了宫中内侍帮忙装潢，尽量让房间显得不那么刻板严肃。荀诩还特意叫来几名官员的家眷，让她们对细节进行修饰。总之，荀诩希望这个房间看起来让人放松。

询问正式开始于巳时，参与询问的只有荀诩、杜弼还有一名负责纪录的小书吏。在屋子的另外一侧的薄纱帐后，几名乐工在演奏着七盘乐，轻松的音乐流泻出纱帐，让屋子里弥漫着轻松的味调。荀诩抬眼看看跪在对面的徐永，他的眼皮有些发肿，显然昨天也没有睡好。

“我说寿成，别那么紧张，这不是什么审判，都是自己人嘛。”荀诩笑着直接以字称呼徐永，尽量安抚他的情绪。

徐永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好像有刀架在他脖子上一样。荀诩和杜弼对视一眼，不约而同地把手里的文件都搁下。杜弼站起身来，示意负责纪录的小吏先停笔，然后从一瓮刚开启的酒坛里舀出一勺酒，分倒在三个木杯里。

“来，来，寿成，你我先喝上几杯。”杜弼亲切地把杯子递给徐永，不经意似地说道，“诸葛丞相昨天还遣专使来称赞督军忠心可鉴，汉室也绝不会辜负忠臣的。”

不知道是酒水的作用还是听出了杜弼的暗示，徐永一杯酒下肚，面色红润起来，情绪松弛下来。荀诩则不失时机地开始了询问。

询问的问题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首先问到的是徐永的家庭情况，这是为了冲淡审讯的味道，并让他习惯于开口——一般人提到自己家庭的时候都会变得健谈，这种健谈的冲动会持续很久。然后问的问题是他的仕途履历以及人际关系。靖安司在前一天已经准备好了相关的曹魏官场资料，如果徐永的话与资料有矛盾的话，就会被立刻发现；接下来徐永将会被要求详细介绍他叛逃（当然，荀诩使用的是“回归”这个词。）原因和经过，这些将会与杜弼的供词相对照。

询问一直持续到下午，第一天就这么结束了。荀诩不想把徐永逼得太紧，“我们要按节奏来。”杜弼反复强调这一点。这一天没出产什么成果，这是荀诩和杜弼预期

之内的，开头只是一个引导，他们需要慢慢让徐永进入自己的角色。

“接生婆的工作不是把孩子拽出来，而是告诉产妇怎么生。”阴辑也这么告诫荀诩。当然这一句不雅的话没有被正式记录下来。

询问就在这样的指导方针下平稳进行，气氛始终很友好，荀诩精心准备了几个小笑话都取得了不错的反响，徐永也很配合。三个人每天工作三个时辰，不紧也不慢。

到了三月十一日晚间，结束了第三天询问的荀诩第一次离开青龙山返回南郑“道观”。

“孩子生出来了？”姚柚一看到荀诩出现在门口，劈头就问。徐永的“回归”是件大事，身为司闻曹东曹掾，他对询问工作一直保持着关注。现在西曹掾冯膺被降职去了军谋司，于是他现在是荀诩的直属上司。

荀诩走进屋子，将厚厚的一叠麻纸搁到姚柚面前的案几上：“这是头一胎。”

“怎么？没有摘要吗？”姚柚翻了翻纪录，皱起眉头说，语气里有些不满。他手里的记录足有三寸多厚，而且字迹潦草不堪，一看就知道是未加整理的原始底本。

荀诩拍了拍身上的尘土，解释说：“因为询问刚刚结束，还没来得及编写。而且，誊写的话就会有别人接触到这份记录，现阶段我认为接触到的人越少越好。”

姚柚听他在暗示着一些东西，连忙问道：“那你们现在得到的成果到底是什么？”

荀诩平静地回答：“徐永交待出一只潜伏在南郑的老鼠。”

“是烛龙？”



“应该不是，这个人的级别并不高，与烛龙不符——当然，这一点我还没有向徐永确认。”荀诩喝了一口水，继续说，“但根据徐永提供的证词，他已经为曹魏工作有四年了。”

然后他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与职位。

姚柚听完以后，缓慢地搓动着自己的指关节。熟知官场内幕的他知道：这个名字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名字背后相关联的人。他沉吟了片刻，方才说道：“这件事目前还有谁知道？”

“除了我以外，还有杜弼、徐永和负责纪录的书吏，他们都被隔离。询问一结束，我就带着原始记录离开，没有其他人碰过。”

“很好。”姚柚满意地点点头，随即又露出疑惑的神色，“这个徐永的话，可信度有多少？”

“到目前为止，他交代的東西已经被验证过了，没有瑕疵。”

“也许他只在这件事上撒了谎。”

“这一点今天晚上就可以知道了。”

听到荀诩这么说，姚柚猛然把头抬起来，他知道眼前这个人是个行动派：“你打算今天晚上就动手？”

“越快越好，拖得太久对方也许就会嗅到些什么，老鼠的嗅觉一向很灵敏的。”

姚柚盯着荀诩的眼神看了半天，最后终于下了决心：“那么就去做吧，但是要谨慎，动静不要闹得太大。”

“是。”

荀诩鞠了一躬，准备离去，姚柚忽然又把他叫住。

“等一下，你负责这次行动的话，青龙山那边的询问要怎么办？”

“我想先停一天，给徐永一段时间休息。实在不行的话，还有阴司丞和杜备咨可以接替我的工作。”

“那个杜弼，真的可以完全信赖？”姚柚并没有见过杜弼，这个老头子对一切没见过的人都有不信任感——对见过的人也一样。

听到这个质疑，荀诩笑了，他的幽默感又不合时宜地冒了出来：

“至少他没军方那么讨厌就是了。”

当天晚上，荀诩与裴绪、阿社尔以及七、八名靖安司的道士悄无声息地来到了位于南郑城东的某一处民宅前面。此时天色已经漆黑，闭门鼓也已经敲过五响，除了巡夜的士兵以外，普通居民与官吏都已经早早回到了自己的家中，街上寂静无比。

“是这一家没错吧？”荀诩问道。眼前的民宅规模并不大，宅门附近的墙皮老旧，两扇木门已经有些褪色，宅门顶棚的滴雨檐似乎摇摇欲坠，显示出主人的境况并不怎么好。

裴绪从怀里摸出一份地图看了看，冲荀诩表示确实没错。荀诩当下安排两个人去街后的后门守卫，然后用眼神示意阿社尔可以开始了。

阿社尔“嘿嘿”一笑，提起两个拳头对磕了一下，拍了拍大门。很快在门内传来一阵脚步声，然后一个女子的声音从门缝里传来：“是谁在敲门？”

“请问这里是邓先邓功曹家么？”

“正是，不过我家官人外出未归，现只我一人在家，不便开门。”

“既然邓功曹不在，能否请转交一样东西给他？”

听到这个请求，门里的女子迟疑了一下，将门打开半条缝，说道：“是什么东西？”

“是一方玉石，还请劳烦把门打开一些，才好接过去。”

邓夫人见阿社尔身材魁梧一头卷发，脸上还带着迷人的微笑，就不自觉地答应下来，将门又推开了五分。阿社尔立刻伸出右臂把住门边，右脚往里一别，半个身子就靠了进去。邓夫人悚然一惊，再想关门已经来不及了。这时候在阿社尔身后的荀诩、裴绪和其他人也从阴影中走出来，一群人黑压压地聚到了宅门口。

邓夫人没料到一下子会涌出来这么多人，以为是强盗，吓得往后退了几步，脸色唰地变成惨白。阿社尔一步向前把她嘴捂住，生怕她叫出声来惊动了邻居；邓夫人开始还企图反抗，后来拗不过阿社尔的力气，只得放弃了挣扎，只是全身不住颤抖。

荀诩见邓夫人已经被控制住了，就挥手示意所有人都进院子，然后把大门关上，免得被别人发现。他们将邓夫人带进屋子，只见正厅里亮着一盏烛台，旁边还搁着一段箍好的刺绣与针线，显然邓夫人在开门前正在做女红。

这时阿社尔才将邓夫人松开，她见屋子里一下子多了七、八名来历不明的男子，也不敢大声叫嚷；阿社尔一松手，她便一屁股瘫在了地上。

“我们家里.....没值钱的东西.....”

荀诩听到这一句恳求，忍不住笑了。他走过去蹲下身，和颜悦色地说道：“不用害怕，我们是丞相府靖安司的人，不是税吏。”

说完他从怀里掏出印鉴在邓夫人面前晃了晃，证明自己所言不虚。

“那……大人你想做什么？”邓夫人的紧张感丝毫没有消退。

“我们想知道，你丈夫去哪里了？”

“他去兴势办事了，是李都护派去应差点库……”

“他说过几时回来吗？”

“三日之前去的，应该就是明天回来吧。”

“很好，最后一个问题，你是否知道你丈夫平时都跟什么人来往？”

邓夫人挪动一下左足，颤声回答：“不知……我夫妻二人才调来南郑一年多，尚不是很熟悉；而且他外面的事很少跟我说……”

荀诩满意地点点头，站起身来饶有兴趣地环顾了一下这间屋子，又垂头问道：“你不介意我们检查一下贵宅子吧？”

“什么？这，这怎么可以？”邓夫人连忙爬起来，神色慌张。

“放心好了，如果损坏了什么，靖安司会如数赔偿给您的。”

荀诩一声令下，手下人立刻开始在屋子里翻箱倒柜四处搜查，他则拉来一张胡床坐下，悠然自得地望着面色一阵红一阵白的邓夫人。过了大约四分之一的时辰不到，裴绪从里屋捧着一摞绢缎走出来，绢缎发黄，还沾有泥土，上面密密麻麻写的全是

蝇头小楷。

“哪里弄来的？”荀诩问。

“里屋墙壁夹层里。”裴绪不以为然地说，“这么旧的房子，居然墙壁的边缘还是新土，太明显了，隐藏的不够专业，毫无挑战性。”

“这个不在本司业务范围，去找魏国皇帝抱怨吧。”

荀诩说完从他手里接过绢缎，发现这些绢布都被裁成七寸见方，每一片上都写着不同的主题，有关于军队配置的，也有关于政策动向的。不过以荀诩的专业眼光来看，这些情报都很粗糙，虽然题材广泛但欠缺深入；唯一特别详细的主题是关于汉中屯田的相关数据。

“看来徐永果然没有说谎。”荀诩默默地点了点头，这些情报的特征与徐永提供的那个名字完全相符：邓先，字拓之，建兴八年以中都护李严的参军身份来到汉中，被分配负责汉中屯田地区的统计工作；所以他才在情报中显示出对屯田数据的了解，以及对其他领域的陌生。

“伏请上国魏诸大人钧鉴……”荀诩瞥了一眼其中一张绢布的题头，不禁从鼻子里发出轻蔑的嗤声。这不够专业了，一个称职的间谍是绝不会在机密文书上写上题头和问候的。看来邓先此人并不是一个职业间谍，而只是一个与曹魏暗通款曲的酸腐文人罢了。

他们今天夜间的工作就到此为止，荀诩派了两个人留下来监视邓夫人，以防止她去通风报信。其他人则直接赶去南郑的北城门埋伏，邓先随时可能返回南郑。

三月十二日凌晨，太阳刚从东边升起来半边。借助着旭日的光线，城堞上的士兵可

以清楚地看到城墙下等候进城的平民们。现在距离开北城门的时间还有大约半个时辰，所以这些平民三三两两地靠着城墙根，不紧不慢地整理着自己的行囊，不时还会传来几声悠闲的牛叫或者鸡鸣。

荀诩深吸了一口清晨的空气，清新且冰冷的风冲入肺中，让他疲惫的精神为之一振。他和裴绪正小心地靠在城垛边缘向下面望去，希望能在等候的人群中找到邓先的踪迹。

“好像没有，大概他还没赶回来。”裴绪仔细地点数过人数以后，向荀诩汇报。他的视力非常好，可以毫不费力地看到北斗七星中开阳的那颗辅星。

荀诩什么都没说，他蹲在城垛里侧把双手抄在怀里，弓着身子好像一只睡觉的鸬鹚。裴绪又往下张望了一下，凑近荀诩略带担忧地问道：

“不过，荀大人，我们真的要把抓他么？”

“唔？什么意思？”荀诩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反问道。

“您知道，邓先是李平李都护从江州带来的亲随，如果不知会李大人一声，会不会闹出什么乱子？”

裴绪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前年荀诩就是因为擅自对马岱将军采取了行动，引起了军方的强烈不满，最后以至被迫调职。李平现在虽然在南郑没什么势力，但毕竟是中都护，从行政角度来说他的级别仅次于诸葛亮，南郑的第二号人物，是那种任何人提他的名字前都要想一想的大人物。

荀诩面无表情地伸出一只手，拍打了一下肩膀上并不存在的尘土，简单地“哦”了一声表示知道了。裴绪知趣地闭上嘴，转过头去继续盯着城外喧嚷的人群。

荀诩有自己的心事。在他从江东回到汉中以后，诸葛丞相曾经秘密约见了她一次。在会谈中，诸葛丞相表示，李平的调任汉中与荀诩复职时间上的重合并不是一个巧合，而是有某种隐晦的因果关系。在李平到来以后，他需要借重荀诩的能力加强汉中的内部监控。诸葛丞相的话就说到这里，他相信荀诩能够理解他的暗示，而荀诩也确实理解了。

而现在李平的一名亲密助手涉嫌魏国间谍，这其中的深意可就值得玩味了……

荀诩与李平没有打过直接交道，没什么直观印象，不过他却听到过很多关于这位高级官员的传闻。这些传闻并没有直接对李平的声望和品德作评论，而是有意无意地泄漏出关于高层决策的一些内幕——人们往往最喜欢这些东西。比如在建兴七年诸葛丞相曾经要求李平前往汉中，李平非但没有同意，反而要求将自己经营多年的江州五郡地区提升至州一级，建立新的巴州，并由他担任刺史；在建兴八年，当诸葛亮再次要求他增援汉中时，李严则提出他要开府署事，在丞相府以外另设一个决策中心；最后诸葛丞相做出妥协，任命他儿子李丰接替他在江州的职务，他才肯北上。

对于这些传闻的真假，荀诩无从评论，不过有一点用肉眼就能直接确认：自从建兴五年以来，诸葛亮与李平的关系日益僵化，后者打定主意要消极对抗诸葛丞相。他的调任汉中对蜀汉内部被认为是一次大失败。至于这次失败究竟会令他的态度更加消极还是向消极的反面转化，就没有人能知道了……至少现在没人能知道。

一阵嘹亮的号角声突然响起，荀诩猛然从深思中被惊醒。他的头顶传来震耳欲聋的启门鼓声，鼓声将夜里沉积在城堞旗杆上的尘土震落，那些尘土象雪花一样纷纷扬扬地洒到了荀诩与裴绪的脑袋上。城下的平民都纷纷向大门涌过来。

“从事，快看那里！”裴绪忽然压低声音喊道，荀诩顺着他指头的方向望去，看到一人一骑从远处的大路飞驰而来，骑士身穿官服，马臀上还搭着一条丞相府专用的布袋。

荀诩问道：“是他吗？”裴绪点点头，凭借着惊人的记忆力，他记得曾经在欢迎李平的宴会上看到过这个人。

不需要再多说什么，荀诩立刻站起身来，稍微活动了一下酸麻的双腿，快步走下城墙而去，裴绪紧随其后。

那名骑士接近城门衢道的时候勒住缰绳让马匹减速，一边挥舞着马鞭大声呵斥。本来挤成一团的平民都纷纷朝两边靠去，让出一条路来。骑士毫不客气地穿越过人群，径直来到了城门口。恰好这时候守城士兵从里面慢慢将两扇沉重的大门“隆隆”地推开。

骑士刚要纵马进城，却被一名士兵伸手拦住了。

“对不起，大人，请出示您的名刺。”

“什么？我是丞相府的人，也要检查？”骑士很不满的质问道。士兵却毫不示弱地挺直了胸膛，重复了一遍：“大人，请出示您的名刺。”

这时骑士的坐骑缰绳被另外一名士兵牵住了。骑士没奈何，只好从身上摸出名刺，同时恶狠狠地瞪着那名士兵：“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邓先邓大人对吧？”

回答他的却不是士兵，而是一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官吏。这名身材不高的官吏用



两根指头从士兵手中拈过名刺，别有深意地翻弄了一下，将它又交还给了骑士。

“你又是谁？”邓先警惕地问道。

“我是靖安司的从事，我叫荀诩。”荀诩恭敬地把自己的名刺双手递过去，“我想我们需要谈谈。”

邓先脸上的色彩在下一个瞬间急遽消逝。

## 第四章 回归与清理

就在荀诩与邓先说话的时候，靖安司的数名成员已经从城门的两侧包抄而来。当邓方觉察到自己已经被包围的时候，已经无处可逃了。

“邓大人，请跟我回靖安司去聊聊吧。”荀诩客气地说。

邓先紧抿着嘴唇，在马上一动不动。

荀诩示意手下将邓先扶下马，邓先没反抗，任由他们摆布，他的身体现在如同石头一样的僵硬。靖安司早就备好了一辆马车，荀诩把邓先塞进马车，派了两个孔武有力的部下坐在他身边，然后把车子两侧垂下幕帘，以免被人看到。在放下帘子之前荀诩又多看了一眼，邓先默不作声地坐在两个人之间，两只手笼在袖子里一动不动。

接着，荀诩和其他人簇拥着这辆车子向靖安司走去。如果不明就里的人还会以为车子里坐的是什么大人物，竟劳动靖安司的从事徒步随行。

最先发现不对的是裴绪，他一直跟在车子后面。当队伍经过城南的玄武池时，他发

现马车的底下似乎滴着什么东西，淅淅沥沥地在黄土路上留下一条散乱的红线，仿佛一条血色的蜈蚣。他蹲下身子用指头在地上蹭了些红色，然后伸到鼻子闻了闻，突然间大叫一声“快停车！”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荀诩猛然回头，他看到裴绪跑到马车前面疯狂地挥手让车夫停下来，也连忙跑回去。裴绪一把将幕帘扯下来，车上坐在两侧的两个人都莫名其妙地看着他，被两个人夹在中间的邓先却仍旧僵坐在原地一动不动。

“你们两个！他怎么了？”裴绪气急败坏喝道。

“没什么阿？一上车他就一动不动，也不说话……”其中一个人紧张地说，同时转过头去看，这时他的同伴忽然惊呼一声：“有血！”

裴绪一把把坐在车左的倒霉鬼拽下车来，骤然失去倚靠的邓先软绵绵地朝左边倒了下去。这时候周围的人全都看清楚了，邓先的右手腕有一道深深的割伤，鲜血正从伤口潺潺地滴出来，顺着搁在腹部的右手流到大腿，再从大腿流到脚下，在马车的地板上悄无声息地形成一个小小的血池。他的下身衣裤已经几乎被血浸透。

裴绪用手抱起邓先的脑袋，看到他的瞳孔已经放大失焦，再一探鼻息，知道为时已晚。这时荀诩也赶了过来，他看到这番景象后，一言不发地抬起了邓先的左手，看到死者的左手捏着一片锋利的刀片，刀片只有两寸多长，但刀刃异常锋利，足以割断人类的经脉。

荀诩扫视了一圈死者全身，最后将注意力放在了他的左边袖口，袖口边缘有一处被刀子割开的口子，长约两寸，衬里用另外一块小布缝起，形成一个隐藏在袖子里的微型口袋。毫无疑问，刀片就藏在这个袖子里。

很明显，邓先上车的时候用两个宽袖将双手笼起来，接着从袖子里悄无声息地取出刀片，然后切开自己的右手腕，一边静坐一边等待着死亡的降临。他肥大的袖子和一直苍白的脸色完美地掩饰了自杀行动。

畏罪自杀，这一点毫无疑问。不过荀诩也只能到此为止了，他没办法再撬出更多东西，比如说邓先究竟是如何与曹魏联系上的；他在南郑是否还有同党；他所泄漏的情报究竟危害性有多大——还有最重要的是——他与“烛龙”之间是否有关系。这些问题已经永远不可能有答案了。

两名惶恐不安的卫士跪倒荀诩面前，口称死罪，邓先的死完全是因为他们的疏忽大意而导致的，荀诩拂了拂衣袖，冷冷地说道：“回道观再说，先把现场收拾一下。”

此时周围好奇平民已经聚集了不少，他们都站得离现场远远的，三五成群交头接耳。裴绪连忙命令手下人立刻将邓先的尸体重新扶上车，然后找附近的店铺借来几个簸箕，撮起黄土把地面上的血迹盖起来。

回到道观以后，荀诩把善后工作交给裴绪，自己则直接去面见姚柚。姚柚已经等候多时了，自从昨天晚上突袭邓先的住宅扑空以后，他就一直在道观里等候结果。

“如何？”姚柚直截了当问道。

荀诩也直截了当地回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务成功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对，这全看要从什么心态去理解了，悲观的或者是乐观的。”

“乐观的是什么？”姚柚索性把手里的工作放下，两只手垫住下巴，这是他表示不满的一个动作。

“我们一下子就获得了两项成果：成功地抓出了一只老鼠邓先；而且进一步确认了徐永的可靠程度。”

“这听起来不错，那么如果从悲观心态去理解呢？”

“邓先刚刚自尽了。”

姚柚的两条眉毛象是被鞭子抽了一下，“唰”地扬了起来。他的紫棠色方脸现在看起来更加发紫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荀诩把事情讲了一遍，姚柚听完他的汇报以后，闭上双眼，用两个食指顶住了太阳穴，半个身子俯在案几上。过了半天，他才缓缓说道：

“我不是告诉过你，这件事不要闹出太大的动静吗？”

“这是我的失职。”荀诩承认，不过他又辩解道：“但至少我们挖出了一只老鼠。”

“问题不在这里。”姚柚摇摇头，“问题在于邓先的身份。他是李都护从江州带过来的部属，李平那个人你也知道，对于这件事他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但是我们证据确凿。”

“证据曾经确凿。”姚柚纠正他，“但现在人证已经死了，剩下的是可以任意解释

的一堆死物证，而官阶大的人显然拥有更大的解释权。”他不安地翻弄着手里的玉佩。他知道在一个官僚的世界里哪些矛盾可以置之不理，哪些矛盾必须慎重对待。

荀诩并不赞同姚柚的观点，他认为邓先是一个突破口，不是一个麻烦。不过他没有说出这个想法，只是小心地挪动一下脚步，让自己站得更舒服。姚柚阴沉着脸，轻轻用指头敲击桌面，发出浑浊的咚咚声，以此来强调他的情绪：

“总之，这件事暂时要绝对保密，我先去请示杨参军和诸葛丞相，看他们是什么意见。”

“好吧，我知道了。”荀诩只好表示赞同。姚柚的担心也是不无道理，靖安司一向都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如果他们怀疑某一部门的成员，而这名成员是清白的，部门主管就会愤怒地指责靖安司是妄想迫害狂；如果这名成员不是清白的，部门主管就会愤怒地指责无能的靖安司为什么不尽早觉察。

“你先回青龙山继续询问工作，邓先就交给裴绪来处理好了，让他直接向我汇报。”

“我该怎么跟徐永说？”

“实话实说，比如说：由于本司工作人员的可悲表现和无能，你揭发的那名间谍幸运地逃脱了惩罚，希望下次你能把有用的情报直接告诉有用的人，等等诸如此类...”

“这个回答不错。”

交谈中的两个人都没有注意到，这时候门外传来了一声极其轻微的响动。

荀诩从姚柚的屋子出来以后，并没有马上前往青龙山。他先把自己的衣服换下来，让一名小厮送去浆洗，接着叫伙房烙了两张干饼，就着蕨菜叶子与茶水草草吃完，然后趴在靖安司值班用的木榻上打了个盹。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荀诩才悠悠醒过来。他用木桶里的水洗了洗脸，然后走出值班室。这时外面还是如以往那么热闹，人来人往，每个人都夹着薄厚不一的文件行色匆匆。荀诩正在想究竟是直接前往青龙山还是先坐下来喝杯热茶，迎面正撞见一个人。

“孝和！”

那个人喊道，荀诩抬头一看，赫然发现是狐忠。他和狐忠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但已经有十几天没见到过了。荀诩也很高兴，他刚要开口问候，猛然想到一件事：狐忠现在是李平的参军，他在这个时候出现在靖安司，可不是什么好事。

“我说，为什么你会出现在这里？”荀诩直截了当地问道：“如果是专程来探望我的话，我会很高兴。如果不是的话……”

“那看来你要伤心了。”狐忠晃了晃手里的文书，“我是奉命前来的，公事。”

“公事？奉谁的命令？”

“当然是李都护，那是我上司。”

荀诩一听到这个名字，不由得用右手撑住低垂的额头，深深叹了一口气：“这么说你全知道了？”

“是的。”狐忠点点头。

“我是指邓先这件事。”

“当然，难道你们还作了其他对不起李都护的事情？”

“目前就干出了这一件。”荀诩回答。狐忠盯着这位前同事看了一阵，问道：“孝和，能跟我一起去见姚大人吗？”

“为什么是我？去姚大人房间的路你比我还熟。”

“你知道为什么。”狐忠丝毫没有退让，语气十分坚决。荀诩最后屈服了，他悻悻地举起双手嘟囔道：“好吧，好吧，我带你去。真希望我们每次重逢都这么激动人心。”

狐忠没发表什么评论，两个人转身朝着姚柚的办公室走去。当他们路过其中一个人的房间时，从门缝里闪出一道得意的目光。

姚柚这时正在考虑该如何向杨仪汇报。杨参军最近的性情越加古怪，动辄就对下属连发脾气，这主要是因为他的死对头魏延很是春风得意。一名侍卫出现在门口。

“大人，狐参军求见。”

“哪个狐参军？”姚柚不耐烦地问，他刚想到一句委婉精巧的话，现在思路被打断了。

“狐忠参军。”

听到这个名字，姚柚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的嘴无声地嚅动了两下，似乎是在骂人。

狐忠一进屋子，首先热情地向他昔日的上司拱了拱手。姚柚回了礼，同时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在狐忠身后出现的荀诩。略事寒暄之后，狐忠开门见山地说：“我此次前来，是奉了李都护的命令，来了解关于鄙署邓先的事。”

“狐参军，在我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能否先问一句，李都护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的？”姚柚脸上笼罩着寒霜。荀诩站在两个人旁边，一脸无辜沉默不语。

“我们有我们的渠道。”狐忠避实就虚地回答。

荀诩这时候不满地插话道：“我说守义，大家都是熟人，不妨直接说。你们是不是从姚大人身边的某一个人那里得到的情报？”

“我们的渠道确实很广泛。”狐忠答非所问，他什么都没说，但荀诩和姚柚已经听出了潜台词。三个人相视一笑，气氛稍微轻松了一些。

狐忠从怀里掏出一叠文书，指头沾了点唾沫翻开其中一页。姚柚的表情又严肃起来，他知道私人寒暄已经结束，接下来该是官方的发难了。狐忠抬头看看姚柚，宽慰似地笑道：“姚大人，不必这么紧张，我不是替李都护来找麻烦的。”

说完他将翻开的文书递到姚柚面前，解释说：“李都护得知邓先的事情后非常震惊，特意派我来提供给你们他以往的履历档案以及相关资料，希望对于调查工作有所裨益。”

“什么？！”姚柚和荀诩都大吃一惊，他们没料到李平的反应居然和预料完全相反，非但没有大吵大闹，反而主动送来档案配合。

“李都护也希望能尽早查明真相。”狐忠说完将目光投向老朋友荀诩，后者仅仅以用苦笑来回答。



文书交割完毕以后，狐忠谢绝了姚柚宴请他这个旧日部属的邀请，表示要尽早赶回去汇报工作。荀诩主动提出送狐忠出门，于是两个人并肩朝外面走去。一路上两个老朋友愉快地聊着天，荀诩询问成蕃最近的情况，狐忠讲了几件他的风流韵事和那著名悍妻闹出的事，让荀诩哈哈大笑。

当他们走到一处靠山墙的僻静走廊时，荀诩忽然强行转移了话题。

“老实说，守义，李都护的这个举动让我很疑惑。”

狐忠丝毫没觉得意外，他只是眨眨眼睛，示意荀诩继续说下去。

“给我的感觉，李都护象是急于撇清自己与邓先的关系，好像是怕被人觉察到什么，这个反应有点不太自然。”

“那自然的反应应该是什么？”

“一般来说，得知自己的部下被靖安司调查，身为上司首先做的应该是先设法把他弄出来，再搞清真相；而李都护得到消息后一个时辰内就立刻送来了他的档案，好像他老早就知道邓先是间谍似的。”

“那是你吃的瘪太多，偶尔一次别人肯合作，你反而受宠若惊了吧？”狐忠揶揄他。荀诩自嘲地摊开手：“也许，上一次靖安司跟别人合作愉快是在什么时候来着？我记得先帝那时候还健在。”

“你总不能指望那些间谍在背后挂着块‘我是间谍’的牌子照摇过市。”

“我干过。在我受培训的时候。”

“结果呢？”

“结果被靖安司的人抓去了，他们真是一点幽默感都没有。”

“这才是你加入靖安司的理由吧？教他们讲冷笑话？”

“我本身已经快成为一个笑话了。”荀诩两眼朝天，语气充满了自嘲与无奈。

两个人走到道观的大门口，狐忠与荀诩道别，然后翻身上了马。趁小厮在解拴在停马柱上的缰绳的时候，荀诩仰起头向狐忠嚷道：“到底是靖安司中的谁传给你们消息？”

“我不能说，这不礼貌。”狐忠狡黠地回答，然后一甩缰绳，转身离去。

荀诩笑了，他已经知道是谁了。一直以来他和狐忠都很有默契。

三月十二日傍晚之前，荀诩回到了阔别一日的青龙山。邓先事件的善后工作交给裴绪去负责，有了李平那边的配合，工作进展应该就会变得很顺利。最迟到明日裴绪就可以初步建立起关于邓先的调查档案。

留在青龙山上的徐永情绪很正常，没出现什么不良情绪。他今天一天都在和阴辑下棋，下午的时候他甚至和卫兵们进行了一场蹴鞠比赛，杜弼也参加了，两个人配合无间，最后以三比零的分数大胜。

荀诩连夜召来了杜弼和阴辑，把昨天发生的事情详细跟他们介绍了一下。

“.....究竟邓先是家养的还是野生的，要等明天鉴定出来才能下结论，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邓先绝对是只老鼠。”

荀诩对他们说。在靖安司的术语里，家养老鼠是指原本为蜀汉官员后来被敌人拉拢变节的间谍；而野生老鼠则是指一开始就是曹魏派遣渗透进来的间谍。一般来说后

者比较狡猾；前者的危害性比较大。

“即是说，徐永提供的这份情报是值得信赖的喽？”阴辑听完荀诩的报告后，有些释然地向后靠了靠身子。

荀诩轻松地说：“至少在邓先这件事上他没有撒谎。”

“可徐永提供的情报里还存在一些细节矛盾，比如……”阴辑翻了翻纪录，“……他提到邓先在建兴八年五月开始发挥作用，可那时候邓先还随同李严都护呆在江州，一直到七月才进入汉中任职。”

“小纰漏罢了，徐永他自己也承认他并不在这条线上工作。如果他是存心撒谎，本来是可以撒的更漂亮一些。”

“你认为这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消除他的嫌疑？”

“七成，不，或许八成可能。我不想太乐观。”

这时候一直沉默不语的杜弼这时候摆了一个犹豫的手势：“理由还不太充分，但我认为差不多该进入‘烛龙’的话题了。”

“英雄所见略同。”荀诩点点头，把手里的毛笔滤了滤墨，放回到笔架上，“看看这一次他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故事。”

三月十三日，中断了一天的询问工作再度开始。

有了先前的几天磨合，徐永已经慢慢习惯了这种形式的谈话。他一进屋子就与荀诩、杜弼两个人友好地打了个招呼，然后自己坐到了铺着茵毯的坐榻上，表现得很自如。这几天悠闲富足的生活让这名魏国的督军发福了，脸边缘的曲线明显向外扩

张，面部皮肤开始反射出一层若有若无的油光。

“徐督军昨天过的可好？”荀诩和气地问道。

“还好，还好，托您的福。”徐永盯着荀诩的眼睛，意味深长地说道：“荀大人昨天过的一定很忙吧？一天都没看到您。”

“唔，是啊。”

寒暄到这里就结束了，荀诩和杜弼决定先不向他透露邓先的详情。这可以让徐永因为不知道自己的情报是否已经得到证实而觉得惶惑不安；急于获得信赖的他也许会主动提供出更多东西。这也算是一个小花招。

杜弼和荀诩对视一眼，彼此略微点了一下头。杜弼将毛笔拿起来，取掉套子握在手里，荀诩则开口问道：

“徐督军，你能谈谈曹魏安插在蜀国内部间谍的事情吗？”

“我不是已经谈过了吗？那个邓先，你们还没有去确认？”徐永诧异地反问。

“我们仍旧在确认，明天也许就会有结果。”荀诩从容地回答，“现在我们想知道的是，你还知道其他间谍的名字吗？”

徐永想了想，摇摇头说：“我负责的不是这个领域，除了邓先我想不到其他的人名了。”

“你从来没听过你的同僚谈论过，或者在某一份文件中看到过类似的蛛丝马迹？”杜弼问。

“我那时候又没打算要逃亡，即使有看过恐怕也已经忘记了。下次我会注意的。”徐永的话让屋子里的人发出一阵小小的笑声。

“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要让你想起来，这对我们相当重要，对你也是。”荀诩和颜悦色地施加着压力。徐永感受到这种压力，于是尴尬地垂下头去想了很久，最后还是抬起头用力摇了摇：

“我所能想起来的另外一个人名是黄预，不过我记得那个人早在两年前就已经被捕了。”

杜弼下意识地看了荀诩一眼，那件事和荀诩有着很大关系。荀诩对此却没表现出任何反应，他平静地捏了捏下巴，问道：“你说得不错，黄预已经在两年前被处斩了。不过那其事件的背后还隐藏着另外一个人；你既然知道黄预，那么应该也可能听到他的名字才对。”

“有这样的事？那是谁？”徐永有些惊讶，杜弼仔细注视着他的表情，但无法分辨这惊讶是真的还是演技。

“我们不知道，只知道这个人隐藏在南郑内部，并且极端危险。”荀诩说到了关键之处，语速开始放慢，“我们唯一掌握得只有他的别称。”

徐永等待着荀诩说出来，他的眼神变的严肃起来。

“烛龙，这个是他的别称。你能回想起来什么吗？”荀诩说出来的时候，全身象是释下了很重的担子，一阵轻松。

这个名字没有给徐永带来任何情绪上的波动，至少杜弼没有观察到任何波动，似乎这是一个完全无关的路人名字。徐永双手十指交叉搁在腿上，皱着眉头拼命回想了

半天，最后还是摇了摇头，表示从来没有听说过“烛龙”。

“事实上……”徐永还补充道，“魏国间军司马对于间谍的命名有自己的一套规则，多是以天干加州名来称呼，比如邓先的别称就是‘丁充’。至少在我接触到的人里，没有用古代神兽取名的。间军司中很少有人看过<山海经>。”

荀诩失望地朝杜弼摆了个手势，询问暂时告一段落。

从门口走进两名卫士，客气地把徐永带去了隔壁屋子里去，那里有备好的酒肉水果，甚至还有两名歌姬，她们是特意被借调过来的，荀诩自己掏的腰包。

等到徐永离开以后，荀诩“啪”地一声将毛笔丢在案几上，烦躁地吸了几口气，对在一旁默默整理着记录的杜弼说道：“辅国，你觉得怎么样？”

“不好说，但至少他的话完全可以自圆其说。”杜弼不紧不慢地说道，“我没发现什么矛盾之处。”

“这才真是让人感到厌恶。”荀诩恨恨地咬着牙，“我不怕那些把真相藏起来的说谎老手，我有的是办法撬开他们的嘴；最讨厌的莫过于那些确实毫不知情的家伙。”

“呵呵，不过现在就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我们还能怎么办？总不能写信去邺城直接问曹睿吧？”

杜弼沉稳地拍拍荀诩的肩膀，然后把自己的水杯递过去，示意他冷静下来。荀诩咕咚咕咚一饮而尽，他浑身的燥热总算压下去一点了。

“别着急，时间是在我们这边。”杜弼淡淡地说。

“希望运气也是。”

下午询问工作再度展开，话题仍旧集中在“烛龙”的身份上。荀诩和杜弼反复盘问徐永，甚至暗示如果他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给出满意答复，将不能指望得到丞相府的信任。询问持续了一个半时辰，最后被问急了的徐永忽地站起身来，绝望地大叫道：“你们不如给我一份南郑官员的名单，挑出你们最不喜欢的家伙，我来供认他就是烛龙好了。”

杜弼见徐永的情绪有些失控，连忙宣布询问中止，派人把他带回到卧房里去。

到了第二天，三月十四日。裴绪从南郑赶到了青龙山，他带来了关于邓先的鉴定报告。报告指出邓先很有可能是在江州任职期间就与曹魏有所勾结，军谋司已经针对他在过去几年中可能泄露的情报数量以及危害性做了评估；在报告的最后还特意强调说，从在邓先家搜到的情报级别来看，如果没有拥有更高权限者的默许或者疏失，他很难独立完成这一系列行动。荀诩知道这暗示着什么。

荀诩看完这份报告，满意地弹了弹封套：“不错，这份报告分析的很精辟。”

“这是出自冯大人的手笔。”裴绪回答。

“冯膺？这是他写的吗？”荀诩有些惊讶，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他嘿嘿一笑，“这个家伙的嗅觉还真是灵敏.....”

“什么意思？”裴绪听的有些糊涂。

荀诩故作神秘地摆了摆指头：“你以为昨天是谁如此殷勤地将邓先的事通报给李都护的？”裴绪撇撇嘴，“哦”了一声，他也一直怀疑是冯膺。荀诩摇摇头，有些好笑地继续说道：“冯大人原本打算偷偷告诉李平都护，好叫我吃个瘪；没想到李平

本人先服了软，他就立刻揣摩出了上峰的意思，见风使舵，转而设法在报告里把邓先与李平扯上关系……冯大人的敏感性倒真是不低。”

裴绪鄙夷地“嗤”了一声，没有发表更多言论。他拿出自己的印鉴在文件上敲了个印，一边随口问道：“徐永这条线有什么新成果吗？比如说烛龙。”

“目前还没有，徐永矢口否认他知道任何关于烛龙的事——当然，也许是他真的不知道。总之现在陷入僵局了。”

裴绪听完荀诩的话，立刻接口问道：“要不要我来帮忙？”

“唔？你想参加询问工作？”

“有些兴趣，也许换一个人询问，会有意外的惊喜。”

荀诩双手抱臂，扬起眉毛端详了一阵这名部下，似乎对他的毛遂自荐有些出乎意料。考虑了半天，他终于点了点头，说了两个字：“好吧。”

今天询问开始的时候，徐永今天发觉询问室的环境与以往有些不同，平时坐在自己对面的只有杜弼和荀诩两个人，今天却多了一个白净的年轻人，他坐在最右边，看起来温文儒雅。荀诩只是简单地介绍说这是司闻曹的明日之星，是前来旁听的。

徐永不明白他们的用意，于是没有说话，只是谨慎地点头示好。

大概是考虑到昨天气氛太僵的关系，今天的话题几乎没涉及到“烛龙”，询问方把注意力放在了曹魏军情上面。徐永看起来松了一口气，他很配合，有问必答，把自己所了解到的曹魏内部情况如数道来。询问的主力照例是荀诩和杜弼，裴绪全程很少作声，偶尔问的几个问题也都不牵涉重大，更多时候是若有所思地注视着徐永，



用自己的右手不停地转着毛笔。

这一天的询问异常顺利，双方合作都很愉快。等到快到傍晚的时候，杜弼表示今天的工作到此为止，荀诩、杜弼和裴绪三个人收拾起资料，起身离开。

裴绪走在最后。当他路过徐永身边时，忽然伸出手去拍徐永的肩膀，想去赞扬这位逃亡者今天表现得不错。徐永先是一愣，然后冷淡地用右手抚了抚肩头，借故推开裴情的手。裴绪只好把手缩回来，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一言不发地跟着荀诩走了出去。

接下来两名一直负责徐永安全的侍从走进屋子，徐永这时才从毯子上站起来，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然后跟随他们返回到自己的卧房去。

一进卧房，徐永不紧不慢地把房门关好；确认四周无人以后，他低下头去，谨慎地将一直握紧的右拳舒张开来。他的掌心是一片揉成一团的纸头，上面写着四个字：午夜北墙。

三月的汉中入夜后天气仍旧寒冷，尤其是在山里，夹杂着岩石气味的山风更显得刺骨凛冽。徐永一直没有睡，他穿戴整齐躺在床上，双手交叉搁在胸口，一动不动。等到外面打更的梆子连响了三声，他从床上一跃而起，轻手轻脚地走到门口，慢慢打开房门。

为了表示信任，荀诩并没有安排卫兵在徐永门口宿卫，他可以在整个院子里随意走动，只有离开大院的时候才会有人跟随。现在夜深人静，万籁俱寂，除了几个值更的卫兵以外，其他人早已经睡着了。徐永将房门打开一条缝隙，看到远处哨塔上的士兵正披着麻布斗篷烤火，昏昏欲睡；于是他飞快地闪身而出，贴着走廊朝北墙走去。

高达三、四丈的北墙下半截为青砖砌就，上半截为土夯，亦青亦黄的冰冷色调在月光下显得异常坚实厚重。两年之前，糜冲就在这里越墙而逃。当然，这件事徐永并不知道。他到达北墙以后，惴惴不安地四下望去，看到一个人在围墙角落的阴影里冲他招手。

“徐督军，你来了。”

“你是谁？”徐永压低了声音问，表情有些惊疑。

“衔烛而行，以照幽明。”

随着一声长吟，那个人从阴影里走出来，徐永现在可以看清了，他是裴绪。

## 第五章 清理与盘问

“徐督军，这几日询问可真是辛苦你了。”裴绪的语调很轻松，在月光下他的脸轮廓分明。

徐永绷紧了脸色，谨慎地问道：“……呃，大人这么晚把我找出来，不知有什么事？”

“呵呵，为皇帝陛下尽忠的时候到了。”

“哪位皇帝陛下？”徐永问道。听到这个反问，裴绪的眼神闪过一丝诡秘，他没说话，只是指了指北方。徐永将双手笼在袖子里，将脖子缩了缩，好像受不了山中夜里的寒冷。

裴绪继续说道：“虽然暂时他们没有追究，但荀诩绝不会放弃关于烛龙身份的追

查，他根本不信任你。早晚有一天他们会设下圈套诱你说出真相——事实上，今天询问结束后，我已经听到他与杜弼在策划相关事宜……”

“裴大人……”徐永慢吞吞地说道，“您的话里，我只赞同其中的一句。”

“唔？”

“荀诩荀大人他根本不信任我。”徐永抬起头，言辞里带着沉痛与恼怒。

裴绪走近他一步，说：“不错，你对他只是一个装满了财宝的木箱。当他取光箱子里的财宝，就会把箱子弃之如履。我与他共事这么多年，知道得很清楚。”

听到这里，徐永居然笑了，笑容稍现即逝，然后他对裴绪冷冷说道：“你根本不是烛龙。”说完这一句，徐永后退几步退到院子当中，纵声高叫道：“荀大人，杜大人，你们的把戏究竟要玩到何时？”

他的声音实在突然，一下子把围墙边老槐树上的几只乌鸦惊起，拍打着翅膀哑哑地飞向夜空。

过了一小会儿，开始有人从各个方向走出来，其中最为醒目的两个人正是荀诩和杜弼，他们在这里已经潜伏多时了。

“荀从事，我尊重你的幽默感，但这个笑话实在很拙劣。”徐永盯着荀诩冷冷地说，后者的表情很难说得上来是尴尬还是沮丧。

“其实……唔……这可不是笑话。”

“那么更糟。”

杜弼走过去，想要说些什么。徐永伤心地摇了摇头，冲他伸出手掌作了一个阻止的手势：“辅国，不必说了，你们什么都不必说了。”

这时候荀诩提着一个灯笼慢悠悠地站到徐永面前，他用灯笼晃了晃徐永的脸，说：“我们自然什么都不必说，需要说些什么的是你啊，徐督军。”

徐永的脸色在灯笼照拂下愈加阴沉起来：“你们如此对待流亡者，岂不叫天下之人都寒心。”

“我们相信徐督军你的诚意，也感激你提供给我们的信息，不过你显然对我们有所隐瞒。而坦诚是我们双方都该具备的美德，对不对？”荀诩说。

“我隐瞒了什么？”

“烛龙，这很明显。”

“我已经反复重申过多少次了，我不知道。”徐永恼怒地一指裴绪，“即使你们用这么拙劣的手段来试探.....”

话说到一半，他的怒火突然在半空中止，整个人僵在那里不动。荀诩唇边露出一抹计谋得逞的微笑：“然后呢，徐督军？”

徐永的怒火变成了窘迫，他涨红了脸，嘴唇嗫嚅着说不出话来。荀诩把灯笼交给身旁的人，和颜悦色地说道：“我承认我们的计谋很拙劣，不过既然你宣称从来没听过烛龙的事，又是因何判断裴绪他不是烛龙呢？”

“那是因为他才二十多岁，烛龙在蜀汉身居高位，不可能这么年轻！”徐永还在试图辩解。

荀诩礼貌地提醒了一句：“是大汉，不是蜀汉。”

意识到自己失言的徐永面色一红，急忙改口道：“对，对，是大汉。”

“呵呵，我们继续，你又是怎么知道烛龙在我大汉身居高位？”

“我是在你们的询问过程中听到的。”徐永感觉总算抓到一根稻草。

“这就奇怪了。”荀诩从身边的布袋中取出厚厚的一叠纸来，在手里扬了扬，“这里是这几天的询问全记录，您可以找找看，我们没有一个字提到‘烛龙’在南郑是否身居高位。如果你对烛龙全无了解的话，你从询问记录里只能知道有这么一个间谍存在，不可能知道细节——除非你早就知道烛龙。”

“可，可是如果我知道烛龙是谁，从接到纸条的时候我就会识破你们的圈套了……”徐永撇了一眼裴绪，结结巴巴地小声说。杜弼注意到他在宽大袍袖外面的手在微微颤抖着，仿佛深秋瑟瑟发抖的枯叶。

于是他走到徐永身边，替他披上了一件外袍，宽和地说道：“我们相信你确实不在烛龙这条线上工作；但我们也确信，你肯定知道关于他的一些事情。你不想说，是什么顾虑吧？”

徐永终于穷途末路，他垂下头来，艰难地长叹出一口气，双手惶惑不安地交错在一起：“是的，我确实知道一些关于烛龙的事，但是我不清楚他的真面目。我害怕如果轻易说出来，会被他灭口……谁知道他不是你们其中的一个。”说完他警惕地扫视了一眼在场的人。

“这你放心，在青龙山上的人全部都是经过严格审查的，而且我们会严加保护你的。”荀诩抬头看了看天色，“好了，时候也差不多了，大家早点回去歇息。等到

天亮我们再来讨论这件事”他看了一眼徐永，又补充道：“裴绪，你和阿社尔去徐督军的屋子里保护他的安全，另外指示伙房，从今天起所有的餐饮检查级别要提高一级。”

于是南墙下短暂的喧嚣又再度恢复成安静，一直到太阳再度升起自东方，时间进入到建兴九年的三月十五日。

因为昨天晚上的折腾，今天的询问工作推迟了一个时辰。而且与以往不同的是，歌姬和薄纱后的乐班全部都被撤掉了；案几上的酒肉也被搬走，取而代之的是一杯清水；原本花花绿绿的装潢能拆得也都被拆下来，留下的都是灰白色墙壁、窗棱与柱子。

这是特意为了增加徐永的危机感而安排的，目的是让他了解靖安司已经开始不信任他，如果继续不合作的话将会产生严重后果。用阴辑的话说，一张一弛是文武之道，现在该到了张的时候了。

今天负责询问的人除了荀诩、杜弼还有裴绪。昨天的计划出自他的手笔，荀诩觉得可以让他继续参与审讯，效果会更好。

徐永进来的时候，和以前轻松的表情大不一样；他每走一步都颤巍巍的，不时还谨慎地抬起眼睛朝坐成一排的三个人看过来，舌头不停地舔着嘴唇。

“坐下吧。”荀诩威严地说，故意略掉了“请”字。这一次没给徐永提供茵毯，只有一张小胡床，款式和荀诩参加评议会时候的一样。徐永忙不迭地坐下去，调整了一下不太习惯的坐姿，然后将前面的那杯水端起来一饮而尽。护送他过来的阿社尔从外面把门关上。

“徐督军昨天睡得还好么？”这是一个明知故问的问题。

昨晚被识破说了谎话的徐永只能胆怯地回答“还好，还好。”

“很好，那我们开始吧。”荀诩用嘴润了润手里凝结在一起的毛笔尖，“关于烛龙，你了解多少？”

徐永拿起空杯子，恳求似地说：“能不能先给我加些水？”裴绪用手指点了点案面，毫不客气地拒绝了：“等谈完这问题，我们会给你加水的。”徐永只能悻悻地把杯子搁回去，不甘心地用手指来回摩擦了一下干燥的嘴唇。

“关于烛龙，你了解多少？”杜弼又将荀诩的问题重复了一遍。

徐永再犹豫了两三次以后，终于开始慢慢地交待出来：他第一次接触到“烛龙”这个名字是在太和元年（裴绪立刻纠正他说是汉建兴五年）的邺城。当时他被要求随同间军司马杨伟参与一场面试，面试的内容是对另外一名有望升任间军司马的官员进行考核。

曹魏的情报机构与蜀汉、吴两国不同。相比起蜀汉的司闻曹和吴国的秘府，曹魏并没有一个专事情报工作的统一结构，其情报职能由中书省直辖的数名间军司马负责。每一位间军司马都有自己的幕僚群和负责的特定地区，彼此独立不统属。可以说每一位间军司马就是一个流动的小型情报局。比如杨伟就是邺城及周边地区情报工作的间军司马，他拥有包括徐永在内的二十几名幕僚。

这一次被考核的官员是一位年轻人，他是郭淮将军的族侄，名字叫郭刚。郭刚申请的是雍凉地区的间军司马之职。间军司马虽然官秩不是很高，但权力很大，以前从来没有让这么一位年轻人担当过，因此无论是杨伟还是徐永都心存疑惑。在面试过

程中，杨伟问郭刚对于陇西的情报工作有什么想法，郭刚用一种直言不讳的尖刻态度批评了朝廷在西北地区防务上的漫不经心，说这一地区迟早会成为蜀汉觊觎的目标，必须未雨绸缪，他已经为此作了一些准备工作。

然后郭刚递呈了一份绝密的工作列表给杨伟。恪于权限，徐永只看到了这份列表的标题，他注意到在一长列项目之间，有一条用朱色标记，名字叫“蜀汉烛龙项目进度及预估价值”。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烛龙这个名字。徐永猜测这可能是一名间谍，并同时为郭刚的大胆而惊讶。他居然在未报经中书省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发展间谍，而且连代号也不按照曹魏惯例起名。这背后或许有郭准的支持。

出于被刺痛自尊心，杨伟在面试后否定了郭刚的申请。他认为应当将注意力和资源更多地投入到东南一带，至于蜀汉，自从刘备去世以后西北地区就不具威胁了。朝廷的大部分官员都赞同这一观点，于是在雍凉地区设立间军司马的事就被搁置了。

徐永和一名同事在太和元年的四月曾经短暂地被调去过长安，目的是协助夏侯懋将军在长安建立起一套内务控制网络。在长安工作期间，徐永注意到有一条蜀汉内部的情报管道不断向魏国输送情报，中继站就设在长安，而且主管的长官就是夏侯懋。出于纪律，他没有做深入调查，后来还是夏侯懋在一次闲谈中透露这一条管道的另外一端正是烛龙。（荀诩听到这里，不禁微微点了下头，在记录上划了一个醒目的勾。徐永的这段话可以被吴国情报官员薛莹的遭遇所证实。薛莹在魏太和元年出使邺城的时候，也从夏侯懋口中得知了烛龙的存在，与徐永的话完全一致。）

然而烛龙在这一阶段一直不被重视，只属于乙级内线，曹魏对它的态度可以用“聊胜于无”来形容。徐永回忆说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蜀汉建兴六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魏国震惊于蜀汉突然的军事威胁，这才意识到西北防务的重要性；第一次战争



刚一结束，郭刚就立刻被拔擢为间军司马，负责整个雍凉地区的情报工作，而烛龙则一跃成为头号重要的情报来源。

不过负责烛龙这条线的人一直是郭刚，郭刚的直属上司就是中书监刘放，因此保密程度极高。别说徐永，就连他的上司杨伟都无从得知烛龙的真实身份。

“其他的事情呢？你还能回忆起什么？”荀诩急切地问，目前关于烛龙的情报虽然略微丰富些，但还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徐永沉思了一会儿，再度犹豫地开口道：“在我来大汉的前四个月，郭刚曾经发函给杨伟，要求借调邓先的关系给他。”

荀诩迅速和杜弼、裴绪交换了一下视线，裴绪问道：“能详细谈谈这件事吗？”

“好，好，不过这全都是我的推测了。你们知道，邓先是江陵地区间军司马几年前在江州发展的内线，后来邓先随同李严来到汉中，江陵和他的联系开始变得困难。因此郭刚希望能将这条线也并入他的工作范围，毕竟陇西与汉中的联系要相对紧密。”

裴绪俯过头悄声对荀诩和杜弼说：“他说的是实情。根据李都护提供的档案，军谋司判断邓先早在江州任职的时候已经涉嫌泄露机密。”荀诩点了点头，亲自起身给徐永续上一杯水，然后示意他继续说。

“郭刚发给杨伟的函件我看到了，里面提到邓先在汉中可以得到当地协助，这将在疏浚子庆的工程中起到更大作用。我想这个‘当地协助’指的就是烛龙。”

“疏浚子庆？”荀诩不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疏浚是曹魏的情报术语，意为针对敌方高级官员的拉拢。”杜弼沉着脸说，他若有所思。裴绪随即补充道：“我想起来了，‘子庆’应该是孟达的字。”

“孟达早在建兴六年就死了……这里的疏浚显然不是指他。”荀诩也觉察到了其中的一丝异味，他追问徐永，“那封信中还说了什么？”

“唔……我记得郭刚还提过，李严到达汉中以后，蜀汉整个官僚机构进行了调整，其结果是向着疏浚工程有利的一面发展，这会让当地协助更加有效率。”徐永说完以后，将杯子里的水再度一饮而尽，似是想起来了什么，瞪大眼睛道：“你们应该已经抓到邓先了吧，可以直接去问他啊。”

荀诩无奈地放下毛笔：“邓先已经在被捕后不久自尽了。”

“噢，原来是这样，那太遗憾了。”徐永的表情也随即灰暗下去，“但我说得确实都是真的，除此以外我确实不知道别的了。”

询问到此结束，阿社尔走进门来把徐永带回到他的卧室。

徐永走了以后，留在屋子里的三个人谁也没有说话，面色铁青。他们都精于情报工作，都从徐永这些模糊不清的证言里嗅出一丝危险的味道。

孟达孟子庆是蜀汉初期的一名将领，以反复无常而广为人知；他曾经背蜀降魏，然后又意图背魏投蜀汉，结果叛变前夕被司马懿杀死。郭刚以他的字来命名“疏浚”工程，显然是暗有所指。众所周知，孟达在蜀汉高层有一位最为亲密的朋友，就是李平。

军谋司的报告也指出——虽然其中可能掺杂着冯膺的偏见——如果没有拥有更高权限者的默许或者疏失，很难相信邓先会泄漏这么多的情报而不被发觉。邓先的直属

上司，就是李平。

李平到达汉中的时间和郭刚接手邓先与“疏浚”工程的时间几乎一致，这几乎不可能是一个巧合。至于李平本身，他对于诸葛亮的不满也早已经流于表面，大小官员都心知肚明，动机很充分。

种种迹象都指向李平，他很有可能就是那个正在接受“疏浚”的高级将领。荀诩心中有数，诸葛丞相早已经提醒过他这一点——实际上荀诩被调回汉中的主要目的正是为了防范李平。

“那么，还是老问题，究竟谁是烛龙？”

杜弼首先开了腔，“从徐永最后的供词来看，烛龙在李严到达汉中后被调整到了一个更加有利于‘疏浚’的位置。我想烛龙现在的职务一定与李平联系密切，这是一条线索，我们应该从这方面入手去查一查……你们两个怎么了？”

杜弼只顾阐发自己的看法，没注意裴绪和荀诩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了。其实他的看法也是荀诩和裴绪此时脑海中所想的，但杜弼并不了解荀诩的人际关系，他不知道这一推测会把荀诩的两名好友推上嫌疑名单的首位。

狐忠和成蕃。

他们两个人在李平到达汉中后分别担任他的参军与督军，完全符合这个条件。

荀诩心绪烦乱地搓动手指，仿佛想要把这些东西在指缝里挤碎。他从事内务工作已有数年，期间逮捕了无数人，但自己的好友变成嫌疑犯还是第一次。他忽然想起自己前任的一句话：“在靖安司眼中，只有敌人和伪装成自己人的敌人”，不禁有些心慌意乱。

这间屋子里他的级别最高，裴绪和杜弼都一言不发地看着他，等他发表自己的看法。荀诩犹豫再三，最终艰难地下了一个结论：

“这件事牵涉到高级官员，不能只偏听徐永的一面之辞。无论是李平还是烛龙，都得谨慎对待。”

杜弼对荀诩的反应有些惊讶，这种论调与他一贯行动派的风格不符合。杜弼提醒这位有点心不在焉的靖安司主管：“.....可是，如果不尽快行动的话，恐怕会贻误时机。邓先的死可能会进一步刺激到李都护，让他接受烛龙的‘疏浚’，到那时候.....”

接下来的话杜弼没有说下去，蜀汉丞相的副手叛逃，其严重性不需要他来提醒。

“我会提请诸葛丞相，看他们如何裁处；李都护的地位太高了，无论这一次“疏浚”是真是假，都势必会引发大乱子.....”

荀诩干巴巴地驳回了杜弼的请求，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裴绪见状，把杜弼拉到一旁小声说了几句，杜弼听了先是一愣，然后会意地点了点头；他放慢脚步走到荀诩跟前，双臂撑在案几上，用混杂着严厉与信赖的眼神看着他，一字一顿地说：“我能理解你的心情，荀从事，但我也相信你能秉公处理。”

“我知道。”

这是荀诩此时唯一能想到的回答。

就在靖安司的三个人处于惶惑不安的心情中时，距离他们十几里以外的南郑城外却是一片肃然景象。

大约两千名中虎步兵营士兵与三百名青羌骑兵整齐地分列在南郑北门前的衢道两侧，盔明甲亮。第一排的士兵将牛皮木盾贴在腹部右侧，底部触地，与左右的盾牌边缘相接，形成两条连绵不断的灰黄盾墙；在他们身后，弩兵们将卸掉箭头的空膛“元戎”弩直立朝上，双手环抱；再后面则是刀兵与戟兵，一面写着“汉”字的金边大纛在队伍最前头迎风飘扬。

这么多士兵肃立于此，却是悄无声息，整个城外只能听见大纛翻卷的呼呼声，气氛凝重，似乎酝酿着杀机与战意。细心的人可以发现，这俨然是一副即将开拔的态势，但却少了仪幡、司戈鼎以及祭案等出征仪式必要的器具，甚至连香烛都没有预备。

忽然，一声嘹亮的鼓响自城头传来，两侧队伍仿佛受到激励似的同时扬起号角，两扇厚重的城门随即隆隆地缓慢开启。诸葛丞相、李平中都护和丞相府的其他几名重要官员从城内步行而出。除了诸葛亮以外，其他官员的朝服都穿得不甚整齐，许多人还带着惊讶的表情，似乎对这一次出征完全没有准备。

一辆几乎没有经过装饰的双辕马车开到了诸位官员身边，车夫一拉缰绳，两匹辕马乖巧地停住了脚步，丝毫不忙乱。诸葛亮来到马车边，拍了拍车边的枣木扶手，紧紧抿住嘴唇，神情肃然。数缕遮掩不住的银丝从头顶的罗巾下披下来，给这位老人增添了几分憔悴。

“丞相……”李平走上前一步，先正了正自己的冠子，然后代表他身后的官员问道：“您为何突然决定提前出兵？按预定计划，不是四月初方才正式出发吗？”

诸葛亮接过旁边侍卫递过来的鹤氅，一边披在身上一边从容回答：“曹魏大将军曹真刚刚在几天以前病死，魏国军方必然会产生一段时间的混乱，机不可失啊。”

“那丞相也该多等几日，现在粮草的运输调配计划还没做完，从汉中到祁山沿途的补给站也没齐备。”

“呵呵，这一次木牛流马已经列装部队，差额很快就可以补齐；何况以正方你的统筹能力，我相信补给不会出问题的。”诸葛亮淡淡一笑。

李平连忙垂下头，连称“谬赞谬赞”，然后又不甘心似地抬起头来：“即便如此，丞相您也决定的委实太急了。我们这些后勤官员今天早上才接到通知，连出征仪式的诸项祭器都没准备好……”他的语气里含有稀薄但十分清晰的不满；好歹他也是堂堂一位中都护，汉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下的第二号人物，现在居然在大军出征的当天早上才接到消息。李平感觉自己又被忽视了，方方正正的脸膛有些涨红。

诸葛亮似乎并没觉察到李平的神情变化，只是亲切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军情要紧，早行一步，制得先机，仪式什么的能省则省吧。”

“丞相，可您总该跟我……”李平忍不住提高了声调。

这时诸葛亮打断他的抱怨：“正方，总之补给之事还请多劳烦心，我走以后，南郑和汉中就交给你了。”说完这些，他抬腿登上马车，探出半个身子来，冲车外的官员们一抱拳，朗声说道：

“诸位，大军在前，后方之事，就全托付给你们与李都护了。”

“定不辜负丞相与皇帝陛下所托！”

在场的官员一起躬身而拜，齐声说道。为首的李平率先鞠躬，却没吭声，只是敷衍了事地挪了挪嘴唇；没人看到他弯下腰时候的表情是如何，只是他的一双大手紧紧抓着长袍两侧的下摆，似乎要把它们攥碎一样。

诸葛亮满意地扇了扇那把从来不离手的鹅毛扇，回身坐进车中。两名士卒飞快地跑去城前，拔下大纛，把它插到马车的后面，用铁箍固定好。等到这一切准备停当以后，城头又是一声鼓响，载着诸葛亮的马车缓缓调转了方向，随后车夫一声清脆的鞭响响彻半空，两匹骏马放开四足，马车朝着衢道的北方飞驰而去，十几骑护卫紧紧尾随车后。

诸葛亮离开以后，两侧队伍中的中层军官们纷纷上马，飞驰到自己部下的方阵前喝令开拔。号角声此起彼伏，南郑城前的中虎步兵营就踏着这种特有的节奏，开始一队一队井然有序地迈上衢道，顺着丞相座车消失的方向开去。

在更远的地方，驻扎在南山、汉城等地的汉军主力军团也在魏延、高详、吴班等人的率领下向着预定的集结地域前进。将近十万的蜀汉军团迅速且有效率地汇聚在一起，逐渐形成一道锋芒毕露的剑头，直直指向绵延秦岭的西段，曹魏陇西防线的核心要塞——祁山。

蜀汉第四次北伐就以这样突然的前奏正式拉开帷幕，时为建兴九年三月十五日。

## 第六章 盘问与疑团

荀诩是在赶往“道观”的路上听到汉军紧急出动的消息，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勒紧缰绳，腾出一只手来拼命抓了抓自己的头皮，嘴里发出极其苦闷的喘息。

诸葛丞相亲自率领大军出发，意味着整个丞相府署的幕僚群也随之而去。这样一来，司闻曹的两级上司——诸葛丞相与长史杨仪——全都离开了南郑城。荀诩一时间陷入了没有上级可以汇报的尴尬境地。在李平这件事上，司闻曹东曹掾姚柚是做不了主的。

更为严重的是，诸葛亮离开以后，南郑最高管理权顺理成章地转到中都护李平手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靖安司根本没有办法对他采取任何可能的行动。

“在现阶段，我们没什么能做的。这种行动必须要报请上级批准的，我们现在怀疑的可就是上级啊。”姚柚在听完荀诩的报告后无奈地说，“难道让司闻曹走到李平面前说：对不起，我需要您下达一个拘捕您自己的命令？”

“可是.....我们就这么什么都不做？现在可是有一名高级官员有叛逃的嫌疑。”

“我知道，我知道.....”

看得出，姚柚现在也很为难，他的双手惶惶悚悚地靠在一处，象两只受到惊吓的猎犬一样不甘心地蜷缩在桌面上，其中一两个指头偶尔抬起来晃动了一下，然后还是悻悻地放了下去。最严重的事件在最坏的时间发生了，这是司闻曹从来没有遭遇过的危机。

考虑了良久，姚柚终于下达了一个命令：

“好吧，你派人去监视丞相府和四个城门，密切注意这三个人的进出。另外重新审查狐忠与成蕃的履历以及交友范围.....”说到这里姚柚有些想笑，荀诩却一点也笑不出来。“总之，尽量通过间接手段谨慎地调查他们两个，但绝对禁止接近他们，跟踪也不行，我们不能冒这个险。”

“我知道了。”荀诩神情严肃地点了点头。如果烛龙或者李平觉察到靖安司的举动，也许会采取过激行动，这势必会引发蜀汉的内乱。尤其现在诸葛丞相大军在外，负责后勤主管的李平若是有什么问题，搞不好整个汉军都会因为而陷入困境。

姚柚盯着荀诩，又加了一句：“还有，我禁止你去找狐忠还有成蕃两个人。”



“为什么？”荀诩的心思被看穿了，他几乎压抑不住直接找他们两个人对质的冲动。

“你有自信在试探他们的时候不会暴露自己的真实意图吗？”

面对姚柚的逼视，荀诩只好承认：“.....对于狐忠，我没有。”但他又不甘心地争辩道：“但我可以去找成蕃，反正烛龙只有一个人，只要确定成蕃不是，那就一定是.....”说到这里，荀诩停住了，这种猜想是他最不想做的。

姚柚毫不留情地反问：“万一成蕃是烛龙呢？”

“.....呃.....”

“我知道他是你的好朋友，也听过他的风评，是个怕老婆的粗线条男人。但假如他是烛龙，那说明这个人的伪装极其可怕，恐怕比狐忠头脑还要好。你面对狐忠都没有自信，又怎么去试探成蕃？”

姚柚的一番话让荀诩哑口无言。

“当然，这也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做。”姚柚换了稍微缓和一点的口气，“你去查一下狐忠和成蕃的个人履历，再跟徐永的供词和两年前的弩机图纸事件对照一下，看能不能查出些什么。”

“是。”

“唉，说实话，我宁可希望成蕃是烛龙.....如果守义，哦，不，狐忠是烛龙的话，这太可怕了.....他在军谋司的时候经手过多少绝密情报啊.....”姚柚说到这里，声音逐渐低沉下去，荀诩也是同感。于公于私，狐忠是烛龙对荀诩来说都是最为可怕的结果。

果。

姚柚忽然想起来另外一件事：“对了，徐永现在人呢？”

“仍旧在青龙山。”

“把他秘密转移到成都去，留在汉中早晚会被李平的人知道……现在了解烛龙这件事的还有谁？”

“裴绪和杜弼，他们都是信得过的人。”

姚柚双手一摊，不是太高兴地说：“你我，还有他们两个，一共四个，知情人已经多的足够开一个宴会了。”他忽然严厉地提高了调门：“这件事绝对不能象邓先事件一样泄露出去！你知道吗！”

“也许还会有第五个人，这才是我们目前最大的问题。”荀诩说到这里，将嘴凑到姚柚耳边说了一句，姚柚一愣，然后疲惫地摇了摇头，呻吟似地喃喃道：“为什么每个人都不让我省心……”

“我倒是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荀诩一直到这时候，才算露出些许恶作剧般的爽朗笑容。

三月十七日，司闻曹以东曹掾姚柚的名义发布了一则通告，通告称军谋司司丞冯膺将前往成都司闻正曹进行档案归查工作，为期半年，其职务由副职从事暂代。这一消息没有引起任何猜测，只有当事人冯膺表现得十分不满；有人看见他怒气冲冲地走进姚柚的屋子，但出来的时候却是脸色苍白。

等到了三月二十日正式出发的时候，冯膺的队伍里除了冯膺本人与几名随从以外，

还多了一驾车子。车子的外面都用厚厚的布帘盖住，看不清里面坐的是谁；车子周围还有数名强健的士兵护卫。这辆马车从青龙山出发以后，直接到达南郑成南门与冯膺汇合，没人知道车子里载的是谁。

前来送行的只有姚柚一个人，他交给冯膺一封信，让他连同那辆马车一并送至司闻正曹，然后抚慰他说半年时间并不算长。冯膺铁青着脸接过信，一言不发地上马离去。他知道自己在汉中的仕途已经结束了。

在这几天里荀诩身边又发生了几件事。首先是杜弼的去留问题。自从杜弼回来以后，一直就呆在青龙山上挂着靖安司“备咨”的临时头衔，行政上始终还没有给他的身份定性。现在徐永已经被送走了，是时候正式报答杜弼这几年来在陇西为蜀汉所作出的贡献了。

鉴于他的秘密身份，表彰仪式并没有公开，参加者只有司闻曹的几名官员。姚柚首先赞扬了杜弼杰出的情报工作，然后转达了诸葛丞相的关切。这个仪式本该是由诸葛亮主持的，但他现在不在，而汉中第二号人物李平因某些原因没有得到邀请。

在安排杜弼去留的问题上，司闻曹内部出现了分歧。司闻司司丞阴辑强烈要求杜弼能够在司闻司，他的副手马信也支持；荀诩则以杜弼审讯徐永时的优异表现为理由，希望他能来靖安司。最后姚柚作了一个不偏不倚的决定，杜弼分配去军谋司顶替冯膺的位置任司丞。这一决定让所有的人都闭上了嘴。他绝对够得上这个资格。

另外一件事则是关于荀诩个人。经过一番折腾，成都终于批准他的妻子与儿子迁来汉中，这样他们一家终于得以团聚。虽然距离正式搬迁的日子还有两个多月，但荀诩已经急不可待地开始寻找新房。更让他费心的是，他儿子荀正今年已经六岁，需要找一位老师来为他开蒙。成都的宿儒很多，汉中则更接近一个军事基地，很少有

合适的老师。不过最终荀诩还是找到了一位，就是杜弼。杜弼在去陇西之前就是个好学生，在陇西担任主记期间也没有荒废过经学；再加上他性格沉稳毅定，当老师再合适不过了。

等到这些事情结束以后，荀诩不得不再次面对那个他最不想面对的问题。出于个人感情，他绝不相信狐忠或者成蕃会是魏国的间谍；但从理性出发，他却不得不承认他们两个的嫌疑是最大的。这种矛盾的心情让荀诩变得很沮丧，他感觉到自己有一种超越挫折感的负面情绪。狐忠和成蕃后来又找了荀诩几次喝酒，都被他以工作为借口婉拒了。荀诩的专业是如何发掘别人隐藏的秘密，而不是隐藏自己的秘密。他可没有自信将这件事隐藏在情绪之后，然后泰然自若地与可能是“烛龙”的好朋友饮酒作乐。

姚柚禁止他对李平、狐忠和成蕃进行直接调查，荀诩只能派裴绪针对他们近期来的举动与接触到的人进行间接调查，派人长期监视丞相府和四个城门，并尽量搜集任何来自于这三个人的公开信件、通告、训令等，并把这些交给新任军谋司司丞杜弼进行分析。

杜弼曾经与狐忠接触过。身为军谋司的前任从事，狐忠在礼节上得为新任司丞道贺。于是杜弼被狐忠邀请去吃了一顿饭，畅谈了一夜。杜弼回来以后对荀诩表示，如果狐忠是烛龙的话，那他几乎可以说是全无破绽——至少杜弼没有觉察到任何。

荀诩听到以后，只是苦笑着摇了摇头。他也曾经跟成蕃的一个朋友旁敲侧击的问了几句，结果除了一大堆醋坛子成夫人的花边新闻以外也一无所获。

在一次例行会议上，裴绪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徐永其实是一个伪装的间谍，是魏国故意派来提供假情报给我们，企图以此来使我军高层陷入内

乱？”

“那徐永本人呢？如果他的目的达到，我们也就发现他的谎言。”

“他也许是个死士。”

“坦率地说，这是我最希望见到的结果。”荀诩回答。这样一来无论狐忠还是成藩就都是清白的了。他看看杜弼。后者摇了摇头，表示对他的轻率发言有些不满。一名优秀的内务人员不该有这种先入为主的念头。

“不要因为你的人际关系而导致无谓的偏见。徐永已经被证明过是可信的了。”

“我知道，我只是说这是最希望见到的结果，可没说这是最让人信服的结果。”

杜弼这才露出一丝笑意，短短几天功夫，他已经把自己的角色从间谍顺利转成了军谋司司丞，而且做的要比前任要好的多。

在这一段时间里，荀诩的主要工作就是调来狐忠与成蕃的履历逐一审阅，看其中是否有存在可怀疑之处。这不是件容易的工作，荀诩与他们认识已久，回顾这些履历等于是在回顾他们的友情发展史，这总让荀诩感觉到心痛。他不得不强迫自己用完全客观的第三者眼光去审视，经常搞的精疲力尽。

狐忠今年三十五岁，生于汉建安元年，籍贯是巴西阆中，父母皆为平民。建安十八年，他在雒城担任刘璋之子刘循的近侍书吏，恰好赶上了刘备入川攻打雒城。等到次年雒城被攻破以后，狐忠随一大批低级幕僚投降，被收编入时任荆州从事的马谡麾下。建兴三年诸葛亮南征，马谡受命将旧情报机构“军情督馆”改组为“司闻曹”，补充了大量人才，其中就有狐忠。狐忠首先担任的职务是司闻曹军谋司的成都留守。两年后，丞相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汉中，于是狐忠随同整个司闻副曹也

来到了南郑，后因表现优异而逐渐升任到军谋司从事；建兴八年，中都护李平进驻南郑，狐忠被丞相府抽调去担任李平参军一职至今。

成蕃今年四十一岁，生于汉初平元年，籍贯是巴郡江州，出身是当地大族。建安十年他担任刘璋梓潼令王连手下亲兵伍长，历任曲长、屯长。建安十八年刘备入川时，王连闭城坚守不出，当时成蕃担任的是梓潼城西门城尉。益州平定以后，成蕃则一直以王连部曲身份随侍其左右。建安二年王连病卒，其丞相长史的职务被向朗接替，成蕃也被分配到向朗手下任裨将军。建兴五年，丞相府迁往汉中，成蕃随同向朗来到南郑；建兴六年，向朗因为包庇马谡逃亡被贬回成都，成蕃也被株连，降职为南郑戍城尉；建兴八年，中都护李平进驻南郑，成蕃被丞相府抽调去担任李平督军一职至今。

核对这两份简历花掉了荀诩整整一天时间。看完以后，荀诩觉察这两个人的履历有两个共同点：他们都是益州人；而且都曾经在刘璋的手下任职，并以降人身份归附昭烈皇帝刘备。

荀诩知道，虽然如今蜀汉官僚机构内部并无显著的地域偏见，但“前刘璋降官”和“昭烈旧部属”的官员之间总有那么点隔阂，这种隔阂甚至有时候会影响到人际关系和升迁仕途。李平（严）尽管是南阳人，但他是以刘璋的护军身份投降的刘备，对同为刘璋旧部的益州人应该更有亲近感。

还有一件事始终让荀诩觉得很奇怪，那就是狐忠与成蕃调任为李平幕僚的理由。档案上只是简单地写着“补阙”，不能说明什么。根据徐永的供词，郭刚在得知李平调入汉中以后就立刻让“烛龙”接近李平，配合邓先进行疏浚工作。换句话说，如果他们其中之一是烛龙的话，那么一定曾经主动要求——最起码表现出过姿态——调去李平身边充当幕僚。

他按照这个想法去调查了一番，结果一无所获。至少在官方文书上，狐忠与成蕃都是被动接受调令，没有表现出任何主观意愿，看上去好像是被随意挑选出来的一样。

“不行，我得去丞相府核实一下。”

荀诩想到这里，“忽”地站起身来。他手里的人事档案只是抄本，所以只有文字记录而无印鉴痕迹。调令既然是从丞相府发出，那么在丞相府的辅官台内一定收藏着档案原本，上面有每一次人事变动时各相关部门的印鉴，能清楚地反映出行政运作过程。

于是荀诩把两本档案搁回到书架上，揉了揉酸疼的眼睛，长长地打了一个呵欠。此时夜色已深，荀诩从旁边的柜子里取出一件黑色布袍披在身上，随手用铜帽压灭蜡烛，转身离开屋子。

今晚月色很好，天空没有一丝杂云，清冷的月光毫不保留地投射下来，整个南郑城象是被罩上了一片雪色，人走在大道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远处百步以外的景色。全城此时已经陷入了沉睡般的安静，唯有丞相府前还悬挂着两盏醒目的八角灯笼，自从诸葛丞相搬来汉中以来，这两盏灯笼从来不曾在夜里熄灭过，几乎成为南郑城最为醒目的标志。

荀诩到达丞相府门口以后，首先注意到的是拴在府门右侧拴马柱前的一匹马。借着月光，他可以看到这是一匹良种青骢马，鬃毛梳理得整整齐齐，从青皮质地的辔头与滚金马鞍来看是属于相当有地位的人。

“这么晚居然还有人来？”荀诩一边侧过头去端详着那匹马，一边走进丞相府。

辅官台位于丞相府大院的深处，这里是存放各级官员人事档案的地方，安静无声。只有汉军大胜或者打败的时候，这里才会热闹那么一阵子，平时则是人迹罕至，连通往入口的小径两侧的野草都比别处高出半分。

辅官台值班的是一个在战争中残废的士兵，他只有一只手和一只眼。荀诩进来的时候，他正站在门口站岗，虽然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他的站姿仍旧无懈可击，荀诩还没靠近，这名士兵已经觉察到了他，伸出手来横在那里，大声叫了一声：

“口令！”

“光武。”荀诩报出口令，然后说出自己的身份。士兵这才把他仅有的一只手放下，恭敬地说道：

“得罪了，大人”

荀诩“唔”了一声，然后开门见山地说：“我需要查阅一下档案。”

“您的批文，大人。”这名士兵在行伍中显然受到过很好的训练，每一句话后面都带着一句响亮的“大人”。

“靖安司的官员有特权随时查阅档案。”荀诩不太高兴地晃了晃自己的令符，这名士兵显然是新来的，还不太懂规矩。

士兵接过令符来仔细看了一下，才意识到自己弄错了。他有些发窘，红着脸把令符交还给荀诩。

“对不起，我弄混了，大人。”

“呵呵，难道还有别人来过这里？”



“是的，就在刚才不一会儿。大人。”

荀诩一听，目光一凛，他立刻联想到丞相府门口拴的那匹马。

“是谁？你还记得吗？”

“中都护李平的参军狐忠。大人。”

士兵的话让荀诩的神经一下子象被鞭子猛抽了一下，原先那点困倦全没了。狐忠在这深更半夜来到辅官台做什么？难道是要掩盖他档案上的线索？

想到这里，荀诩命令士兵立刻把门打开。士兵有些迷惑地掏出钥匙打开门，荀诩冲进屋子里去直接扑向名录簿。他让士兵点起一根蜡烛，然后从名录簿找到狐忠的名字与归类号，再按照归类号从其中一个书架上找到了狐忠的档案原件。

他颤抖着双手把档案打开，发现里面没有涂改的痕迹，页码也没有缺少。荀诩这才如释重任地松口气，他心中感觉到很庆幸，至少现在不能证明狐忠是烛龙了。荀诩现在的心态很矛盾，一方面他努力想弄清楚他们两个人之中到底谁是烛龙，另一方面却又不希望答案过早出现.....

“狐大人进来的时候，你知道他查的是哪一份文件吗？”

“唔.....”士兵皱着眉头努力回忆，不太确定地指向其中一堆，“大概就在那一堆里吧。”荀诩快步走过去抱起那堆文件——翻看，这是新晋官员的档案群，所以单独归为一类。如果说这里有狐忠感兴趣的东西，那只有一份。

新任司闻曹军谋司司丞杜弼的人事档案。

荀诩想了半天，也想不出狐忠对杜弼为什么有这样的兴趣。他决定先行搁置，把此

行的正事做完。他转身查出成蕃的档案原件，和狐忠的一起摊到一处平坦的地方，就着一盏小烛灯艰苦地一字一字读起来。

在狐忠的调任都护参军令上，荀诩发现了一枚私印。这印鉴并不大，在一群硕大鲜红的官印之中并不显眼，上面是两个古朴凝重的篆字“诸葛”。但荀诩知道这个印的份量，这实际上代表着诸葛丞相的意见，比一万枚司闻曹的官印都管用。看起来狐忠的调动是由诸葛丞相亲自点派，目的大概是用优秀人才来安抚李平的不满情绪吧。

而成蕃的调任都护参军令就没有诸葛丞相的私印。不仅如此，他的档案里还出现了一些其他值得玩味的东西。荀诩在检查调令上的官印时，发觉考课曹的印痕盖过了中都护印；这是一件相当奇怪的事情：按照一般程序，被调动者的调令要先经过掌管人事的考课曹盖印入册，然后才由接收部门盖印接收。而现在成蕃的调令居然先盖李平的中都护印，然后才盖上考课曹印。这虽然不能说明成蕃主动要求调动，至少证明这其中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奥秘。

荀诩示意士兵可以将灯移开了，然后他站起身来，拍了拍有些酸麻的大腿，将两份档案搁回到书架上。

现在看来，成蕃的嫌疑陡然增大了许多。

荀诩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两个朋友无论谁是潜藏的老鼠，对他都将是一次打击。

从辅官台走出来以后，荀诩看看天色也已经相当晚了，差不多该回去睡觉了，明天还有许多琐碎的会要开。根据姚柚的指示，李平与烛龙的事只限他、杜弼与裴绪三个人知道；因此荀诩在给部下分派任务的时候，都得绞尽脑汁斟字酌句，既要让他们领会任务意图，还不能让他们明白任务真相。

他沿着来时的小路走出去，一边走一边低头沉思，对拂身而过的夜风与桑树叶的淡薄香气浑然不觉。不知不觉中，荀诩已经走到了丞相府的大门口，门外两个八角大灯笼明亮依旧。

“孝和！”

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背后响起来，荀诩连忙回过头去，却赫然发现成蕃从另外一个方向走来，正冲他高兴地挥舞着手臂。

荀诩全身的血液骤然凝固，他没想到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碰到这个人。所幸荀诩是一名训练有素的靖安人员，他很快调整了一下呼吸，把自己的微妙表情隐藏起来。

成蕃没有——或者装作没有——觉察到荀诩异样，乐呵呵地走到跟前，亲热地伸出大手拍了拍他肩膀。

“这么晚了，孝和你跑到丞相府做什么？”

“噢，忙些司里的事情……好久不见了。”

“就是，就是。我们都多长时间没一起喝酒了。你那个靖安司好像天天加班，汉中最近‘老鼠’成灾了吗？”

面对成蕃的这个很“应景”的笑话，荀诩只能尴尬地笑了笑，把话题岔开：“别说我，你这么晚到这里来又是做什么？你老婆不会骂你么？”

“嘿嘿，我也是有正事……这事明天才会正式公布，现在我偷偷告诉你，可别先泄漏哟……哎，反正你就是管这个，不妨事。”成蕃眯起眼睛，摆出一幅神秘的表情。荀诩知道他很享受告诉别人秘密的乐趣，于是就配合着问道：“是什么？”

成蕃兴致勃勃地说：“刚从前线来得战报，我军在陇西打了一个漂亮仗！”

“哦？怎么回事？”荀诩闻言一喜。今天是四月二十日，距离大军出征已经月余。他一直忙于调查，没有刻意留心过前线的战况。

“嘿，上个月曹真不是死了吗？魏国从南边调来司马懿当统帅。这家伙是个废物。丞相先是佯攻祁山，结果司马懿中计，率领主力部队前往救援；丞相声东击西，转过头来偷袭守备空虚的上邽城，在四月九日大败郭淮与费曜的上邽守军。趁司马懿回军之前，咱们汉军把上邽城周围的麦子差不多都割完了，哈哈。”

“没拿下上邽吗？”荀诩问。

“这孝和你就不懂了。郭淮在上邽城经营了那么多年，哪儿那么容易打下来，何况司马懿的部队也差不多赶回来了，若是轻易攻城，只怕是两边都不讨好。”成蕃得意洋洋地教训了一番荀诩，然后继续说：“现在两军都正依着秦岭天险对峙，估计会演变成持久战。李都护连夜召我们过来，就是为了讨论如何为持久战做好后勤准备。”

“我们？狐忠也来了吗？”

“对，不过他已经先行离开，赶去军技司了。装备了木牛流马的运补队已经进入最后的调试阶段，他得去盯着点，这可关系到我军补给的成败呐。”

听成蕃这么一说，荀诩有点想起来了。前两天裴绪也交给过他一份公文，是军技司譙峻发出来的，要求靖安司派人参加“木牛流马”的列装审核工作。自从弩机失窃事件发生以后，军技司比以前合作了不少，每一项新成果都会主动要求靖安司进行审查，以免再次出现泄密。荀诩自己没时间，就让裴绪去处理这事。

成蕃看看天色，忽然不太不好意思地抓抓头，道：“哎呀，时候也不早了，我得回去，不然老婆又要那什么了……等各自忙完这段时间吧，我弄到一坛上好的青稞酒，是一个羌人酋长送我的，就等着跟你与守义喝呢。”

“事情结束以后，希望到时候咱们三个能凑到一起，好好喝上一杯。”荀诩一语双关地回答，同时心里一阵酸楚，不知是否真的还有此机会。

成蕃用力挥动了一下手臂，转身离去。刚走出去几步，他忽然又扭过头来，象是忽然想到了什么，皱起眉头歪着脑袋说：

“我说孝和，你今天看起来很怪呐。”

“错觉吧？”荀诩勉强挤出几丝笑容，反而更显得奇怪。成蕃眯起眼睛端详了他一番，一拍巴掌：“一定是加班加得太多了！我早说过，工作和酒不一样，工作会伤身。”

“难道酒不伤身吗？”

“酒虽然也伤身，可喝的时候高兴。你工作时候有这么开心么？”

“没……我目前的工作并不让人感到开心。”荀诩表情一下子变得黯淡。

“呵呵，所以，多注意点身体！”

成蕃似乎什么都没注意到，他习惯性地捋了捋自己浓密的胡子，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出了丞相府的大门。荀诩自己在原地孤单地静立了一会，然后一言不发地离开。大门前那匹青骢马已经不见了。回到道观之后，他找到正在值班的裴绪，对他说明天的军技司审核我会亲自去。裴绪问他为什么，荀诩笑了笑，回答道：“我需要一

次‘巧遇’。”

现在成蕃的嫌疑上升，就意味着狐忠的嫌疑下降，荀诩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去接近狐忠一探虚实。当然，名义上他是去“参加”军技司的技术审查，会‘巧遇’到狐忠，并不算违反姚柚的禁令。

荀诩还顺便将成蕃调任督军的文件疑点告诉裴绪，让他去设法接触一下当时负责这件事的官员，看能不能探谈听出什么。

到了第二天，荀诩早早就赶去了南郑“顺天”粮草场。那里是南郑最大的一处粮草储存基地，汉军从南郑到祁山的漫长补给线就是从这里起始。每天都有大量补给物资从各地集中于此，然后编成车队运往前线。

一进场子，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两百多辆木轮推车，它们整齐地摆列在宽阔的晒谷场上，密密麻麻。这些木车造型与普通推车迥异。每一辆车旁边都站着几个穿着素袍的民夫；还有几十名穿着黑袍的军技司技术人员在车队之间来回走动，并不时停下来用随身携带的工具敲打木车。

忽然在他头顶传来一个并不怎么热情的声音：“荀大人，怎么今天您亲自来？”荀诩循着声音抬头去看，看到军技司的司丞譙峻站在一个木架搭起来的高台上朝下看来，右手拿着好几片竹简，左耳上还夹着一支狼毫毛笔。

虽然荀诩和譙峻同在南郑，但彼此有一年多没有见过面了。后者象鼯鼠一样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军技司的那个山洞里，很少走出来，长期不见阳光的皮肤看起来有些苍白。而且近两年这位老人还多了一个怪癖，就是绝对禁止将山洞的通风口打开，以至浑身散发着发霉的味道。

“谯大人，别来无恙？”荀诩拱了拱手，然后顺着阶梯也爬上高台。高台上只有谯峻一个人，狐忠还没来。

“嗯哼。”谯峻从鼻子里哼了一声，也不看荀诩，自顾取下左耳的毛笔在竹简上画了几道谁，然后提高嗓门冲下面的部下呵骂几句。

荀诩看着台下这些造型特异的木车，好奇地问道：“这玩意儿就是军技司的新成果？”

“是木牛流马。”谯峻严厉地纠正荀诩的话。

“好，好，木牛流马……它们跟一般的车子比什么突出之处吗？”荀诩第一句话就惹恼了这个古怪的老头子，于是赶紧投其所好地问了一个技术性问题。

看得出，谯峻对这个问题很满意，他的脸色稍微缓和了一点，转过脸来反问荀诩：“我军北伐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补给。”

“不错，我军以往北伐一直被粮草的运输问题困扰，因为一般人力车和畜力车无法适应山地地形，效率太低。”说到这里，谯峻遥空一拜，表情变得颇为恭敬，“在诸葛丞相的指导下，我们军技司在两年之内研发出了为适应西北险峻山地而设计的特种车辆，这就是“木牛”与“流马”。”

“他们能改善运输效率？”荀诩小心翼翼地问。

“不是改善，是大幅改善！”谯峻叫道，飞快地从旁边拿起一卷素绢摊开给他看：

“你看，这是“木牛”的设计图。它以普通双轮架车为底盘，创造性地加装了一个

牛头形前辕，可以在险峻山路和栈道行走时有效地保持平衡；一辆木牛的载重量达到了十石，且只需三名操作者，比起传统双轮架车效率提高了三成多。”

然后他又展开另外一幅绢图：“而“流马”在设计上则强调速度，一般用于紧急运输的场合；它前置单轮，轮上托板与两支前推手柄经过了优化，以巧妙的连接在一起，既减轻了车子本身重量，又加强了平衡感，只需要一个人即可推走，载重量最高达到八石。”

譙峻说完把图纸卷起来，把荀诩拽下高台。两个人走到一架木牛跟前，用笔杆敲了敲把手与托面之间的关节。荀诩注意到那关节处被一圈铁圈套住，外表擦得锃亮。譙峻拍拍车身，得意洋洋地说：“我们在木牛流马的关键部位以铁制枢节代替木制枢节，并简化了车身结构，这让“木牛”与“流马”在满负荷的状态下每二百里、一百五十里才需要检修一次；旧式轮车往往每走五十里就不得不停下来修理。跟木牛、流马相比，那些车子就好像纸糊的一样。”

譙峻兴致勃勃地一边左指右点一边从嘴里吐出一大堆数据和专业术语。他旁边的荀诩只有点头的份儿，一点都插不上嘴。等到他停止说话，荀诩才用外行人的口吻总结说：

“总之，会比以前运送的更快更多，对吧？”

“那当然。比起那些只知寻章摘句的书虫们，我们才是汉室的基石。”

譙峻神气地点了点头，看得出他对此十分自豪。他有一位族侄譙周，在朝廷内担任劝学从事，是益州有名的经学大儒；叔侄两个彼此都看不顺眼，互相指责对方是搞奇技淫巧的工匠和腐儒，这故事在蜀汉内部流传很广。



荀诩耐着性子听焦峻说了好长时间，才从这个老人强烈的技术表现欲下解脱出来。他左顾右盼，发现已经过了差不多半个时辰，现在木牛方阵已经完成了出发前的检修工作，开始装运粮食了。许多赤裸着上身的民夫扛出一袋袋粮食、蔬菜与腌制好的肉条，把它们搁到木牛车上，再用麻绳捆缚好。

可狐忠到现在还是没有出现。

“焦大人，狐参军呢？我记得他今天也应该到场的吧？”

“噢，他已经出发了。”

荀诩大吃一惊，“出发？他出发去哪里？”

“当然是前线。”焦峻漫不经心地回答，他很少关心技术以外的事，“昨天晚上第一批两百五十台木牛的运补队已经上路了，军情紧急啊。这是木牛首次投入实战，李都护特意派了狐参军随队押粮。”

“那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理论上一个月就可以回来了，但前线情势瞬息万变，谁能说的准。也许明天诸葛丞相就打进了天水，到时候补给线更长。”

荀诩呆呆地看着一辆一辆满载的木牛车被民夫推出校场，掀起阵阵烟尘，心里说不清楚是庆幸还是遗憾，或者两者兼有之吧。突然之间，一个念头电光火石般地闪入他的脑海：

“李平为什么特意要把狐忠调出去？”

## 第七章 疑团与疑窦

尽管刚进四月，汉中的正午已经开始显示出夏日的威力。钟泽率领着手下的十六名汉军士兵排成两列纵队沿着尘土飞扬的土路向东缓缓而行。烈日之下，他们口干舌燥，而且士气低落，垂头丧气，仿佛打蔫的麦穗一样。

其实钟泽和他们一样无精打采，但不能表露出来。他是一名都伯，他的工作就是带领这支小分队完成上头交代下来的每一项任务。因此钟泽不得不强打起精神，呵斥那些情绪低落的士兵，督促他们加快速度前进。

钟泽原本只是一名什长，手下有十个人。他认为差不多这就是自己领导能力的极限了。不过在战争年代，没有什么极限可言。钟泽所在的小队做为高翔将军的直属部曲参加了第四次北伐战争，并一直战斗在最前线。在四月十一日的大战中，蜀军彻底击溃了司马懿的中军，获得前所未有的大胜。这场胜利让整个祁山战局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在这场战斗中，钟泽所属的小队是最先与敌人接触的，损失相当惨重，伤亡超过了八成。

按照蜀军编制，一队编有五十人，分属五个什，每什十人。战斗结束时，指挥小队的都伯以及其他四名什长全部阵亡，于是钟泽做为整个小队幸存下来的最高长官，临时接手了这个只剩下十六个人的队伍。

后方新补充的兵力还没有到，于是富有同情心的指挥官将这支已经丧失战斗力的队伍撤出了前线，临时编成负责粮道畅通的巡逻队并分配到了武都附近。

“再快一点！不要让我的脚踢到你们的屁股！！”

“别走的象个娘们儿！你们这些死猴子！”

钟泽高声喊道，长官的呵斥促使这些疲惫的士兵加快了脚步。他们负责的巡逻区域一共有三十里长，每天在这条线上要折返好几次。钟泽知道，等到新的兵员补充入建制以后，整个队伍会重新被派往前线，而这十六名老兵将会起到骨干作用；所以他得能让这些家伙随时保持良好状态，既要勇敢又要有运气。

那些勇敢但运气太坏的人都已经死了。

这时候，钟泽看到远处传来一串急促的马蹄声。他立刻下令士兵们散开队形，以便应付可能的突发事件。很快马蹄声接近了，钟泽眯起眼睛手搭凉篷，看到来者只有一匹马和一名骑士，骑士穿的是便装，但马匹的额头挂着一个醒目的铜束。

“一名信使。”钟泽心想，同时伸直右臂挥动几次，示意来人停下来。他有权检查除了御用信使以外任何从这条路上经过的人。

骑士乖乖地拉住了缰绳，马匹精确地停在了距离钟泽五步开外的地方，钟泽甚至能感觉到马喷出来的热气。

“请出示你的名刺。”

骑士从怀里掏出自己的名刺，还顺带交给他一份公文。钟泽接过来仔细看了看，眉毛不禁挑了起来。名刺和公文显示，这是一位来自汉中丞相府的高级官员。

“可是……您的车队……”钟泽朝他的身后望了望，疑惑地问道。根据公文内容，他应该是押运着一队粮草车辆前往前线的。

“哦，是这样。”骑士解释说，“我有紧急公务要去大营。于是就先行离开了。我的车队大概在后面二十里，他们有妥善的护卫。”

钟泽摘下沉重的头盔，这样视野会好一点。他朝骑士来的方向望了望，远处的路被灰黄色的山坡遮住了视线，但他仍旧可以分辨出浮在半空的一层浮尘，浮沉底下应该就是运粮车队的所在。于是他点了点头，将文书与名刺交还给骑士。

“祝你好运，大人。”

骑士接过文书，却没有立刻抖抖缰绳离开。他在马上居高临下饶有兴趣地端详了一下钟泽，忽然开口问道：“你之前是在哪个部队？”

钟泽虽然觉得有些诧异，仍旧毫不含糊地回答道：“隶属高翔将军部曲，大人！”

“在那之前呢？”

钟泽皱了一下眉头：“黄忠将军，大人！”

“果然我没有猜错，呵呵。”骑士指了指他的脖子，钟泽一下子就明白了。

提到蜀汉的精锐部队，人们往往会想到中虎步兵营、无当飞军。但在这两支部队产生之前，已故的黄忠将军手下曾经有一支名声赫赫的部队，叫作推锋营。推锋营的编制共计有三百人，其成员都是经过层层选拔的骁勇之士；他们全部在脖颈右侧刺以三条虎纹，以示与其他部队的区别。这支部队一直追随着黄忠参加了入蜀与汉中争夺战的一连串作战，担任中坚突击力量。他们最辉煌的战绩是在在定军山击毙了曹军大将夏侯渊，并因此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以及猜忌——推锋营的强烈个性以及过于团结的精神都不招人喜欢。

建安二十五年黄忠将军去世，军方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借口。于是做为一个建制的推锋营不复存在，所有的成员都被强行拆散分配到了诸军之中，钟泽就在那个时候以伍长身份调来了高翔将军麾下至今。这名骑士居然能从他的纹身推测出他的身份，

相当不简单。

“没想到居然会在这里看到前推锋营的勇士，真是没想到啊。”骑士笑道。

钟泽没想到还有人记得推锋营，心里不禁有些感动。他当时只是推锋营的一名普通士兵，但始终以此为荣，推锋营的人都有着强烈的自豪感。他现在右侧肩头还留有一条伤疤，是做为推锋营战士在定军山上留下来的。

“现在推锋营的人还有多少？”

“就我所知，应该只有五十人不到。”

“唔，你身后那些家伙呢？”

“他们不是，但是他们和推锋营一样棒。”钟泽对骑士的这种盘问有些不耐烦，这实在不象是一名紧急信使的风格。骑士大概也注意到了，他笑了笑，把身体挺直，双腿再度夹紧了马肚子。

“你的名字，什长。”

“钟泽，我现在是都伯，大人。”

“很好，钟都伯，那么我告辞了。”

说完这句话，骑士一抖缰绳，马匹嘶鸣一声，从钟泽旁边一尺远的地方与他擦身而过，朝北方奔去。马蹄掀起来的烟尘有一半都落在了钟泽灰棕色的皮甲上面。等到马匹远去，莫名其妙的钟泽拍了拍甲胄上的土，重新把头盔戴起来。

他转过身去，示意整个队伍继续出发，远处二十里有蜀军的运粮队，他们必须赶过

去加入到护卫行列。钟泽并不是一个心思缜密的人，这个奇怪的骑士只在他的脑海里停留了一小会儿，随后就被其他事务淹没了。钟泽完全没有意识到在后来的某一个特定日子里，他指挥的这支小队会成为旋涡中的关键棋子。

钟泽知道的太少，而靖安司知道的则太多，所以后者比前者要痛苦的多。

狐忠的突然离开让荀诩有些手忙脚乱，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才好，他第一时间找来了杜弼和裴绪。目前在整个司闻曹中，除了姚柚，知情者只有他们三个。

荀诩将最新的情况简要地汇报了一下，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张公文的抄件，拿给杜弼和裴绪传阅，并加以说明：“这是我今天从粮田曹那里弄来的调令抄件。命令狐忠提前一天押送粮草出发的人确实是李平。”

“这意味着什么？”杜弼问。

荀诩回答的很坦率：“我不知道。”

“这是否意味着狐忠就是烛龙？”裴绪听完荀诩的讲述，不太自信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他的匆忙离去也许是一个李平即将叛逃的信号。”

荀诩断然否定了这个推测。

“这个理论说不通。策反敌国高官是一件难度极高的事情。一般来说，被策反者只信任与他长期接触过的策反者，并建立起一种无可取代的紧密关系，任何更换或者变动都会导致前者心理上的失衡，以致策反工作前功尽弃。在李平叛逃前夕把‘烛龙’派出到外地去，这不可想象。策反者始终要在被策反者侧近，给予其安全感，这是策反的一条基本原则。”

“那么只剩下另外一种解释。李平想把狐忠调开，是认为他妨害到整个叛逃计划的展开……呃……难道说，烛龙其实是成藩？”裴绪搔搔脑袋。。

荀诩摇了摇头，嘴唇抿的很紧，右手缓慢地搓着下巴。

“在缺乏确凿证据的时候，还是不要乱下轻率结论的好，免的让我们先入为主。”杜弼提醒了一下裴绪，然后把视线投向荀诩：“那么成藩和李平的动静如何？”

“两个人目前都还在南郑城中，没有特别显著的动静。”

杜弼忽然想到了些什么，他对裴绪说：“听说你对地图颇研究是吗？”裴绪谦逊地点了点头，对自己的这一专长毫不隐瞒。

“这么说汉中地区的地图你全部都很熟悉喽？”

“不错。”

“那么以你的看法，李都护如果要叛逃，他会选择哪一条路线前往魏国？”

裴绪用手指按住太阳穴思考了一下，起身说：“请少等一下。”随后他从邻屋书架上取来一张画在绢纸上的地图，三尺见方。裴绪把地图平摊在一个铜盘上，拿两尊烛台压住两个角，用毛笔的笔杆在上面一边笔划一边说：

“唔……基本上一共有三条路径可以选择：一是从褒秦道北上走绥阳小谷，但这条路比较险峻，而且靠近战区，实在危险。再者说，两年之前靡冲逃亡选择的的就是这一条路，魏国不大可能再冒一次风险。”

杜弼看了一眼荀诩，那是他的杰作。

“第二条路是从斜谷、大散关入陈仓。这条路的优点是路途短，陈仓的魏国守军可以随时进行接应。不过这两处地方属于军事要地，我军布防十分严密，不大容易通过。现在接近雨季，斜谷也可能会变的难以通行；我想你们都知道一年前曹真在子午谷的窘境。”

“那岂不是说，整个北部都……”杜弼曾经从天水逃亡回来过，对于秦岭两侧的地理环境很熟悉。

“不错，以我的估计，李都护的逃亡——我是说如果——很可能会选择西南方向。”

“西南？”荀诩趴到地图上一看，指着纸上的一块说道：“难道这里是？”

“沿汉水向西南方向走，绕过防卫严密的城固，循西乡一线进入位于魏国边境的石泉。这从目前来看是最有可能的逃亡路线了。路途短，比较好走；更重要的是，我军在汉中的布防北密南疏，利于钻空子。等到他们抵达石泉，可选择的路线就很多了，可以继续东进去上庸，也可以北上循子午谷直接去长安，无论哪条路线都在魏军控制之下。”

他们三个都不知道，当年靡冲就是沿着这一条路线潜入蜀国的。

“看来我们对南郑南门与东门的监视要格外重视才行，外围的西乡等关隘也要提高警卫级别。”荀诩很快得出结论。

杜弼表示赞同：“目前虽然仍旧无法确认烛龙的身份，也不知道李都护是否真的打算叛逃，但预防万一呐。”

“最头疼的是，这些行动不能搞的动静太大。既得让底层执行者切实执行，又不能



被李都护发觉我们的真实意图——他现在可是南郑的最高行政长官——训令和公文该怎么起草，就有劳军谋司的人了。”

荀诩一边说着一边拍了拍杜弼的肩膀，文辞修饰上的花样他一向不在行。他很乐意在这方面暴露自己的无能，然后把工作甩给适当的人。

就在这个时候，门外忽然传来了一阵谨慎的敲门声。荀诩站起身，示意其他两个人将所有相关文书倒扣在桌面上，然后绕过一扇石制的隔音屏，把门打开。

站在门外的是靖安司的一名近侍，他的手里捏着一张铜制的腰牌。

“发生什么事了？我不是说过开会期间不允许任何人来打搅么？”

“是的，大人。但是有人找你。我无法拒绝他的命令。”近侍

“哦？”

荀诩接过铜牌看了一眼，把它随手别到了腰带上。他挥手让近侍退下，转回屋子里来对杜弼与裴绪说：“会议不得不中断了，紧急召见，我非去不可。”

“是谁？”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话题人物，李平李都护。”荀诩似笑非笑地回答。

房间里的其他两个人都带着不同的表情沉默下来。

这究竟是第几次进入丞相府接受南郑最高行政长官的接见，荀诩自己也说不清楚。以往拜访丞相府，他有一种回到家里的归属感和安心——如果蜀汉是家的话，那么南郑丞相府就是一位严厉而可靠的家长；但这一次当荀诩迈入丞相府大门的一瞬

间，他感觉自己身处敌境。

“也许烛龙就在附近某个角落里看着我。”

这样的想法在荀诩脑海里挥之不去，他不时不由自主地转动脖子，朝两边绿色桑树掩映下的窗户缝隙望去，这几乎成了强迫症。大军出征后的丞相府格外静谧，一半人员都与诸葛丞相随行，所以一路上荀诩几乎没有碰到什么人，只偶尔可见到身穿黑服的仆役抬着杂物低头匆匆走过。

## 第八章 疑窦与谋杀

李平的政室距离诸葛丞相的房间并不远，这是一间青砖灰瓦式的建筑，绝对面积甚至要比诸葛丞相的还要大。门口挂着一把束着黄色绸带的鱼纹铜剑，剑未开刃，但纹理与造型透着无比的尊贵，提醒路过的每一个人：房子的主人虽然目前只负责丞相府的后勤事务，但仍旧是一名皇帝亲自委任并掌管中军大权的“中都护”——这是李严在能力范围之内对诸葛亮做出的无声抗议。

荀诩一进展室的门，就看到李平端坐在房间正中。他身前的几案一尘不染，只摆着一副精致的茶具。各类文书与卷宗都拾掇的整整齐齐，与诸葛丞相杂乱的房间形成鲜明的对比。他的身旁还搁着一个煮水的小袖炉。

“荀从事，别来无恙？”

李平站起身来，客气地打了个招呼。荀诩从江东返回汉中的时候，就是与李平的军队随行，两人也算相熟。荀诩恭敬地还了礼，在李平的下首坐定。

李平本人的相貌就和他的字“正方”一样，一张国字脸敦实厚重，初次见面的人能

油然而生一股好感；他的语调和动作也都相当持重谨慎，给人一种强烈的内敛印象。荀诩两年前在江州初次见到李平的时候，对其第一眼印象也颇有好感。不过现在荀诩能够从这些刻意修饰过的表面形象觉察到一些值得玩味的东西。

“不知都护大人找我来，所为何事？”

荀诩开门见山地问道。李平呵呵一笑，举起身前的茶杯缓缓地啜了一口，这才悠然说道：“这次叫荀从事您过来，不为别的，是想知道一下关于那个内间邓先的事。”

他在撒谎。

荀诩看的出来，李平今天找他来肯定不会是为了这种事情——至少不完全是——关于邓先叛国的详细报告早在五天前就被送交了李平，就算是荀诩本人也不可能知道的比那份报告更多。

“大人是对那份报告的某些细节不太明白吗？”荀诩谨慎地做了一个防守性的回答，他还摸不清李平到底想要做什么。

李平露出一副痛惜的表情，摊开双手。

“在我的管辖范围之内居然出了这样的事情，真是令人遗憾。我自己也难辞其咎。所以我希望能多了解一下，好防止这样的悲剧再度发生。”

于是荀诩将报告复述了一遍，没有省略任何重要细节，也没有增添任何。

李平眯着眼睛聚精会神地听着荀诩的叙说，尽管他早已经知道内容，可丝毫没露出不耐烦的神色。等到荀诩讲完，他亲手将荀诩茶杯里的水续满。

“就是这样了，大人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您的报告很清晰，不愧是靖安司从事。”李平先是恭维了他几句，然后语气一转，“不过我对其中的一段还想了解的多一些。”

“是哪一部分呢？”

“就是关于靖安司发觉邓先叛国的方式。”李平看似漫不经心地说，用右手大拇指轻轻地摩挲着陶茶碗的边缘

听到这句话，荀诩心里突地一跳，暗想“果然问到这方面来了”。邓先的被捕是因为魏国流亡者徐永的举发，但徐永的存在属于高度机密，知情者只限于几个人。所以在递交给李平的报告中，荀诩进行了有意识地掩饰，将怀疑邓先的理由模糊笼统地解释为“靖安司相关人员的不懈调查”。

荀诩迅速调整一下思绪，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凭空杜撰的话就等于是欺骗上级，这个罪名是相当严重的；而如果说实话的话，将不可避免地刺激到李平和隐藏在暗处的“烛龙”，其后果不堪设想。

“都护大人，靖安司怀疑邓先并非源于一个渠道，而是对数个独立情报来源综合考察后得出的结论，所以很难用两、三句话解释清楚。”

李平见荀诩表情犹豫了一下，很理解地说道：“我知道，靖安司的情报制度很严格，这对你们来说很为难。毕竟有些渠道是不能对非高层人士公开的。”

荀诩从李平和蔼的语调里品尝出了不满，情报渠道当然是不能向非高层人士公开的，而李平是目前南郑的最高长官。这无疑是在暗示：荀诩如果拒绝回答，就会得罪一名位高权重的上司。

屋子虽然两面的雕花窗户都敞开着，空气仍旧变的稍微有些粘滞。荀诩慢慢地举起茶杯，优雅地品了口茶，好争取时间思考。当他把茶杯重新放在案面的时候，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

“是这样，都护大人。靖安司在调查邓先的最主要的一个情报来源，是来自于一名魏国情报部门的流亡者。”

“哦？流亡者？”李平听到这三个字后，身体不由自主地前倾，一直抚摩着茶碗的手停止了动作。来自魏国情报部门的流亡者，他知道这其中蕴涵的价值。

“这可真是个大收获，现在他就在你们靖安司的手里？”

“原本是的，不过现在这个人已经移交给了朝廷。”

荀诩的这句回答可以说是煞费苦心。从技术上来说，他回答了李平的问题，没有撒谎，但是实际上什么也没说；更重要的是，这句话还暗示流亡者已经归成都中央所有，身为丞相府代理的李平已经没有介入的权限；他不能继续追问流亡者的姓名、所在地以及靖安司到底从他嘴里撬出多少情报——那已经属于中央事务了。

宦海沉浮多年的李平准确地捕捉到了这句话背后隐藏的寓意，他白皙的脸上平静如水，缓慢地将两只手掌在合拢在一起，淡淡地说道：“原来是这样，贵司的效率确实值得钦佩。”

“都护，请您放心。邓先只是魏国发展的一条单线，靖安司相信您和您其他幕僚在这件事上都是清白的。”

“哦。呵呵，我也得负起失察之责。”

“请都护大人不必如此自责，邓先能泄露的机密很有限，我军损失没想象那么大。”

“这全是贵司不懈努力的结果，诸葛丞相手下果然尽是蜀中的精英。”

荀诩抬起眼直视着李平，在对方眼睛里他看不出什么波动。他想试探一下，但最后还是和着口水咽了下去。现在还不是试探的时候，不能让李平觉察到一丝靖安司对他的怀疑。事实上，靖安司处于一个很弱势的地位，他们面对的敌人是目前汉中的统治者，而手里的武器就只有一则未经证实的证词。

接下来的话题轻松了不少，基本可以归为闲聊一类。李平向荀诩介绍了他对饮茶的心得，还推荐他去品尝一下屏山与蒙顶茶叶的区别。荀诩谦逊地聆听了这位上司的讲解，还欣然接受了一封茶叶做为礼物。大约过了半个时辰，荀诩带着茶叶起身告辞，李平热情地把他送到了丞相府的门口。

荀诩回到“道观”以后，杜弼和裴绪都急忙赶过来问他究竟与李平谈了些什么。荀诩将茶叶丢在书架上，洗干净手，这才悠然转身回答道：

“喝茶，还聊了其他一些事情。”

四月二十日，荀诩照例前往靖安司在南郑城外围的暗哨巡视。

会见完李平以后，他和杜弼都认为这从一定程度上暴露出了李平的焦虑：邓先已经的消息源也会把他自己暴露——如果这位都护大人真的有什么不可告人秘密的话。结论是，靖安司必须进一步加强对李平、成藩以及狐忠三人的监视，一直维持到诸葛丞相返回汉中。

不过目前来看，这个目标还是遥遥无期。祁山战线目前陷入了胶着状态。司马懿自

从四月十一日遭遇到惨败后，一直龟缩在上邽城内；诸葛丞相虽然占据了优势，但一时也无法撼动上邽坚硬的墙壁。郭淮在前一年的战备工作现在显出了效果。（讽刺的是，这些战备成果部分要归功于主记“陈恭”。）

靖安司在南郑城外围的暗哨一共有二十六处，全部设置在南郑城周围十里以内的各处交通要冲与隐秘小路，日夜监视。这是一件艰苦且乏味的工作，而且靖安司没有那么多人手，不得不延长换班间隔，所以监视者的士气十分成问题。荀诩不得不经常亲自出去巡视，以保证南郑附近不出现盲区。

现在荀诩前往的这一个哨所位于南郑西北部的一个山丘之上。山丘南侧的坡势平缓，被一些暗黄暗绿色的苔藓和灌木覆盖，坡下就是通往祁山前线的一条要道，土黄色的路面一直延伸到远方的秦岭。哨所就设在坡顶一处石凹坑里，视野非常开阔，天气好的时候能监视到大路前后三里多的动静；但是坑地凹凸不平，满布坚硬石块，让藏身于此的监视者很难受。

现在在此地执勤的是一个年近五十的老人，是从前线退役下来的伤残老兵。根据裴绪的判断，最有可能的逃亡路线是在东南一侧，所以在北方靖安司并没有安排太多人力资源。

荀诩绕到了山丘的另外一侧，将坐骑系到了一处树桩上，然后拿着两块腊好的猪肉与一皮囊米酒朝哨所走去。对于这些监视者来说，这些犒赏比领导的鼓励更加亲切。

“大人。”

监视者听到荀诩上来的声音，从凹坑里费力地扭动身体要转过来。荀诩做了个手势让他别动，猫着腰也跳进坑里，把酒肉搁到一副破旧的浅蓝包袱皮上。那包袱皮上

洒着几片干粮残渣，显然这是监视者赖以生存的口粮。根据监视条例，监视期间禁止使用炉灶，于是他们只能吃冷食。

“监视情况如何？”荀诩问道。

“一切正常，未发现任何可疑的人。”

这回答早在荀诩预料之中，这条线是重点粮道，一路上巡逻队极多，并不受秘密行动者的青睐。他又问了几个例行问题，抚慰了监视者一番，然后起身离开。今天他还有六个哨所要巡视。

就在这时，监视者的眉头一皱，头猛然甩向左侧。荀诩连忙循着他的视线朝着路的南边望去，看到一队车队正从远方缓缓蠕动而来，车队前方悬挂着一面黄色镶黑的三角军旗，显然是运补车队。

现在汉魏两军在前线处于对峙状态，后方补给的压力陡然增大。每天都有大批装载着粮草的粮车从南郑开往祁山前线，这没什么好值得注意的。真正让荀诩吃惊的是，那粮草车队前除了粮旗以外，还悬挂着一面长方标旗。

标旗是用来标出队伍指挥官的旗帜，旗上通常会写有该指挥官的姓氏；蜀汉通例，一般只有裨将军以上的军官才有资格使用标旗。这支运粮队既然悬挂着标旗，显然队伍中有一名身份不低的军官。

“你能看的见那旗上的字吗？”荀诩指着那迎风飘扬的标旗对监视者说。他自己因为常年趴在光线很差的房间里看报告、查档案，视力已经不行了。

监视者眯起眼睛凝神注视了片刻，回答说：“是成字，大人。”



“成字……”

荀诩想了一下，想不起来除了成藩以外，南郑城还有哪名高级军官姓成。他满腹狐疑地趴在岩坑里，注视着车队逐渐开近。

这是一支由三十辆木牛与三十辆普通木车组成的运粮车队。木牛流马虽然运输效率很高，但限于汉中的生产能力，产量并不高，所以更多时候是采取与普通车辆混编的形式。在车队两侧是十名骑兵与二十名步卒。在队伍的最前方是一位身穿熟皮铠的军官，这位军官身材魁梧，相貌粗犷，荀诩在看到他的第一眼时就认出他是成藩！这可真是个巧遇。

成藩丝毫没觉察到他的朋友在附近的丘陵上注视着自己，他一手握着缰绳，一手捏着乌梢马鞭，一脸轻松地在马背上随着颠簸的路面晃悠。两名亲兵紧随其后。

整个队伍的行进速度不快，大约过了四分之一个时辰才通过哨所小丘。荀诩几次都想跳出来去问问成藩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他不能。贸然出现会将这个哨所完全暴露出去——如果成藩是烛龙，那么更糟，暴露出去的将会是靖安司的全部计划。

所以荀诩只能凭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去猜测。毫无疑问，成藩的这次出行是李平的命令，只有他才有权调动身为都护督军的成藩。荀诩心中最大的疑窦是，先是狐忠，后是成藩，这两个人一前一后都被李平派出去向前线押运粮草。这个任命颇为奇怪，押运粮草虽重要终究也不是什么大事，李平为什么要派自己手下堂堂参军与督军去做这些无关紧要的工作？

“难道说李平打算调开身边碍事之人，以方便其逃亡？”荀诩很快否定了这个猜想，烛龙一定要跟李平在一起，否则后者不可能逃亡。而现在两名烛龙的嫌疑人都被外派，不在南郑城内了。

一直到队伍彻底消失在远方的路上，荀诩还是没有想明白李平的用意何在。他沮丧地敲了敲自己的脑袋，从坑里爬了出来，浑然没有注意身上的短袍被磨出了几个洞。荀诩决定其他六个哨所暂时先不去了，他必须立刻赶回城去，将成藩的事情汇报给司闻曹以及杜弼、裴绪。

他又找到了拼图中的一角碎片，只是事情的全貌非但没有因此而清晰，反而更加纷乱起来。

“如果徐永说谎就好了。”在返回去的路上，荀诩忍不住在心里象小孩子一样地抱怨：“如果他说的全是谎言，我们就不必如此辛苦了。”

距离南郑几百里路以外的徐永没有听到这番任性的话。他此时正身处岷江河畔青城山麓的一处草庐中，可以依稀看到都江郾宝瓶口，看岷江江水汹涌地从这个前朝李冰的遗迹两侧汹涌流过，发出轰然的声音。

自从他被司闻曹秘密地送到成都以后，司闻曹正司把他安置在了都江郾附近的一处安全房子内。这处房子是司闻曹的产业，专门用来安置身份特殊的人员。附近的农民和渔民只知道这栋草庐与官府颇有关系，于是也都很少接近，更不要说对里面的人产生兴趣了。

陪同徐永一起的有两个人，他们负责这位流亡者的安全；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负责监视徐永。一旦徐永有逃走的行为——这种事经常发生在流亡者身上——他们可以不经请示直接格杀。

成都司闻曹的负责人郭攸之曾经非公开地接见了徐永。郭攸之首先对徐永弃暗投明的行为表示赞赏，然后说目前朝廷还不能公开对他予以褒奖；等到这一次的战事结束以后，诸葛丞相会向朝廷进一份奖惩升迁表，到那时候徐永会和那些战争中立下

功劳的人一并进行封赏。

于是在现阶段，徐永只能蛰伏于江边的草庐中，每日无所事事地翻阅着经书，要么就在院子里打打拳。原则上司闻曹并不禁止他外出，但每次出去总会有两个人紧跟着，所以徐永每天只在快接近傍晚的时候去江边散散步。

这一天傍晚，徐永如平常一样，在两位“跟班”的陪同下沿着山间小路前往江边散步。这一条小路依山势而行，原本只是樵夫和放羊的农民踩出来的一条痕迹，后来被官府整修拓宽过。路面尚算平整，只是有些地方蜿蜒曲折，走起来十分惊险。小路两侧均是郁郁葱葱的密林，植被茂盛。松树、柏树伸展出的树枝往往交错过小路上空，将路面掩映成一条绿色甬道。行人与江水之间相隔只有几丈，甚至能呼吸到那种江水的潮湿气息。

徐永穿的是一身短袖束口的丝布衫，袖口和裤管都用绳子缚紧，脚上是一双藤草平底鞋，这样方便在山中穿行。他身后的两个人也都是同样的装束，只是比徐永在腰间多悬了一把短刀。

三个人轻车熟路地行走于小路上，不时扶一下两边的树杈，以免被地面的苔藓滑倒。昨天刚刚下过一阵雨，地面相当潮湿。徐永走在最前面，两位陪同者则在他身后三尺紧紧地跟随。

徐永一边走一边做着深呼吸，雨后的气息闻起来十分惬意。小路在前面突然急速转向右侧，徐永放慢了脚步。一是防止速度太快冲出悬崖去，二是为了让后面的人放心：那两个陪同者一旦视野里看不到徐永，就会变的十分紧张。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大腿因运动而微微发酸。

当那两个陪同者也转过弯来的时候，他们惊讶地发现徐永没有往前走，而是蹲在地

上。陪同者之一问道：徐先生，怎么了？”

徐永皱起眉头，用手指了指他身前的地面。陪同者们循着他的指尖望去，看到混杂着泥巴与树叶的路面上有一个脚印，在湿土上显示的十分清晰。

“这是什么？”陪同者问道。

“一个脚印。”

“那又怎么样？”

“一个不同寻常的脚印。”徐永说，他毕竟是一名专业的情报官员，对于危险有着天然的嗅觉。

陪同者想问问这个脚印究竟为什么如此不寻常，但是这个问题没有机会问出口。在突然间，五个黑影从两侧的灌木丛里跳出来，两名陪同者甚至连呻吟都没来得及发出来就倒在了地上。

徐永侥幸躲过了第一次袭击，他立刻猫起腰抱住其中一个黑影的腿，拼命向前推去。在狭窄的小路上这个攻击策略很有效，黑影无法攻击到位置比较低的徐永，又施展不开手脚，结果被狼狈地推倒在地。徐永一见得手，立刻跳起来朝前跑去。这条路他已经走过了十几遍，前方有一处通往山顶的岔路，那里有一处守林人的屋子。

徐永拼命地跑，两条腿交替在泥地上快速移动。他跑的十分狼狈，连滚带爬，但毕竟已经与身后的黑影拉开了一段距离。他没有余暇思考那些黑影到底是谁派来的，他现在只是感觉到了死亡的威胁。

越过一片隆起的山包，徐永看到岔路就在眼前十几丈以外。就在这时，他陡然看到另外两名黑影出现在前方，挡住了去路。徐永喘着粗气，感觉大腿的酸劲儿愈发强烈。

他认为自己还有一线生机，如果运气够好的话。前方的两名黑影逐渐逼近，徐永注意到他们虽然蒙住面部，但双眼仍旧裸露在外面。他装做摔倒在地，双手各自抓了一把泥攥在掌心。等到黑影靠近以后，徐永猛然把手里的泥土洒出去。

猝不及防的黑影被泥土击中了眼睛，慌张地用手去抹。徐永趁这个空档从两个人间隙冲了过去。这个诡计几乎就要实现了，但下一个瞬间他的后脑传来一阵剧烈的疼痛，仿佛烈火一般燃遍了全身.....

## 第九章 谋杀与家庭

荀诩接到徐永的死讯是在五月初，他几乎想把这份报告揉碎。

这份公文来自于成都司闻曹正司，发给汉中司闻曹姚柚曹掾。姚柚随即将其转发给了荀诩。

报告称徐永于四月二十一日傍晚在安全屋附近的小路散步途中被杀害，死因是被人从背后用钝物砸碎颅骨，整个脑袋都裂了；那两名负责其安全的司闻曹工作人员也遭到袭击，受到不同程度损伤。据现场勘察，除了徐永 and 那两名安全人员以外，还发现了至少六人的脚印。由于两名安全人员在一开始就遭到了攻击而昏迷，所以他们对袭击者的印象也只限于黑衣。

最先发现的人是附近的一名樵夫。他看到凶案现场后，立刻跑去附近的守林人屋。守林人马上向都江郾守备部队报告了情况。结果首先赶到现场的不是司闻曹，而是

成都卫戍营的人。成都卫戍营并不知道徐永的身份，还以为他只是一名普通蜀汉国民，于是仅仅当成一般凶杀案来处理。司闻曹一直到第二天上午才得悉这一变故，尽管他们立刻封锁了成都城及附近区域，但那时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凶手有一整夜的时间脱离成都盆地，他们现在可能在任何地方。

在报告的结尾，成都司闻曹认为这是魏国针对叛逃者所做的报复行动，要求汉中方面加强对可疑人物的搜捕。

荀诩为自己成都同行的无能而感到羞愧，他对裴绪恼怒地大喊道：“六个人！六个人！用脑子想想啊！这怎么可能是魏国干的！如果魏国能在成都集结一大伙人公然杀掉司闻曹重点保护对象然后全身而退，他们干嘛不去直接袭击内城皇宫！”

裴绪用眼神提醒自己的上司说话要谨慎，以免又被人当成日后评议的把柄。荀诩从鼻子里冷冷哼了一声，语气变的尖酸：

“一个情报机构，居然要等别人来通知说：‘嘿，你们重点保护的对象昨天死了。’天呐，我开始怀疑我国境内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安全场所。”

裴绪把荀诩丢在地上的报告捡起来，略带同情地说道：“别埋怨他们了，这已经在成都引起了不小的风波，那些家伙现在是焦头烂额。”

由于最先赶到现场的是成都卫戍营，司闻曹无法继续保守秘密。他们不得不告诉军方徐永的真实身份，这才换回了徐永的尸体和那两名安全人员。结果这一消息不胫而走，成都各界的反应都很强烈。一部分朝廷官员认为司闻曹居然窝藏一个与汉室不共戴天的曹魏官员，大为愤慨；另外一部分朝廷官员则谴责司闻曹对弃暗投明者漫不经心的怠慢，他们说这本来是一次绝佳的政治宣传机会；而军方也十分不满，因为司闻曹抓了条情报大鱼在手上却不肯与他们分享……总之，成都司闻曹的曹

掾将是这段时间内蜀汉最不幸的人了。

这个消息对汉中的冲击也是巨大的。谁也没有想到徐永居然在成都遇害，尤其还是在这一敏感时期。姚柚紧急召见了荀诩、杜弼、阴辑、马信等司闻曹官员，商讨该如何应对。

讨论并没有产生什么有建设性的成果，毕竟事情发生在成都，汉中的司闻曹鞭长莫及。与会的官员中很少有人真正觉得悲伤——毕竟徐永不过是一个魏国来的流亡者，而且他的价值已经差不多榨干了。官员们的愤怒只是因为他们感觉自己被冒犯了。

唯一对徐永的死感觉到伤感的只有杜弼一个人，毕竟徐永曾经救过他一条命。

会议最后没有得出什么结论，姚柚只是叮嘱各部门要严加防范汉中的可疑人物，然后宣布散会。阴辑和马信和他们的随从先后离开，而荀诩与杜弼则被姚柚用眼神留了下来。

姚柚见屋子里只剩下他们三个，这才长叹一口气，用刻意控制过的低沉嗓音朝他们两个人问道：“你们觉得徐永的死和你们正在调查的事之间有联系么？”

“您想听我的个人意见？”荀诩反问。

“是的。”

“我没有任何证据，只是一个推断。”

“但说无妨。这是非正式的会议，不会留下记录的。”

荀诩简单地回答道：“我认为徐永的死和李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姚柚和杜弼听到他的大胆发言以后，脸上的表情没显示出任何惊讶，显然他们也这样认为。姚柚慢条斯理地用右手把玩着一方铜兽砚，眯起了眼睛：“理由呢？没有证据，但总该有些理由吧。”

“四月十六日，我被李平召见。他希望知道究竟靖安司是如何查出邓先是间谍。”

姚柚点点头：“唔，你的报告我看到了，你回答的很得体，什么也没泄露。”

荀诩轻微地摆了摆手：“的确，我没有向他透露徐永的具体情况，但他至少知道了两点：一，司闻曹掌握着一名价值极高的魏国流亡者；二，这名流亡者已经被送往成都。”

“那又如何？即使在成都，徐永的存在也是严格保密的。”

听到姚柚这么说，荀诩露出讽刺的微笑：“我可不这么认为，现在我对我们成都同事的能力深表怀疑。”顿了一顿，他继续说道：“李平熟知我国机构运作，他很容易就能推断出徐永是在成都司闻曹的保护之下。接下来，只要设法从司闻曹那里探听徐永具体的安置地点就可以了。”

“他能做到么？”

“他已经做到了。想想看，袭击徐永的凶手至少有六个人，而且对受害者的居住地点和每日作息了解的都非常精确。无论规模还是策划的精细程度，都不是一两个魏国间谍就能策动起的。恕我直言，这背后必然隐藏着一个内部人士，而且级别相当高。”

“确实是非常大胆的猜想。”姚柚把铜兽砚放回到桌子上。



一直没说话的杜弼忽然插道：“即是说，你认为李平在得知徐永的存在后，惟恐他会泄露出烛龙的身份进而对自己造成威胁，于是暗中利用在成都的势力策划了这起暗杀？”

“不错，可惜我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一点。”荀诩说的很坦然，语气里带着一丝遗憾。

姚柚和杜弼脸上都露出了理解的表情，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会议就这样结束了，姚柚要求靖安司继续保持目前的工作态势，他也答应会派遣一个人去成都旁听对徐永谋杀案的调查进展，并把进度及时反馈给汉中。

从会议室出来以后，杜弼和荀诩并肩而行，这一段暗灰色的砖石结构走廊此时只有他们两个人，脚步声的回响显得很清晰。

忽然，荀诩侧过头去，对杜弼低声说道：“我对徐永的事很遗憾。”

后者将复杂的眼神投向头顶伸展至北方的青色檐角，表情有些哀伤：“.....他认为我国能给予他一个更好的人生，所以才对我投诸信任。我让他失望了。”

“这件事不是你能控制的，你已经尽力。”

“也许把他送去成都是一个错误。”

“听着，辅国，徐永的死是一个悲剧。但是，身为情报官员我们有时候必须要显得冷漠无情，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干。”荀诩试图说服杜弼。他想起来以前阴辑说过他这位学生唯一的缺点就是有些多愁善感。

杜弼伸出手拍拍荀诩的肩膀，露出一丝感激的笑容：“不必担心，孝和，这我知

道，这又不是第一次了。”

两个人沉默地朝前走了几步。荀诩想转换一下气氛，于是再度开口问道：

“对了，你那边进度如何？”

靖安司负责内务侦察与行动，而杜弼执掌的军谋司则负责将各地递交上来的情报汇总、整理、分析。两个部门对彼此都是不可或缺的。由于目前针对李严与“烛龙”的调查只有四个人知情，所以关于这方面的情报杜弼不得不亲自把关。他的工作就是仔细排查过去五年内汉中一切情报流动和可能泄密的环节，希望籍此将“烛龙”分离出来。这不是件容易的差事。

“唔，最近我在重新审议两年之前的那次行动，那是你和烛龙的初次交手吧？”

听到杜弼这么说，荀诩神色黯然了一下。那是一次刻骨铭心的失败，他倒在了距离胜利最近的地方。不过荀诩随即恢复了爽朗的表情：“糜冲那次？你可曾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目前还没有，工作量太大了。数以百记的文书、会议记录、信函、供词和出自靖安司的冗长报告要阅读、比较，这些只能我一个人来做。”杜弼语气似是在揶揄荀诩。

荀诩耸耸肩膀。“能者多劳嘛。”

两个人来到走廊的一个转角处，迎面恰好走来一名急匆忙的侍从。这个冒失的家伙脚步急促，险些跟两个人迎头相撞。他狼狈地停稳脚步，抬头一看居然是荀诩，慌忙敬了一个礼，然后急切地说：“荀从事，裴大人刚刚捎来口信，让您立刻返回靖安司。”

荀诩和杜弼对视了一眼。荀诩问道：“他在口信里提到过发生了什么事吗？”

“是的，大人。”侍从回答的毫不含糊。

“是什么？”荀诩的口气变的紧张严厉起来，如果不是特别重大的事，裴绪不会这么急着找他。

“您的妻小已经安全抵达南郑，她们目前都在靖安司专属的驿馆里等候您，大人。”

荀诩抬抬眉毛，努力想装出一副处事不惊的平静表情，不过他失败了。

荀诩是在建安二十四年结的婚，那年他二十五岁。妻子是一位同僚的女儿，姓赵，相貌很普通，但性格温柔贤淑。结婚以后，夫妻二人关系一直非常融洽，并在建兴二年有了一个孩子，名字叫荀正。建兴五年，丞相府北移汉中，开始筹备北伐事宜。荀诩也随整个靖安司副司迁入汉中。按照规定，低级官吏不允许携带家眷同往，于是荀夫人和荀正留在了成都，和她父亲居住在一起。

由于靖安司事务繁杂，从建兴五年到建兴八年整整三年期间，荀诩只回了成都一次，而且那次还是调职到江东前顺便去探望一下，平时夫妻两个人就以书信来往。这种两地分居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了建兴九年初，荀诩的官秩升了一级，由原来的比三百石升到了三百石，够资格将家眷迁来汉中了。于是荀诩提交了申请，并于三月份得到了批准。荀夫人和荀正得到许可后立刻动身，终于在五月初风尘仆仆地抵达南郑。

荀诩离开“道观”拜别杜弼以后，二话不说，直接赶往靖安司专属驿馆。到达时他注意到到馆门前停放着数辆马车。从马车篷侧的赤乌角旗来看，他们是每月往返于

南郑与成都之间的固定信使车队。荀夫人显然就是搭这些马车过来的。

他站在驿馆门口，用双手潦草地抚了抚发髻，然后才迈进馆门。一进去，就听到厅里传来一声响亮的叫声：“爹爹！”然后一个七岁大小的男孩跳出来，兴奋地一下子扑到荀诩怀里，又叫又跳。

荀诩把自己的儿子搂在怀里，轻轻地摩挲着他的头，喃喃地说道：“长高了，正儿，你长高了……”

“正儿好想爹爹。”

“爹也可想你了呢。”荀诩爱怜地拍了拍他的脸，小孩子虽然才七岁，眉宇间隔已经依稀有了他父亲的模样。这时一阵脚步声传来，荀诩再次抬起头来，看到自己的妻子笑盈盈地站在面前。长途跋涉的疲惫仍旧残留在荀夫人的脸上，但她笑的还是那么温柔，与新婚时相比一点没变。

“阿缇，你们来了？”

“我们来了，相公。”

“一路都还顺利吧？”

“嗯，还好，就是正儿不太喜欢坐马车。”

两个人简短地寒暄了两句，没有多说什么，他们把心情留给彼此的眼神去表达。荀诩蹲下身去，用一只手把荀正抱起来搂在怀里，然后起身牵住了妻子的左手，手很粗糙，那是长年累月劳作的结果。荀诩略带歉疚地用大拇指蹭了蹭她指肚上的老茧，说：

“阿缇你们累了吧？房子已经都给你们预备好了，行李回头叫驿馆的人送过去。”

“相公，那咱们先回家去吧。”

荀夫人轻声回答。听到“回家”这两个字从老婆唇边轻轻滑出，荀诩在一瞬间感觉到一阵温馨的震颤，幸福感如同长江的潮水一样涌入身体。烛龙也罢、李平也罢，这些烦心的事在这一时刻都变的无关紧要、微不足道。自从三月以来累积的疲惫、焦虑与沮丧仿佛秦岭山头的积雪一样消融，被这一声“回家”的呼唤洗涤一空。

荀诩以前回的是一间砖石结构的独院空旷民房，而现在他终于有了回“家”的感觉。

一家人办理完手续，一起走出驿馆。荀诩一手抱着儿子，一手牵着老婆，乐呵呵地登上事先预备好的一辆简易马车，朝着自己家的方向而去。

“有家室的人真好啊……”

在驿馆门口站着的裴绪目送着那三个人离去，用羡慕的口气感叹道。刚才他一直站在旁边，而荀诩居然没顾得上理他。一旁的阿社尔揶揄他道：“羡慕了吧？汉中又不是没有女性，裴大人，勇敢一点。”

“算了吧，这儿的……我宁可去你们南蛮找一个。”

“啧啧，口味倒还很重。其实也没什么差别，吹了灯都一样的嘛。”

裴绪瞪了他一眼，悻悻地闭上嘴，这个话题他可不是阿社尔的对手。他们两个走进驿馆，命令驿馆卒套一辆车，把荀夫人从成都带来的行李送到荀诩府上去，又派人给荀诩去送了一坛好酒和一些新鲜蔬果，算是靖安司同仁一起送的贺礼。

这些事作完以后，裴绪又对阿社尔说：“你去靖安司一趟，替荀从事请个假。就让他好好歇上一天吧。”

“唔，好的，让荀大人好生歇息一下吧。反正最近没什么大事。”阿社尔拍了拍手掌，表示赞同。

阿社尔没有想到的是，他这句话的有效期仅仅持续了十二个时辰。

轻柔的夏风吹过秦岭的崇山峻岭，然后逐渐消融在两军营帐之间。现在已经是凉爽的夏季，但在这一段秦岭的山坡上依旧涌动着宛如冬日的肃杀氛围。

两支军队的营地相隔并不远，他们之间是一片微微隆起的山坡构成天然的界限。山坡的两翼都铺满了牛皮或者毛毡的灰白色帐篷，仿佛雨后一瞬间生长出来的蘑菇。现在已经接近黄昏，十几处篝火已经点燃，黑烟缓缓升向阴郁的天空。附近稍高的丘陵竖起零星的木制了望塔，写着“大汉”、“诸葛”或者“大魏”、“司马”的旗帜飘扬其上。在更外围，两圈以鹿角、石块和木头所组成的围栏标出了双方所控制的区域。

自从三月份司马懿遭遇了惨败以来，蜀汉与魏军的对峙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

“丞相。”姜维从诸葛亮的身后出现。诸葛亮头也没有回，视线仍旧固定在远处的魏军大纛。司马懿就象一只该死的乌龟，把自己完全缩进壳里，任凭汉军如何挑战也不为所动。

“丞相，有些东西我需要给您看一下。”

“哦？”

姜维从怀里取出两封信，用双手恭敬地交给诸葛亮。诸葛亮接过信，

“是时候回汉中了。”

老人的语气里充满了遗憾和疲惫，他将两封信都搁到身旁的木盒之中，摆了摆手。

## 第十章 家庭与友情

五月五日下午，荀正站在自己新家门前，高高仰起头盯着门外一棵白杨树树顶的麻雀窝，窝里的四只雏鸟正探出头嗷嗷地叫着。荀夫人头裹蓝布，手持扫帚里里外外地作着大扫除；而他的爸爸则坐在门槛上，用一把小刀费力地削着木棍，脚边搁着一片牛皮和几枚铜钉。

蜀汉丞相府司闻曹靖安司从事荀诩荀孝和现在的任务是为他儿子做一把能打鸟的弹弓，他觉得这不比捉拿烛龙容易多少。

弹弓的做法他很清楚，但“知道”跟“会做”是两码事。荀正每隔一会儿就把头探进院子，问爹爹你到底做好没有。荀诩一边安慰他说再等一下，一边后悔自己参加的是靖安司而不是军技司。他几乎想把譙峻叫过来帮忙了。

只听“啪”的一声，荀诩又一次把木棍削坏了。他绝望地抓了抓头，重新拿起一根新的树杈。在他脚下已经散落了十几根削坏了的残渣。

就在这时，院外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荀诩闻声抬起了头，停下手中的活计，表情变的严肃起来。很快马蹄声由远及近，然后停在了院外。荀诩放下小刀，站起身来。他看到阿社尔出现在门口，荀正好奇地看着这个南蛮汉子。

阿社尔的表情很严肃，显然有了什么大事发生。于是荀诩的眼神立刻从一位慈父变

成了严厉的靖安司从事。

“发生什么事了？”

“杜大人希望您立即到他那里去，越快越好。”

“他说了是什么事情吗？”

“没有。”

荀诩“唔”了一声，他大概猜到一定是跟李平或者烛龙有关系的事，所以才要对阿社尔保密。于是荀诩转身跟老婆叮嘱了两句，然后快步走到门口，忽然又停住了脚步。

“对了，阿社尔啊……”荀诩一指地下的那摊零件，“你既然来了，就索性多呆一会儿吧，帮我做个弹弓。”

“弹……弹弓？”阿社尔大吃一惊。

“不错，弹弓。”

荀诩很高兴能摆脱这个差事，据说南蛮人对做弹弓颇有一套，曾经让南征的汉军吃尽苦头。他拍拍阿社尔的肩膀，走出门去。

门外的小荀正失望地望着他，孩子的直觉告诉他他爹爹又要出门了。荀诩摸摸他的头，蹲下身子说：“爹爹还有工作要作，很快就回来；就让这位叔叔帮你做弹弓好了，他可厉害了，做的弹弓能打下天上飞的鸽子。”荀正惊讶地瞪大了眼睛，转过头去纠缠莫名其妙的阿社尔。



荀诩出了院门，跨上马背，飞快地朝着靖安司而去。从他家到靖安司之间的路他不知道走过多少次了，但从来没有象这一次这么紧张。杜弼知道他正在休假陪老婆孩子，所以如非是有异常紧急的事态，他是不会轻易打搅荀诩的。

“烛龙还是李平？”

这是荀诩见到杜弼后的第一句话。杜弼没有正面回答，也没有问候荀诩的家庭生活，而是挥挥手让他随自己来。

两人并肩走到杜弼的屋子里，荀诩注意到杜弼的几案上铺满了竹简、素绢和麻纸。他认出这些文件全部都是建兴七年的，毫无疑问它们都与糜冲事件相关。

杜弼关好门后，从案子上拿出一枚暗青色的竹简，递给荀诩，然后说道：

“我已经审完了糜冲事件的全部相关文书，发现了若干疑点，所以我希望找你这个当事人确认一下。如果这些疑点得到证实的话，我们必须立刻采取行动。”

“我知道了。”

“建兴七年三月五日凌晨，靖安司会同南郑卫戍部队对辽阳县的五斗米教徒进行了一次大搜捕，没错吧？”

“是的，那一次行动我们拘捕了一百多名教徒，不过糜冲、黄预和其他几名主脑人物都逃脱了。”

“根据报告，你收到这份情报的时间是在三月四日的下午，而展开搜捕行动是在三月五日凌晨丑寅之交，为什么这么迟缓？”

荀诩皱起眉毛回忆了一下，然后说道：“我们预定是在三月四日酉时出发的，预定

在三月五日子丑时到。不过因为有南郑的城戍守部队参与，所以迟了大约一个时辰。”

“唔，我也查到了城戍部队调动的文令，签发者是成蕃。”

“不错，那时候他是担任南郑的戍城尉。”

“他事后有跟你解释部队迟到的原因吗？”

荀诩被杜弼步步紧逼弄的有些不舒服，感觉象回到了自己被评议的时候，而杜弼的问题要比那些评议官员尖锐多了。

“他说卫戍部队的人手并不够，为了能支援靖安司，必须重新规划南郑的布防，所以才多花了一些时间。”

杜弼一下子又跳到另外一个话题：“这次搜捕的目标人物是在你们进行突袭的前一刻逃跑的，你确实是在报告上这么写的吧？”

“对，各种迹象都显示目标是临时接到警报然后仓皇撤退的。”

“很好……”杜弼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琢磨不透的笑容，荀诩模糊地感觉到了这笑容背后的寓意，但又不愿承认，于是安静地站在原地，等待着下一个问题。

杜弼拿起另外一份文书，将它在荀诩面前打开，荀诩认出这是自己亲手写的报告。杜弼念道：

“三月六日，黄袭等人袭击了工匠队伍，并裹挟其中一名工匠打算循褒秦小道逃到魏国境内。靖安司在道口做了埋伏，结果反而中了敌人调虎离山之计。结果糜冲借这个机会潜入军技司，窃取了弩机的图纸。没错吧？”

荀诩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我很久不在汉中，不太了解。不过军技司的守备工作也是由南郑的卫戍部队负责么？”

“对，军技司的警卫算卫戍部队编制，只是比较独立，不与其他部队混编。”他又加了一句，“不过行政上仍旧归成蕃统属。”

“这就是了。”杜弼似乎就在等着荀诩这句话，他从案几上拿出一片竹简，这枚竹简长约五寸，一端削尖，颜色暗黄。“这是三月六日当天上午以戍城尉的名义发出的一份调令，调令要求军技司分拨三分之一的守卫前往南郑北部山区进行临时警戒。”

“哦，我在三月五日确实请求他派遣卫戍部队对靖安司进行支援。”

杜弼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但有必要连军技司那种要害部门的守备都调派出来吗？这太不合乎常理了。我查阅了一下三月五日的城防部署，发现当时城内还有五十名负责警戒马厩与武器库的士兵。为什么成蕃他要舍近求远，放着这五十名士兵不用，专程从军技司调人过来呢？”

“难道你……”荀诩盯着杜弼，心跳开始有些加速。

“不错！”杜弼肯定了荀诩的眼神，“我不知道是不是巧合。靖安司的每一次成功，都是在卫戍部队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的：比如在青龙山对糜冲的伏击以及高堂隆卧底；而靖安司先后两次的功败垂成，却都很‘巧合’地与戍城尉的反常行动有关系。第一次戍城尉的迟缓动作导致了糜冲、黄预等人的逃脱；第二次，戍城尉的调令让军技司的防卫力量削弱了一半，以致敌人乘虚而入并最终得手。现在这位戍

城尉就很‘巧合’地成为了李平的幕僚。很抱歉，孝和。”

杜弼分析完以后并没有说出结论，他相信荀诩能清楚地觉察到暗示。荀诩不安地舔了舔嘴唇，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杜弼的犀利分析就如同汉军引以为豪的利弩，轻易就刺破了荀诩的心理甲冑，强迫他面对他最不想面对的两个事实中的一个。

“那么……成蕃现在在哪里？”

“据负责监视的人称，今天他刚刚返回汉中。这也是我急忙把你叫来的原因。狐忠也回来了。”

荀诩心算了一下，狐忠姑且不论，成蕃在四月二十日才押送粮草出发，今天才五月五日他居然就回来了，速度快的令人生疑。想到成蕃突然上前线的突兀，荀诩不得不倾向于相信杜弼所点破的事实。

“必须立刻采取点什么行动才行！”一直是属于行动派的荀诩脱口而出。而这一次杜弼比他更快一步，已经走到了门口：“不错，我们快走吧。”荀诩迷惑不解地问道：“去哪里？”“粮田曹。”

午后令人昏昏欲睡的热风吹动了青色窗帘，金黄色的阳光从布幔缝隙悠闲地流进屋子。罗石看着窗外太阳的高度，心算了一下时间，再有一个时辰他就可以下班回家了。想到这里，他不禁长长伸了一个懒腰，这种倦怠情绪传染了整个屋子里的人，一时间呵欠声此起彼伏。自从与魏国开战以来，粮田曹难得有象今天下午这样的清闲时光。

说实话，罗石并不喜欢他自己的这份工作：枯燥、乏味而且薪俸菲薄。做为粮田曹的

一名书吏，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清点粮仓库存，计算出入，然后把一连串数字抄录在帐簿上，日复一日。罗石甚至偶尔会羡慕起前线的士兵来，他们的工作虽然危险但却不缺少激情。

“也许当年班超也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去西域的吧。”他有时候这样感慨。不过罗石自己也清楚，自己永远也做不出“投笔从戎”这种事情来，其实年轻时候他是想做一个诗人的……罗石把双手缓缓伸向几案，开始饶有兴致地把毛笔、刻刀、墨盒、砚台、算筹以及几本竹简帐簿按不同次序排列，这是蜀汉书吏们消磨时间的一种方式。

这时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书吏们纷纷低下头去装成很忙碌的样子。一名同事手里拿着一叠文书推门进来，一进屋就嚷道：“丞相府来的押粮回执，你们谁处理一下？”屋子里的人都陷入了沉默，谁也不愿意让这份突如其来的工作破坏自己的惬意心情，于是彼此张望，希望能有一个人站出来自告奋勇。

“押粮回执”是开赴前线的运输部队随身所携带的文书，里面写有本次运粮的数量、半途损耗、后方库存状况等；等到运输部队返回南郑的时候，押粮回执上还会多出前线存粮状况、消耗速度等记录。粮田曹的书吏需要将这些数字记录与南郑本身的库存以及以往出粮率做对比，看数字是否相符。回执的作用一是给予前线指挥官和后勤部门一个量化直观的补给状况；二是防止发现私吞贪污等行为。这项工作并不难，但是很烦琐，书吏们往往需要跑到郊区的粮仓亲自去挨个稽核。

“那么还是我来处理吧。”

罗石懒洋洋地拿毛笔杆搔了搔耳朵，举起了手。前一阵子他刚刚对南郑粮草库存做过一次普查，正好报告还搁在他的案头，数据是现成的。

他从同事手里将押粮回执接过来，熟练地拆开封绳，将一片片竹简摊开在案面上。然后他从另外一侧的竹简里挑出南郑四月份粮草库存情况报告，并把一把算筹摆在了两堆竹简之间。

工作的程序其实非常简单，罗石先看了一眼回执的数字，摆出若干根算筹在面前；然后再看一眼库存的数字，依照特定的公式对算筹再做一些增减；最后统计算筹的数目并把结果刻在一枚新的竹简上。罗石期望能在下班前把这件事弄完，忽然，他扫过一眼回执的某一处数字，感觉到有些地方不大对劲。罗石已经在这个职位干了七年，凭直觉就能觉察到统计数字中的不协调感。

“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罗石喃喃自语，俯下身子又仔细地查看了一遍文书，数字没什么破绽，但违和感依旧。这可能只是他的错觉，不过现在是战争时期，任何一个疏漏都可能导致大麻烦。出于责任感，罗石觉得还是有必要确认一下。他站起身，对坐在屋子对角线的一个书吏喊道：

“喂，老彭，三月份的粮草库存数据还在吗？”

“哦，就搁在那儿呢，后头右边起第三个柜子。”

罗石起身从屋后柜子里取出自己想要的文件，快步走向自己的案几，展卷细读。他的眼神不断在这三份文件之间来回巡梭，文书上的数据象投入池塘的石头一样，在他脸上震出一圈圈惊疑的涟漪。到了最后，他不禁按住胸口，轻声地对自己惊叹道。

“天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  
-----  
  
荀诩和杜弼到达粮田曹的时候日已西斜，曹内官吏都纷纷准备下班回家。这两个不合时宜的访客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冷遇和白眼。

“对不起，荀从事。根据规定，粮草相关的文书都是机密。您需要填写三份申请表格，我们会尽快审议。”一名主管用纯粹事务性的冷漠腔调对荀诩说，并不时偏过头去看窗下的日晷，表现的很不耐烦。

荀诩强压住怒气说：“大概要多久？”

“快的话大约三日，不过您知道，现在军情紧急，我们的事务也很庞杂.....”官吏眯起眼睛慢条斯里地回答道，两只手抄在袖子里，同时心里催促这两个讨厌的家伙赶紧离开。

荀诩曾经与粮田曹打过一次交道。那是在糜冲事件的尾声，荀诩要求截留怀疑藏有弩机图纸的运粮车队，却被粮田曹以“军情紧急”为由拒绝，结果导致图纸在最后一刻流入魏国。荀诩一直对粮田曹的这种官僚态度耿耿于怀。而现在，这种恶劣印象显然更深了。

荀诩猛然上前一步，两只眼睛怒气冲冲地瞪着那官吏。即使是东吴也曾经对他完全开放过情报资源，现在居然被自己国家里的小小机构吃个闭门羹，荀诩的自尊心感觉受到了伤害。他用食指指着主管，一字一顿地威胁道：

“现在是紧急事态！我以靖安司的名义要求开放档案让我们调查！”

“粮田曹是南郑的要害部门，任何调查都必须以不损害其正常工作秩序为前提。”

官吏丝毫没有退让。他明白丞相府内微妙的权力平衡，知道哪些摩擦必须予以重视，哪里摩擦可以置之不理。靖安司的后台是杨仪，而粮田曹是魏延将军的势力范围；杨仪断不会为了靖安司而去主动挑衅的。

看到对方这种恶劣态度，荀诩勃然大怒。他猛然顶到官吏面前，鼻子几乎贴到了对方的鼻子；官吏吓了一跳，颤着声音说你要干嘛？荀诩也不理睬他，一把揪住对方衣襟，挥拳作势要打。站在一旁的杜弼连忙挡住荀诩的去势，沉声道：“孝和……小不忍则乱大谋，现在不是闹事的时候。”荀诩这才勉强抑制住自己怒气，悻悻松开已经吓的面如土色的官吏。

这番小冲突吸引了好几名书吏的视线，包括门口的卫兵也都朝里面张望。杜弼见状，拉住荀诩的胳膊悄声道：“既然已经跟对方撕破了脸皮，想来今天是不会有什么成果了，我们先走吧……”荀诩恶狠狠地扔下一句“啐，胥吏！”，然后和杜弼一同离开了粮田曹。

出了粮田曹的大院，两个人站在大门口等小厮牵马匹来。荀诩鼓起腮帮子，气哼哼地望着天空的晚霞不说话，两只脚轮流敲打着地面。杜弼笼起袖子睥睨着他，也不作声。过了一会儿小厮远远地牵着马走过来，杜弼这才轻咳了一声，侧过头去对荀诩说：

“孝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唔？”荀诩翻了翻眼皮。

“你是想派阿社尔半夜潜入粮田曹去偷吧？”

“……………”



“我明确告诉你，不可以。那会惹下大乱子的。”

荀诩冷哼了一声，露出被人说中心事的不舒服表情。就在这时候，一名书吏从他们两个人身旁走过，在擦肩而过的一瞬间，他偏过头小声说道：“两位大人，请借一步说话。”说完这名书吏作了个手势，然后匆匆离去。

荀诩和杜弼对视一眼，二话没说，立刻紧跟上那个人。他们两个尾随着他走出粮田曹，一路七转八转到了城郊一处荒僻之地（粮田曹的办公地点本来就在城外）。这里是一处废弃的小庙，年久失修，显得破败不堪。庙的内部缀满了蜘蛛网，神像被几寸厚的尘土覆盖，看不清楚本来样貌；墙壁上的土坯裂开很大的缝隙，看起来整个建筑结构岌岌可危。

三个人都进了庙以后，那人示意他们不要说话，先仔细看看周围，再小心地把两扇糟朽不堪的木门掩上，这才转过身来面对着荀诩与杜弼。借着窗外落日的余光，荀诩看到这是一个四十多岁的枯瘦中年人，身穿着书吏特有的褐色短袍，右手食指有明显的墨迹与刀伤，这是一名老资格书吏典型的特征。他长着一张循规蹈矩的方脸，但现在的表情却混杂着不安与兴奋。荀诩注意到他的袖管形状怪异，里面显然藏着一些硬东西。

“两位大人，请问你们是军正司的么？”书吏怯生生地问了一句，荀诩毫不迟疑地点了点头。书吏露出如释重任的表情，但接下来却又欲言又止，左手不时摩挲着右边的袖管。

“不必紧张，慢慢说，我们洗耳恭听。”荀诩知道这时候需要软性诱导，否则对方可能会临时反悔。

“我不知道该不该说，也许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可是.....”

“说出来吧，也许在我们眼中那是些有价值的东西。”

听到荀诩的鼓励，书吏这才犹犹豫豫地从袖管里抽出几根竹简，握在手里，正面朝上。

“我是粮田曹的书吏罗石，我怀疑……呃……只是怀疑……粮田曹内部——或许是押粮部队内部——有人在非法侵吞南郑的储备粮草。”

荀诩不动声色，示意他继续说下去。军正司是汉中的纪律检查部门，官员的渎职、贪污以及滥用职权都归他们管。罗石显然把他们误认成是军正司的人，于是来举报腐败事件。但荀诩没有说破自己的身份，而是继续听下去。

“我今天检查了一遍三月份、四月份的粮草库存与押粮回执，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三月底的时候，南郑的粮草库存官方记录跟前线存粮比例是五比一；这一比例在四月初升到了七比一。”

“这个比例说明了什么？”

“是这样的。”罗石一涉及到专业问题，说话就流畅起来，“这是后方粮草库存和前方粮草库存的一个比值，比值的高低说明了我军补给力的持续能力以及补给线的运输效率。比例越高，说明运补效率越低。一般来说，这个比例应该是在四比一，战时可能会升到六比一或者七比一，超过七比一就意味着前线出现了粮草不足的状况。”

“明白了，继续。”

“这个情况持续到四月中旬仍旧没有好转，与前线存粮比例攀升到了八比一；但四月底的时候，这一比例突然回落到了六比一。我查阅了相关记录，发现这个比例的

下降并非因为运输效率的改善，而是帐面上的数字被人调整……”

荀诩挥了挥手，颇为无奈地说道：“技术细节可以略过，直接说结论吧。”

“哦……好……”罗石有些尴尬，“简单来说，有人篡改了四月份的南郑粮草库存绝对数，以致从帐面数字上来看前线补给很充裕；而根据真实库存量，前线从三月底一直持续的补给危机实际上依然存在，没有好转。”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有什么证据吗？”

“我手里恰好有一份四月份的库存统计表，这是我在四月十九日亲自去核实过的；而那份被篡改过的统计表则是在四月二十日公布出来的。两者之间的库存量相差了将近五十万斛，据此计算出的前线粮草状况当然也就截然不同。”罗石说完把那几根竹简交到了荀诩手里。

“换句话说，有人试图通过修改库存数据来掩盖前线的补给问题？”

“是的，前线的粮官是参考那份篡改的数据来做调配的。只要它还没被纠正，前线就会误以为后方正源源不断地运送粮草上来，而实际上我们并没有那么多粮食。篡改者就可以利用差额中饱私囊了。”

“唔，我们明白了。”杜弼说，荀诩若有所思地将那几枚竹简反复观看，没动声色。

“希望你们能够尽快采取行动，不然时间长了对我军是一个极大的损害。”罗石咽了咽唾沫，又紧张地补充道：“还有，你们能不能不告诉别人是我举报的？我听说军正司有这样的规定……”

杜弼宽慰他道：“放心好了，整个调查过程都不会提及到你的存在。”

“那就好，那就好。”罗石这才如释重任，刚才他一直不安地揪着袖管，现在终于松开了手。他冲两人鞠了个躬，抬起头小心翼翼地问道：“那两位大人，我能走了吗？”在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以后，罗石转身推开庙门，左右看看没人在附近，一溜烟跑了出去，身形很快隐没在夜幕之中。

等到罗石离开以后，杜弼这才重新将门掩上，他回到庙中问荀诩：“你觉得怎样？有价值吗？”

荀诩用手指灵活地把玩着那几枚竹简，脸上浮现出一种奇妙的表情：“这件事的内幕我还没调查过，不好下什么结论，不过……我倒可以看出谁能得到最大利益。”

“哦？”杜弼眉头一挑。

“如果后勤部门宣布补给不成问题——不管是不是真的——那么前线军队就不会轻易撤退，诸葛丞相也就会一直呆在军中……”荀诩说到这里，眼神陡然变的锐利起来，语气也浸满了恶意的揣测。

“……然后汉中的某个人就可以悠哉游哉地做任何他喜欢做的事情了，没人能妨碍他。”

## 第十一章 友情与仇恨

夜已二更，这间位于丞相府西翼的房间仍旧不曾举烛。稀薄的月光从窗格缝隙流泻而入，略微稀释掉几丝粘滞的黑暗，成为屋子里唯一的清冷光源。一缕轻烟从墙角一尊蟠虺状的红铜香炉袅袅升起，在空中勾画出逶迤盘旋的轨迹，宛如一条解脱了

束缚的飞龙，久久不散。

李平平静地端坐在茵毯之上，两只手搁在微微凸起的小腹，右手食指缓慢地摩挲着左手手背，目光凝固于案前茶碗釉青色的弧线。一位仆役走上前来，掀开盖子，将刚煮好的茶水倒进茶瓮；深褐色的水激入瓮底，一股淡雅的茶香飘然涌出。李平的表情在升腾的雾气中变的有些模糊不清。

“大人，茶已经煮好了。”

李平没有说话，只是挥手让下人退下，然后为自己倒了一杯，慢慢地啜了一口。略带苦涩的香气在舌尖缱绻，让他在一刹那沉醉在莫名的感动之中，不由得双目微阖，身体微微颤动，四肢百骸说不出的惬意。他一直不太确定，品茶的乐趣究竟在于茶水本身还是那种一瞬间超离俗尘忘却世故的轻松感。

窗外的月光清澈依旧，李平搁下杯子，捋了捋自己斑白的胡须，唇边不经意滑出一声微弱叹息，胡须是一个男人的年轮，里面承载着一个人一生的际遇沉浮，也记录着时光洪流一去不回的感伤，逝者如斯夫……自己已经四十九岁，还差一年就是夫子所言知天命的年纪了。右手轻轻朝下捋去，指肚轻柔地滑过每一缕胡须，每一缕都让他思绪翻卷不已，彷彿翻阅着已然泛黄的史书，怀旧的思绪宛如静谧潮水般将这位蜀汉中都护逐渐淹没……

认识孔明有多少年了？

李平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与孔明的初次会面是在建安十九年的成都。那时候他叫李严，只是个川中的降将，而孔明则是先帝麾下的军师中郎将。李严当时和其他刘璋旧部一样心中揣揣不安，不知在新政权下自己的位置究竟会是如何。所以当听说孔明将以刘备特使的身份前来安抚他的时候，李严第一个反应是紧张，以及由紧张

而生的惶恐。

出乎意料，孔明一进府邸就主动趋前，微笑着搀起拜倒在地李严，亲切地称呼他的字“正方”。这位三十四岁的中郎将有一种温软的亲和力，轻易就化解了他的不安。此前李严从未见过一个人的双眸如此生动地表达出这个人的心意与胸襟。孟子有一句名言：“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了焉。”实在是最佳的注脚不过。

孔明对李严说，刘备希望李严和其他旧部能够明白，他对于川中旧将是异常重视的：没有任何猜疑，也不会采取什么抑压措施；正相反，新政权的巩固还需要倚重他们这些老臣，他们将是刘备政权的基石。孔明的声音如风吹浮砂，细腻缓慢，仿佛每一个字都是经过深思熟虑。这番话最终解除了李严的紧张，他不知道这是因为刘备的保证还是孔明的声音本身具有的魅力，不知不觉间自己就被说服了。

公事谈完，孔明又与李严畅谈了半日。他们发现彼此之间有很多共同点，尤其是在治国理念上：两个人都坚信儒家德治只是宣传上的花哨；真正能够匡扶纲纪、整肃国政的惟有法家。当谈到新刘政权何以自持的时候，两人不约而同地齐声说道：“律科！”然后彼此相视大笑。

后来李严听说，孔明回去以后对他的评价是：“人如其名，人如其字。”很快，李严被封为兴业将军，并被孔明指名参与蜀科律条的编撰工作。那一段时间的共事真是让人难以忘记.....

.....李平强行把自己从怀旧的思绪中拉出来，却忘记了自己唇边那一丝天然的笑意。手中的茶碗边缘依然发烫，热气兀自蒸腾，茶香袅袅散出碗口，扑入鼻中。李严深深吸了一口气，把自己再度沉浸在这沁人心脾的氤氲氛围之中.....

.....章武三年，永安宫。李严垂手站在寝宫门前，双肩低垂，面沉如水，目光却注视着宫前的衢道。在他身后的大门内，蜀汉开国之君刘备正安静地渡过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李严是在章武二年的十月被召到白帝城勤王的。在出发之前，他还是犍为太守，到达白帝城后，他却意外地被刘备任命为尚书令。这个任命让李严既兴奋又惊讶：兴奋的是“尚书令”位卑权重，能够担当此任者莫不是皇帝的亲信之人，乃是极大的殊荣；惊讶的是，李严一直觉得自己虽然备受重用，但毕竟是降将，无论资历还是政治面貌都不够资格担当此任。

尤其让他挂心的是，身为丞相的孔明知道此事后又该做何想？要知道，朝野都认为“尚书令”这个位子孔明该是实至名归的，对此李严一直有种歉疚感。而在嗣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孔明与他之间全是公函来往，李严也无从揣摩他的态度。

到了章武三年初，刘备病情日渐沉重，孔明立刻赶往白帝城。李严一想到即将要以“尚书令”的身份面对他，就有些忐忑不安。他曾经问过自己是否会主动让贤，答案是否定的；在自己当“尚书令”的这几个月里，李严感觉到周围人看自己的眼神都截然不同了，他从中感受到了一种成就感的满足。

这时候从远处的黑暗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李严急忙抬起头去，只见一辆轻便马车从西方疾驰而来，马车的一角高高竖起一面金边紫底龙旗，这是最紧急的通行标旗。马车直接开到宫前，然后孔明从车中匆忙地走了出来。李严注意到孔明满身的灰尘，纷乱的鬓发以及那双急切、疲惫的眼睛，显然他是一口气从成都飞奔而来，换车不换人。

“孔明.....”李严迎了上去，欲言又止。孔明第一句话就急切地问道：“主公何

在。”李严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无声地指了指身后的大门。孔明低声说道：多谢正方。”然后急步迈进宫去，李严感觉到稍松了一口气，也随着孔明而去。

刘备吃力地抬起头，看了看垂头在榻前的孔明，又看了看跪的更远一点的李严；大约是意识到自己大限将至了，这位枭雄眼神异乎寻常地平静。他轻微地咳了一声，枯槁的右手蜷缩起来，把视线转向阴冷的天花板，缓缓说道：

“君的才能，比起曹丕来要强十倍，一定能够成就一番大事……”刘备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语调如常，“如果我那儿子成器，就请尽心辅佐他；若他不成器，那就还不如让你来统治这个国家的好……”

刘备声音虽低，听在孔明和李严耳中却有如霹雳雷霆。跪在旁边的李严清楚地看到孔明全身一震，扑通一声全身伏在地上，颤声泣道：“微臣怎么敢不尽效犬马之劳，尽心辅佐少主，至死方休。”

李严这时心中猛然突地一下，他注意到，刘备的眼神越过孔明的肩头朝自己看了一眼。虽然只是短短的一撇，其传达的意义却再明显不过。李严只觉得自己的背上也被汗水湿透了，全身僵硬在原地动弹不得。

“正方。”

刘备又轻声呼唤道。李严赶紧趋向榻前，与孔明并肩而跪。刘备徐徐道：“朕封你为中都护，都督中外诸军事。从此以后，你和孔明二人就是我托孤之臣，汉室复兴的大业，就着落在你们肩上了……”

李严口称遵旨，却不敢转过头去看孔明的表情。他现在已经是在掌管中军与外军的中都护了，控制着整个军队大权，俨然成为整个蜀汉唯一能与孔明分庭抗礼的实权人



物。刘备的用意不言自明，不愧是一代枭雄，临终前也要下如此的心机。李严感觉到一种极为矛盾的情感在心中滋生开来。

次日清晨，刘备驾崩。李严找到孔明，对他说自己资历与能力皆不能胜任中都护之职，情愿交给孔明，自己回去继续做太守。孔明严厉地盯着他看了半天，才大声斥道：“正方，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先帝新死不过一日，怎么你就把他临终遗言抛诸脑后了？现在天下局势未定，你我同为托孤之臣，此时若你甩手而去，我独木岂能支撑汉室大业？这是该精诚合作，军政两道并行戮力的时候才对啊正方！”

李严发觉，他第一次对孔明的眼神感觉到了迷惑，以往那对透彻的眸子如今却不那么容易看透了……

……军政两道，并行戮力，呵呵。

李平喃喃地念着这几个字，不由得挑动眉头，自嘲地笑了笑。那次谈话三年以后，孔明赫然以丞相之身率军南征，而身为中都护的他却仍旧留在永安，从此再没有进入过成都权力中枢。军政两权从此集于一人之身。尽管两人之间的关系仍旧相当密切，但这种友情的政治成分却越来越浓厚了。

此时夜色更深，窗外夜风习习，给屋中带来几缕清凉，碗中的茶水已由热转温。李平将已不烫手的茶碗在手里转了转，歪着头玩赏片刻，再次送到唇边轻轻啜了一口。这一次的温茶却不如第一口口感醇厚，香气渐淡，涩味反盛。李平只觉得舌尖一阵尖锐的苦涩蔓延开来，心中一阵悸动，仿佛被这口茶带出了万般的委屈与不平……

……李严负手站在窗前，心不在焉地欣赏着廊下那盆茶花，不时朝门口看去。终于从走廊的尽头传来脚步声，李严赶紧把目光收回去，好像并不焦急。这位都督中外诸

军事的中都护已经在江州蜗居了数年，其职能范围只略超过一介太守而已。

他的儿子李丰手执一卷文书走到背后，恭敬地递上前去，道：“父亲，成都有回函了。”李严“唔”了一声，只是淡淡接过文书，随手搁到一旁，然后示意李丰退下。

等自己儿子离开以后，李严这才飞快地扯开丝绳，把文书打开来瞪大双眼逐行阅读。他越读越失望，气愤之情几乎溢于言表，到了最后几乎是重重把文书拍到案面上，发出浑浊的咚咚声。

“孔明，你怎么可以如此！”

李严一直固执地称呼诸葛亮为孔明。这在最初纯粹是因为两人关系亲密，而到了后来，这却成了李严发泄的途径，他一直认为自己是蜀汉举足轻重的人物，是仅次于孔明的要臣。而现在他也只能在言辞上稍微找回一些安慰了。

上个月，恰逢诸葛亮开府署事三周年纪念，李严决定上书朝廷，将自己酝酿已久的要求提出来。既然孔明能开府，那么同为托孤之臣的他既使无法做同样的事，也该在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内有所提升才对。李严希望能够将蜀汉东部与东吴毗邻的江州五个郡划出来独立做为一州，而他则出任州刺史，在新州之内开府。这总算能满足一下自己的自尊心。

李严觉得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孔明多少也该考虑到两个人的交情，但现在这个申请却被朝廷——也就是孔明——冷淡地拒绝了，而且口气完全没有转圜余地。朝廷的理由是：目前北方大敌当前，需要保持后方稳定，没有必要在行政上多此一举。李严感觉到自己的矜持被孔明又一次践踏了。

“我是托孤大臣，不是小小地方守将。你不过是怕我借此危及你威权罢了！孔明啊孔明，难道这大汉就是你诸葛一家的不成！先帝遗言到底是被谁抛诸脑后！？”

李严越想越气，先帝临终之前刻意把自己拔擢到中都护的位置上，无非就是想制衡孔明。这一番用心在如今政治大环境下却不能说出来，他只得郁积胸中，眼见孔明坐大，自己却束手无策。李严只觉得心中烦闷无比，突然一个念头闪过，他快步走到案前，铺纸研墨，提笔写道：

.....明公治达通变，明畅百略，才溢四野，文武并臻，素为国所倚重。屈蜀中千里，魏吴十州，未尝见高士若君者也。方今赤县辐裂，凶獠蜂起，昭烈之基，赖明公得安；曹谬惶惶，孙虏噤噤，盖皆畏于君之盛威而不敢侧觑本朝也；而明公身奉仁术，怀悯下情，使黎庶乐业，闾阎无慝，风化肃训，远济南蛮。其功其德，天下宁不知邪？虽古之姜尚、张良，比之蔑如也。

明公既弘发赤德，居功阙伟；朝廷尊崇，益州率俾，万千之望，一系公身。弗如奏请今上，乞乘大辂，敬仰袞冕，收授九锡，分藩树屏；前袭周公德望，后格先帝夙愿。此三代令典，汉帝明制。明公脱误从此，则冠带莫不欢欣，匹夫莫不踊跃，民心可用，大计可图矣.....

李严凭着一口恶气奋笔疾书，明里这份书信极尽溢美之辞，实际上却是暗讽诸葛亮早已实权在握，不过只差九锡一个名分罢了。写完之后，他立刻把信封了，派人即刻送往诸葛亮府邸。一个月以后，诸葛亮回了一封信，信中痛斥李严有非分之想，国家大业未成岂可贪图富贵云云。

对此，李严只能认为诸葛亮没什么幽默感，不过他想到孔明看到这封信时那张尴尬的脸孔，就觉得心里舒服多了。其实他并不认为孔明会作权臣，不过是想借此嘲弄

一下这个不大喜欢别人说闲话的丞相罢了……

……李平想到这里，不禁笑出声来。无论如何，他心底还是很为这个恶作剧而感到得意，右手食指得意地在半空划了一个圈。他拂了拂宽大的袍袖，将碗口飞舞的几只小虫驱走，又端起碗来饮了一口；放下茶碗，李平脸上的笑容顿止，彷彿突然想到什么痛心之事。屋内依然没有举烛，透入的月光将李平勾勒成一尊翁仲般的黑影。这黑影静静地怔了一阵，在黑暗中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这叹息听起来是那么的苍老，那么的无奈。

茶碗内的茶已去了半杯，水已已经半凉。该是添水的时候了，李平却无意如此，只是将身体向后倚到墙壁上，闭上眼睛，双手垂在膝前，似是疲惫不堪……

……建兴九年三月十五日，诸葛亮突然决定提前出兵北伐，在这之前他却在李平面前只字未提。李平和其他下级官员一样，一直到了最后一刻才被通知，结果只赶得上为诸葛丞相送行而已。

临走之前，诸葛亮只是用一些官样辞藻来勉励留守汉中的官员，却没有单独与李平说些什么，甚至连一个手势、一个眼神都没有。好像李平并非一个相知多年的好友，而只是一名普通的官吏罢了。

对此李平没有发作，他返回南郑丞相府后，吩咐了几句粮草调度的事，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自斟自饮。饮的不是茶，是酒，烈酒。自尊心极强的他感觉自己象是被揪到大庭广众之中，然后被人狠抽耳光；堂堂的一个都乡侯假节前将军领中都护，被人硬生生从江州调来汉中为丞相府打杂，管的是区区粮草；他名义上仅次于诸葛丞相，实际上却连出兵决策都无法参与，只能象个傻瓜似的去送别。还有比这还要过分的羞辱吗？

“我也是托孤大臣，是先帝御口亲封的中都护！我们本该联合秉政，孔明，是你窃取了国家！”

李平在心里疯狂地呐喊，他甚至想把这种疯狂换成实际的冲动。但是他没有，多年的宦海沉浮让他知道这样的冲动全无意义。他只是一碗又一碗地大口喝酒，让酒精烧灼自己的肺部和神经。在这疯狂的麻醉中，惟有一件事李平仍旧保持着清醒的认知：他与孔明之间的交情从此荡然无存了……

……杯中的水已尽，惟有几片褐色的茶叶残渣蜷缩在杯底，它们已被洗吮一空，就如同秋日落叶一般，精华殆尽，碗面恢复了清冷。李平将这碗喝了半宿的茶搁回到案几，倒空茶叶，爱惜地用一块丝绢把茶碗仔细擦拭过一遍。

接下来，他从茵毯上站起身，高高擎起茶碗朝地上摔下去。只听“哗啦”一声，茶碗化作数十片碎片，散落在青砖地面。李平的眼神变的坚毅起来，他已经作出了决定。

一片乌云悄然遮掩住了月亮，整个屋子里陷入了真正的黑暗。恰好在这时，另外一个人推门步入了房间，黑暗中的脸模糊不清。

“我准备好了。”李平平静地对他说。

“那我们上路吧。”烛龙也以同样冷静的语调回答。

## 第十二章 仇恨与戒严

荀诩得到罗石的举报以后，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罗石提供的证据虽然重要却不够充分，还无法证实究竟这是一起单纯的贪污案，还是某个阴谋中的一环。若想厘清

这件事，就必须要知道所有可能接触到库存文书并有机会修改的人。

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立即得到解答的，因为包括粮田曹在内的所有部门都已经下班了。荀诩和杜弼只好等到明天，也就是五月六日再着手进行调查。

原本他还想连夜直接去找成藩对质，但是却被杜弼拦住了。

“如果发现被修改的库存文书与成藩或者李平有关系，那么结论就昭然若是了。到那个时候握着确凿证据再去找他，岂不更好？”

听到杜弼的话，荀诩面色一暗，不情愿地点了点头，承认他说的有道理。

“耐心等明天吧”杜弼抚抚荀诩的背，“我们会有收获的。”

然而到了五月六日的清晨，事态却突然急转直下，远远超过了靖安司所能想象的地步。

“全城戒严令？”

荀诩迷惑不解地问道。他和杜弼携带着由姚柚亲自签署的正式文件，正准备前往粮田曹进行调查，却被刚从外面回来的阿社尔拦住。

阿社尔顾不上擦汗，气喘吁吁地说道：“不错，是今天早上丞相府发出的紧急戒严令，现在各个城门都已经被关闭了。”

“理由是什么？”

“不知道，只知道紧急级别是甲级！”

原本嘈杂的屋子里一下子陷入了一片死寂，每一个人都僵在原地，仿佛被阿社尔的

话冻结了视线。本来已经走到房间门口的荀诩停住了脚步，丝毫不掩饰自己震惊的表情。蜀汉的城防警戒等级分为甲乙丙丁四级，甲级警戒只意味着一件事：敌人兵临城下。而南郑城即使在建兴八年魏军自子午谷入侵期间，也只是达到了乙级警戒罢了。

在一旁的裴绪诧异地问道：“难道魏军绕过我军在祁山的主力，企图偷袭南郑？”荀诩断然否定：“这不可能，南郑的警戒圈一直扩展到成固、赤阪，有两到三天的预警时间，不可能一直到敌人兵临城下才觉察……”说到这里，荀诩把目光转向阿社尔：“丞相府有没有提及这方面的信息？”

阿社尔摇了摇头：“丞相府的戒严令没有作任何附加说明，我特意去找了在卫戍部队的朋友打听，他们也只是接到了命令，外面局势也不了解。”

“那么，军械房有没有动静？”

“没有。”

荀诩皱起眉头，这实在是太奇怪了。假如真的有外敌逼近，那么丞相府就应该向卫戍部队说明情况，并且打开军械房把守城用器械准备好。现在丞相府却只是发布了一个单纯的戒严令，却没采取其他任何措施，实在令人生疑。

想到这里，荀诩抬眼看了看杜弼，后者的表情同样严峻：“你也认为这与烛龙和李平有关系？”

“命令发自丞相府，执行命令的是卫戍部队，很难想象有其他可能……”荀诩说到这里，挥手作了一个决断的手势，用很快的语速说道：“辅国，粮田曹那里，就麻烦你一个人去吧。我要去丞相府看看李平究竟在搞什么鬼。”

不知道内情的阿社尔看荀诩居然这么称呼李都护，惊讶地张大了嘴巴。还没等他发问，荀诩又对他说：“昨天的南郑外围监视报告呢？拿到没有？”

“我刚才出去就是为了这个，但所有的城门都已经关闭了，送报告的人进不来，我也出不去。”

“告诉他们你是靖安司的人，无论如何也要取到这份报告。”荀诩说完又转向裴绪，语速很快：“你就留在‘道观’，一有什么重要的新情报进来，立刻派人去通知我。”

“明白了，荀从事。”

“很快，去干吧！”

荀诩干净利落地交代完，拍了拍手，用力将罩袍两边一拉，快步走出“道观”。这道莫名其妙的戒严令背后一定蕴藏着什么深刻的动机，这种压迫感让荀诩一直低落的斗志不觉重新昂扬起来，他隐隐觉得差不多要到了与敌人正面交锋的时候了。

一进入南郑，荀诩立刻就感觉到一阵紧张气氛扑面而来。街上行人很少，为数不多的老百姓个个行色匆匆，显然已经接到了警告。不时还有一队队的汉军卫戍部队来回跑过，纷乱的脚步声在黄土地面上踏出低沉的隆隆声，掀起一层烟尘。远处用于戒严的朱雀信旗已经高高升起，宣闻鼓声此起彼伏。

卫戍部队尽管对丞相府的命令不明就里，可还是以最快的速度对南郑城进行了布防和管制，显示出了极高的效率。

从靖安司到丞相府的一路上，荀诩不断在想，李平这么做究竟目的是什么。还有成藩，他在这里面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而狐忠就真的全无嫌疑了吗？荀诩这两



个朋友最近一直都没有出现，似乎非常忙碌；荀诩固然尽量避免与他们接触，他们也极少主动来找荀诩，这在他们三个以前的交往史中是极罕见的。

荀诩一路快马，沿途士兵见他身穿官服也没有多加阻拦，很快他就转到了南郑中区，丞相府青色的屋顶已经遥遥在目。在这时候，他却猛然勒住了缰绳，胯下的马匹晃了晃脑袋，打了一个表示不满的响鼻。

在丞相府大门之前，十几名身着灰褐色重铠的汉军士兵持矛而立，站成一个半圆将丞相府大门围了个水泄不通，摆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姿态。荀诩认出他们是丞相府直属的近卫队，专门负责丞相府的防务。

但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要摆出这么一副架势，好像丞相府即将要被敌人攻击一样？荀诩轻轻捏了一下下巴，摇摇头，扯了扯缰绳，让马慢慢地趟过去。

当荀诩快接近丞相府的时候，队列中的一名守卫站出来，粗壮的胳膊一下子将马头拦住，瓮声瓮气地嚷道：“什么人！不许上前！”

荀诩心中有气，从怀里掏出名刺一晃，冷冷说道：“我是靖安司的从事荀诩，现在有紧急事情要见李都护。”听到荀诩报出官衔，守卫一愣，旋即脸上表情略有改观，人却仍旧挡在前面不动。他抱拳施过一礼，然后用恭敬的口气说道：“荀从事，很抱歉，李都护正在府内商讨要事，他命令任何人都不许进入。”

“我的是紧急军情。”荀诩上前一步，几乎跟守卫鼻子贴鼻子。

“李都护下的是死命令，任何人不能以任何借口打扰。”

荀诩心中越发起疑，他瞪起眼睛大声斥道：“让开！如果贻误军机，你担的起责任吗？！”守卫却丝毫不为荀诩的言辞所动，他只是重复先前说过的话。这些守卫都

只对丞相府的最高负责人效忠，对于这样的威胁并不害怕。

“李都护特意叮嘱过，除非是诸葛丞相，其他人都一概不许进入。”

听到守卫这句话，荀诩脑子里忽然闪过什么念头，目光一凛，他立刻问道：“这句话可是李都护亲口告诉你的？”

守卫疑惑地看了看这位从事，回答说：“当然是队长下达的命令。”

“你们的队长是亲自听李都护下达的命令吗？”

“唔……是凌晨接到的公文。”

荀诩的脸色越加阴沉了：“就是说，你们谁也没有亲眼见过李都护？”守卫转头把探询的目光投向他的同僚，其他守卫都摇了摇头，其中一个说：“我们到岗的时候，丞相府大门已经闭锁，没有人进去。”

“你们知道李都护和谁在一起议事？”荀诩不甘心地追问。

守卫不耐烦地摇摇头，把手中的长矛横过来，不再说话。荀诩没有继续死缠烂打，他骑在马上向着丞相府院内凝视了一小会儿，随即拨转马头，朝着南郑南门飞快地奔去。

此时城里已经比平时清净了不少，平民都躲回了屋子里，而士兵们多集中在四侧的城墙，空荡的街道只回响着鼓声与马蹄声。荀诩身体平伏在马上，口中不停地喊着“驾驾”，飞快地朝着南门跑去。他表情虽然平静，牙齿却紧紧咬着腮肉。突然荀诩借着右眼的余光看到了什么，猛地拉紧缰绳，向主街平行的右侧街道转去，同时大声呼喊道：“阿社尔！”

原来阿社尔正在右侧街道朝着与荀诩相反的方向跑去。他听到身后叫声，立刻回头去看，一看是荀诩，他急忙转过马迎了上去。

两人碰面以后，荀诩劈头就问：“报告可拿到了？”阿社尔惭愧地摇了摇头，沮丧地说道：“我就差没跟他们打起来了，守城的士兵说上头下了死命令，开门就是死罪，我怎么说他们都不允许出去。”

“你没说你是靖安司的人，正在执行任务？”荀诩握着缰绳，语气里有压抑不住的焦虑。

“我就差说我是诸葛丞相了，毫无办法……”阿社尔摊开双手，无奈地说，“要不等明天再一起拿？我估计戒严令不会持续很久。”

“到明天就来不及了！！”

荀诩冲着阿社尔吼道，这是他第一次对下属发脾气。阿社尔盯着荀诩大惑不解，不知道这监视记录到底有多重要，竟然让自己的上司如此失态。他嗫嚅着想说些什么，却不知道说什么好。荀诩摆摆手，又绝望地狠抓了一下头，对阿社尔大声说：“你，立刻回靖安司，叫裴绪召集所有能动员的人，还有最好的马，要快！”

“那，那您呢？”

“我去把辅国找回来。记住，我要在我回“道观”的时候让所有人都准备好出发！绝对不许耽搁！”

“是，明白。”

阿社尔不敢再多说什么，回马就是一鞭子，马匹负痛，一声长嘶朝前飞快地冲去。

荀诩见他离开，自己也催马朝着粮田曹飞驰而去。

一到粮田曹外院，荀诩看到杜弼的那匹枣红马还拴在树下，心中稍定。他到了院门口飞身下马，连缰绳都来不及拴，一脚就踏进粮田曹大门。

“您找哪位？”一名官吏走过来问。荀诩急促地嚷道：“今天靖安司来的人呢？他在哪里？”官吏见荀诩凶巴巴的样子，吓的一缩脖子，说话都有些结巴：“他，他在帐库……”荀诩一把推开他，径直朝着帐库跑去。

还没到帐库，荀诩就在走廊里大声冲里面喊道：“辅国！辅国！”待荀诩到了门口，恰好杜弼闻声探头出来看。他一见是荀诩，不由一楞。

“孝和，你不是去丞相府那里了么？”

荀诩没有回答，直接问道：“辅国，你得出结论了吗？”杜弼从来没见过荀诩这么着急过，他迟疑了一下，回答说：“已经初步有结果了，但不够严谨，我正在横向比较……”

“直接说结论，是李平还是成藩？”荀诩粗鲁地打断他的话。

杜弼惊讶地看着荀诩，他居然在这里公开谈论这么机密的事情？但荀诩那锐利和不容争辩的眼神让杜弼没有质疑他余地。

“是李平。”杜弼长长吐了口气，把毛笔从手中搁下。“我检查了所有的库存手续，他是最高一级的审批者，也只有他有权限修改数据并不被旁人发觉。我查到了四月十九日的库存文书调阅记录，看到了李平的名字——那一天早些时候，罗石刚刚将正确数据归档，而第二天公布出来的数据就已经是篡改过的了。”

“我明白了，果然是这样！李平这个小人！”荀诩握紧拳头旁若无人地嚷道，让一旁的文吏们露出怯懦的惊恐表情，与同僚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你明白什么了？”杜弼被荀诩的举动彻底弄糊涂了。

“你跟我来，我们路上说！”荀诩拽着杜弼的袖子朝门口跑去。

两个人连走带跑冲到粮田曹门口，骑上马朝着靖安司方向狂奔。一路上马蹄飞舞，杜弼不大擅长骑这么快的马，只能伏下身抱住马脖，略显狼狈地冲荀诩问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你怎么看起来如此紧张。”

“我刚才去了丞相府，发现那里已经被士兵封锁。据守卫说，他们是奉了李平的命令在那里死守，绝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府邸打扰李平。”荀诩眼睛紧盯着前方，飞快地把自己的想法讲给杜弼，“有意思的是，他们谁都不知道丞相府内部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到岗的时候，丞相府已经大门紧闭了。”

“这说明什么？”

“单纯这一件事并不能说明什么，但结合那个仓促的戒严令，以及你刚才的调查结果来看，就能看出来李平到底是什么用心了。”

杜弼握缰绳的手一紧，他立刻也猜到了。而荀诩抢先一步说了出来：

“我估计，李平事实上已经离开了南郑，而且极可能是与烛龙同行。他下达戒严令和封锁丞相府的目的，就是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故意在南郑造成混乱，迟滞任何可能扰乱他们逃亡计划的行动。这样一来，在整个南郑还在为并不存在的敌人而困守城中的时候，李平和烛龙已经优哉游哉地踏上去魏国的路上。那些忠心的丞相府卫兵守着一处空府邸，这样所有人会以为李平仍旧在丞相府内议事，戒严令的花招效果

也就能更持久……”

“看来，他在粮草上玩的花样也是同样的动机。”

“不错，只不过针对的人不同。那份经过修改的数据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李平也许在整个运补流程中都动了手脚，以此来向诸葛丞相证明粮草无虞，尽可放心在前线对峙。这样他就可以保有汉中最高负责人的身份，并利用这一权限来为自己的逃亡创造条件了——比如那个戒严令。”

“真是个丝丝入扣的缜密计划，这绝对是经过长期谋划的。”

“也许这是烛龙的杰作，他真是个深知内情的人。”荀诩感叹道。

杜弼问道：“你现在能确定他的身份了吗？成藩还是狐忠？”荀诩摆了摆手，用一种非常苦涩的语气回答：“还没，其实现在只要去他们各自家里看一眼就会知道，不在家的那个肯定是。可惜我现在没时间去查这件事——何况烛龙的身份现在其实已经无关紧要，我们现在首要任务是尽快阻止李平的出逃。

“这倒是，那么你知道他会走哪一条路线吗？”

“这就是我为什么急于拿到昨天南郑外围监视记录的原因了，李平如果逃走的话，一定会路过其中的一个哨所……”荀诩又甩鞭催了一下胯下的马匹，“我们现在回道观，裴绪应该已经动员好了全部人手。我们尽快出城取得报告，确认李平的逃亡路线，追上去！”

杜弼回首看了看远处城门顶楼飘扬的旗帜，不无忧虑地说道：“现在的问题是，要如何突破城门的封锁。”

“不错，这是我们目前最大的问题……”

很快荀诩就知道，他这句话大错特错了。

当他们两个人即将进入“道观”所在城区的时候，看到阿社尔迎面飞骑而来。荀诩一楞，快马一步，冲过去大声喊住他，问他是否通知了裴绪。

阿社尔宽阔的额头沾满了汗水，眼睛中还留存着极度的震惊。他看到荀诩，大喊一声：“荀从事！”声音里满是惶然。

“发生什么事了？”杜弼这时候也从后面赶了过来。

“道观……道观……”阿社尔结巴了几次，才组织起通顺的语言，“道观被一批卫戍部队士兵包围了！！”

一阵堪比朔漠冬夜的冷风吹入荀诩身体，象元戎弩箭一样钉入他的胸膛。荀诩按住胸口忍着心脏抽搐的疼痛，强作镇定地问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见到裴绪了吗？”

阿社尔擦擦额头的汗，回答道：“我返回靖安司后，跟裴大人转达了您的交待。还没等我们有所行动，忽然外面就冲来一大批卫戍部队的士兵，将道观团团包围。为首的队长跟裴大人认识，他说这是上头的命令：今天早上从丞相府发给他们一封公函，说靖安司内部隐藏有敌人内奸。在奸细身份确认之前，禁止任何人离开靖安司。”

“这封公函自然也是李平签署的喽？”

“是的，而且授权级别相当高，连姚大人都束手无策。队长虽然表示同情，但他说

这是公务，不能通融。我是趁包围圈还没形成，从一个后门跑出来的。您可千万不能回去！”

荀诩听完阿社尔的话，在马上保持着沉默，一种混杂着愤怒、懊恼、沮丧与昂扬斗志的情绪流遍了他的全身。毫无疑问，这是李平在逃亡前特意为荀诩准备的一步棋，一步令靖安司瘫痪的狠棋。

那些士兵不知道自己的最高上司已经逃亡了，他们仍旧忠诚不渝地执行着命令。这是蜀汉军队最大的优点，而现在却变成了一个最为棘手的麻烦。尽管李平已经不在，他的权力仍旧发挥着效果。丞相府与靖安司之间陷入全面对抗，而靖安司毫无胜算可言。

荀诩缓缓地环顾四周，心中忽然意识到：靖安司在南郑城内突然之间被彻底孤立了，现在四周全都是敌人。

一直以来，靖安司从事的是组织内的清洁工作，他们活跃在自己人中间，努力寻找隐藏其中的敌人。但是今天，荀诩第一次真切地感觉到，整个靖安司置身于敌人环伺之中。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阿社尔的语调失去了弹性，他看起来非常不适应这种状况。在他身旁，杜弼捏住缰绳保持着沉默，但他的表情显示他与阿社尔有同样的问题。

目前整个靖安司都被卫戍部队监控起来，而且有理由相信司闻曹的其他分司也遭到了控制；李平和烛龙很可能已经踏上了前往魏国的路，而荀诩等人却仍旧被困在南郑城中进退两难。这种濒临失败的感觉荀诩似曾相识，让他无法不回想起两年前那



次刻骨铭心的失败。但是，面对着这一次的极端劣势，荀诩反而迫发出一种超越了挫折感的气势，他捏了捏下巴，眼神中除了锐利还多了些别的什么东西。

杜弼注意到了这一细微的变化，他不失时机地问道：“现在，整个南郑城中唯一能够自由活动的情报人员恐怕只剩下我们三个了，你打算怎么办？”

“.....不，也许是四个。”荀诩用右手食指顶着自己的太阳穴，偏过头若有所思地回答。相比起刚才的急躁，他现在显出异乎寻常的冷静。

在杜弼和阿社尔继续追问之前，他拨转马头，说了一句：“我们走。”然后策马朝着城里的某一个地方而去。其他两个人对视一眼，也抖动缰绳紧跟上去，现在他们没什么别的选择。

靖安司在南郑城中的正式编制有六十二人，他们为蜀汉朝廷工作，拿蜀汉朝廷的俸禄。但在城中还存在着另外一些人，他们也为朝廷工作，但却不拿冠冕堂皇的俸禄；靖安司为他们支付名叫“知信钱”的酬劳，用来奖励他们提供一些从正规途径无法获知的民间情报。李谭即是其中之一。

他是个陶器商人，身材瘦小，还留着两撇鼠须，一看就是个典型的商人。他的生意经常来往于汉魏吴三国之间，陶器不算战略物资，李谭又擅于跟政府官员打交道，所以至今也没引起什么麻烦。这个人消息灵通的很，靖安司经常从他手里购买关于其他两国的一些情报，甚至还包括蜀汉国内民间秘密社团的活动，双方合作一直很愉快。

这一天李谭正在自己南郑的住所外清点陶器，二十多个江阳烧制的圆口猪环瓮堆放在屋子外面，这些货物是南郑庖房和军器坊定购的，刚从川中运抵汉中。

忽然篱笆外传来急促的马蹄声，李谭没理睬，仍旧埋头点数着自己的货物。从今天早上开始外面就在折腾，总有大队士兵跑来跑去，没什么好惊讶的。不过这一次有所不同，马蹄声一直持续到了住所院门，随即院门被重重拍响，发出沉重浑浊的咚咚声。

“来了来了，不要急……”李谭搁下毛笔，走到门前打开，一楞：“哟，荀从事，哪阵风把您给吹来了？”

“听着，我现在急需你的帮助。”荀诩开门见山地说道。

“成，成，荀从事的忙岂有不帮的道理，您尽管吩咐。”

“你放心，事成以后，靖安司会多派发你一些蜀锦用度。”

荀诩未说事情之前先给他一笔重利，这是与商人之间交易的原则。蜀汉各政府部门每年都会有固定的蜀锦用度预算，如果将这些用度提出来运去魏国或者吴国出售，将是笔利润丰厚的买卖。

“哎，荀从事您见外了不是，您的忙就算白帮我也情愿，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

李谭拍着胸脯慷慨地说道。荀诩满意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将自己的来意告诉了他。李谭听完一惊，手里的帐簿“啪嗒”一声掉在地上，他开始后悔自己不该把话说的如此之满了。

## 第十三章 戒严与追击

南郑的南城门戌长今天早上一接到命令，就将城门关闭，并且调集了所有的人手守

在门内。虽然他自己也对这次莫名其妙的命令感到奇怪，但军令如山，他仍旧不折不扣地执行贯彻了下去。从早上开始有好几波人央求他通融一下放人出去，理由什么都有，但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毫无转圜余地的拒绝；有个自称靖安司的小伙子甚至来过两次，也全都悻悻而退。

眼见日上三竿，门戌长百无聊赖地一手握住长枪，一手按在嘴边打了一个长长的呵欠。受到警告的老百姓都躲回了家，街道上空荡荡的，城门前一个人也没有。

就在这时，门戌长看到一辆牛车朝南门走来。牛车的黑牛很健壮，两个黑犄角隐隐发亮；车后拉着的货物用一片粗毡布盖住了看不清楚，但从形状判断是大瓦罐之类的东西。

“站住！你们要去哪里！”门戌长大喝一声。

牛车嘎然停止，李谭从车上跳下来，满脸陪笑地凑到门戌长跟前说道：“姚爷，这是小的车。”

“哦，是你呀。”门戌长认识李谭，后者经常往返此间，他跟卫兵基本上都比较熟悉，“你这车上运的是什么？”

“哎，前几天我定购了一批瓮，里面有好几个破损了，这个心疼啊，但也没办法，得去江阳的作坊退货，不然我亏死了。”

门戌长同情地看了他一眼，用宽慰的语气说：“这可得好大一笔开销呢。”

李谭忙不迭地点头称是，然后小心翼翼地低声问道：“能不能通融一下让我出去，这事耽搁不得。”门戌长早料到他的用意，大手一挥断然拒绝，只说等戒严令解除以后第一个放他走。李谭仍不死心，拿出商人死缠滥打的功夫软磨硬泡，门戌长却

毫不口软。

两个人正在僵持的当儿，又有两名骑士从另外一侧靠近了城门，在牛车跟前停住了马。为首之人皮肤白净，身穿文官绛袍，面相颇有威严。他看了一眼牛车，拿起马鞭朝门戍长问道：“我是丞相府的亲随主记，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门戍长看他的脸似曾相识，却又想不起来姓名，不过从气度和穿着上判断肯定是位高官，于是也不敢怠慢，将事情一五一十地禀报。那文官下了马，背着手走到牛车跟前，拿眼睛上下打量李谭，李谭不自在地笑了笑，不经意地挪动了一下双脚。

“今天早上，是否有一个自称靖安司属员的人企图强行通过这里？”文官问。

门戍长立刻挺直了腰杆，大声回答：“是的！但是我们没有放行。”

“你们做的很好，今天早上李都护刚下的命令，靖安司内隐藏着叛贼，需要全部软禁起来，切不可放走一个。”

门戍长从路过的巡逻兵那里听到过这个命令，现在从文官口中得到了证实，心中庆幸自己没有一时心软放那个人出去。

“不过……你的警惕性还是不够……”文官走近牛车，猛地一掀苫布，露出牛车上的几个土棕色大瓮。

“这，这是怎么回事？”门戍长迷惑不解地问道，同时注意到李谭的脸色变成惨白。文官冷笑着指了指大瓮之间的某一处，门戍长转头过去看，赫然发现有一角衣布露在外面，再一仔细看，发现大瓮之间竟然藏着一个人！

这个人隐藏的可谓用心良苦。他将两个并排摆放的大瓮相邻的下侧打出两个洞，然

后整个身子钻进去，半屈的上半身在一个瓮中，双腿折过去伸到另外一个瓮中。两个瓮相距很近，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破绽。

门戌长悚然一惊，立刻握紧长枪对大瓮大喝道：“你！快出来！！”其他士兵也跑过来把牛车团团围住。大瓮晃动了一下，一名士兵取来一柄大锤将其锤破。只听“哗啦”一声，大瓮裂成数块碎片，无处可藏的阿社尔尴尬地把脚从另外一个瓮里缩回来，然后站起身。

“贼子，果然又是你！”门戌长恼怒地指着他骂道，转头狠狠瞪了李谭一眼，喝令将两人全绑了。文官满意地捋了捋胡须，对门卫的效率表示满意。

“这次多亏了大人，不然就出大乱子了……”门戌长恭敬地对文官说，躬身一拜，直起身来吩咐道：“将这两个奸细押到军正司去！”

“且慢。”文官伸手示意他们先不要动，“李都护有命，一旦发现奸细，要立刻送到特别地点由专人审理。”

门戌长连连点头，这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就请您把城门打开一下吧。”

“啊？”门戌长一愣，“您不是要去丞相府……”

文官牵着马靠近城门一步，露出掌管机密官僚特有的得意微笑：“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为了保证不泄密，李都护专门指定城西青龙山做为审问地点。我们会直接把这两个奸细押去那里。这你知道就好，千万莫说给别人听。”

门戌长舔舔嘴唇，仍旧有些踌躇：“可……军令……”

“戒严令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让奸细逃脱，现在奸细已经被你捉到了，戒严的目的已经达到。阁下又担心什么呢？”文官故意将“被你捉到”四个字咬的很清晰，表明自己无意居功，暗示门戍成长立下了一大功。

门戍成长抓抓头皮，文官的暗示确实是个不小的诱惑，而且对方的理由也完全合乎逻辑。于是他转身高举右手，喝令门兵把横档摘下，搬走阻马槛，将右侧城门推开一条可容两匹马进出的通道。两名士兵分别押送着阿社尔和李谭鱼贯而出，紧接着是文官和他的随从。

当文官即将通过大门的一瞬间，门戍成长忽然惊叫道：“等，等一下，我记起你了！！”

文官听到这声呼喊，一抖缰绳，刚要硬闯，却被门戍成长用枪头一把挑住马匹侧扣，硬生生拽停住了文官。

门戍成长大吼：“你，我想起来了！你不是丞相府的主记！你是司闻曹的人！！”

他的话音刚落，就感觉到耳侧一阵疾风擦过。门戍成长连忙偏头去看，只见一直保持着安静的文官随从在后面突然策马发力，猛地冲开门戍成长和文官，飞奔城外。刚才门戍成长一直没留意那个随从的相貌，现在他总算想起来了，那似乎是靖安司的从事，姓荀。

“孝和，你快走，别管我们了！”杜弼冲着荀诩的背影大喊了一声，同时硬逼着马匹横过身子来，把本来就不宽的城门缝隙堵了个严实。阿社尔一振手臂，甩开按住自己胳膊的士兵，扑到门口一拳打在门戍成长鼻子上，企图把枪头从杜弼坐骑的侧扣上取下来。

南郑南城门霎时乱成一锅粥，叫嚷声和嘶鸣声混成一团，连城楼的鼓声都“咚咚”地响起来。杜弼和阿社尔拼命抵抗，无奈卫兵毕竟太多，经过短时间的挣扎以后，还是双双被擒，而李谭早不知跑去了哪里。门戍长揉着自己被揍出血的鼻子，满腹怨气地盯着眼前的这几个俘虏。

“要不要派人去追那个逃走的？”部下小心地问道，尽量不去触怒上司。

“禁止任何人进出城门的戒严令仍旧有效，不能轻易派人出去。你立刻去丞相府禀报，等李都护的命令再说。”这一次门戍长变的谨慎多了，他可不想再违背一次军令。

当然，门戍长永远不可能从丞相府那里得到答复。这一次李平的戒严令反而帮了荀诩一个大忙。

离开南郑城后，荀诩没有时间感伤同伴的遭遇，他驱马沿着城外的连绵丘陵边缘奔驰。南郑城南郊相对于其他三个区来说比较荒凉，树木稀少，满眼黄沙，只有一圈人工载重的灌木丛标记出了城市的边界。荀诩并没有骑出多远，很快他看到了一个穿着藏青色粗布袍的年轻人蹲在一簇灌木丛底下，百无聊赖地望着南郑城丢石头。

荀诩直接策马冲到他跟前，俯下身子大吼道：“快给我报告！”那个人本来在烈日下有些昏昏欲睡，猛然听到这一声吼，身体一下失去平衡，从土丘上叽里咕噜地滚了下去。当他狼狈地在坑底爬起来抬头去寻找声音的来源，他看到了靖安司最高长官的脸。

“荀……荀从事……”他结结巴巴地说道。显然对于城里的事态这个年轻人一无所知，他只是纳闷为什么没人在规定时间内来拿报告，所以一直等在门口。

“报告！快！”荀诩的声音比第一次更大。

他从怀里掏出一叠麻纸，战战兢兢地递给荀诩。后者一把抢过去。立刻在马上粗暴地翻阅着，发出哗哗的声音。

“.....这是截至到今天早上卯时的监视报告，全部二十六处哨所都提交了.....”年轻人有些紧张地加了些说明。但荀诩压根没听，他刚刚翻到南郑东区监视哨所的报告。报告显示，有五个哨所提及他们在今晨寅时看到有两名骑士通过监视区域，那两个人披着军用锦袍，行进速度不算快，不过脸被巧妙地遮挡起来了。

更重要的是，这五个哨所地点处于同一条道路，而这条路是裴绪推测李平逃亡路线的必经之所。

这已经说明了一切，荀诩把手里的纸片丢到地上，把视线固定在那个仍旧惶恐不安的年轻人脸上。

“你有马吗？”

“啊.....有，有.....就拴在后面.....它是匹.....”

荀诩冷冷地打断他的介绍：“数十个数之内准备好，然后紧跟着我，能有多快就多快，明白吗？”

“明白了...哦，对了，属下叫杨义.....”

“快去！”荀诩怒斥道，他没有闲情了解这些事。

数十个数以后，荀诩和杨义两个人骑马上路，飞也似地朝着南郑城的东面跑去。荀诩在前面拼命鞭打坐骑，仿佛要榨干这可怜牲畜的全部力量，杨义则莫名其妙地紧随



其后，完全摸不清楚状况。只见这两匹马四蹄翻飞，风驰电掣般在南郑城东南外围划了一个半圆，再一路向东折去，沿途掀起一连串翻滚的烟尘。

根据监视报告，显然只有李平和烛龙两个人参与了逃亡——这符合常识，逃亡行动参与者越少越安全——这对于荀诩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他没时间去组织起一支规模庞大的追击队伍，杜弼和阿社尔又失陷在城门，现在只能自己孤身上阵，敌人数量越少越好。

现在是二对二，不过从战术上来说，这和一对二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理论上，两个人很难有效阻止同等数量的逃亡者，最起码要五倍以上；如果发生了正面冲突，很难讲谁会获胜：荀诩是个文官，杨义还年轻；而对方则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和一位完全谜样的人物。

想到这里，荀诩略带悲观地偏过头去撇了眼杨义，后者正伏在马背上，拼命与自己拙劣的骑术和颠簸路面坐斗争。他的窘迫表情让荀诩的悲观情绪又重了一些。

“也罢，既然已经踏上了这条路，就得一直走下去……”

荀诩心想，两只捏住缰绳的手更加用力。无论如何他也要阻止李平和烛龙，这既是职责，也关系到自尊。他已经失败过一次，那种深刻的挫折感是支撑他一直楔而不舍追踪烛龙的根本动力——哪怕李平带了五百人而他只有一个，他也一样会义无反顾地孤身追上去。

这件事看起来很快就会有一个结果了，要么荀诩抓到烛龙，要么死在阻止烛龙的行动中，他自己不想有第三种结局。这就是所谓“靖安司式的偏执”，一位情报界的前辈曾经说过，只有偏执狂才能胜任靖安司的工作。

两边的山林不断高速向后退去，风声从荀诩的耳边呼啸而过，让他不得不眯起眼睛。他们已经飞驰了一个半时辰，刚刚离开南郑地区进入西乡。荀诩一直在脑子里紧张地计算着，现在李平和烛龙恐怕已经抵达了南乡或者沔水下游的某一处，无论如何要在他们到石泉之前了结，否则万事休矣。

“无论他们走哪一条路线，都必须要从南边绕过位于汉魏边境的云雾山，再折回向东。如果我们抄近路翻过云雾山，也许能赶得及。”

荀诩不太自信地想，毕竟他们已经落后将近半日的路程，走大路绝对无法追上了；抄近路固然可行，但那是一条山路，沿途没有可更换马匹的驿馆，他们必须确保自己可怜的坐骑连续奔驰十几个时辰并且不出问题。总之，若想赶到李平前头，荀诩必须得非常非常幸运才行。

不过想归想，他胯下的坐骑速度丝毫不减。到了傍晚，荀诩和杨义抵达了西乡某处的小驿站，他们在那里更换了自己疲惫不堪的马匹，并得知在下午有两名持有丞相府文书的人也在这里换过马，向南而去。两个人片刻都没有停留，揣上几块粗馍后立刻又上了路。

他们沿着大道跑了两个时辰，然后荀诩作了一个决定，他们将离开大道冒险进入东部山区，这是唯一可能成功的方式。

“荀从事，我们必须这么作吗？”杨义胆怯地望了望远处漆黑的山形，畏缩地问道。截至到今天早上他还只是个南郑城的小小信使，现在他却跟靖安司从事站在汉中东部险峻的大山边缘。

“我们必须这么作。”

荀诩平静地回答。

山区的夜里相当地寒冷，荀诩和杨义不得不披上毡袍，并用羊皮绑在腿上以抵御无处不在的潮湿寒气。周围漆黑一片，茂密枝叶朝四面八方伸展开来，有如遮蔽了月色与星光的阴暗蜘蛛网，浓墨般的气息让绝望在人的内心缓缓滋生，仿佛他们永远走不出这片黑暗林子。两个人只能靠马脖子上的缨铃和呼喊来确认彼此的位置。

马匹行进的速度很慢，在夜里这样的路面异常艰险难行，有时候根本无法分辨哪边是悬崖，哪边是山脊。到了一些可怕的路段，他们甚至得下马牵着缰绳一步一步谨慎地向前且探且行，经常可以听到脚下石子滚落山崖的隆隆声。

荀诩对这样的艰苦行进没有发表任何评论，他只是闷头朝前走着。现在不知道南郑城的局势变的如何，整个军政系统是否已经发觉最高首脑逃亡的事实？杜弼他们是否平安无事？这些念头只在荀诩的脑子里闪过了一下，随即被更重要的事情取代。

“荀从事，我们到底要去追谁？”杨义小心翼翼地问道。两个人这时拽着马匹正通过一片长满了高大松树的陡峭斜坡，这里没有路，他们只能利用树林的间隙穿过去，还得小心不要滚到坡底去，天晓得那有多深。

荀诩皱皱眉头，他不喜欢这问题，不过总得给这个跟随自己跑了大半天的年轻人一点鼓励，于是他将整件事简略地说给杨义听。杨义听完以后张大了嘴巴，几乎不相信这是真的，他舞动右手，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

“您是说，李都护他真的……”

“小心！”

荀诩突然大叫道。杨义的挥舞动作一下子让脚下失去平衡，整个人拽着坐骑的缰绳

朝坡下摔去。荀诩松开自己的马匹，飞扑过去。“松开缰绳！”荀诩大吼，杨义立刻松开了手，他的后襟被荀诩一把揪住，而那头畜生却因为那一拽的力道而朝着坡底滚下去，发出一阵哀鸣。很快坡底传来树枝被压断的“噼啪”声，随即回复了死寂。

荀诩把惊魂未定的杨义拉起来，让他抱住一棵松树，以免悲剧再度发生；这个年轻人两股战栗，惊恐地朝着马匹跌落的黑暗望去喘息不已。荀诩冷冷地对他说：“回去记得提醒我，以后你别想从我这里听到任何故事。”

当他们翻过这片陡坡后，山势明显缓和起来，山麓阴影间可以看到一条痕迹不很明显的崎岖小路。不幸的是，荀诩发现自己的坐骑也在刚才的突发事件中扭伤了前腿，虽然还可以勉强行进，但已不能奔跑。

这对荀诩不啻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说实在的，他宁可刚才掉下去的是杨义。没有了坐骑，他们根本不可能追上李平，这里距离最近的驿站起码也有四十多里路。

荀诩蹒跚着走到路中间，面向东方一言不发地蹲下，脊背弯的很厉害。杨义从背后看不到他的表情，但又不敢过去说话，只能忐忑不安地搓着双手远远站开，面色惨白——他清楚自己犯的错误有多么大。

就在这时，突然从路的另外一侧传来马蹄声，错落而不纷乱。荀诩和杨义都是一惊，同时抬起头循声音去看，很快他们看到一队人数在十五到二十名的骑马者从远处的阴影里出现，朝着这个方向缓缓而来。

骑士们也注意到了这两个人，为首的骑士在距离他们二十步的地方停住，举起右手作了一个手势。其他骑兵立刻分成两队熟练地绕到荀诩两翼，形成一个完美的包围圈把他围在中间。荀诩通过他们的装束和马具类型认出他们是蜀汉军方，但具体隶

属哪一部分就不知道了。

“你们是谁，这么晚了跑来这里作什么？”骑兵首领在马上严厉地问道，他的声音低沉有力。

“我是南郑司闻曹靖安司的从事荀诩，现在执行公务中。你是哪个单位的？”荀诩反问，他注意到骑兵首领脖子右侧上有三条明显的虎纹。

骑兵首领没想到眼前这个其貌不扬的家伙居然是名丞相府的中层官员，不禁耸动一下眉毛，口气稍微缓和了一点：“在下名叫钟泽，隶属高翔将军麾下巡粮军都伯，目前也正在执行任务。”

“巡粮军？巡粮军为什么会跑来汉中南部？”

“执行任务。”

钟泽简短地说了四个字，他没必要多说什么。荀诩理解地点了点头，然后从怀里亮出靖安司的铜制令牌：“钟都伯，我不清楚你的任务是什么，但现在请你中止。我需要你协助我来完成另外一项紧急任务，这是最优先的。”

“很抱歉，荀从事，但我们接到的命令也是最优先的。”

就着微弱的月光，荀诩看到眼前这位都伯的下巴结实而尖削，这应该是一个倔强顽固的人，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想法。他抬起头看看天色，每一分流逝的时间都是异常珍贵的。

荀诩走近一步，决定把整件事和盘托出：“好吧，钟都伯，是这样的……”

……听完荀诩的陈述以后，钟泽仍旧不为所动，他的表情似乎没什么改变，好象在听

一件完全无关的事情。

“很抱歉，荀从事，我不能因为一个无法验证的事件而随便中止任务。”

“即使这有可能对大汉造成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荀诩咄咄逼人地质问道。

面对这个问题，钟泽沉吟了一下，徐徐答道：“这样吧，荀从事，我可以借给你两匹马，然后你我就都可以继续彼此的任务，这样如何？”

“这是不够的！”

荀诩不甘心地叫道，他的声调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焦灼。钟泽对他的贪得无厌显得很不满，他松了松自己的领口，不耐烦地说道：“那么你想要什么？荀从事。”

“你们全部。”荀诩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必须尽快赶到云雾山的东谷道口，在那里截住烛龙和李平。”说完以后他踏前一步，几乎顶着钟泽的马头，双臂伸开挡在前面。

“要么跟我去东谷道口，要么就直接在这里把我踏死然后去继续执行你们的任务。”

荀诩这种近乎无赖的举动把钟泽吓了一跳，他不由自主地拉动缰绳让马匹退后了一点，仿佛无法承受对方的气势。杨义和钟泽麾下的骑兵目瞪口呆地注视着他们两个人，一句话也不敢说，整个场合异常安静。

“请快做决定吧！”荀诩催促道。

钟泽犹豫了片刻，双肩微耸，终于长长呼出一口气，似是接受了荀诩的提议：“好吧，荀从事，就依你的意思，我们去东谷道口。毕竟那里距离我的目的地也不算

远。”最后一句听起来象是他在说服自己。

于是荀诩和杨义加入到钟泽的队伍里来，钟泽让两名部下把马匹让给他们，一行人继续上路。

荀诩应该为自己碰到钟泽而感到幸运：这支队伍是相当出色的山地骑兵，马匹显然经受过专业的训练，骑手们的控制也很精准，他们在险峻的山中如履平地，而且速度不慢。如果荀诩能够了解钟泽等人当年属于黄忠将军麾下的推锋营，并且在定军山上大显神威的话，就不会对此感觉到奇怪了。

到了五月七日正午，荀诩终于到达了东谷道口，这样的行进速度堪称杰作。

东谷道口是一条山谷中天然形成的狭长甬道，只能勉强容纳三、四匹马并行，两侧全都是灰黄色的嶙峋岩石，稀疏的浅绿植被覆盖其上，却遮掩不住被雨水冲刷过的道道沟渠。这条甬道的出口东连魏国石泉，另外一侧出口却要南折到云雾山南麓连接汉中的米仓山，几乎没有什么军事价值，所以魏汉双方不曾派人在此把守，形如荒废。

荀诩不知道李平和烛龙是否已经通过这里，他只能寄希望于自己的计算无误。他让钟泽的部下分别埋伏在谷口两侧，自己则与钟泽选了半山腰一块凸起的盾状大石后面，这里既可以隐藏身形，又能观察到谷口的情形。

“太阳落山之后如果还没有动静的话，我就必须要撤出人手，继续去执行我们的任务。”钟泽提醒荀诩，后者紧盯着下面山谷的动静，头也不回，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如果太阳落山前两名逃亡者还没出现，那么他们肯定早在设伏之前就通过谷口，那样的话也就不再需要什么人手。

“靖安司的霉运到底会持续到几时呢……”荀诩蹲在岩石后面喃喃自语道，同时用双手拼命摩挲了几下脸，从昨天早上到现在他根本没有合过眼。钟泽这时候才有机会仔细打量这位靖安司的从事。连夜的奔波让这个看起来满身尘土，疲惫不堪，头上还有几根不知何时出现的白发；不过他的神情却丝毫没有委顿，好象被什么动力鞭策着一样，全身洋溢着一种奇妙的活力。

以前钟泽只有在背水一战的士兵眼中见到过如此的光泽，那是纯粹精神力量的推动。钟泽看看天色，太阳挂在中天气势十足地散射着热量，周围为数不多的植物被晒的蔫垂下去，连岩石都微微发烫。他把行囊垫在脑袋下躺倒，随手抓起一根青草，叼在嘴里细细咀嚼，混杂着苦涩与甘甜的味道袭上舌尖，看来距离落日还有一段时间呢。

两个时辰以后，也就是未申相交的时候，在谷道口出现了两个人影，这个消息让所有的人都精神一振。荀诩双手抠住岩石边缘，谨慎地探头去看，他的手微微有些颤抖。

“是你要找的那两个人吗？”钟泽凑过去悄声问。

荀诩保持着原有的姿势，过了半天才慢慢回答：“是的。”钟泽之前从来没听人把“是的”这两个字咬的如此清晰，如此有力。

决定性的时刻终于到了。

那两个人完全没觉察到自己的处境，仍旧保持着普通速度朝谷口跑去。他们都身穿军方特有的灰褐行军锦袍，一侧袍角被挑起来挡住脸部以抵御沿途的沙尘。胯下的坐骑是两匹栗色马，两个半空的牛皮水囊悬在鞍子后晃动，为首骑士的马上还插着一面玄色号旗。这是丞相府特有的标志，只要有这面旗任何人都可以在蜀汉境内畅



通无阻。

“动手吧。”

钟泽见他们已经进入到包围圈，提议道，荀诩点了点头。他们的包围圈是无懈可击的，各有五个人截住目标前后；另外还有六名弩兵埋伏在几个制高点，一旦目标企图逃脱，他们就会立刻射杀马匹；在更外围是四名骑兵，他们速度足以阻截住任何漏网之鱼。

两名骑士又朝前移动了十几步，钟泽霍地站起身来，用力挥舞右手，同时大叫到：“动手！”

包围圈内的士兵一起发出大吼，突如其来的巨大声响让两名骑士一下子不知所措，僵直在原地。十名负责截击的士兵随即从两侧的山上扑出来，挥舞着短刀冲向它们。

其中一名骑士“唰”地拔出刀来，拼命踢着马肚子朝前跑去；另外一名则惊惶地勒紧缰绳，让马匹在原地如无头苍蝇一样地打转，几名士兵冲上去一个人拉住马嚼子，其他两个人把他从马上拽下来，“扑通”一声按倒在地。

冲到前面的骑士凭借马匹的冲击力几乎要突破拦截者的包围，就在这时，一枚弩簇破空而至，准确地钉在了马脖子上。坐骑发出一声哀鸣，朝着一侧倒去；骑士猝然不及调整姿态，也跌落在地，被轰然倒下的马匹重重地压住，动弹不得。

在大约五十步开外，荀诩将弩机垂下，冷冷地注视着自己的杰作。他也是一名射击好手，这是谁都没留意过的。

## 第十四章 追击与坦白

逮捕过程前后只持续了五分之一柱香不到的时间，两名骑士均被制服，各有两名士兵紧紧地抓住他们的胳膊，另外还有两把锋利的短刀架在他们的脖子上。

“终于……结束了吗？”

荀诩心里一阵激动的震颤，两只腿走起路来如同踩在了棉花上一般。这本是他一直追求的结局，但现在反而让他感觉缺乏真切的实在感，象一个易醒的梦一般。

他走到第一个骑士面前，伸出手揭开他脸上的袍角，然后微微冲他鞠了一躬：“李都护，我们又见面了。”李平原本方正严谨的脸现在看起来既惊恐又痛苦，豆大的汗滴从宽阔的额头流下来；他刚才被马匹压折了腿，现在靠两边的人搀扶着才能勉强站起身来。

荀诩从他的眼神里读出来“绝望”，他拿自己的生涯做了一个大赌注，现在输了，将自己的一切都输了进去。昨天他还是蜀汉堂堂中都护，现在却沦落成一介阶下囚。李平呼吸粗重，他望着荀诩嘴唇翕张，却终究什么话也没说出来。

“来人，给李都护治疗一下他的腿。”荀诩吩咐道，然后把注意力转向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以袍角掩面，一言不发地站在原地，任由士兵们压着他的胳膊，丝毫不反抗。荀诩深深吸了一口气，有些想笑，又有些想哭，没有一种表情能够准确无误地描绘出他此时的心潮。

从建兴七年开始一直到建兴九年，整整三年，将近三年的争斗，将近三年的追踪，

到今天这一切走到了终幕。荀诩看着与他只有一层薄薄锦袍相隔的对手，不禁咽了咽唾沫，用左手按在胸口，他发现自己脆弱的胸腔似乎已无法禁锢心脏的跃动。只需轻轻一振臂，蜀汉就能够除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块心病，而他也将失去一位最好的朋友。在这个时候，荀诩会犹豫吗？

答案是不会，他毫不犹豫地伸出右手，将遮挡的袍角拉了下来。

荀诩与烛龙终于直面相对。

荀诩在东吴任职的时候曾经请教过郤正，得知“烛龙”乃是传说中一种人面龙身的神兽，口中衔烛，在西北无日的幽阴之处。这一称谓典出自《山海经》，郤正还特别热心地找来《山海经·大荒经》的原文，上面写道：“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

荀诩当时就想，传说中的烛龙和“烛龙”唯一的共同点，大概只有两者都生活在黑暗中了。讽刺的是，烛龙靠口中的蜡烛为黑暗带来些许光明，而“烛龙”则一直致力让黑暗更加混沌，更加混乱。这个代号的创作者——烛龙或者郭刚——还真是有些冷幽默。

从建兴七年开始，一直隐藏在暗处的“烛龙”为靖安司带来了无尽的烦恼与麻烦，把他称为蜀汉有史以来最具破坏性的魏国间谍一点也不为过。荀诩为了这个家伙可以说是殚精竭虑、寝食难安，历经无数次的失望与失败。所幸这一切在今日，也就是蜀汉建兴九年五月七日即将彻底结束。

烛龙在临近终幕的最后一步从黑暗中被揪到了光天化日之下，现在他就站在荀诩前面，毫无遮掩。

荀诩一手握着扯下来的袍角，一手用弩箭对准烛龙的胸口，手指勾在扳机上，轻轻地说道：“原来是你。”萦绕了三年多的疑问得到解答，他的表情却看不到兴奋，反而涌现出一种难以名状的微妙平静。

烛龙尽管被两名士兵紧紧夹住胳膊，可他仍旧保持着安详的态度，安详的简直不象是一个正在经历惨重失败的间谍，更接近一位正在享受弈棋之乐的隐士。

“呵呵，孝和，你居然能追查到这种地步，真是让人佩服啊。”烛龙说。

“你居然现在才被我捉到，也真叫人佩服。”荀诩冷冷地回敬道，手中的弩机仍旧笔直地对准他的胸膛。在这个场合之下，多愁善感的个人情怀与牵绊被完全抽离，现在荀诩是一名纯粹的靖安司从事，他的腔调也变成了纯粹事务性的单调冰冷。

“不得不承认，孝和你真是一位出色的从事。我从来没预计到你竟然到在如此局限的环境下干的这么好。”

“想表现出失败者的大度么？”荀诩冷笑一声，嘲讽地说道：“这些恭维话你还是留到南郑再说吧朋友，到时候我们有很多东西要谈，我保证那会是一次深刻细致的谈话。”

烛龙的语调还是不急不躁：“为什么不是现在呢？孝和？”

听到他这句话，荀诩晃动的手停住了。烛龙唇边那一抹温和的笑意让荀诩感到很焦躁，这个该死的间谍已经被控制住了，为什么还是会让人产生无法捉摸的不确定感？那种笑容背后究竟隐藏着何种的自信，抑或只是单纯的虚张声势罢了？

“你是说你现在就想跟我谈谈？”荀诩以退为进了一步，同时感觉到很恼火，因为现在明明是他占据着绝对优势。

“我想这对于你我都很重要。”

荀诩抬头看看天色，此时正是下午时分，中天偏西一点的太阳光芒正炙，放眼望去四周皆是燥热不堪的土黄色调岩山，道路两端的荒僻景象让人窒息，全无生气。但是，这里毕竟是靠近敌境的地带，假如他和烛龙在此地悠然相谈，而此时恰好魏军有接应部队赶来的话，那局势可就会完全逆转。

“如果孝和你担心会有魏人的接应部队，那么我们不妨往回走一走，找一个你可以放心无虞的地方。”烛龙看穿了荀诩的心思，抢先说道。

荀诩的表情有些尴尬，不知不觉间烛龙在谈话上占据了主导，这让他处处受制。他不由自主地抓了抓头，突然想起来这不够严肃，于是连忙把右手放下，用冰冷掩盖自己的窘态：“我自然会选择适合地点，这一点不需要你提醒。”

烛龙没再说话，仅仅露出一个荀诩熟悉的笑容。这多少让荀诩有些感伤。于是他把身子转过去，以免被其他人看到自己面部表情的微妙震颤。

这支小分队随即在荀诩的催促下踏上了来时之路，队伍离开时比抵达时多了两个人。这两个人都用藤皮绳捆绑住四肢，分别被一名骑手押在坐骑上动弹不得；在他们四面还各有四名护卫骑兵，封锁了全部可能的逃跑路线。一路上荀诩远远地观察着那两名俘虏，两个人都保持着平静，只不过其中一个是丧失一切后的极度颓丧，而另外一个则是无可捉摸的神秘安详。

这支队伍沿着原来的路走了大约一个半时辰，来到了一片茂密的巴山松林边缘。这里有一处溪水汇聚成的深塘，正好可以作为人马补充水源的落脚点。

钟泽命令先把两名俘虏绑在树上，派了专人看守，然后喝令解散。疲惫的士兵们一

听到命令，发出一阵小小的欢呼；他们高兴地解下前襟，跪在池塘边用双手捧水痛饮，马匹也俯下身子去大口大口地舔食，一时间林中热闹非凡。

荀诩用羊皮囊装满清水，走到李平面前，把囊口对准了他的嘴：“李都护，请喝一口水吧。”李平看了他一眼，一言不发，张开嘴“咕咚咕咚”痛饮一番。他喝的太快了，以至于一条水线顺着下巴流到了胸前，把华美的锦衣濡湿。

“很抱歉这里没办法煮茶，委屈都护的口味了。”

听到荀诩这么说，李平呵呵一声苦笑，伸出舌头舔了舔嘴边残留的水迹。这位中都护自从被捕以来，还没有说过话。荀诩收起皮囊，从李平身旁离开，来到了烛龙跟前。

“要喝吗？”

“作为恳谈前的润喉是必要的，谢谢了。”烛龙居然还有心情打趣，并喝了一大口水。

“恳谈么？我更喜欢称之为‘一个叛徒最后徒劳的辩解’。”

荀诩丢下这句话，转身叫来几名士兵解下烛龙，把他带到树林深处的某一棵松树旁，将其重新捆好。这里距离池塘约有二三十步，中间隔着一块屏风般的青条大石与几簇绿竹林，十分荫凉幽静，偶尔还会有散发着松树清香的山风吹过。荀诩见烛龙已经绑定，挥手让士兵们分散到附近巡逻——无论谈话内容是什么，他都不希望旁听的人太多，这是情报人员的天性。

士兵们顺从地离开了，很快现在这里只剩下荀诩和烛龙两个人。荀诩搬起一块平整的石头放在烛龙对面，掀起衣袍坐下，直直盯视住烛龙的眼睛。

“为你自己辩护吧，然后我来裁决。”

烛龙的表情一下子变的坦然，他毫不避开荀诩的目光，从容说道：“孝和，如果抛开细节不谈的话，结论其实很简单，我从未真正背叛过大汉。”

“哦……”荀诩笑了笑，“这就是你要向我说的话？你知道的，我们靖安司只关心细节，这很重要。”

烛龙点了点头：“这确实很难让人相信，厘清事实总是得花上点时间。”

“我不知道你的自信是从哪里来的，恕我看不出任何对你有利的东西。”荀诩不动声色地说。

“有时候事情并不象表面看起来那样。”

“这就要看你如何解释了。”荀诩不容烛龙出声，立刻接着说道：“建兴七年的弩机图纸失窃事件，你是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我不否认。”

“二月二十六日，糜冲第一次与你会面，你向他提供了南郑的防务构成与图纸存放位置，并交换了初步的行动计划；而在三月一日，你利用自己的关系秘密制造了两套开锁用器具，并派于程运送其中一套给糜冲——于程失败之后，你在三月二日又亲自冒险把另外一套备用的交到糜冲手里，授意他去军器诸坊总务偷窃；三月五日，你设法迟滞了我们对辽阳县的搜捕，并和糜冲确定了调虎离山的计策；三月六日，在黄预等人和我们前往褒秦道的时候，你故意调开军技司的卫兵，让糜冲得手；同一天晚上，你又亲手杀死糜冲，并把图纸按照预定渠道送去魏国……”

荀诩一口气说了下去，这些细节一半是来自于黄预和其他五斗米教徒的供词，另外一半则是他自己的推断。三年来他一直时时思考着那一次的失败，所以对这些数据与细节可以说是烂熟于胸。

“对于以上指控，你是否承认呢？”荀诩逼问。

出乎他的意料，烛龙立刻毫不犹豫——在荀诩看来甚至有些得意——地回答：“不错，你的推测虽不够严谨，但与事实基本一致。”

“既然你承认，那么好吧，那么请问哪一件事能够证明你的忠诚？哪一件事又给我国带来过利益？”

“我可以反问一下么？我国在这次事件中究竟损失了什么？而曹魏又得到了什么呢？”

“我国损失了贵重的技术兵器资料，这会让汉军在陇西流出更多的鲜血！”

烛龙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这叫荀诩很恼火：“孝和，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事情往往不是我们在表面看到的那样。仔细分析这件事的结果我们就会发现，大汉表面上似乎失败，但却是最大的赢家。”

“荒谬！”

“首先，我国成功地铲除了五斗米教在汉中最后的残余势力，这既减少了社会安定因素，也削弱了魏国间谍的生存土壤；其次，魏国最优秀的谍报人才之一死在了南郑，这对魏国情报工作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荀诩忍不住插嘴大声说道：“你这是本末倒置，不错，这两点确实是曹魏的损失，



但他们却籍此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弩机技术。”

“这正是我正要说的第三点了。孝和你应该也知道的，魏国军械制造负责人马钧曾经表示，这两项产品的技术含量很低，甚至连他都可以将其效率提高五倍到十倍。这让期待很高的军方十分失望，成为导致天水弩机作坊计划流产的直接原因。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这件事荀诩曾经听杜弼说起过，当时他只是觉得曹魏的人不识货，没加多想，现在仔细回味起来确实蹊跷。面对烛龙的问题，荀诩迟疑起来。

烛龙并没有期望荀诩回答，他自己继续说道：“原因就只有一个，魏国从来没有获得‘元戎’与‘蜀都’两项技术。”

“这怎么可能？！”

“如果图纸是假的，那么就是可能的。”

“你是说图纸被调过包？”

“不错，糜冲送回魏国的实际上是两款三年前的过时型号。”

荀诩一直紧绷着的眉毛松弛了下来，他又恢复了谈话开始时那种略带嘲讽与冰冷的表情：“你的辩解确实很有说服力，可惜你却暴露出了一个极为致命的矛盾。”

“愿闻其详。”烛龙回答，同时扭动一下身体，让紧缚的藤绳松弛一些。

“你说图纸被调过包，那么请问是在什么时候？糜冲在军技司偷到图纸以后，直接送去了前往陇西的粮草车队，然后才去见你，这期间你根本没有余裕把图纸调换过来。当然，你可以说你一早就在军技司调好了包，但我善意地告诉你，那是绝对不

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既然我都有本事把军技司的卫兵调开。”

“当然不可能，弩机图纸的保管与守卫是独立的两套系统；调阅图纸要通过繁琐的手续，我查过调阅记录，并没有你的名字。”

“你的眼光果然相当敏锐。”面对这打击，烛龙丝毫没有显出慌张，从容不迫地说道：“事实上，我确实没有能力在军技司给图纸调包，甚至我连卫兵都没权力支开。”

“这么说你承认你的失败喽？”

“你的分析非常精准，但我不能不代表别人不能。”

听到这番话，荀诩不由得瞪大了眼睛，从石板上腾地站了起来，烛龙在南郑内部还有同伙？烛龙沉着地看了看附近的动静，徐徐说道：

“事实上，配合糜冲行动去支开守卫并将图纸调包，这些事只有一个人能做到。”

“他是谁？”

“诸葛丞相。”

荀诩这一生经历过很多次突如其来的惊讶，但从来没有一次冲击有这么大。他仿佛被决堤的洪水扑倒，两条腿几乎支撑不住，甚至连呼吸都倍感艰辛。烛龙略带怜悯地看着荀诩，没有作声，给这位从事一些缓冲时间来接受这个事实。

“这太荒谬了！”荀诩结巴地嗫嚅道，但犹豫不决的腔调掩盖不住内心惶恐。

“如果你确实看过图纸的调阅记录，就该记得最后接触过图纸的人正是诸葛丞相。”

“即是说，糜冲在南郑得到得协助其实是丞相授意的？”

“不错，这样魏国才会深信不疑，一步一步按照我们的规划来走。”说到这里，烛龙的表情开始变的严肃，声音放低：“接下来我要说的话未经授权，但我认为孝和你现在有权知道。”

荀诩抬起头，看的出他仍旧未从震惊中恢复。

“事实上，这是一个从建兴四年就开始的计划。诸葛丞相在那个时候就预见到，南郑迟早有一天会成为魏国间谍的目标，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他除了强化你们靖安司以外，还准备了另外一套计划。”

“那就是你？”

“不错。丞相的观点是：与其坐等敌人发展内线，不如主动为他们安排一个。这样一来，一旦内线成功取得魏国情报部门的信任，那么我们既可以利用他来防范敌间谍的渗入，又可以通过他来向魏国传送假情报，具有双向的价值。”

稍微停了一下，烛龙继续说道：“这个计划没有名字，事实上除了丞相与我以外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这是计划的性质所决定的。从建兴四年开始，我在丞相的安排之下开始异常谨慎地与魏国接触——我不仅要留意敌人，更要防范自己人——到了建兴五年，我终于成功地与一名叫郭刚的魏国军官联系上。郭刚少年得志野心勃勃，亟需建立一些功绩来证明自己的能力，我无疑是他手中重要的砝码，而我也利用他的这种心态逐步建立起与魏国的联络通道。我给他送了许多情报，有真有假，

偶尔甚至会稍微牺牲一下我军利益，回报就是他们对我信赖的不断加深。”

“建兴八年初，郭刚代表魏国中书省通知我他们即将执行一个针对蜀汉弩机技术的方案，要求我的协助。诸葛丞相与我详细商议以后，遂决定用假图纸将计就计。于是我向郭刚提出一些细节的修改计划，比如说我建议要充分动员地下五斗米教徒的力量，还有建议在计划完成后除掉糜冲以确保我的身份不被泄漏，总之都是貌似合理实际上却对我方有利的提议。这些要求郭刚都答应了。”

说到这里，烛龙冲脸色依旧苍白的荀诩笑了笑：“接下来的事情你也知道，糜冲顺利潜入南郑，我跟他见了面，开始实施计划。不过我和丞相都漏算了一着，那就是你。孝和，你的追查能力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们又不能把真相告诉你；结果我被迫两线作战，一方面努力促成糜冲，一方面尽力防备你；在青龙山的军器诸坊总务，你的出色表现几乎就将整个计划全毁了。”

荀诩这时候才第一次发问：“你是说你们原本是将假图纸藏在青龙山上的吗？”

“不错，因为你意外的埋伏，迫使我们不得不更换计划。”

“那你在一开始为何又故意提醒我去调查柳氏父女？”

“这是我犯的一个错误。”烛龙很坦白地说，“我当时只知道冯鹰跟柳萤的关系，想借此来转移你的注意力，但没想到柳氏父女居然真的跟黄预有瓜葛，并且窝藏了糜冲。更可怕的是，你甚至已经打入了一名卧底在他们身边，这个计划又一次濒临失败。”

“该说是运气太好还是太坏呢……”荀诩不由得喃喃自语。

“幸亏诸葛丞相针对这一情况及时制订了新计划。接下来的事情你也知道：我授意

糜冲将计就计调虎离山，把黄预、卧底高堂秉以及你们所有人都骗去褒秦道，糜冲则趁这空当潜入军技司去偷图纸——那份图纸在头一天已经被诸葛丞相紧急调阅并调包——等到浑然不知实情的糜冲成功把假图纸送了出去以后，我杀死了他。”

荀诩的面色说不上是好还是坏，他微微晃动头部，不得不感叹道：“真是完美的计划。”

烛龙连连点头表示赞同：“诸葛丞相是一个天才，在那样的局势下连我都几乎绝望了，他却还能从容行事，最后一举逆转。”停了停，他换了相对比较轻松的口气：“无论如何，这起事件以我国在幕后大获全胜而告终。魏国损失了一名出色的间谍和几乎全部五斗米教徒，天水弩机作坊也在浪费了大量资源后被废弃，他们一无所得；而我们则成功地肃清了汉中内部的不安定因素，并让魏国对我的信赖进一步加深。”

荀诩看着仍旧被绑在树上的烛龙，心潮翻腾，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他那十一天玩了命似的追查原来都全无意义，高堂秉也罢，那名被黄预杀死的护卫兵也罢，他们只是一个完美计划中的多余角色……但是他又能抱怨些什么呢？大家都是为了汉室复兴。

“说实话，整件事里，我最觉得过意不去的就是你，诸葛丞相也一样。尤其是你还被迫要当做替罪羊承担责任外调东吴，诸葛丞相一直对此愧疚不已。”烛龙的声音转为柔和，眼神闪过一阵抱歉的神色，这让荀诩有些感动，他能感觉到那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不是作伪。

此时松林中静谧依旧，山风稍息，若非有侧旁潺潺的溪水流淌而过，几乎让人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荀诩想上前去把烛龙解下来，他站起身来走前几步。忽然从林子

另外一侧传来士兵们的说笑声，他双手一颤，不由得倒退了两步，猛然想到眼下的这一事件还未得到廓清。

“那么，李都护呢？这一切又是怎么回事？”

荀诩再一次走近烛龙，右手按在藤绳上，双目平视。弩机事件虽然干系重大，但毕竟只是一起技术窃密，未曾涉及中层以上人士；而李平出走却是震动蜀汉高层的大事，两者严重程度不可同日而语。其实荀诩已经模糊猜到了个中情由，但终究得向烛龙确证才能放心。

烛龙听到荀诩这么问，叹了口气，说道：“你放心，孝和，今天我会对你和盘托出的。不过你得发誓绝不向第二个人说起，因为这件事还没有完结。”

“好。”荀诩朝后站了站，四处张望一番确认没人在一旁偷听，接着抱臂站定。烛龙这才缓缓讲道：

“最初的起因是在建兴八年的六月。众所周知，曹真在那一年进袭我国。做为防御措施之一，诸葛丞相命令李严率军北上汉中支援，我记得孝和你也是跟随那支队伍回南郑的吧？”

“不错。”荀诩一点头。

“郭刚也注意到了这一调动，他那个时候就向我提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建议，希望我能说服李平叛逃到魏国来，就好像他的好友孟达一样。我当时觉得很荒谬，打算一口回绝，但诸葛丞相却另有想法……”

烛龙在这里停住了，荀诩没有急切地追问，而是保持着沉默耐心倾听。

“.....于是诸葛丞相就安排我调去了李平的身边。最开始的时候，李平表现的很正常，我也不认为堂堂一个大汉中都护会做出叛逃这样的事情来。但后来李平的部曲被逐渐分配到其他部队，而他本人则被委任分管后勤粮草督运，李平整个人从此变的焦躁不安，容易发脾气。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探后，我向他冒险表露我魏国间谍身份，他最初的反应很暧昧，没有喝令军士把我拿下，只是警告我不要出去乱说。从那时候起，我就知道这件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实还有希望。”

“诸葛丞相给我的指示是，一切按照郭刚的意思去做。于是我就尽力扮演着魏国间谍的角色，不断游说着李平，从若隐若现的暗示逐渐到直截了当地劝诱。国内政局形势你也是知道的，李平一直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所以我一直在用这一事实从反面刺激他，谨慎小心地瓦解他的心防，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

荀诩这时候却皱起了眉头，他思考了一下，问道：“可是诸葛丞相在我回到汉中时，曾经警告过我李平有不稳举动，让我多加留心。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他岂不是自相矛盾么？”

“一点也不矛盾，有时候适度的外部压力反而能促使一个人更快地转变。历史上很多例子可以证明，当一名企图叛逃者犹豫不决的时候，安全部门的压力往往会产生反效果。”

荀诩听了烛龙的话，安慰自己说这是为了蜀汉的利益所必须的，但“被当做工具使用”的嫌恶感始终挥之不去。烛龙没有注意到这一细微的变化，继续说道：

“不过这时候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有预料到的事情，那就是徐永的叛逃。必须承认，这对于我国来说是一个相当宝贵的情报矿脉，但对于我游说李平的计划却是个极大的威胁。”

“你指的是邓先？他在这件事上扮演着什么角色？”荀诩插嘴问道。

“完全无关，他在魏国的联系人是杨伟，不在郭刚这条线上，我们彼此孤立。他既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也不曾试图拉拢李平，一个单纯试图隐瞒上司贩卖情报的小内奸罢了。所以当你们捉到他的时候，李平非常干脆地把他甩脱，以此表明自己的清白。我所说的威胁是：他居然知道我游说李平逃亡的计划，并告之了你们靖安司。”

荀诩简短地加了一句评论：“这全怪我。”

“按照最初的构想，靖安司只需保持适度的怀疑让李平产生不安情绪就好，但徐永的出现却让靖安司的反应大大超出预期强度。”

“于是你们就杀人灭口，干掉了徐永？”荀诩冷冷地反问道。烛龙摇摇头：“那还不至于，只是李平已经起了疑心，必须要采取一些手段来控制。于是诸葛丞相秘密安排了一批人在成都绑走徐永，并伪造成刺杀事件，骗过了所有人，连成都司闻曹都蒙在鼓里。现在徐永大概是在朱提的某一处密林里疗养吧。”

“那么，究竟什么时候李平确立了叛逃的决心？”

烛龙说：“是在今年三月十五日。诸葛丞相突然决定提前出兵北伐，李平一直到最后一刻才接到通知。这个举动显然激怒了他，他回到丞相府以后大发了一通脾气。我就在那时候取得了重大突破，李平亲手说出了叛逃曹魏的决定。”

“那他为什么没有立即行动，一直拖到了昨天才出发？”

“呵呵，李平毕竟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他不会鲁莽行事。”烛龙侃侃而谈，仿佛是在厅堂之上宣讲，“第一，他必须要得到魏国高级官员——比如司马懿或曹



爽——的亲笔保证；第二，逃亡是件很复杂的事，策划起来相当耗费时日；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李平摸不透诸葛丞相的心思，生怕他突然返回南郑，打乱自己的计划。”

“所以他就派了你去前线一探虚实。”

“孝和你果然够敏锐。李平派我去前线有两个目的：取得魏国高级官员的亲笔保证书，以及探听诸葛丞相的动静。这两个目的我都圆满‘达到’，然后李平开始放心大胆地着手准备逃亡。这期间你们靖安司也给他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不过他不太在意——那时候李平是南郑最高长官，他料想你们是不敢碰他的。”

“哼，被他猜中了。”

“不过这一计划在四月初的时候，又差点夭折。在祁山前线，诸葛丞相与司马懿的长时间对峙导致我军补给发生问题。李平一时疏忽，将库存的实情发给了诸葛丞相，诸葛丞相当即回信表示打算收兵回营。李平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重新陷入了惶恐，那时候他的流亡准备还没做完。我便向他提出了一个建议。”

“篡改粮草库存记录么？”荀诩心里的拼图越来越清晰了。

“对，李平身为兼管后勤的南郑最高长官，有足够的权限做这件事。四月二十日晚上，他亲自将粮田曹的记录修改，并亲自修书一封给诸葛丞相说补给绝无问题，汉军切不可贸然退军错失良机云云。”

“然后在五月六日，你们终于准备停当了一切，开始了逃亡？”

“是的，而且为了不致让靖安司阻碍这次行动，李平还特意发出了全城戒严令。不过即使如此，也没能阻止住你的追踪，以至演变成现在这个局面。容我赞赏一句，

孝和你真是太可怕了。”

对于这一恭维，荀诩没有表现出什么欣喜的表情。他仍旧是眉头紧锁，显然还有许多疑团。烛龙停止说话以后，荀诩用右手手指敲敲自己的头，徐徐问道：

“假如我没有及时赶来呢？你们就这样逃去曹魏？”

“哦，当然不，我已经暗中安排了人在半路拦截。即使你赶不及，他们一样也会发挥作用。”

“他们在哪里？”

“就是钟泽他们，推锋营的精英们。”烛龙把视线朝着林子另外一侧望去，一脸轻松。

荀诩几乎要吼出来：“这怎么可能！他们是我在半路偶然遇见，并被强行拉到东谷道口的，这一切只是巧合！而且我注意观察过，钟泽和他的手下完全没表现出认识你的样子。”

“他们碰到你，这是个巧合；但他们出现在东谷道口，却不是。你觉得一队阴平粮道巡粮部队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汉中东南的大山中？那是出自于我的命令。这一批部队刚从前线退下来，调动起来不会引人注目；而且他们又曾经在推锋营服役过，擅长山地骑术，从哪方面讲都很适合这次任务。”

“你的命令？难道说刚才他们抓你只是演戏喽？”

“不，不，我没和他们直接接触过。钟泽接到的只是一封盖着丞相府大印的密函，让他们在五月七日之前到达东谷道口并截击任何路过的行人。事实上他既不知道发

令人是谁，也不知道这命令的目的，他只是单纯地奉命行事。”

“可是……既然目的一致，为何钟泽他不曾对我提起过，反而表现的好像他另有任务？”

“这很简单，出于保密目的，那封密函里特意强调绝对不允许将此行的目的泄漏给任何人知道。钟泽是一名称职的古板军人，自然会严格遵守这一命令——即使你和他目标其实是相同的。”

“可我不明白，诸葛丞相这次发动北伐，难道只是为了诱使李平逃亡？”

这个有些幼稚的问题让烛龙发出一阵笑声，让荀诩有些尴尬。烛龙回答说：“丞相怎么可能会如此不分轻重，李平的逃亡最多只算是这次北伐的副产品。要知道，丞相最初并没有“篡改粮草库存”的计划，一直到前线确实发生了补给危机，丞相才想到利用这一形势来更好地影响李平。”

烛龙说完以后，两人之间一下子陷入了突然的沉默，这次长谈一直到现在才第一次间断。隔了好久，荀诩才舔舔有些干燥的嘴唇，问了一个从一开始就萦绕在心中的疑问：

“那么究竟为什么诸葛丞相一直纵容李平从不满到背叛，甚至派你千方百计劝诱他出逃，然后又安排人在最后一刻阻止他？为何如此大费周章？丞相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烛龙听到这个问题，不禁发出一阵长长的叹息。他四肢动弹不得，所以只能用眼神注视着这位同僚一言不发，微微颤动的面部肌肉蕴藏着无限的寓意。

荀诩以同样的眼神回应，他们之间一直存在着微妙的默契。过了良久，荀诩伸出手

放在对方的肩膀上，平静地说：

“我明白了。谢谢你这么详细的解说，守义。”

“唔，你明白了就好。”

狐忠再度露出了那种温和的笑容。

## 第十五章 坦白与真相

张郃似乎不太相信眼前的景象，他吃力地半支起身体，看到自己的右膝上牢牢地钉着一支精巧的弩箭。弩箭的箭头已经深深没入膝内，只留下浅黑色的尾杆留在外面。赤红色的鲜血正顺着箭身的四条凹下去的放血槽潺潺流出来。他知道箭头上有倒钩，光凭手是不可能将其拔出来的。

“这就是元戎弩的威力吧……”张郃心想，同时感觉到全身有些绵软，视线也因为血液的迅速流失而变的模糊起来。在陇西这几年的战争中，他已经无数次地见识过这种弩箭的威力，无数次地见到魏军士兵被洞穿并发出凄厉的惨叫，死者名单中甚至包括他的同僚王双；而现在，终于轮到他自己切身体验这种恐怖了。

张郃缓缓吐了一口气，惊讶地发现到自己居然一点也不觉得恐惧。也许是在沙场上的时间实在太久的缘故吧，这位年届六十的老人甚至对自己的死亡都变的麻木起来。在他周围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十具魏军士兵和战马的尸体，每一个人身上都至少插着三根弩箭；大魏的旗子折倒在尘土之中，一角已经被掌旗兵的鲜血濡湿。

“如果我军能够拥有这样的武器……我记得似乎……”张郃的脑海中跳出一丝疑问，不过这念头没持续多久便被更多的思绪所淹没。人死之前，一切往事都会瞬间涌

入，即使是戎马一生的耆宿老将也不例外。他抬起头来，远处高坡上隐约可见蜀军的弩士人头耸动，这是最后一次与敌人直面相对了。

张郃唇边似乎微微露出微笑，他的眼前掀起一阵烟尘，视线更加模糊起来，陇西的风真冷啊……

蜀汉建兴九年，魏太和五年，汉丞相诸葛亮因粮草将尽而主动结束对峙，全面撤出战场。魏左将军张郃追至木门遭到元戎弩箭伏击，阵亡。汉军旋即从祁山撤回汉中。

第四次北伐战争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五月十日，荀诩一行押解着李平和狐忠返回南郑城。一路上狐忠仍旧保持着被绑缚的状态，时刻都有人看守。同行的人里，李平当他是同病相怜的难友，钟泽当他是叛逃未遂的官吏，惟一知道真相的荀诩则一直保持着沉默，远远跟在队伍后面，尽量远离那两名囚徒。

当他们抵达南郑城的时候，发现城内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李平在离开前下达的那几个命令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因为长时间的封锁，南郑与外界的联系完全中断，行政系统基本陷入瘫痪，各个部门都陷入惶恐与焦虑之中。很多官吏强烈要求解除戒严令，但卫戍部队仍旧坚持原有的命令，事实上他们也对丞相府迟迟没有下文而迷惑不已。几乎每天都会有暴力闯关的事件发生。

而丞相府则在直属卫队的环伺之下一直保持着沉默，无人能进，也没人出来。不知道自己守护的其实是空城的近卫队长虽然心中和别人一样疑惑不解，但命令始终是第一位的。这期间无数官员要求与李都护见面，也有许多信使拿着公文要求递入丞相府内，都被他毫不通融地拒绝了。

至于靖安司，针对它的包围已经名存实亡。丞相府没有后续指示发出，包围部队只好原地待命，士气下降很快，对靖安司人员的潜逃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他们出不了城。唯一仍旧被羁押的人只有杜弼和阿社尔，他们在荀诩逃脱以后就被捕了，并被投入监狱严密监视。不过随着以闯关罪名被捕的人数增加，这种监视也就不了了之。

荀诩等人进城没费什么周折，他们将李平抬了出来。失魂落魄的李平没有作出任何出格的动作，他顺从地按照荀诩的吩咐，以中都护的身份命令守城士兵开门。已经被戒严令弄的焦头烂额的士兵们一见李都护终于现身，无不大喜，也没多想原本该呆在丞相府的李平怎么会出现在城外，连忙把大门打开。

一行人进城后直接来到丞相府，李平简短地指示直属卫队戒严令解除，然后没作任何解释直接进了丞相府。一直到这时候，荀诩才松了一口气，原本他还担心李平会突然发难反让卫队把他们几个人抓起来，现在看来李平还不至于蠢到那种程度。

在钟泽的严密监控下，李平暂时恢复了在南郑城的领导地位，这是为了尽快城内秩序的权益之计。他对外解释说自己前几日是去江阳视察了，这虽不能服众，总算也是丞相府这些天来第一个正式声明。狐忠则称病被软禁在家中，由数名推锋营士兵日夜监管。

荀诩把这一切安顿好以后，立刻前往南郑的监牢，杜弼和阿社尔已经在里面呆了足足四天。一放出来，杜弼就急切地闻荀诩事情发展如何。荀诩无法告诉他们真相，只好含糊地说自己恰好碰到一队巡逻的军人，在他们的协助下成功拦截到了李平。

“那烛龙到底是谁？”杜弼问道。

听到这个问题，荀诩楞住了。这是一个已经知道答案的艰巨问题，他实在不知道该

怎么回答才好。别说烛龙的真实身份，就连徐永仍旧在世的消息都不能泄漏给杜弼。在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后，他选择了一个最拙劣的回答，带着愧疚说：“目前这仍旧是个秘密，辅国，对不起。”

听到这个回答，杜弼的眉毛只是轻微地挑动了一下，然后他露出理解的笑容，拍拍荀诩的肩膀说：“不必为难，大家都是干这一行的，我明白你的难处。”

荀诩感激地瞥了他一眼，心中却丝毫也高兴不起来。其实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这一次的结局都很完满：他的朋友并没有真正背叛蜀汉，蜀汉也在与曹魏的情报战中占据了优势，于公于私都值得让人欢喜，但荀诩心中始终郁积着一块阴云，让他的心情无法舒展。这不再是关于友情，而是一些涉及到忠诚的东西.....

“孝和？你想什么呢？”杜弼看荀诩怔怔地望着远处发呆，伸出指头在他面前晃了晃，“你是太累了吧？也难怪，自从徐永回来以后，你就一直在忙碌，也该休息一下了。”

“唔，也许是该休息一阵子了。”

荀诩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同时让双肩垂下。他现在确实感觉到疲惫，非常的疲惫。

当天晚上，荀诩去拜访了成藩。成藩对这位久未谋面的好友的突然造访很惊喜，拉着他一起出去喝酒。在席间，成藩惊讶地发现荀诩的酒量暴涨，他什么也不说，只是拉着成藩一碗一碗地干，直至酩酊大醉.....

五月十五日，诸葛丞相返回南郑。和第二次北伐后一样，人们为蜀汉在战略上的徒劳无功而感到沮丧，但又为在撤退时成功击杀一员大将而欢欣鼓舞。大部分人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目送丞相的车仗缓缓开入城中。

荀诩并没有参加入城式，他被要求等候在军正司的一间密室之前，狐忠也是，而李平则被安置在密室之内。那房间没有窗户，所以荀诩无从知道这位中都护的表情究竟为何。

“孝和，这几日过的如何？”狐忠忽然偏过头来问，他这几天一直被软禁，直到今天才被放出来。

荀诩“唔”了一声，双手垂下，继续保持着恭敬等候的姿势。对于狐忠他没有什么恨意，两个人都是以自己的方式效忠祖国，但这不代表他会因此而释然。狐忠看到他的反应，微微一笑，心中明白荀诩的心境波动，于是也闭上了嘴。两个人就如同石俑一样肃立在密室两侧，好像从不曾相识的陌生人。

这里位于地下，气味有些阴冷与发霉，走廊两侧都镶嵌着铜制挂台，上面点着蜡烛。过了大约半个时辰，通道里忽然传来了一阵脚步声。狐忠和荀诩同时抬起头，看到诸葛丞相和姜维两个人走过来，面沉如水。远处站着几名军正司的军人，但他们显然接到了不许靠近的命令。

诸葛丞相走到门口，停住了脚步，把两道目光从荀诩脸上扫到狐忠，又从狐忠脸上扫到荀诩。两个人垂头拱手，叫了一声：“丞相”。丞相这时严肃的脸上才稍微绽出一丝笑容：“孝和，守义，你们两个作的很好。”

“一切为了汉室复兴。”

丞相满意地点了点头，重新把目光固定在荀诩身上，荀诩发现他比出征前又憔悴了几分。

“孝和，想来你也都知道了。”丞相的声音依旧低沉。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问题，



荀诩只能简短地回答道：“是的，丞相。”

丞相眯起眼睛，用感怀的口气问道：“唔，你是否还记得我们两年前的那次会面？”

“是的，丞相。”荀诩的词汇量变的十分贫乏。两年以前，荀诩在接受了军方苛刻的评议审查之后，曾经被诸葛丞相秘密召见，荀诩一直认为那次谈话是自己撑过低潮期的关键。

“我记得我曾对你说过，身为领导者，我必须寻求某种程度的内部安定，这种安定往往是需要付出牺牲的。”丞相说，随手将脱下来的布袍交给姜维。

荀诩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巧妙地把话题的重心转移开：“您说的每一句话，小人都一直铭记在心。”对于这个暧昧的回答，诸葛丞相没露出任何不悦，他捋了捋自己的胡须，冲荀诩略一颌首，说道：“你理解就好，汉室的复兴还需要你的能力。”

荀诩又作了一个揖，谦逊了几句，然后回复成最初的站姿。

诸葛丞相没有多说什么，他推门走进密室，然后姜维从外面把门关好，站到了狐忠与荀诩之间。三个人彼此对视了一眼，谁也不说话。姜维比两年以前老成了许多，年轻人的稚气已经逐渐为沉稳持重的气质所取代。他好奇地看了一眼荀诩，举止既没表现出高人一等的傲气，也没有过分亲热。

“你们做的很出色。尽管外面的人不会记住你们的功绩，但是我会。”

姜维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和外面相比，屋子里此时的气氛更加叫人抑郁。这间石室没有窗户，里面只铺陈着一张木制方案和数根蜡烛，方案上还搁着一壶酒与两个酒碗，坐在一侧的李平了无生气。诸葛丞相坐到他的对首，先一言不发地为他斟满一碗酒。李平的目光极力躲避，双手不安地揪着衣襟，原本一条大汉现在却畏缩的有如一只受惊的山鸡。

“正方，来，为先帝干上一杯。”丞相端起酒碗，严肃地说道。

李平没有勇气举起碗，他认为诸葛亮是在嘲弄他。诸葛丞相也不以为意，将碗中的酒一饮而尽，突然将酒碗摔在地上，只听“哗啦”一声，屋中沉滞的空气被突如其来的碎裂声切裂。李平象是被针扎了一样，全身吓的一激灵，颤抖不已。

“李平，你不敢为先帝敬酒吗？！”丞相的怒气突然爆发了出来。

“孔.....丞相，我.....”

“我真不敢相信，一位受先帝托孤之重的老臣，居然会选择这样一条让大汉二十五帝蒙羞的路！”

在李平的印象里，诸葛丞相从来没有发过这么大脾气——即使两年前马谡失了街亭他也不曾如此愤怒。他惶恐地跪伏在地，双手撑在地上，头低低垂下：“我知罪，我愿意承担一切责罚，只求丞相善待在下的遗族。”

“承担一切罪责？”丞相冷笑道，用手点着李平，“你以为你承担的了么！！处斩一名企图逃亡的中都护？这消息若是传了出去，东吴曹魏那些人会怎么笑话我们？天下人是否仍旧相信我大汉以仁德治国？”

李平觉察到丞相话中有话，他抬起头，眼神迷惑不解。

“正方啊，你知不知道你给我出了一个多么大的难题.....”丞相的口气重新转缓，“于公，我不能叫国家成为别人的笑柄；于私，你以为我真愿意亲手下令处斩一名旧日的同僚？一次就够了，我不想做第二次。”

李平知道他指的是两年前的事。那时候第一次北伐刚刚失败，诸葛丞相亲手下令处死失街亭的马谡，一个深得他赏识的年轻人。那件事笼罩在诸葛丞相心头的阴影，看来到现在仍旧没有消除。李平看到了一丝生存的希望。

通风口吹来一阵微风，屋子里的气息略微清新了一点，烛火也随之跳动，两个人的表情在烛影里看起来都有了变化。诸葛丞相忽然转变了话题：“李平，你是否承认自己篡改补给数据，掩盖补给不足的真实状况，谎称粮草充足，以致我军作战失败？”

李平有些惊讶地望着诸葛丞相，后者的眼神里有些超越责备的东西。于是他点了点头。

“你恐怕事情败露，便在我军归还之前就逃出南郑，企图通过沮、漳回到江阳，并上书皇帝陛下进行狡辩，想以此来逃避责任，对不对？”

“是.....”

“幸亏你的参军狐忠大力劝阻，最后你回心转意，返回南郑自首。你承认吧？”

李平忽然明白了诸葛丞相的用意，他是在为李平的叛逃行为寻找另外一种合理解释，一种比叛逃要体面的解释。李平眼角有些湿润，觉得两个人昔日的那种友谊似乎又回来了。

“在接下来几天的审判中，你将会以渎职罪而被判决，最严重可至流徙之刑，你可

有心理准备？”

“多谢丞相……”李平感激地再度趴伏在地上。读职罪和流徙之刑虽不是好事，但对于一个原本犯下叛国死罪的人来说，可是幸运太多了。

丞相欣慰地将李平搀扶起来：“你放心吧，正方，你儿子李丰不会被这个判决影响仕途，我会照顾他的。”李平只是连连称谢，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我国正值用人之际，正方若非你犯下如此大错，本该成为我左臂右膀……”说到这里，丞相刻意压低了声音，“……你可要好自为知，数年之后，当还有起复的机会。”

“这……这是真的？”李严不敢相信地瞪大了眼睛。

“我以先帝的名义保证。但你要配合我，让自己活下来，这是最重要的。”

“罪人李平知道。”

李平没有多说别的，他再度深深拜伏，声音有些哽咽。丞相这时再次把酒碗斟满，推到他面前：“来吧，正方，为了汉室复兴。”

这一次李平没有犹豫，他举起碗来一饮而尽……

会谈并没有持续很久，只半个时辰不到诸葛丞相就打开门走出来。姜维连忙迎上去搀住。荀诩注意到丞相双眉之间上的皱纹略显平伏，看来他很满意这一次会谈的成果。

诸葛丞相错过狐忠与荀诩身旁时，冲两个人做了一个赞赏的手势，转身离开，很快这位老人的身影就消失在通道尽头。阴暗的走廊昏黄明灭，只有两侧的蜡烛兀自燃

烧着，那镶在墙壁上的曲形烛台，就仿佛《山海经》中给那西方幽阴带来光明的烛龙一般.....

五月十六日，丞相府发布了一则布告，宣布中都护李平因涉嫌渎职而被羁押。到了五月二十日，详细的调查报告公布。调查报告说李平在四月初曾宣称粮草不继，等到大军即将撤回之际，李平又在四月中旬改口说前线说补给并无问题，这一举动给作战带来极大混乱，最后导致蜀军不得不撤回汉中。根据针对粮田曹帐簿的审计以及粮田曹一名证人的证词，证明李平确实有篡改帐目的行为。为了逃避自己的罪责，李平在五月六日从南郑城离开，企图逃回自己在江阳的府邸；经由靖安司的追捕以及参军狐忠的劝说，李平不得不回到南郑听候发落。这一切李平本人已经供认不讳。

具体的惩罚措施公告里没有说，这要等诸葛丞相上奏朝廷才能定夺。毕竟李平是一位中都护，唯有得到皇帝刘禅的首肯才能施以刑罚。

荀诩对这份报告并不感到惊讶。“李平叛逃”这种事是不能公开的，那会让朝廷颜面大失，也会暴露出狐忠的“烛龙”身份。据荀诩自己猜测，诸葛丞相之所以苦心孤诣促成李平叛逃，就是想以此事为筹码，迫使李平在其他方面作出让步。

但这就不是他所能关心到的范围了。

一个月以后，荀诩接到升任靖安司司丞的通知，他正式成为靖安司的最高领导者。三年以后荀诩染病身故，与远在五丈原的诸葛亮同一天去世。

杜弼则谢绝了出任军谋司司丞的建议，调回了成都任谏议一职，低调地过着日子；以至于日后蜀汉著名的文人杨戏在作《季汉辅臣传》的时候，还特意提到“少府修慎，鸿胪明真，谏议隐行，儒林天文。宣班大化，或首或林——赞王元泰、何彦英、

杜辅国、周仲直”。没有人知道这位深出简居的谏议曾经穿梭于敌人腹心，于无声处引导着蜀汉的胜利。

李平承认了一切对自己的指控，然后官职被褫夺，以庶民的身份流放到梓潼郡。当他听到诸葛亮病死陇西前线的消息后，对自己复职的希望彻底破灭，也郁闷而死。

至于狐忠，他只在汉中多呆了三个月，然后就神秘地消失了。在几年后魏国的高平陵政变中，有一名低级官吏在内乱中被杀害，在他家中搜出了一些关于曹魏的绝密情报。当然，在当时那种混乱的局面之下，没有人留意到这一点，关于那次搜查的报告很快就被淹没在故纸堆里，彻底湮没无闻.....

唯一不变的，只有吹拂在秦岭山头那来自陇西清冷的风，它就那么在崇山峻岭之间流转着，冷冷地注视着时代与人世的变迁。

## 第十六章 尾声

建兴九年七月二十日，距离李平事件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

“荀司丞，判决下来了，李平被废为庶人，徙梓潼郡。”裴绪快步走进屋子，“啪”的一声将公文搁在荀诩案上，“这里是丞相上尚书的公文抄件，请您过目。”

荀诩展开文书，上面写道：“.....平为大臣，受恩过量，不思忠报，横造无端，危耻不办，迷罔上下，论狱弃科，导人为奸，情狭志狂，若无天地。自度奸露，嫌心遂生，闻军临至，西乡托疾还沮、漳，军临至沮，复还江阳，平参军狐忠勤谏乃止。今篡贼未灭，社稷多难，国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苞含，以危大业.....”

“呵呵。”荀诩笑了笑，掩上文卷望望窗外的残阳，心绪不知怎地涌出几许唏嘘，几许感慨。

本书由 “[ePUBw.COM](http://ePUBw.COM)” 整理，[ePUBw.COM](http://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 后记